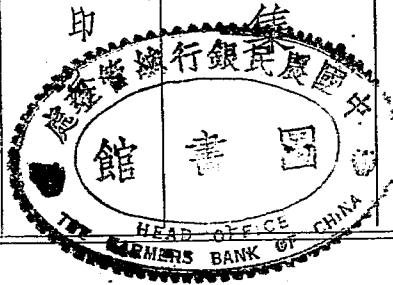


歐陽永叔著

歐陽修全集

世界書局印



歐陽修全集總目

年譜	一
居士集序	一
居士集(五十卷)	一
居士外集(二十五卷)	三四五
易童子問(二卷)	五六一
外制集序	五七三
外制集(二卷)	五七五
內制集序	六〇七
內制集(八卷)	六〇九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六七七
奏議集(十八卷)	七七五
河東奉使奏草(一卷)	九〇七
河北奉使奏草(一卷)	九三五
奏事錄	九六九

濮議序	九七七
濮議(四卷)	九七九
崇文總目敘釋	九九七
于役志	一〇〇五
歸田錄序	一〇一一
歸田錄(二卷)	一〇一三
詩話	一〇三五
筆說	一〇四三
試筆	一〇四七
近體樂府(二卷)	一〇五三
集古錄目序	一〇八七
集古錄跋尾(十卷)	一〇八九
書簡(十卷)	一一一九
附錄(五卷)	一一三一
跋	一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觀。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擢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焉。詩。叔父後歷閬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任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縣龍岡。其後至和元年。析吉水縣之報恩鎮。置永豐縣。後隸永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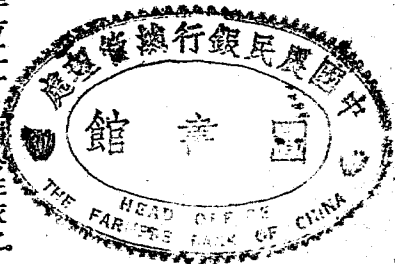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年譜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卽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矢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僂。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攜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爲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爲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制詞】前鄉貢進士歐陽某。右可特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

京留守推官。替仲簡來年二月滿闕。候見任官月限滿日。即得赴任。

式增給綾之榮。郡縣佐僚。各分其任。宜思勗勵。無曠乃官。可依前件。【知制誥陳從易行】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爲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傑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爲古文歌詩。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盡。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詳見附錄後

聖俞。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西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詞】勅前西京留守推官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歐陽某。辭擅善英。性推醇茂。早登名於仕版。遂從辟於賓筵。而林學逾淳。參籌有裕。管吾樞近。嘗以薦論。遠謀試之愛來。固辯麗之可獎。宜預屬書之列。仍置管記之資。往服清階。拿持素履。可特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李淑行】。三館秘閣所藏書多脫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做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

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是歲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謁告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實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詞】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館閣校勘歐陽某。屬以藝文。擢參議校。固當宿業。以荷青杖。近者范仲淹樹黨背公。鼓譟聚衆。自干典憲。爰示降德。爾託附有私。詆毀罔畏。妄形書牘。移責諫臣。恣陳諫上之言。顯露朋黨之迹。致其奏述。備見狂邪。合實嚴科。用善檢俗。尙軫包荒之念。祇從

貶秩之文。往字吾民。無重前悔。可降授守峽州夷陵縣令。【柳植行】替公自京師沿汴。經淮。泝江。奉母夫人赴劉光裔。今年七月成資關。散官如故。仍放謝辭。

景祐四年丁丑。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尉宣德】耶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某。以懿辭缺科。以敏智從事。荐承俊選。參校祕文。俱弗慎於言階。適自貶於官階。遽沿遐躋。亦既逾年。宜遷通邑之良。且宰守人之劇。余方甄錄。爾尙勉勤。可特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替張宗尹。來年三月成資關。散官如故。仍放謝辭。【王堯臣行】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詞】降授宣德郎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歐陽某。上右可特授試大理評事。節度推官趙咸寧。來年二月滿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勅前降授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鄂州酒稅務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尹洙等。衡者咸以儒才。鑄于文館。旋坐朋辭之累。自擇降誦之科。載軫施旆。特推甄敘。或朝闈復秩。分寄於懸章。或府幕參謀。差冠於實序。往度予命。彌慎爾爲。可依前件。【王舉正行】公自乾德奉母夫人。待次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

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制詞】勅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館閣校勘亦厚矣。爾往參與校。屬以事議。會從薦引。復敘官榮。方思技試而庸。舉限暨還之次。官坊矣。恩秩。冊府精塗。嘉乃雋才。尙易來譽。可特授守太子中允。依舊館閣校勘。散官如故。【尋冠職行】癸巳。同修禮書。是歲。子發生。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會孫建世。十一年。載此未詳。

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制詞】勅夫三靈之交。莫感乎太旅。四海以瞻。聖地。素清儒館之辭。宜被徵章。以甄英俊。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歐陽某。雅材毓秀。吉履敦方。副妙簡於石渠。納祕文於天祿。列于俊藪。光是珍羣。屬此推恩。遞增勳級。益厲夙衷。庸對寵嘉。可加騎都尉。餘如故。【吳育行】己丑。崇文總目成。收集賢校理。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勅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泛使求開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至。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爲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制詞】宣德郎守太子中允某。右可特授守太常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諫院事。散官勳如故。勅。國家廣開言路。崇設諫垣。擇方嚴之蓋臣。登辭議之清列。責任尤重。眷懷亦深。向非練達民彝。精幹國體。刑權不能易所守。貴勢無以搖其心。則安可劾厥清芬。補予闕政。以爾朝奉郎侍御史判三司都理次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魚周詢等。風猷夙亮。器範沖深。並繇博古之文。皆擅柔毫之選。肅心莅局。交負幹

才。議事飛章。籌揚風采。僉詢朝論。亟簡股心。宜提官職。往參諫列。爾其勤乃節行。厲于忠誠。姑務罄諤諤之辭。數陳而亡撓。豈宜持庸庸之計。畏避以自安。勉膺寵光。式遵明效。可依前件。〔孫四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絳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勳臣各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詞〕勅。夫世綱令風采。布為法度。所以炳煥皇業。羽儀近著。匪我俊乂。曷膺是選。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事。爾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某。高才敏識。照於當世。特立不倚。拔乎其倫。秉心粹中。履道貞坦。學探系象之表。文窮述作之源。而自抱藜書林。善筆端陸。詞皆體達。慮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列。遂參四察之嚴。豈惟序陸。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深厚之體。皆伏素蘊。不煩訓詞。可特授右正言知制丁未。同詳定編勅。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焉誌。依舊修起居注知諫院事。散官勳賜如故。〕〔李育行〕 獻官。尋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礬課虧額利害。七月。還京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制詞〕宣德郎行右正言知制誥。爾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農使。替強显之。散官勳賜如故。勅。朝奉郎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兗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梁適等。四方有事。才者嘗為國家聽驚矣。自夏人之不賓于廷。而王師外戍。天下共其勞。夫侍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歟。爾等並以才名器。為時英俊。凡予所以擢爾精切之舉。延閣處臺。備艱虞以為用也。三城西路之律會。中山北道之晚曉。河朔奏輪。事任尤重。靈昌河上至于平陽。皆方面之要害。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還近職。于蕃于宣。王室之勤。以慰予望。可依前件。〔張方平行〕 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嘗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國子。食邑五百戶。〔制詞〕勅。三年而郊。所以答天地。尊祖考。禮猶。則吾左右近著。宜乎首被凱澤者矣。以爾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右正言爾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有師法。言無畏避。曠辭翰於西掖。董賦奧於北道。而能計國用。

詳議謀。雖吏姦。舒民困。才識參用。摺紳所推。今嚴種成。百禮具。有司其申講舊典。尊宣明命。峻之階品。增之封邑。以均福祉。以對勤盡。以永朝家之休。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特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勳賜如故。仍放朝謝。【孫并行】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鞠治。府尹楊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湖。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制詞】勅。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邦之彝典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言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博學通雅。衆所見稱。言事感激。朕嘗寵用。而乃不能敘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法。而鞠於私門。知女有室歸。而納之羣狘。嚮以訟起風家之獄。誣連張氏之貲。券既弗明。辨無所驗。朕以其久參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禮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吝。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仍就銜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替趙良規。仍放朝謝。【楊察行】十月甲戌。至郡。是歲。子奕生。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自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制詞】勅。朕禮天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讓。乃眷近侍。宜均恩典。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詞藻敏麗。風韻俊爽。參列諫垣。爵有政言之節。褒陞詞禁。茂昭華國之文。委任素煩。安靜攸虞。屬修大祀。俾洽蕃休。特疏勳爵之儀。並厚邑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遇無殊。深體東求。勉敦業履。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食邑三百戶。散官賜如故。

仍放朝謝。是歲子乘生。

慶曆八年戊子。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邦之政。特推樞治。蓋示眷懷。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智慮淹通。文藻敏麗。善談當世之務。旋登近侍之班。向直內閣之殿。實分北道之寄。爰司方郡。屢易周星。軫予慮而良深。仲宣儀而敏進。記言動者。良史之筆。授之以清階。督淮海者。廣陵之區。委之以會府。仍司雅誥。尙遠遽垣。當欽待選之榮。益務端莊之節。遞聞笑頌。用對靈靈。可特授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昔張奎。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益額行】二月庚寅。至郡。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穎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朔之勝。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制詞】勅。羣臣有常以吾不忘也。事在有期。既未得即還左右。且進升其官秩。亦足表待遇之意焉。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穎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頃用文詞登朝。居諫諍之任。屢以睿譔之言陳闕失。朝奉郎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亳州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王洙。往由經筵入侍。備顧問之職。嘗以博洽之學。裨見聞。間緣薄蕪。並領外寄。嚴助守藩。久去承明之直。望之懷閣。應有本朝之思。吾嘉才猷。實用矜爾。爰名遷於品秩。俾仍頒於教條。行將召生。無日留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務敬慎。體茲瞻懷。修可特授尚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穎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李錫行】余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及管勾開治蘄蘆河道事。替朱昶。散官勳賜如故。仍放朝謝。【李錫行】八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制詞】勅。思文先朝。游心往籍。因層構之建。設近職之華。所以寵名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揚州上騎都尉岐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察。精明博洽。端整正方。擢在禁林。復典護而歸厚。實之靈席。處論議而不阿。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穎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遠才長。文高行潔。篤於信直。不諱非聖之書。忠於本朝。屢俸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願宣內外之勞。峻節弗渝。公議彌勝。用進祕圖之拜。且光舊物之還。旌乃名臣。數于茂典。爾身右外。朕心弗忘。嘉對來庭。勿違前事。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讀學士。余龍圖閣學士。依舊知揚州。散官勳封賜如故。

年譜

仍放朝謝。脩可特授依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是歲。子辨生。

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制詞〕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故推而上於祖。股肱若斯義。乃以季秋之選。舉程千大。履禮備法物。樂和八音。三后上帝。亦既顯饗。大服羣辟。罔不蒙氣。聲言祇近之列。方殿股肱之郡。天地之福。其可不均。以爾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懷誠秉彝。博見疆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議論據古。志正無私。並為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術。施之政事。罔于譽而從欲。立於朝廷。不阿尊而事貴。風動全蜀。潤流京師。古者因循以發爵祿。所以尊廟而實命。况合宮之事哉。左省瑣闥之嚴。中臺宰屬之重。慈爾述職。推至新恩。往哉生所。承此褒愛。况可特授給事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脩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脩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龍岡。有陽二夫人稱焉。是冬。復至潁。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制詞〕勅。入臣之大節。曰忠與孝。然處之者或道不及。故先王設禮以為闕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以文章直亮。擢居近侍。以才略器幹。屢更劇任。自罹家難。歸伏閭里。今稱禮甫畢。實然斯來。文昌備

曹。龍圖祕職。皆爾舊秩。往服新命。唯是移孝實忠之義。爾其懋哉。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蔡襄行〕

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會小人詐爲公奏請汰內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嘗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爲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沆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制詞〕勅。帝王之制。必欲明白。發號出令。一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言忠信。行篤恭。文參典謀。心固金石。頃在諫列。以直誠盡規。彌縫交關。還登禁省。以深詔大冊。振起國風。出按朝垂。罷守列郡。免喪還次。卽斬外補。股肱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學舊老。宜居禁中。是用延登玉堂。典司翰墨。僉議四及。咸曰得人。當使炳焉之風。弗瀾權綱三代也。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王傑行〕王戊。兼史館修撰。一朝。榮辱見於千載。今而彙墨操牘。總二職之笑者。不在吾儒雅之臣乎。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刊修唐書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擬道真。文得天粹。凜然風節。足爲世範。休有辭論。實惟王體。更中外之衆務。在夷險而一心。益知仗實。擢司內命。豈特屬文章以頌爾。蓋將咨謀慮以弱予。復比兼榮。亦非貳事。夫一家之法。傳信於方來。冀世有辭。垂於不朽。尙願良直。以永休明。往服茂恩。奚假多謝。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又差勾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史館修撰。仍舊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散官勳封賜如故。〔韓絳行〕

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盃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辰。九月改元。

年譜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殿行恭謝禮。為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詞】勅。醇厚而報豐。維人之常。誠至而禮簡。事天之于昭降康。四海萬靈。莫不庶豫。念所以報。必竭其誠。迺即大慶之殿。躬尚質之享。歛冀虞共。陶範以薦。合法大神示。格于祖考。明靈降監。休應顯孚。膺受福釐。均自近始。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字復于古雅。正直對于倫類。辨論堅確。故時為心。在徑不滯。凝潔自信。倚其嶺。故置諸內署。藉其才識。故付之史筆。賴其謀用。故試之大計。苟有餘地。左右咸宜。職事思成。相儀克允。峻其勳等。增厥貳封。尚體予衷。以孚邦家于休。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益遣依舊。【吳奎行】十二月。被叁押伴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磨勘。轉右諫議大夫。【制詞】勅。禁密之重。朝廷所優。異等於諸品。表殊恩於疆臣。推意之明。在予別至。顯慮之報。惟汝為深。授受之間。益美良盡。示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夙諳醇篤。謀猷俊明。憂天下之心。物議許其懇到。徇國家之急。除志如其勇為。知夫統體之文。綽有雅健之氣。特立于世。能同於人。始用歲勞。升為諫長。未厭播紳之望。徒收翰墨之長。亦為顯承。當益章大。可特授右諫議大夫。依前知三月癸卯。為欲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益遣依舊。仍放朝謝。【吳奎行】三月癸卯。為欲青發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七月壬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冊使。乙未。兼

判尙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祕閣祕書省。十一月辛巳。權判史館。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區。大衆所聚。俗有五方之異。吏有百司之繁。貴近豪弁。輕犯法禁。迫蹙則已苛細。寬縱則有放紛。尹正之才。不止乎決事無留當官有守而已。則庶幾乎古之治照物。厚重足以鎮浮。先事以銷其萌芽。臨文以破其機械。俾夫下國有以依放。則庶幾乎古之治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兼判尙書禮部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道德仁義。固其深蘊。文學政事。矧乃兼長。老於詞禁之中。未恆摛紳之望。今辭試以煩劇。命允釐于雅獲。寵以延閣之拜。優以京輔之授。爾其念古訓而用乂。毋日時異。稍艱乎施設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兼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制詞〕勅。模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尙書奏事。士。不以付焉。以爾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果。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蔡林。尹正京邑。擢抑權幸。崇獎善長。獄訟簡飾。幾至無事。方此魯頌。以圖靖嘉。而迺風形奏封。求請便郡。朕性亮正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有以均勞。延登瑣闥。以備顧問。爾其砥履。體朕意焉。可特授給事中。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

年譜

一一三

「苑籙」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管經二字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禋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羣牧使六月甲申剛定景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禋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制詞】勅王道之最威者莫如宗祖率舊禮親親祀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卿士肅雍顯相之效也福祉之流朕安敢專朕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上輕車都尉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情識微議措紳之表醇文懿行名世之選此所以增朝廷之光參翊璫之器詩不云乎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夫職事休成惠澤廣被則賢者宜先矣故升書勳之籍真食加田之賦於以均七廟之慶慰萬夫之望其庶幾乎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封賜差遣如故【劉敞行】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制詞】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彰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勳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榮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鄭州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判密在京刑獄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大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編修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隲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勸焉修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祕可特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龍圖閣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散官差遣勳封賜

如故。璿可特授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勳賜參預如故。敏求可特授九月丁亥。兼翰林侍
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散官勳賜如故。【劉敞行】敞其聖功大烈。後世無
讀學士。以論焉。朕瞻風於既往。求理於舊古。蓋順考前經以施有政。故其聖功大烈。後世無
益。推讀左右。尤在賢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
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業履
爽直。襟負遠亮。推辭與學。高視前省。識識精微。推為國器。方且擢處禁近。以襄大猷。登預
要關。庶幾自輸。夫推善言古。必驗于今。援史傳經。爾其無讓。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
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真宗及章懿
散官參預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王疇行】疇。夫詩矣吉甫。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
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詞】勳。夫詩矣吉甫。無施
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講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身之際。敢不
恢乎。若非材英。豈易圖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護
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履道之直。
識論明正。懷負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選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密之地。審勝
是經。擢貳大猷。適時休績。惟公志可以成務。惟實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可特授
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賜如故。【王疇行】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
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辭轉官。許之。【制詞】勳。夫萬務之理。命令之出。謀議於堂上。風
乎。本兵之所。號為樞機。布政之方。實繁原底。更踐大府。參持衡柄。向匪全德。曷副馳倚。
樞密副使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歐
陽某。識鑒明遠。才猷通敏。識論真前儒之學。文章擅獨步之名。獨歷簡華。迭居中外。自居重
任。已試異能。忠言不私。直道無飾。是用易地。且俾遷官。讓節逾高。誠心可誦。若夫禮樂未
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固。賦用未節。昔人有作。後世奚觀。俾我有宋之治。如三代盛時者。亦惟
吾相輔而已。力行王道。今也其時。無謂吾不能行。其同心以濟。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行金寶封二百戶。散官勳賜如故。【張瓌行】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致齋。攝侍中。素中嚴外辦。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制詞】勅。合宮大饗。明靈屈敬。報告神釐。蒙所勞矣。一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朝散大某。文章瑞時。歲辰華國。進陪大政。時欲倚平。會資闡儼。贊成孝志。撤俎而命。宜先近班。功絕崇階。副之勳等。往膺異數。是惟典常。可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宜先近班。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瓌瓌行】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二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羣臣屬和。外集。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賤字。復燕羣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狀在四六集。詩在居士集。

按兩室皆有賜書。而寶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止載丙申有賜。嘗時王岐公親奉詔爲序。亦不及庚子再賜。而寶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爲金花賤。則無疑。然陳無己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兩

大字。又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綰舞。胡文恭公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蒙所賜或不同耶。寶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岐公序乃作戊申王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訛耳。詩。黃金塗紙看揮毫。又司馬溫公飛白。亦載兩賜飛白。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不及行。四月壬申。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謚寶。甲申。覃恩轉

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百戶。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制詞】勅。朕受命

始初踐阼。居士民之上。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恩意之及。宜先老成。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榮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寶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棖。氣

情神深。學足以飾經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寶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趙鼎。性和謙遠。言足以濟成謀。皆杞梓良材。廟堂重器。久

弱亮於大本。方倚平於至公。尚書地官。機政所出。往踐厥服。思所以致君義舜之任。無俾專美於前人。朕所望焉。修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

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鑾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寶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張璠行】

乙酉。奉勅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五月戊辰。爲皇帝祈禱於南郊。攝太尉。行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八月癸巳。奉勅篆大行皇帝謚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

增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制詞】勅。先皇帝遺大授艱于朕躬。俾守宗廟。

惟是一二政事之臣。輪駘不逮。以底

年譜

于治。嘉乃勞止。是用曠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精誠照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之以禮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政。逮予嗣訓之始。繫爾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矣。感疾疹之甚矣。醫禮備至。氣體訖康。苟非與在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庸昭國棟之隆。褒德懋功。於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彌諮。用又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八月辛丑。奉勅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租無擇行】八月辛丑。奉勅祈晴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草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王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詞】勅。朕薦覽膺廟。禮祖宗之威。願享。照事休成。臨端闈而身帶中區。奉鸞號而推尊文母。眷言賦政之重。宜首均釐之隆。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道合誠明。學窮元本。被遇仁考。敬休禁塗。以經緯之文。施於典冊。以直亮之節。顯於殿廊。薦更四近之職。采攝萬機之會。邦種舉講。朝務益繁。備公委之華章。承祭除之盛禮。乃順裕福。以甄爾勞。進文散之崇階。衍采田之多邑。仍推勳級。庸異弼臣。廟衮畫而載優。當圖報而毋廢。我有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功臣封食實封如故。【宋敏求行】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濞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七月辛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敕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歷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

理功臣。【制詞】勅。在昔成王有睿訓。以屬於六卿。惟我先帝命仲人。實託於四輔。譽言微昨之始。宜首懇官之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歐陽某。履亮發中。誠明暴外。文蔚典讓之體。舉錫治亂之原。弱翼兩朝。凝照萬務。肆股纂服。載深仰成。爰升爵於臺機。示曠庸於台佐。佞封增幹。賜蒙進階。

舊式舊章。併推異數。噫。荷祖宗之垂佑。既嗣無疆之休。賴臣鄰而協恭。方求小寇之助。益宣賢業。茂對靈徵。可特授特進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宋敏求行】二月。第三子棗登進士第。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行公。上察其誣。斥之。剛封如故。【宋敏求行】

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制詞】勅。朕惟國

猶同體之股肱。峻雲之羽翼。莫之重也。至於辭隆自獻。則又徇其雅志而尊顯之。蓋所以均其勞逸也。方朕守文之初。而一德舊老。以病自乞。章職上矣。其可留以佐我而觀進退之節乎。推忠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學通本元。邦之謹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絲樞機之樞任。贊廊廟之全議。兩受仍凡之

託。益堅事上之誠。踐更三朝。出入八載。審頭歷德。守庵是薪。雖詔批不可。而其請愈確。是用遣職書殿。增秩秋官。授符于价藩。分憂於閩寄。夔歷備矣。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勉勤所報。詎假予訓。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單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使。及管勾開治濬恤河道事。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散官剛封食實封如故。【呂夏

行】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辭。乞便道過潁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致知青州。充京東路安撫使。【制詞】勅。朕惟北海。九

近世兩府出入。為均逸之地。非著德峻望。不為倚毗。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以文學自進。以器能自

任。早領樞務。旋參大政。表封屢上。誠請益堅。俾守藩方。已逾歲律。乃進夏官之秩。往臨海岱之區。一道兵農。意綏是賴。肅予近服。無假訓言。可特授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殿學士。

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辭。【李大臨行】
 尸。食實封二百戶。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推恩行爵。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崇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封一千戶歐陽某。文章宿望。左右三朝。艱難之時。實賴其力。進退之節。不累於位。股肱近鎮。玉帛勤王。茲股所以推祥休而疏朝寵也。乃眷舊德。奚煩訓辭。可特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是歲。築第於頌。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吳充行】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乞壽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制詞】勅。國家規模。放寬邊。並建帥領。惟河汾之一道。益類狹之二垂。爰咨爰路之賢。往付并管。門之統。仍遷近府。用壯輿藩。其官某道德文章。為時稱式。謀猷忠亮。預政累朝。自獲解於台司。已再更於郡寄。委遠時柄。爾雖樂於燕安。尊任賢能。朕豈忘於鑒寐。嘗言大國。方擇守臣。俾從表海之邦。就改近胡之鎮。班編四貢。所以褒寵於舊勳。節制諸戎。所以尚成於外闡。惟爾同寅之德。體予注意之隆。亟即新州。毋辭遠路。可特授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太原府。公堅辭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功臣散官勳封如故。【蘇頌行】
 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更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任。【制詞】勅。朕惟左右輔弼之臣。以道德自任。寵錫待。不使之蚤告老以去者。非獨朕之恩與焉然。亦先王之禮意故也。以爾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崇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文

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德義謀猷。近足以宜當世。陟降密近。踐揚茲多。將繇樞庭。參袂大政。乃能照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藩。年德方茂。而乃安于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雖股之隳。遇有加。亦終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輸股砂躬。勳勞罔望。願可以無報稱哉。是月度越嘗典。以榮爾歸。仲造東宮之師。仍兼從殿之職。命惟率身善俗。以助成王德。惟良顯哉。可特授太子少師。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張瑰行】七月。歸。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制詞】勅。大臣還官在老。以高秩尊喬歸終。固朝德甚威而弗居。年未至而辭位。遽茲長逝。宜厚追褒。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某。以文章華浮靡之風。以道德鎮流競之俗。挺節強毅而不撓。當官明辯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昭亮。股方將國任舊老。嚙咨肅乂。而雅志冲邁。必期退休。未開數歲。章踰十上。在大義難盡其力。茲勸請所以不違。謂其脫去人間之累。當饗期頤之壽。天縱歲奪。會靡慈遺。覽奏之日。為之不能臨朝。諸坊六傳。師惟長首。舉以為贈。用紓予哀。尙其有知。享此嘉命。可特贈太子太師。【王益柔行】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諡謚見附錄。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制詞】勅。朕齋明以祀。得敬于神。維親及齒。並受多祉。奉仕贈太子太師某。以高文典策。冠絕聲譽。以重德令名。進參機要。踐更事任。奮發猷為。諒直公忠。備於股肱。逝日逾遠。賢慕不忘。垂裕後昆。序朝通籍。丁時慶養。慰錫有加。尙其登魂。膺此明命。可特贈太尉。【王安禧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制詞】勅。宗祀之澤。充塞穹壤。國之故老。褒敘有章。朝請耶充祿園校理。輟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棻弟通直郎飛騎尉。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贈太師追封康國公某。名世之才。出應期運。明於輔弼事業。而以風節始終。餘慶嗣人。進命成國。曹惟不沒。尙克享茲。可特贈太師。追封充國公。【中書舍人戚陶行】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皆以子裴得効恩。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陵孫謙益曾三異三家爲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如公會孫建世以告勅宣劄爲編年。尙多差互。況餘人乎。今參稽衆譜。傍探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實於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義別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目錄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

顏延年.....一

猛虎景祐二年.....一

仙草.....一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明道元年.....一

伊川獨遊同前.....三

三遊洞景祐四年.....三

下牢溪同前.....三

蝦蟆碚同前.....四

黄牛峽祠同前.....四

千葉紅梨花同前.....四

金雞同前.....四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同前.....四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騫部廣元元年.....五

贈杜默康定元年.....五

送呂夏卿慶歷二年.....五

目錄

憶山示聖俞慶歷元年.....六

送唐生.....六

送任處士歸太原康定元年.....六

聖俞會飲慶歷元年.....七

送胡學士知湖州同前.....七

哭曼卿同前.....七

送曇穎歸廬山同前.....八

送孔秀才遊河北同前.....八

送黎生下第還蜀慶歷二年.....八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

送楊鬪秀才慶歷二年.....九

送孔生再遊河北慶歷二年.....九

送慧勤歸餘杭慶歷二年.....一〇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同前.....一〇

絳守后園池慶歷四年.....一〇

晉祠同前.....一一

登絳州富公澗巫亭同前	一	大熱二首同前	一八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同前	一一	幽谷泉同前	一八
病中代書寄聖俞慶歷五年	一一	百子坑賽龍同前	一八
鎮陽殘杏同前	一一	贈蚊同前	一九
班班林間鳩寄內同前	一一	重讀徂徠集慶歷七年	一九
暮草有感同前	一一	汝壘答仲儀同前	二〇
洛陽牡丹園慶歷二年	一一	滄浪亭同前	二〇
鎮陽讀書慶歷五年	一一	寶劍	二一
留題鎮陽潭園同前	一四	秋晚凝翠亭慶歷六年	二一
讀蟠桃詩寄子美同前	一五	菱溪大石同前	二一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同前	一五	送姜秀才遊蘇州寶元元年	二一
白髮嬰女師作同前	一五	送楊秀才慶歷六年	二一
永陽大雪同前	一六	新霜二首同前	二二
送章生東歸慶歷六年	一六	豐樂亭小飲慶歷七年	二二
居居士集卷第二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同前	二二
古詩		秋懷二首寄聖俞同前	二三
啼鳥慶歷六年	一七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同前	二三
遊瑯琊山慶歷六年	一七	拒霜花同前	二三
歐徂徠集慶歷六年	一七	嵩高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同前	二三

瑯琊山大題同前……………二四

居士集卷第四

古詩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慶歷七年……………二五

拜赦同前……………二五

彈琴效賈島體……………二六

酬學詩僧惟晤……………二六

別後奉寄聖俞慶歷七年……………二六

紫石屏歌同前……………二七

聚星堂前紫薇花皇祐二年……………二七

獲麟贈姚闢先輩皇祐元年……………二七

喜雨皇祐二年……………二八

飛蓋橋詠月皇祐元年……………二八

竹間亭皇祐二年……………二八

答呂公著見贈皇祐元年……………二八

送榮陽魏主簿……………二九

青松贈林子慶歷八年……………二九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皇祐二年……………二九

橄欖……………二九

鸚鵡螺……………三〇

食糴民……………三〇

送焦千之皇祐元年……………三〇

伏日贈徐焦二生同前……………三〇

寄生槐皇祐二年……………三一

韓公閣古堂皇祐元年……………三一

永州萬石亭同前……………三一

居士集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皇祐二年……………三二

蟲鳴……………三二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皇祐二年……………三三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同前……………三三

寄聖俞同前……………三四

有馬示徐無黨至和元年……………三四

天辰……………三四

再和聖俞見答皇祐二年……………三五

感春雜言同前……………三五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皇祐二年……………三五

送徐生之瀾池至和元年.....二六

葛氏鼎.....二六

太白戲聖俞.....二七

邊戶.....二七

梅聖俞寄銀杏至和元年.....二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
復同前.....二七

述懷同前.....二八

和劉原父澄心紙至和二年.....二八

居士集卷第十六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至和二年.....三九

書素屏同前.....三九

馬鬣雪同前.....三九

風吹沙同前.....三九

重贈劉原父嘉祐元年.....四〇

贈沈遵同前.....四〇

答聖俞同前.....四一

感興五首同前.....四一

吳學士石屏歌同前.....四二

初食車螯同前.....四二

送裴如晦之吳江同前.....四二

盤車圖同前.....四二

答聖俞莫登樓嘉祐二年.....四二

答聖俞莫飲酒同前.....四二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同前.....四三

戲答聖俞同前.....四四

和梅龍圖公儀謝麟同前.....四四

和聖俞感李花同前.....四四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同前.....四四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同前.....四五

居士集卷第十七

古詩

贈沈博士歌嘉祐二年.....四五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同前.....四六

送吳生南歸嘉祐五年.....四六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嘉祐二年.....四七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同前	四七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同前	四七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	四七
呈聖俞同前	四七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同前	四八
送公期得假歸絳嘉祐二年	四八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同前	四八
謝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同前	四八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同前	四九
嘗新茶呈聖俞同前	四九
次韻再作同前	五〇
樂郊詩同前	五〇
洗兒歌同前	五〇
鳴鳩嘉祐四年	五〇
代媪婦言同前	五一
看花呈子華內翰同前	五一
啼鳥同前	五一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五一
同前	五一

答劉原父見過後中夜潛定復追昨日所覽	五二
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同前	五二
居士集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蘄州竹簟呈原父聖俞同前	五三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同前	五三
答聖俞大雨見寄嘉祐二年	五三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嘉祐四年	五四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同前	五四
奉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嘉祐五年	五五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嘉祐四年	五五
依韻奉酬聖俞見贈之作同前	五五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同前	五五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嘉祐三年	五六
送刁紡推官歸潤州嘉祐四年	五六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五六
二月雪嘉祐五年	五六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嘉祐三年.....五七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嘉祐四年.....五七

盆池同前.....五七

再和明妃曲同前.....五七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嘉祐五年.....五八

哭聖俞同前.....五八

居士集卷第九

古詩

寄題劉叡叟家園效聖俞體.....五九

西齋小飲贈別仲卿學士嘉祐五年.....五九

奉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同前.....五九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嘉祐元年.....五九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嘉祐六年.....六〇

鬼車同前.....六〇

感二子嘉祐口年.....六〇

讀書同前.....六一

鸚鵡詞同前.....六一

初食雞頭有感同前.....六一

雙井茶同前.....六一

贈李士寧拾平四年.....六一

明妃小引.....六一

感辜四首.....六一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熙寧元年.....六一

昇天檜同前.....六一

憶焦陂同前.....六三

贈許道人同前.....六四

送龍茶與許道人同前.....六四

馴鹿.....六四

習題齊州舜泉熙寧元年.....六四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熙寧二年.....六四

嘲少年惜花熙寧口年.....六五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熙寧口年.....六五

射生戶熙寧口年.....六五

戲石唐山隱者熙寧口年.....六五

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景祐元年.....六六

微安門曉望.....六六

送孟都官知蜀州	六六	張主簿東齋同前	六八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明道二年	六六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樹呈府中同僚同前	六八
逸老亭	六六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景祐元年	六八
廣愛寺	六六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同前	六八
弔黃學士篔三首明道元年	六六	春晚同應之偁至普明寺小飲作	六八
兩後獨行洛北同前	六七	黃河入韻寄呈聖俞明道元年	六九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同前	六七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同前	六九
智壚上人遊南嶽天聖九年	六七	晚過水北	六九
送左殿丞入蜀	六七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景祐元年	六九
秋郊曉行	六七	寄西京張法曹同前	六九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明道元年	六七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同前	六九
緱氏縣作同前	六七	朱家曲	六九
又行次作同前	六七	行至樞澗作景祐元年	七〇
送梅秀才歸宣城	六八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同前	七〇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明道二年	六八	送賈推官赴絳州景祐二年	七〇
送謝學士歸關同前	六八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同前	七〇
河南王尉西齋明道元年	六八		

送威勝軍張判官同前……………七〇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七〇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景祐元年……………七〇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同前……………七一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同前……………七一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同前……………七一
 送王尚恭隰州幕同前……………七一
 送王尚詰三原尉同前……………七一
 送餘姚陳寺丞……………七一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景祐元年……………七一
 夏侯彥濟武陟尉同前……………七一
 遠山……………七一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七一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景祐二年……………七一
 江行贈厲同前……………七一
 松門景祐四年……………七一
 下牢津同前……………七一
 龍溪同前……………七一
 勞停驛同前……………七一

黃溪夜泊同前……………七二
 望州坡景祐三年……………七三
 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景祐三年……………七三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同前……………七三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同前……………七四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同前……………七四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景祐四年……………七四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同前……………七四
 戲答元珍同前……………七四
 初晴獨遊東山寺同前……………七四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景祐二年……………七五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景祐四年……………七五
 戲贈丁判官同前……………七五
 寄梅聖俞同前……………七五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寶元元年……………七五
 再至西都慶曆四年……………七六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同前……………七六

謝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	七六	田家	七九
愁牛嶺	七六	別隰慶歷七年	七九
寄子山待制一絕慶歷五年	七六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同前	七九
寄秦州田元均同前	七六	招許主客同前	七九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同前	七六	金鳳花	七九
樂城過風效韓孟聯句體同前	七七	鷺鷥	七九
過中渡二首同前	七七	野鶻	八〇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同前	七七	木芙蓉	八〇
自勉慶歷五年	七七	樵者	八〇
席中送劉都官同前	七七	詠雪慶歷八年	八〇
寄劉都官	七七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皇祐元年	八〇
書王元之畫像側慶歷六年	七八	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同前	八〇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同前	七八	三橋三首同前	八〇
寄題宜城縣射亭同前	七八	答通判呂大博同前	八一
豐樂亭遊春三首慶歷七年	七八	祈雨曉過湖上皇祐二年	八一
謝判官幽谷種花同前一云六年	七八	居十一集卷第十一	
畫眉鳥	七八	律詩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慶歷七年	七八	送謝中舍二首皇祐元年	八一
送張生同前	七九		

酬張器判官泛溪	八二	元年	八五
西園石榴盛開	八二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至和二年	八五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皇祐元年	八二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同前	八五
夢中作	八三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同前	八五
贈歐世英皇祐元年	八三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同前	八六
送楊君之任永康	八三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至和元年	八六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皇祐二年	八三	憶滁洲幽谷	八六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同前	八三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八六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同前	八三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嘉祐元年	八六
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	八三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至和元年	八六
風雅可流傳因輒成同前	八四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同前	八七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皇祐二年	八四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同前	八七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同前	八四	送滑州王龍圖同前	八七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同前	八四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八七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同前	八四	送鄆州李留後	八七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同前	八四	子華學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	八八
借觀五老詩次韻焉謝同前	八五	成拙句奉呈嘉祐四年	八八
答杜相公惠詩同前	八五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同前	八八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至和	八五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同前	八八

再和同前	八八	律詩	送鄭章先輩賜第南歸嘉祐二年	九二
又和同前	八八		和原父揚州六題同前	九二
憶鶴呈公儀同前	八八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至和口年	九三
答王禹玉見贈同前	八八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嘉祐二年	九三
答王內翰范舍人同前	八九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同前	九三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同前	八九		聖俞監印試卷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兼簡	
小桃同前	八九		子華景仁嘉祐二年	九四
戲書同前	八九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嘉祐四年	九四
春雪同前	八九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同前	九四
和梅公儀嘗茶同前	八九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同前	九四
和較藝書事同前	九〇		奉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同前	九四
和公儀贈白鷗同前	九〇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同前	九四
再和同前	九〇		答和闋老劉舍人雨中見寄嘉祐五年	九四
和聖俞春雨同前	九〇		寄闋老劉舍人同前	九五
出省有日書事同前	九〇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	九五
和較藝將畢同前	九〇		禁中見韞紅牡丹同前	九五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同前	九〇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同前	九五
和出省同前	九一		送襄陵令李君同前	九五

居士集卷第十二

景靈宮致齋同前	九五	攝事齋宮偶書同前	九九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同前	九五	早朝感事同前	九九
送王平甫下第同前	九五	集禧謝雨同前	九九
對雪十韻同前	九六	下直呈同行三公同前	九九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同前	九六	東閣雨中同前	九九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嘉祐六年	九六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 平元年	九九
應制賞花釣魚同前	九六		
清明賜新火同前	九六	居士集卷第十四	
明堂慶成嘉祐七年	九七	律詩	
羣玉殿賜宴同前	九七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治平二年	九九
永昭陵挽詞三首嘉祐八年	九七	定力院七葉木同前	九九
續作五首同前	九七	秋陰同前	九九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有感同前	九八	秋懷同前	九九
夜宿中書東閣同前	九八	初寒同前	九九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同前	九八	寄涇州王仲儀龍圖同前	九九
早朝治平元年	九八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同前	九九
下直同前	九八	聞潁州通判與知郡唱和因以奉寄同前	九九
齋宮尙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鶯詩寄原甫	九八	南郊慶成同前	九九
父有感四首同前	九八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治平二年	九九

三日赴宴口占同前	〇一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治平四年	〇五
讀楊蟠章安集同前	〇一	答黎教授二首同前	〇五
蘇主簿洵挽歌同前	〇二	又寄許道人熙寧元年	〇五
寄題沙溪寶錫院嘉祐五年	〇二	酬扶溝肩職方錄示白鶴宮詩同前	〇五
宋司空挽詞治平二年	〇二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同前	〇五
感事治平四年	〇二	表海亭同前	〇六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詞三首同前	〇二	歲晚書事同前	〇六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同前	〇三	謁廟馬上有感同前	〇六
送道州張職方同前	〇三	毬場看山同前	〇六
再至汝陰三絕同前	〇三	殘臘同前	〇六
郡齋書事寄子履同前	〇三	歲暮書事同前	〇六
答子履見寄同前	〇四	聞沂州盧侍郎致任有感同前	〇七
寄東人行書贈子履同前	〇四	春晴書事熙寧二年	〇七
贈隱者同前	〇四	遊石子澗同前	〇七
戲書示黎教授同前	〇四	讀易同前	〇七
書懷同前	〇四	水磨亭子同前	〇七
渦河龍潭	〇四	寄題相州榮歸堂熙寧二年	〇七
游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熙寧元年	〇五	畫錦堂同前	〇八
太清宮燒香同前	〇五	觀魚軒同前	〇八

狎鷗亭同前……………一〇八

休逸臺同前……………一〇八

青州書事熙寧二年……………一〇八

留題南樓二絕同前……………一〇八

答和王宣徽……………一〇八

答和呂侍讀熙寧四年……………一〇九

奉答子履見寄之作熙寧二年……………一〇九

謝景平挽詞熙寧四年……………一〇九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同前……………一〇九

居士集卷第十五

賦

黃楊樹子賦景祐三年……………一一〇

鳴蟬賦嘉祐元年……………一一〇

秋聲賦嘉祐四年……………一一一

病暑賦同前……………一一二

帽蒼蠅賦治平三年……………一一二

雜文

醉翁吟嘉祐元年……………一一三

山中之樂……………一一三

雜說三首……………一一四

居士集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首康定元年……………一一五

或問……………一一〇

居士集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慶歷二年……………一一一

朋黨論慶歷四年……………一一四

魏梁解一作論……………一一五

為君難論二首慶歷二年……………一一六

居士集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景祐四年……………一一九

明用同前……………一一〇

春秋論三首同前……………一一一

春秋或問二首同前……………一一四

秦誓論同前……………一一五

縱囚論同前……………一一六

辨

怪竹辯康定元年……………一三六

居士集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嘉祐八年……………一三七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同前……………一三八

賜太宗正司詔治平元年……………一三八

賜夏國詔書同前……………一三八

英宗遵制治平四年……………一三九

尊皇太后冊文治平元年……………一三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象神道碑銘寶元元年……………一四〇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堯佐神道碑銘慶歷四年……………一四一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仲淹神道碑銘至和元年……………一四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神道碑銘慶歷六年……………一四七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質神道碑銘至和元年……………一四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目錄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神道碑銘慶歷六年……………一四七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質神道碑銘至和元年……………一四九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冀國程公元白神道碑銘至和二年……………一五一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琳神道碑銘嘉祐四年……………一五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大尉文正王公且神道碑銘……………一五六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殊神道碑銘……………一五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德用神道碑銘嘉祐三年……………一六一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曠神道碑銘治平四年……………一六五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道碑銘嘉祐三年……………一六一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曠神道碑銘治平四年……………一六五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一五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延年墓表慶歷元年……………一六八

尙書屯田員外郎李君仲芳墓表寶元元年……………一六九

內殿崇班薛君壘墓表慶歷元年……………一七〇

連處士舜賓墓表慶歷八年……………一七〇

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谷墓表至和口年……………一七一

龍武將軍薛君庭墓表至和元年……………一七二

永春縣令歐君慶墓表天聖口年……………一七三

河南府司錄張君份上墓表嘉祐二年……………一七三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治墓表至和二年……………一七五

太常博士周君堯卿墓表皇祐五年……………一七六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拱墓表嘉祐四年……………一七七

胡先生瓊墓表嘉祐六年……………一七八

龐岡阡表熙寧二年……………一七九

集賢校理丁君實臣墓表熙寧元年……………一八〇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仲宣墓誌銘寶元元年……………一八一

知制誥謝公綽墓誌銘康定元年……………一八三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奎墓誌銘寶元元年……………一八五

度支員外郎張君思墓誌銘嘉祐四年……………一八七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詢墓誌銘慶歷二年……………一八八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暉墓誌銘慶歷四年……………一九〇

句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代恕墓誌銘同前……………一九一

張子野先墓誌銘康定元年……………一九二

孫明復復墓誌銘嘉祐二年……………一九三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蔡君山高墓誌銘慶歷三年……………一九五

黃夔升往墓誌銘同前……………一九六

大理寺丞狄君粟墓誌銘慶歷五年……………一九七

薛質夫直羅墓誌銘寶元二年……………一九八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士元墓誌銘慶歷八年……………一九八

尹師魯殊墓誌銘同前……………一九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二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四

供備庫副使楊君琪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五

太子中舍王君汲墓誌銘康定元年……………二〇六

工部郎中歐陽君載墓誌銘皇祐二年……………二〇七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德裕墓誌銘同前……………二〇八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目錄

公錫墓誌銘皇祐元年……………二〇九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杞墓誌銘至和元年……………二一一

和元年……………二一一

比部員外郎陳君僕與墓誌銘同前……………二一二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琳墓誌銘皇祐二年……………二一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衍墓誌銘嘉祐二年……………二一七

太常博士尹君源墓誌銘至和元年……………二一九

太子中舍梅君讓墓誌銘皇祐元年……………二二〇

湖州長史蘇君舜欽墓誌銘嘉祐元年……………二二一

翰林侍讀學士王公俶墓誌銘皇祐二年……………二二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堯臣墓誌銘嘉祐四年……………二二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育墓誌銘同前……………二二七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瑞墓誌銘嘉

祐五年.....二二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嘉祐二年.....二二三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公甫墓誌銘

嘉祐五年.....二二三

梅聖俞嘉臣墓誌銘嘉祐六年.....二三五

江都幾休復墓誌銘同前.....二三六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長孺墓誌銘治

平二年.....二三七

國子博士薛君良孺墓誌銘同前.....二三八

徂徠石先生介墓誌銘治平二年.....二三九

文安縣主簿蘇君徇墓誌銘治平四年.....二四〇

贈太子太傅胡公宿墓誌銘同前.....二四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平墓誌銘慶曆四年.....二四五

端明殿學士蔡公襄墓誌銘熙寧元年.....二四五

集賢院學士劉公敞墓誌銘熙寧二年.....二四八

零陵縣令贈都官員外郎吳君舉墓誌銘嘉

祐三年.....二五〇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慶曆五年.....二五一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同前.....二五一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二五三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慶曆八年.....二五三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嘉祐元年.....二五四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獨同前.....二五五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嘉祐五年.....二五五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治平四年.....二五六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宗顏墓誌銘嘉

裕五年	二五七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宗誦墓誌銘同前	二五八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世儼墓誌銘同前	二五九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宗師墓誌銘同前	二六〇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宗沔墓誌銘同前	二六一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世衡墓誌銘同前	二六二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武嘗侯世宣墓誌銘同前	二六三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四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五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六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七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八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九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二七〇

同前	二六三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三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四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同前	二六四
居十集卷第二十八 行狀	二六五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齊行狀寶元二年	二六五
司封員外郎許公遵行狀同前	二六七
居十集卷第二十九 記	二六八
泗州先春亭記景德三年	二六八
夷陵縣至喜堂記同前	二六九
峽州至喜亭記景德四年	二七〇
御書閣記慶曆二年	二七〇
畫舫齋記同前	二七一
主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二七二

穀城縣夫子廟記慶元元年

二七三

詩譜補亡後序熙寧三年

二八六

吉州學記慶歷四年

二七四

集古錄自序嘉祐七年

二八七

豐樂亭記慶歷六年

二七五

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

二八七

醉翁亭記慶歷六年

二七六

鄭菊政名序

二八八

居士集卷第四十

記

菱谿石記慶歷六年

二七七

韻總序

二八九

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歷八年

二七八

送楊真序慶歷七年

二九〇

真州東園記皇祐二年

二七九

送曾鞏秀才序慶歷二年

二九一

浮槎山水記嘉祐二年

二七九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景祐四年

二九一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

二八〇

謝氏詩序同前

二九二

畫錦堂記治平二年

二八一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慶歷二年

二九二

仁宗御飛白記治平四年

二八二

送王陶序

二九三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

二八二

孫子後序

二九四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序

章望之字序慶歷三年

二八三

梅聖俞詩集序慶歷六年

二九五

祕演詩集序慶歷二年

二八四

送宋祕丞歸太學序皇祐元年

二九六

惟儼文集序慶歷元年

二八五

送徐無黨南歸序至和元年

二九七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序

送宋祕丞歸太學序皇祐元年

二九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至和元年

二九七

廖氏文集序 至和二年……………二九八

外制集序 慶歷五年……………二九九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二九九

內制集序 嘉祐六年……………三〇〇

帝王世次圖序……………三〇〇

帝王世次圖後序……………三〇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 治平二年……………三〇二

歸田錄序 治平四年……………三〇二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三〇三

續思穎詩序 熙寧二年……………三〇三

江鄰幾文集序 同前……………三〇四

薛簡肅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三〇五

傳

六一居士傳 熙寧二年……………三〇五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上書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二〇六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上書

準詔言事上書 慶歷二年……………三二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康定元年……………三一八

答李詡書二首……………三一九

與荆南樂秀才書 景祐四年……………三二〇

答吳充秀才書 康定元年……………三二一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景祐二年……………三二二

與會鞏論氏族書……………三二三

答宋咸書 至和二年……………三二四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慶歷二年……………三二五

問進士策三首……………三二六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嘉祐二年……………三二八

問進士策四首……………三二九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雨祭文 寶元元年……………三三一
 求雨祭漢景帝文 同前……………三三一
 祭桓侯文 景祐四年……………三三一
 北嶽廟賽雨祭文 慶歷五年……………三三一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慶歷七年……………三三一
 又祭城隍神文 同前……………三三一
 祈晴祭城隍神文 同前……………三三一
 又祭漢高祖文 同前……………三三一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同前……………三三一
 漢高祖廟賽雨文 同前……………三三四
 祈雨祭張龍公文 皇祐二年……………三三四
 祭薛尚書文 寶元元年……………三三四
 祭謝希深文 康定元年……………三三四
 祭薛黃夫文……………三三五
 祭叔父文 慶歷四年……………三三五
 祭尹子漸文 慶歷五年……………三三五
 祭尹師魯文 慶歷八年……………三三六
 祭蘇子美文 同前……………三三六

祭鄭宣徽文……………三三七

皇考撻黃祭文……………三三七

居士集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 嘉祐元年……………三三七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三三八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三三八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三三九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三三九
 撻黃祭文 三首 嘉祐七年……………三三九
 皇考太師祭文……………三四〇
 皇妣太夫人江文……………三四〇
 祭宋侍中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三四一
 祭胡太傅文 同前……………三四二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三四二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三四二
 祭吳大資文 嘉祐四年……………三四三

祭蔡端明文治平四年……………三四三
青州求晴祭文熙寧二年……………三四三

居士外集卷第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明道元年……………三四五

古詩

七交七首天聖九年……………三四六

答楊闢喜兩長句……………三四七

嵩山十二首明道元年……………三四七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

皐木葉下明道元年……………三四八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同前……………三四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三四九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三四九

謝人寄雙桂樹子明道二年……………三四九

兩中獨酌二首……………三四九

庭前兩好樹……………三五〇

綠竹堂獨飲明道二年……………三五〇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寮……………三五〇

江上彈琴……………三五〇

送白秀才西歸……………三五〇

羣縣初見黃河明道二年……………三五〇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三五〇

別聖俞……………三五〇

送劉秀才歸河內……………三五〇

居士外集卷第一

古詩

數詩……………三五〇

答錢寺丞憶伊川……………三五〇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景祐元年……………三五〇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三五〇

聞梅二授德興令戲書……………三五〇

戲贈……………三五〇

寄左軍巡劉判官……………三五〇

罷官後初還襄城述懷十韻……………三五〇

和聖俞聚蚊……………三五〇

送劉學士知衡州……………三五〇

送張屯田歸洛歌景祐二年	三五五	南嶽寶元元年	三六〇
述懷送張惣之	三五五	寄聖俞	三六〇
送子野	三五六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寶元二年	三六一
送劉十三南遊	三五六	酬聖俞朔風見寄	三六一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三五六	送琴僧知白寶元二年	三六一
晚泊岳陽	三五六	聽平戎操	三六一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三五六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三六一
代贈田文初景祐四年	三五六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	三六一
惠泉亭	三五七	數韻奉酬聖俞康定元年	三六一
過張至秘校莊	三五七	答梅聖俞	三六一
行次葉縣	三五七	病中聞梅二南歸	三六一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三五七	送塘上人遊天台	三六一
自岐江山行至平陸驛	三五七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三六二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三五八	讀山海經圖	三六三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三五八	依韻和聖俞見寄	三六三
古瓦硯	三五九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慶歷元年	三六三
新營小齋鑿地爐	三五九	送吳照鄰還江南	三六四
居十一外集卷第二		答朱榮捕蝗慶歷二年	三六四
古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三六四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二六五
喜雪示徐生	三六五
賦竹上甘露	三六五
和對雪憶梅花	三六五
歸雁亭畫歷二年	三六六
送韓子華	三六六
送李太傅知冀州	三六六
石篆慶歷五年	三六六
題滁洲醉翁亭慶歷六年	三六七
贈學者	三六七
春寒效李長吉體	三六七
幽谷晚飲	三六八

居士外集卷第四

古詩聯句附

桐花皇祐元年	三六八
思二亭送謝寺丞歸滁陽	三六八
壁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三六九
和徐生假山	三六九
送楊員外	三六九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三六九
和人三橋	三七〇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三七〇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三七〇
送朱生	三七〇
雪皇祐二年	三七〇
雪晴	三七一
琴高魚嘉祐二年	三七一
竹間亭	三七一
箕山	三七一
西園	三七一
白兔至和二年	三七一
偶書	三七一
日本刀歌	三七一
會峯亭	三七一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三七一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三七三
贈潘景温叟	三七三
學書一首	三七三

奉使道中作三首……………三七三

奉使道中寄坦師……………三七四

勉劉申……………三七四

壽樓……………三七四

試院聞奚琴作……………三七四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嘉祐五年……………三七五

擬剡隊行寄趙少師熙寧五年……………三七五

絕句同前……………三七五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康定元年……………三七五

劍聯句慶歷二年……………三七五

鶴聯句同前……………三七六

來鸞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三七六

居士外集卷第五

律詩

漢宮……………三七七

送劉半千平陽簿……………三七七

樓頭……………三七七

夕照……………三七八

送張學士知鄆州……………三七八

曉詠……………三七八

禁火……………三七八

送趙山人歸舊山……………三七八

閑居卽事……………三七八

傷春……………三七八

公子……………三七九

夜意……………三七九

寄張至秘校……………三七九

寄徐巽秀才……………三七九

寄劉昉秀才……………三七九

送客回馬上作……………三七九

西征道中送陳真秀才北歸……………三七九

送目……………三八〇

春曉……………三八〇

劉秀才宅對弈……………三八〇

送李寔……………三八〇

早夏鄭工部園池……………三八〇

舟中寄劉昉秀才	三八〇
月夕	三八〇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三八一
柳	三八一
舟中望京邑	三八一
小圃	三八一
卽目	三八一
南征道寄相送者	三八一
楚澤	三八一
題金山寺	三八二
送竇秀才	三八二
旅思	三八二
仙意	三八二
聞宋祠部罷澤州歸闕	三八二
荆征	三八二
鄭駕部射圃	三八二
甘露寺	三八三
送友人南下	三八三
高樓	三八三

榴花	三八三
宿雲夢館	三八三
聽鶉	三八三
簾	三八三
行雲	三八三
琵琶亭上作	三八三
柳	三八四
井桐	三八四
雪中寄友人	三八四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明道元年	三八四
居士外集卷第十六	
律詩	
雙桂樓明道元年	三八五
題張應之縣齋	三八六
和梅聖俞杏花	三八六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三八六
送辛判官	三八六
叢翠亭	三八六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三八六

華春南征寄洛中諸友朋道二年	三八大	和晏尚書自嘲	三八九
花山寒食	三八大	題薦殿院	三八九
寒食值雨	三八七	寄題嵩巫亭景祐二年	三八九
寄謝晏尚書一絕	三八七	題淨慧大師禪齋	三八九
留守相公稜鎮漢東	三八七	琵琶亭景祐二年	三八九
寄聖俞	三八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三八九
柴舍人金霞閣	三八七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三八九
送王公榘判官	三八七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	三九〇
伊川獨遊景祐元年	三八七	送致政朱郎中	三九〇
遊彭城公白蓮莊	三八八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三九〇
普明院避暑	三八八	題光化張氏園亭	三九〇
送高君先輩還家	三八八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寶元二年	三九〇
憶龍門	三八八	魚	三九〇
贈梅聖俞	三八八	月	三九〇
郡人獻花	三八八	帳子	三九一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三八八	初冬歸襄城敝居	三九一
荷葉	三八八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	三九一
早赴府學釋奠	三八八	滑州歸雁亭慶曆二年	三九一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三八九	送黃通之鄭鄉	三九一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三九一
送楊君歸漢上	三九一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慶曆五年	三九一
春日獨后	三九二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暑懷物甚野	三九二
其意有戀着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	三九二
且警激之	三九二
幽谷種花洗山	三九二
驚鷺	三九二
贈歌者慶曆八年	三九二
初春	三九二
送田處士	三九二
行次壽州寄內	三九三
答呂太傅賞雙蓮皇祐元年	三九三
酬孫延仲龍圖	三九三
常州張卿養素堂	三九三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三九三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三九三
太傅相公入陪大筵以疾不行優詔俞允發	三九三

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	三九三
詩一首皇祐二年	三九三
寄子春發運待制	三九四
答許發運見寄	三九四
寄廬山僧居訥	三九四
過塞一首至和元年	三九四
晏元獻公挽辭二首至和二年	三九四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三九四
居士外集卷第七	
律詩	
贈王介甫嘉祐元年	三九五
蘇才翁挽詩一首	三九五
送石場休還蜀	三九五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嘉祐元年	三九五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三九五
久在病告赴直偶成拙詩一首	三九六
送潤州通判屯田	三九六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嘉祐二年	三九六
送張吉老赴浙憲	三九六

春日詞五首	三九六	劉丞相挽詞二首	三九九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慶歷五年誤寘此	三九七	寄大名程資政琳	三九九
酬淨照大師說	三九七	東齋對雪有懷	三九九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三九七	雪後玉堂夜直	四〇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三九七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父景	四〇〇
鶴	三九七	仁舍人聖俞博士	四〇〇
雁	三九七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四〇〇
鶻	三九七	中秋不見月問客	四〇〇
原父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	三九八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篇豈勝欽玩聊以四	四〇〇
簡聖俞嘉祐四年	三九八	韻仰酬厚貺	四〇〇
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三九八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四〇〇
奉和劉舍人初雪	三九八	奉寄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四〇〇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三九八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四〇〇
荷葉	三九八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	四〇〇
小池	三九八	試筆	四〇〇
釣者	三九八	齋宮感事寄原父	四〇〇
霜	三九八	戲答仲儀口號	四〇〇
牛	三九九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嘉祐七年	四〇〇
送劉虛白一首	三九九	題東閣後集照學二年	四〇〇

日長偶書	四〇一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熙寧二年	四〇一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四〇二
題杜祁公祠堂	四〇二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四〇二
二首	四〇二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四〇二
會老堂熙寧五年	四〇二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四〇三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一首	四〇三
貽潘道士	四〇三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四〇三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四〇三
初夏西湖	四〇三
寄河陽王宣徽	四〇四
寄韓子華熙寧四年	四〇四
戲劉原甫	四〇四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四〇四

古賦	
紅鸚鵡賦明道元年	四〇五
述夢賦明道二年	四〇六
荷花賦	四〇六
螟蛉賦	四〇七
辭	
啄木辭	四〇七
突女師慶歷五年	四〇八
頌	
會聖宮頌天聖九年	四〇八
贊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治平元年	四一〇
章	
州名急就章至和元年	四一〇
居士外集卷第九	
論辨	
本論慶歷二年	四一一
正統論七首康定元年	四一三
正統辨二首	四二〇

居士外集卷第八

時論

原弊康定元年……………四二〇
 兵儲慶曆四年……………四二三
 塞垣同前……………四二四
 代曾參答弟子書續添……………四二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

經旨

石鶴論……………四二七
 辨左氏……………四二八
 三年無改周……………四二九
 易或問景祐四年……………四三〇
 詩解統序……………四三一
 詩解八首……………四三二

居士外集卷第十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天聖八年……………四三六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景祐二年……………四三七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景祐元年……………四三九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〇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慶曆二年……………四四一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治平二年……………四四二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景祐二年……………四四三

居士外集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槨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景祐二年……………四四四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景祐二年……………四四四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六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明道二年……………四四七
 先君墓表皇祐四年……………四四七
 母鄭夫人石槨銘皇祐五年……………四四八
 胥氏夫人墓誌銘同前……………四四八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四四九

記

居士外集卷第十二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明道元年……………四五〇
 河南府重修淨瑠院記同前……………四五一
 陳氏榮鄉亭記……………四五一

明因大師塔記景祐元年	四五一
叢翠亭記明道元年	四五二
非非堂記同前	四五三
遊大寺院記天聖九年	四五三
李秀才東園亭記景祐元年	四五四
樊侯廟災記	四五五
東齋記明道二年	四五五
伐樹記天聖九年	四五六
栽竹記	四五六
養魚記	四五七
游儵亭記景祐五年	四五七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明道二年	四五七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景祐二年	四五八
偃虹隄記慶曆六年	四五九
大明水記慶曆八年	四五九
孫氏碑陰記皇祐二年	四六〇
三琴記嘉祐七年	四六一
吉州學記續添	四六一
居士外集卷第十四	

目錄

仁宗御集序治平二年	四六四
送方希則序天聖八年	四六五
送陳經秀才序明道元年	四六五
送楊子聰戶曹序明道二年	四六六
送廖倚歸衡山序同前	四六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明道元年	四六七
張應之字序	四六七
尹源字子漸字序	四六八
胡寅字序	四六八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皇祐二年	四六九
送孫屯田延仲序	四六九
張令注周易序	四七〇
居士外集卷第十五	
序	
刪正黃庭經序	四七一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景祐二年	四七一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	四七二
傳易圖序	四七三

月石魂屏歌序慶歷八年.....四七四

七賢畫序皇祐五年.....四七四

龍茶錄後序治平元年.....四七五

傳

桑懌傳皇祐二年.....四七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六

書

上范司諫書明道二年.....四七八

與郭秀才書同前.....四八〇

與張秀才二首同前.....四八〇

與石推官二首景祐二年.....四八二

答西京王相公書慶祐元年.....四八四

投時相書同前.....四八五

居士外集卷第十七

書

與范希文書景祐元年.....四八六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同前.....四八六

代楊推官滄上呂相公書同前.....四八七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四八八

與高司諫書景祐三年.....四八八

與尹師魯書同前.....四九〇

第二同前.....四九一

第三慶歷五年.....四九二

第四慶歷四年.....四九二

第五慶歷五年.....四九三

回丁判官書景祐三年.....四九三

居士外集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書景祐四年.....四九五

答李淑內翰書寶元元年.....四九五

答孫正之第一書景祐二年.....四九六

答孫正之第二書寶元二年.....四九六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寶元元年.....四九六

與刁景純學士書寶元二年.....四九七

與陳真外書康定元年.....四九八

答祖擇之書.....四九八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皇祐三年.....四九九

答徐無黨第一書.....五〇〇

答徐無黨第二書慶歷三年……………五〇〇
與陳之方書……………五〇〇

居士外集卷第十九

書

答宋咸書至和二年……………五〇一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歷四年……………五〇一
答李大臨學士書皇祐二年……………五〇二
答陳知明書同前……………五〇二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五〇二
又同前……………五〇三
又同前……………五〇三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皇祐口年……………五〇三
又同前……………五〇四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帖……………五〇四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嘉祐二年……………五〇四
又同前……………五〇五
問劉原父入閣儀帖……………五〇五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嘉祐七年……………五〇六
與樂秀才第一書續編……………五〇六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一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五〇七

論議

贈太尉夏守贊論議……………五〇八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五〇九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皇祐五年……………五〇九

祭五龍祈雨文寶元元年……………五〇九

祈晴文……………五〇九

祭東嶽文熙寧四年……………五一〇

祭金城夫人文皇祐五年……………五一〇

祭王深甫文治平二年……………五一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序熙寧二年……………五一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一

譜

硯譜.....五二四

記

洛陽牡丹記景祐元年.....五二六

花品序.....五二六

花釋名.....五二七

風俗記.....五二九

牡丹記跋尾.....五三〇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二

雜題跋

書李翔集後天聖口年.....五三一

書梅聖俞稿後明道元年.....五三一

讀李翱文集祐二年.....五三二

書春秋繁露後景祐四年.....五三三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慶曆口年.....五三三

論尹師魯墓誌皇祐元年.....五三三

書仲厚居士墓銘後.....五三四

讀裴寂傳皇祐口年.....五三五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至和口年.....五三五

書三絕句詩後至和口年.....五三五

跋晏獻公書至和口年.....五三五

跋李西臺書二首嘉祐二年.....五三五

跋李翰林昌武書嘉祐口年.....五三六

記舊本韓文後嘉祐口年.....五三六

題薛公期畫嘉祐八年.....五三七

跋杜祁公書同前.....五三七

跋永城縣學記同前.....五三七

書荔枝譜後同前.....五三八

跋學士院題各同前.....五三八

跋茶錄治平元年.....五三九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同前.....五三九

跋學士院御詩同前.....五三九

跋薛簡肅公奎書治平四年.....五四〇

跋醉翁吟點筆二年.....五四〇

題青州山齋同前.....五四〇

跋三絕帖點筆五年.....五四一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官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慶曆

二年

賦推誠應天豐尚文飾.....五四一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天聖七年.....五四二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同前.....五四三

詔重修太學詩同前.....五四四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天聖八年.....五四四

翠旌詩同前.....五四五

殿試藏珠於鼎賦同前.....五四五

博愛無私詩關.....五四六

賞以春夏賦.....五四六

畏天者保其國賦.....五四六

斲雕爲樸賦.....五四七

祭先河而後海賦.....五四七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五四八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已下續係.....五四八

秋爨詩.....五四九

居士外集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關.....五五〇

目錄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五五〇

賈誼不至公卿論.....五五〇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五五一

策

南省試策五道天聖八年.....五五二

國學試策三道天聖七年.....五五六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卷第三

外制集卷第一 勸農勅.....五七五

頒貢舉條制勅.....五七五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

加天策上將軍制.....五七六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五七六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

瑛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五七六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

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政官制.....五七六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五七七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
 司士參軍制……………五七七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眉州錄事參軍
 京兆府與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
 參軍制……………五七七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五七七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五七七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舊有立太常寺太祝
 張昭虔等磨勘改官制……………五七八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內殿崇班制先因循犯
 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五七八
 瓊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
 可本族都軍主制……………五七八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五七八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
 遼郡刺史依舊廊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五七八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五七八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閩太常博士王探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
 舊官制……………五七九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
 一作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
 改官制……………五七九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鉉一作鉉可
 衛尉寺丞制……………五七九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充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五七九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五七九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五八〇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
 可大理寺丞制……………五八〇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
 庫副使制……………五八〇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禡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制……………五八〇
 祠部員外郎崔崑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
 一作試監簿制……………五八〇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五八〇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五八一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實授吉州參軍制	五八一
江甯口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	
賓副使制	五八一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五八一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	
適授秘書丞制並監勸改官	五八一
皇姪仲伉贈官制	五八一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五八一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五八一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儒可將作監主簿制	五八一
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五八一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五八一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	
某官監洺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	
郎制並監勸改官	五八一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	
制	五八三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摺	
軍	五八三
悉利族軍主嗟穆可都軍主制爲功敘	五八三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	
大將軍致仕制	五八三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	
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五八三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五八三
進納長馬空各誥海詞	五八四
穎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五八四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	
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	
使制	五八四
外制集卷第一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五八四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	
主簿制	五八五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五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五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
 馬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
 復舊官制……………五八五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焉平轉虞部員外郎太
 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秘書丞制
 並廢勸改官……………五八五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五八五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五八六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五八六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五八六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五八六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五八六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秘書丞制……………五八六
 任若拙牛文瀝等政官制……………五八七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五八七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五八七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七
 潭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五八七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五八七
 陳曙李方政官制……………五八七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五八八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
 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
 外郎制……………五八八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五八八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八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五八八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
 制……………五八八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
 承制一作崇班制……………五八九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五八九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五八九
 龍衛指揮使开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
 殿承制制……………五八九

殿中丞崔愈一作輝可國子博士制……………五八九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蓋
 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五八九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五九〇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五九〇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五九〇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
 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堃周輔並轉
 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五九〇
 前建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五九〇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五九〇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
 隴城縣制……………五九一
 吳守一政官制……………五九一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五九一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傳男允修可將
 作監主簿制……………五九一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州涇一
 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五九一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
 益州鈐轄制……………五九一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佐賢
 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勘改官……………五九二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五九二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五九二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
 制……………五九二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五九二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五九二
 外制集卷第二一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五九三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
 祕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
 制並磨勘改官……………五九三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
 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五九三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尉制……………五九三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
 制……………五九四
 著作佐郎盧革潛詠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五九四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五九四
 角廡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五九四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五九四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五九四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任制……………五九四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照可著作佐郎制……………五九五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五九五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
 勘改官制……………五九五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五九五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五九五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授口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五九五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改官制……………五九六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暑
 渭州判官公事制……………五九六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
 教制……………五九六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五九六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任王元祐男知信可內
 殿崇班制……………五九六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五九六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
 副率致任制……………五九七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
 並可太子中舍致任制……………五九七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
 評事制……………五九七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五九七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五九七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五九七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五九八
 杜諲轉官制……………五九八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五九九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五九八

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基思可內殿承制制……………五九八

建州司戶參軍吳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五九八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五九九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五九九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政官制……………五九九

盧守勤致仕制……………五九九

曹元寶轉官制……………五九九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五九九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六〇〇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六〇〇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六〇〇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六〇〇

樞密院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六〇〇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六〇〇

目錄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六〇一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政官制……………六〇一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六〇一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六〇一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六〇一

皇弟安壽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六〇二

楊改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六〇二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六〇二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六〇二

大名府推官徐冶可著作佐郎制……………六〇三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六〇三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六〇三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六〇三

四三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六〇三

錄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六〇四

閻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六〇四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六〇四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口口可華州蒲

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六〇四

內制集卷第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六〇九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同前……………六〇九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同前……………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關御筵口宣同

前……………六〇九

撫閭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同

前……………六〇九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

前……………六一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

十四日……………六一〇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

撫閭口宣九月二十日……………六一〇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

諭詔九月十四日……………六一〇

皇帝本命袞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日……………六一〇

建隆觀開啓進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

二十五日……………六一〇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六一一

雄州白溝驛撫閭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

口宣同前……………六一一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十月十二日……………六一一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

字詔十月二十日……………六一一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郝質勅書同前……………六一一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同前……………六一一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且大使茶藥詔十 一月十五日	六二三
撫問廊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且副使茶藥詔同 前	六二三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且兩蕃人使口宣十一 月九日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且大使茶藥詔同前	六二三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 日	六二二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且副使茶藥詔同前	六二三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同前	六二二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 月十五日	六二三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 十五日	六二二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且人使銀鈔鑼 唾盂孟子錦被褥口宣同前	六二四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且人使茶藥口宣 同前	六二二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 二十五日	六二四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且人使茶藥口宣同 前	六二二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且人使內中酒果 口宣同前	六二四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二三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且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同前	六二四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 二十四日	六二三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同前	六二四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 日	六二三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六二四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	六一四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	六一八
十二月十日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六一四	黃錄道場青詞 同前	六一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六一五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同前	六一八	
春帖子詞二十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六一五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同前	六一八	
皇帝閣六首		六一五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六一九	
皇后閣五首		六一五	撫問真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六一九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六一六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六一九	
夫人閣五首		六一七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六一九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六一七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十三日	六一九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六一七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古祭文堂祭 二月二十六日	六一九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六一七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 同前	六一九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六一八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六一九	
內制集卷第一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六一〇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		六一八			
黃錄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六一八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救書
 同 同前……………六二〇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
 日……………六二〇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同前……………六二〇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同前……………六二〇

撫問驃府路一無路守臣寮及并代州路臣
 寮口宣三月十五日……………六二〇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
 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六二〇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
 宣……………六二〇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三月二十五日……………六二〇

皇帝閣六首……………六二一

皇后閣五首……………六二一

溫成皇后閣四首……………六二二

夫人閣五首……………六二二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二

日……………六二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
 酒果口宣同前……………六二三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
 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
 日……………六二三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
 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
 詔五月二十三日……………六二三

兖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六二三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五月二十八日……………六二四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六二四

賜新除宰臣宮弼赴闕茶藥口宣同前……………六二四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
 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同前……………六二五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
護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同前……………六二五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
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六二五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
藥詔同前……………六二五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十
一日……………六二五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護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六二六

賜新除宰臣富弼護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六二六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
一日……………六二六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
月六日……………六二七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
口宣八月八日……………六二七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六二七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
十二日……………六二七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
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六二七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 八月二十二日……………六二七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場祭 八月二十
三日……………六二七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
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六二七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同前……………六二八

論獎諭叔詔奏續條……………六二八

貼黃……………六二八

內批……………六二八

內制集卷第三二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
簡青詞八月十六日……………六二九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
十六日……………六二九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同前	六二九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同前	六二九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	同前	六二九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	同前	六二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六二九
八月三十日		六二九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	九月	六二九
四日		六二九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		六三〇
問口宣	同前	六三〇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六三〇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同前	六三〇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六三〇
場齋文	九月八日	六三〇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六三〇
場功德疏右語	同前	六三〇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	九月十二日	六三〇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	逐壇并	六三〇
當處土地祝文	同前	六三〇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六三一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六三一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		六三一
九月十三日夜		六三一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橫所		六三一
九月十三日		六三一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仲獎諭勅書	九月十五	六三一
日		六三一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同前	六三一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	六三一
二十三日		六三一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六三一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六三一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	同前	六三一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		六三一
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同前	六三一
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		六三一
日禮物口宣	同前	六三一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至和	六三一

年二月十五日……………六三二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六三一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六三一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六三一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冊
三月四日……………六三三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
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六三三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
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六三三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
闕茶藥詔八日……………六三三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饋口宣同前……………六三三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
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同前……………六三三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同前……………六三三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六三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六三三

四月二十七日……………六三四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六三四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同前……………六三四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同前……………六三四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六三四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
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
放朝謝制六月十日……………六三四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六三五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六三五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
日……………六三五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遠利軍梅摯等及存恤
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
日……………六三五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
道場青詞同前……………六三五

內制集卷第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

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	賈各進奉端午馬詔勅七月七日	六三六
賜侯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	六三六
七日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	六三六
七月二十五日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	六三六
五日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	六三六
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勅書同	六三六
前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	六三六
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六三七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	六三七
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		

目錄

州示諭勅書同前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	六三七
刑院曾公亮詔同前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	六三七
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同前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六三七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	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六三七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	六三八
二月五日	賜侯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	六三八
勅書同前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六三八
十二月十日	賜夏國主一有賄贖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	六三八
日	正月六月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	六三八
御筵口宣同前		六三八

五一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酒果口宣……六三九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六三九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六三九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六三九

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六三九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同前……六三九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六三九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三九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六三九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六三九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勅詔五月二十三日……六四〇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禱道場齋文……六四〇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禱道場青詞……六四〇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四〇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六四一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四一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六四一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六四一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六四二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禱道場青詞同前……六四二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六四二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同前……六四二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同前……六四二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六四二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六四二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六四三

內制集卷第五

-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六四三
-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六四三
-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六四三
- 賜知潁州徐宗沆進奉賀兗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六四四
-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六四四
- 集禧觀凝祥池崇禋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籤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六四四
-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同前……六四四
-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禱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六四四
-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禱道場默表……六四四
-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六四五
-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六四五

目錄

五二

-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四五
-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六四五
-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六四五
-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籠詔……六四五
-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口日……六四五
-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六四六
-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六四六
-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六四六
-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同前……六四六
-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同前……六四六
-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六四六
-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六四六
-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日……六四六

- 十四日.....六四七
-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
十五日.....六四七
-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
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二月三日.....六四七
-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
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同前.....六四七
-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
八日.....六四七
-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口宣
四月七日.....六四七
-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酒果口
宣同前.....六四八
-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四月十七日.....六四八
- 賜知舒州齊麻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
進先春茶勅書.....六四八
-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六四八
-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四八
-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
糴糴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六四八
-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書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四日.....六四八
-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六四八
-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崇佐乞知
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六四九
-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
答五月十八日.....六四九
-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孟孟子錦
被褥口宣同前.....六四九
-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六四九
- 內制集卷第六**
-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六五〇
-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同前.....六五〇
-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
前.....六五〇

前……………六五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前……………六五〇

端午帖子二十首……………六五〇

皇帝閣六首……………六五〇

皇后閣五首……………六五一

溫成閣四首……………六五二

夫人閣五首……………六五二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六五三

皇帝回契丹皇帝遼皇太后賀乾元節書……………六五三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六五三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六五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二月二十日……………六五三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同前……………六五三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同前……………六五三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前……………六五四

後苑親親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同前……………六五四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六五四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六五四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六五四

賜新除行刑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六五四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六五五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六五五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六五五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同前……………六五五

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六五五

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前……………六五五

內中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前……………六五六

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前……………六五六

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前……………六五六

爲將來裕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前……………六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

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十五日.....六五六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

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前.....六五六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六五六

除李昭亮制加恩.....六五七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六五七

除許懷德制加恩.....六五八

翼祖皇帝冊文.....六五九

真宗皇帝冊文.....六五九

淑德皇后冊文.....六五九

賜樞密使宋庠護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六五九

賜樞密使宋庠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六六〇

賜樞密使宋庠護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六六〇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

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六六〇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告敕口宣.....六六〇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護恩

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護恩

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護恩命第一表

不允批答.....六六〇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護恩命第二表

不允斷來章批答.....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護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一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一

內制集卷第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六六一

內中稽寧殿開啓袷禱預告道場青詞十月

十九日.....六六一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袷禱

禮畢祝文同前.....六六一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袷禱禮畢道場

齋文……………六六一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齋文十一月一日……………六六一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功德疏右語……………六六一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琬等敕書十一月三日……………六六一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六六二
 賜外任巨寮進奉助袷享銀絹等敕書……………六六二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與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十四日……………六六二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
 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
 文同前……………六六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
 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
 青詞同前……………六六三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六六三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
 籍乞退不允詔……………六六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
 七日……………六六三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
 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三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一月二十三日……………六六四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
 詞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六四
 閭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救口宣……………六六四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六四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
 宣十二月六日……………六六四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九日……………六六四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六六四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
 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六六五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六六五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六六五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
 許懷德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十二月五日……………六六五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六六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且馬駝詔……………六六五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且書……………六六五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且書……………六六六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
 九日……………六六六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
 詔同前……………六六六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
 書同前……………六六六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
 二月十七日……………六六六
 集英殿告鑿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
 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六六七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鑿宣祖皇帝昭憲皇后
 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六六七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佛經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六六七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護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六六七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六六七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
 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六六七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六六八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前……………六六八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正月二

十六日.....六六八

內制集卷第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

六日.....六六九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同前.....六六九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

后章惠皇太后表同前.....六六九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

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六六九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六六九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同前.....六七〇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瀘州制同前.....六七〇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

二月十八日.....六七〇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前.....六七一

閣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瀘州李端懿

告勅口宣同前.....六七一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

詔同前.....六七二

詔三月十六日.....六七二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

三表不允批答同前.....六七二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五月三日.....六七二

賜宰臣嘗弼第一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

五日.....六七二

賜宰臣嘗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五月二十四日.....六七二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口宣 五月

十九日.....五七二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樊諭勅書五月

二十七日.....六七二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

彥博進奉謝裕享加恩詔六月十七日.....六七二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

詔同前.....六七二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

詔同前.....六七二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煥進奉

謝恩馬詔同前……………六七二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七三

賜外任巨寨進奉賀裕享禮學勅書六月十

七日……………六七三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

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六七三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

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六七三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

十六日……………六七三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

無量壽佛一燈勅書同前……………六七三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

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

詔八月十五日……………六七三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勅書……………六七四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六七四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

前……………六七四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

月二十六日……………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拆橫祭文同前……………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前……………六七四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前……………六七四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前……………六七五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附葬隨護宗懿已下勅

書同前……………六七五

撫問尚宮沈氏勅書同前……………六七五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

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輦程頓排辦等朝臣

使臣內臣等勅書……………六七五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

答……………六七五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

來章批答……………六七五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 慶歷二年九月 六七七
 辭召試知制誥劉子慶歷二年十二月 六七七
 辭召試知制誥劉子慶歷二年十二月 六七七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六七七
 辭免第二狀同前 六七八
 舉呂濬自代狀同前 六七九
 謝知制誥表同前 六七九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六八〇
 慶歷四年八月 六八〇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歷四年九月 六八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六八〇
 滁州謝上表慶歷五年十月 六八〇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同前 六八一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六八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六八一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六八一
 慰申王薨表慶歷七年五月 六八一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歷七年七月 六八一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表慶歷七年十二月 六八二
 賀平貝州表慶歷八年閏正月 六八三
 揚州謝上表慶歷八年二月 六八三
 穎州謝上表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六八三
 謝轉禮部郎中表皇祐元年四月 六八四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皇祐元年八月 六八四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 六八五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皇祐一年六月 六八五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一 六八五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六八六
 謝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六八六
 謝宣召入翰林狀 六八六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六八七
 乞洪州劉子嘉祐二年 六八七
 辭侍讀學士劉子嘉祐三年三月 六八七
 再辭侍讀學士狀同前 六八八
 辭開封府劉子嘉祐三年六月 六八八
 乞洪州第二劉子嘉祐四年正月 六八九

- 乞洪州第三狀……………六八九
 - 乞洪州第四劄子……………六九〇
 -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六九〇
 -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六九〇
 - 舉呂公著自代狀同前……………六九一
 -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為提舉編修會公亮作……………六九一
 -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六九一
 -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六九二
 -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謨難在此……………六九二
 -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六九三
 -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口月……………六九三
 -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六九四
 -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六九四
 -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六九五
 - 辭樞密副使表……………六九五
 - 辭參知政事表嘉祐六年八月……………六九五
 - 辭參知政事表……………六九五
 - 辭參知政事表……………六九六
 - 辭朔堂加恩表嘉祐七年九月……………六九六
-
-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嘉祐八年正月……………六九六
 -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 英宗登極四月上……………六九七
 - 謝皇太后表……………六九七
 - 志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二……………六九七
 -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六九八
 -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六九九
 - 第二劄子……………六九九
 - 第三劄子……………七〇〇
 -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七〇〇
 -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一二十五日批答不允……………七〇〇
 - 第一劄子……………七〇一
 -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七〇一
 - 第一劄子……………七〇一
 -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七〇二
 -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七〇二

八月	七〇二
第二表	七〇三
第三表	七〇三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七〇三
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七〇三
乞出第一劄子	七〇四
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二日批答不允	七〇五
第二劄子	七〇五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	七〇六
來章	七〇六
第三劄子	七〇七
第四劄子	七〇七
第五劄子	七〇八
辭單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 神宗登極二月上	七〇八
謝單恩轉左丞表	七〇八
表奏書啓 四六集卷第四	七〇九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七〇九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七〇九
乞罷政事第一表	七一〇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〇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差中使朱可道賜	七一〇
謝賜手詔劄子	七一〇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〇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〇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七一一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一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七一一
神宗御札 三月四日 差中使朱可道賜	七一一
謝賜手詔劄子 同前	七一二
乞罷政事第二表	七一二
第三表	七一二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七一二
第一劄子	七一二
第三劄子	七一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七一二

辭刑部尙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七一七	第三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七二六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七一八	辭轉兵部尙書劄子同前	七二六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二月	七一八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七二七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七一八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熙寧元年十一月	七二七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	七一九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熙寧二年二月	七二八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	七一九	謝賜漢書表熙寧二年三月	七二八
第一劄子	七二〇	乞壽州第一劄子熙寧二年冬	七二八
第二表	七二〇	第二劄子	七二九
第二劄子	七二一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熙寧二年夏	七二九
第三表	七二二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二年四月	七二九
第三劄子	七二二	同前	七三〇
第四表	七二三	同前五月一日	七三〇
第四劄子	七二三	同前請馮供奉入奏	七三〇
第五表	七二四	同前	七三一
第五劄子	七二四	同前	七三一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五	七二四	蔡州謝上表熙寧二年	七三二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七二五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	七三三
第二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七二五	又劄子	七三三
		第二表熙寧四年五月	七三四

又劄子	七三四
第三表同前	七三五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七三六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七三六
謝免明堂陪位表	七三六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七三七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七三七
代進奉土貢狀	七三七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七三七
表奏書啓四十六集卷第六	
上胥學士偃啓 天聖六年	七三八
胥學士答啓	七三九
謝胥學士啓	七四〇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七年	七四一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七四二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同前	七四三
代謝唐簽判僉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七四四
答李秀才啓	七四五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 天聖九年三	

月	七四五
謝人投贄啓	七四六
謝石秀才啓	七四六
上隨州錢相公推演啓 明道二年初 惟演以 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專以崇信軍節 度使歸本鎮	七四七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七四七
謝襄州燕龍圖蕭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 自館閣謁告親妹家	七四八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七四八
謝朱推官啓	七四八
回三舍人堯臣啓 景祐四年	七四九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七四九
回穀城狄令啓	七五〇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 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還集賢校理	七五〇
回滑州知郡啓 慶歷三年二月自滑倅召知 諫院四月答此啓	七五一
回賀環慶帥天章牒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七五一

謝知制誥啓慶曆三年十二月.....七五一

上提刑司封啓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七五一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曆五年冬.....七五一

回河北安撫王琪牘書.....七五二

回賈狀元壽啓慶曆六年.....七五二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七五二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七五二

回賀李待制京之啓慶曆七年九月.....七五三

賀文參政彥博啓同前.....七五三

回賀集賢韓學士終啓慶曆七年十月.....七五三

上致政王太保啓.....七五三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七五四

回和州通判啓.....七五四

謝黃巖李主簿啓.....七五四

回陳殿丞啓.....七五四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曆八年五月.....七五四

去衣委書啓四十六集卷第七

與晏相公殊書皇祐元年知潁州日.....七五五

答胡秀才啓嘗是從官在朝時.....七五六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七五六

又謝兩府書同前.....七五七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七五七

回池州呂侍讀遠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七五七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七五七

月.....七五七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同前.....七五七

回嘗相公弼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七五八

又回嘗相公謝書同前.....七五八

回鄭罷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七五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七五八

與安撫密學啓.....七五九

賀延州程太尉蟲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年.....七五九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七五九

回頴王書治平元年六月.....七五九

賀頌王書同前	七六〇
回宋相公座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月	七六〇
二月	七六〇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十月	七六〇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七六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七六一
回杭州蔡瑞明裏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七六一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七六一
回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治平四年三月	七六一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	七六一
回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七六一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贊書治平四年六月	七六一
回寶文呂內翰儔書治平四月九月	七六一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七六二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七六三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	七六三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七六三

目錄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照寧元年二月	七六四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照寧元年四月	七六四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筭書照寧元年	七六四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照寧二年夏	七六四
回宦教丘寺丞書照寧二年六月	七六五
回李舍人壽朋書照寧三年冬	七六五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照寧四年春	七六五
致任謝兩府書照寧四年六月	七六五
代辭胥學士啓以下續添	七六六
代人辭官狀	七六七
上李學士啓二首	七六七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照寧二年	七六九
與穎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	七六九
謝張先輩啓明道前 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七六九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七七〇
與辛郎中啓慶歷二年冬俸潯州見絨啓新範	七七〇
與呂韓運啓見絨啓新範	七七〇

六七

答運使啓同前……………七七〇

賀新發運啓同前……………七七〇

與李吉州寬啓慶歷五年冬初到滁州見絳
啓新範……………七七一

別紙附……………七七一

與許發運啓慶歷口年滁州見絳啓新範……………七七一

又慶歷六年春滁州見絳啓新範……………七七一

上李端明狀見絳啓新範……………七七一

回知郡賀冬狀同前……………七七一

與楊太傅狀同前……………七七二

答李寺丞狀同前……………七七二

答王供奉狀同前……………七七二

與鄴郡官狀同前……………七七二

答賀赴闕狀同前……………七七二

謝真州知郡同前……………七七二

謝劉真州同前……………七七二

奏論職集卷第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歷三年……………七七五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臣劄子同前……………七七五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七七六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歷二年……………七七六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同前……………七七七

論罷鄧馱四路都部署劄子同前……………七七七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慶歷五年……………七七八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同前……………七七八

再論按察官吏狀同前……………七七九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七八一

奏論職集卷第一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慶歷三年……………七八三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同前……………七八四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同前……………七八四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同前……………七八五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同前……………七八六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同前……………七八六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同前……………七八七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七八八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七八九

奏議集卷第二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歷三年……………七九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同前……………七九二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七九三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七九三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七九四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前……………七九五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錢劄子同前……………七九五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同前……………七九六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七九六

奏議集卷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歷三年……………七九七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七九八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七九九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同前……………八〇〇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八〇〇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八〇一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八〇一

薦姚光弼狀同前……………八〇二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八〇二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八〇三

論慎出詔令劄子同前……………八〇三

奏議集卷第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歷三年……………八〇四

論禦賊四事劄子同前……………八〇五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八〇六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同前……………八〇七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八〇七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同前……………八〇八

再論陳洎等劄子同前……………八〇八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同前……………八〇九

奏議集卷第十八

諫院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歷

二年.....八一〇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八一〇

論葛宗古等不當滅法劄子同前.....八一〇

論燕度勸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八一〇

再論燕度勸獄枝蔓劄子同前.....八一三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八一四

論禮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八一四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八一四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八一五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八一五

奏議集卷第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歷三年.....八一六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八一八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八一八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八一九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同前.....八一九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同前.....八一九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同前.....八二〇

論笑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八二一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八二二

論方田均稅劄子同前.....八二二

奏議集卷第八

諫院

論張子夷恩賞太頻劄子慶歷四年.....八二三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同前.....八二三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八二四

論葬荆王劄子同前.....八二五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八二五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同前.....八二六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隴厮囉劄子同前.....八二六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前.....八二七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八二九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同前.....八二九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慶歷四年.....八三〇

奏議集卷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歷四年……………八三一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八三一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八三二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滙等劄子同前……………八三三
 再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滙劄子同前……………八三四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八三五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八三六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八三六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八三七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同前……………八三八

奏議集卷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歷二年……………八三九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八四〇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八四〇
 論乞放還善官胡繼鞿劄子同前……………八四一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八四一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同前……………八四一

論內臣焉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八四二

奏議集卷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歷四年八月新除
 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八四三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
 狀慶歷五年謀實於此……………八四三
 論劉三讓事狀慶歷四年……………八四五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
 杜韓范富書 慶歷五年……………八四六

奏議集卷第十一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後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
 判流內銓……………八四九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
 兼三班院……………八四九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謀實於此……………八四九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至和二年……………八五一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同前……………八五一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八五三

論雕印文字劄子同前……………八五四

奏議集卷第十二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八五五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八五六

論修河第二狀同前……………八五七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二年……………八五九

論狄育劄子至和三年……………八六一

奏議集卷第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八六二

再論水災狀同前……………八六五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八六六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八六七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

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八六七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八六八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八六九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八六九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同前……………八七〇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八七〇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八七〇

薦張立之狀……………八七一

奏議集卷第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正月知

貢舉……………八七二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

前……………八七二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八七三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嘉祐二年……………八七四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嘉祐二年九

月兼判秘閣祕書省……………八七五

乞定兩制真數劄子嘉祐二年……………八七五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同前……………八七六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同前……………八七六

論梁舉直事討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八七六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二年……………八七七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八七七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八七八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二月……………八七八

奏議集卷第十六

翰苑

乞與尹樞一官狀嘉祐四年……………八八〇

舉丁寶巨狀同前……………八八一

乞免舉臺官劄子同前……………八八一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八八二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八八二

論茶法奏狀同前……………八八三

論監牧劄子同前……………八八四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八八六

舉蘇軾應制科狀同前……………八八六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八八七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八八七

議一有新字學狀嘉祐元年……………八八七

奏議集卷第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八九〇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八九一

論牧馬草地劄子同前……………八九一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同前……………八九二

政府

舉劉敞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八九三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八九四

論逐路取人劄子治平元年……………八九四

乞獎用孫沔劄子治平二年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製備作朝廷製備……………八九六

奏議集卷第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治平二年……………八九七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八九九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九〇〇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九〇一

青州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九〇二

言青苗第一劄子熙寧二年.....九〇三

言青苗第二劄子同前.....九〇四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舉宋敏來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九〇四

畫一起請劄子.....九〇七

辟郭回隨行劄子.....九〇七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九〇八

同前.....九〇八

相度併縣牒.....九〇八

同前奏狀.....九〇八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九〇九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九一〇

舉米光濬狀.....九一一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勸狀.....九一一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九一二

相度銅利牒.....九一二

再乞減配銀狀.....九一三

再舉米光濬狀.....九一三

論鑿務利害狀.....九一四

論西北事宜劄子.....九一六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九一八

論麟州事宜劄子.....九一九

乞罷鐵錢劄子.....九二一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九二二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九二三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九二四

請耕禁地劄子.....九二五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九二六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九二六

舉孫直方奏狀.....九二六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九二七

舉劉叡叟劄子.....九二八

繳進劉叡叟春秋災異奏狀.....九二九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九二九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九二九	保舉王果	九三九
論不才官吏狀	九二九	保明張景伯	九四〇
乞罷刈白草劄子	九三〇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九四一
乞免淨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九三一	再奏郭承祐	九四一
乞免滿頭酒戶課利劄子	九三二	五保牒	九四二
舉陸詢武劄子	九三三	乞推究李昭亮	九四二
論舉官未行劄子	九三三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九四三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九三三	乞一面除放欠負	九四四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九三五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九四五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九三五	乞放行牛皮膠餼	九四六
舉官劄子	九三五	乞展便糶斛斛限	九四七
乞不親教閱劄子	九三六	乞置御河催綱	九四八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九三六	乞催納放外稅物	九四九
奏洛州盜賊事	九三七	乞置弓弩都作院	九五〇
乞一面罷差兵士搥磨	九三八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九五〇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九三八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九五一
乞不詰問劉煥斬人	九三八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九五一
訪聞逐州利害牒	九三八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九五二
乞不令提州司點檢賞給	九三九	乞條制催綱司	九五三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乞免差人往青嵐軍築城……………九五五

再奏……………九五六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九五六

乞預聞邊事……………九五七

再奏……………九五七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九五八

乞差武衛人員……………九五九

乞住買傘……………九六〇

乞條制都作院……………九六〇

再乞放行皮角……………九六一

奏北界爭地界……………九六二

論契丹侵地界狀……………九六二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九六四

自劾乞罷轉運使……………九六六

奏事錄

論孫長卿爲臺諫所劾事……………九六九

辨蔡襄異議……………九六九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九七〇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八月……………九七〇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九七一

又三事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某日

進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九七一

濮議卷第一

濮議卷第一

濮議卷第二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九八六

兩制禮官議狀……………九八六

中書進呈劄子……………九八七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九八七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九八七

奏慈壽宮劄子……………九八八

稱親手詔……………九八八

榜朝堂手詔……………九八九

濮議卷第四

劄子一首是歲十月撰不會進呈……………九八九

爲後或問上……………九九二

爲後或問下……………九九三

漢魏五君篇	九九四
晉問	九九五
崇文總目敘釋	
易類	九九七
書類	九九七
詩類	九九七
禮類	九九八
樂類	九九八
春秋類	九九九
論語類	九九九
小學類	九九九
正史類	九九九
編年類	〇〇〇
實錄類	〇〇〇
雜史類	〇〇〇
僞史類	〇〇〇
職官類	〇〇一
儀注類	〇〇一
刑法類	〇〇一

地理類	〇〇一
氏族類	〇〇一
歲時類	〇〇一
傳記類	〇〇一
儒家類	〇〇一
道家類	〇〇一
法家類	〇〇三
名家類	〇〇三
墨家類	〇〇三
縱橫家類	〇〇三
雜家類	〇〇三
農家類	〇〇三
小說類	〇〇四
兵家類	〇〇四
子役志	
歸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詩話	
筆說	

老氏說.....一〇四三

富貴貧賤說.....一〇四三

鐘楚說.....一〇四三

駟不及舌說.....一〇四三

學書靜中至樂說.....一〇四四

夏日學書說.....一〇四四

學書自成家說.....一〇四四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一〇四四

薛道衡王維詩說.....一〇四四

峽州詩說.....一〇四五

辨甘菊說.....一〇四五

博物說.....一〇四五

道無常名說.....一〇四五

物有常理說.....一〇四五

世人作肥字說.....一〇四五

轉筆在熟說.....一〇四六

李晟筆說.....一〇四六

峽州河中紙說.....一〇四六

誨學說.....一〇四六

試韻筆.....一〇四七

南唐硯.....一〇四七

宣筆.....一〇四七

琴枕說.....一〇四七

鑿畫.....一〇四七

學書為樂.....一〇四八

學書消日.....一〇四八

學書作故事.....一〇四八

學真草書.....一〇四八

學書費紙.....一〇四八

學書工拙.....一〇四八

作字要熟.....一〇四九

用筆之法.....一〇四九

蘇子美論書.....一〇四九

蘇子美蔡君謨書.....一〇四九

李邕書.....一〇四九

風法華.....一〇四九

九僧詩.....一〇五〇

平僧詩.....一〇五〇

郊島詩窮	〇五〇
謝希深論詩	〇五〇
溫庭筠嚴維詩	〇五一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〇五一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〇五一
蘇氏四六	〇五一
王濟譏張齊賢	〇五一
晦明說	〇五一
廉恥說	〇五一
繫辭說	〇五一
論樂說	〇五二
六經簡要說	〇五二
近體樂府卷第一	
樂語 長短句	〇五三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〇五三
東方老人	〇五三
西方老人	〇五三
中央老人	〇五三
南方老人	〇五四

北方老人	一〇五四
會老堂致語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 公於穎時呂正獻公爲守	〇五四
西湖念語	〇五五
探桑子十三首	〇五五
朝中措	〇五七
歸自謠二首	〇五七
長相思四首	〇五八
訴衷情眉意	〇五八
踏莎行二首	〇五八
望江南	〇五九
減字木蘭花五首	〇五九
生查子二首	〇六〇
瑞鷓鴣	〇六〇
清商怨	〇六〇
阮郎歸五首	〇六〇
近體樂府卷第一	
長短句	〇六一
蝶戀花一名鳳樓梧又名鶯鶯枝二十二	〇六一

首.....一〇六一

漁家傲二十首.....一〇六五

玉樓春題上林後亭一名木蘭花令二十

九首.....一〇六八

漁家傲十二首.....一〇七三

近體樂府卷第二

長短句

南歌子.....一〇七六

御街行.....一〇七六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二首.....一〇七六

臨江仙二首.....一〇七七

聖無憂.....一〇七七

浪淘沙五首.....一〇七七

定風波六首.....一〇七八

驀山溪.....一〇七九

浣溪沙九首.....一〇七九

御帶花.....一〇八〇

虞美人.....一〇八〇

鵲仲天.....一〇八〇

夜行船二首.....一〇八〇

洛陽春.....一〇八一

一叢花此篇世傳張先子詩詞.....一〇八一

雨中花.....一〇八一

千秋歲.....一〇八一

越溪春.....一〇八一

賀聖朝影.....一〇八一

洞天春.....一〇八二

憶漢月.....一〇八二

清平樂二首.....一〇八二

應天長三首.....一〇八一

涼州令東堂石榴.....一〇八三

南鄉子二首.....一〇八三

鵲橋仙.....一〇八三

芳草渡.....一〇八三

更漏子.....一〇八四

摸魚兒.....一〇八四

少年遊二首.....一〇八四

行香子.....一〇八五

鷓鴣天……………	一〇八五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古敦銘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一〇八九
毛伯敦銘……………	一〇九〇
龔伯彝銘……………	一〇九〇
伯庶父敦銘……………	一〇九一
韓城鼎銘……………	一〇九一
商維鼎銘真贋……………	一〇九三
古器銘鐘銘二 缶器銘一字屨非年 簋	
銘二 寶敦銘一……………	一〇九三
同前錄和鐘 寶盃 寶敦……………	一〇九四
終南古敦銘……………	一〇九四
叔高父煮簋銘……………	一〇九四
周穆王刻石……………	一〇九五
敦匱銘周姜寶敦 張伯煮匱……………	一〇九五
敦匱銘伯同敦 張仲匠……………	一〇九五
張仲器銘集本……………	一〇九六
石鼓文……………	一〇九七
秦度量銘……………	一〇九八

秦昭和鍾銘……………	一〇九八
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	一〇九九
之罘山秦篆遺文集本……………	一〇九九
秦泰山刻石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一〇九九
秦嶧山刻石……………	一〇〇〇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一〇〇〇
前漢二器銘華林宮行鐘一歲月見本文 鐘	
勺宮博山鐘……………	一〇〇〇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一
前漢鴈足鎗銘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	
共爲一卷……………	一〇〇一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二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二
同前……………	一〇〇二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三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	一〇〇三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三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〇〇四
後漢潁阮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一〇〇四

集上古錄跋尾公卷第一

後漢堯母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堯祠祈雨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老子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七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八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一一〇九
同前	一一〇九
同前	一一〇九
後漢張公廟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一〇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歲月未詳	一一一〇
後漢析里橋閣頌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一
後漢人關銘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一一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一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一一一一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一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一一二二
後漢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二二
後漢孔德讓碑 一作福 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三
後漢劉寬碑中平二年	一一二三
後漢太尉劉寬碑同前	一一三三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四
後漢楊震碑歲月未詳	一一四四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一一四四
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四五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中	一一五五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歲月未詳	一一五五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一一五五
同前真蹟	一一五五
後漢碑陰題名	一一五五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一一五六
後漢殘碑陰歲月未詳	一一五六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七
後漢劉曜碑 一有弁陰二字 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五七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七
後漢謁者景君碑	一一八
後漢景君石郭銘	一一八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八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	一一八
集古錄跋尾卷第二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
真蹟	一一一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一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 歲月見本	一一二
文	一一二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二年	一一三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
後漢祝睦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
後漢祝睦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
後漢祝睦碑延熹七年	一一三

後漢衡方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
真蹟	一一四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
真蹟	一一四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	一一五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
後漢魯峻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
集本	一一六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
後漢郭先生碑真蹟	一一六
歲月未詳	一一六
又集本	一一六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熹平中	一一七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同前	一一七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同前	一一七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	一一八
集本	一一八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	一一八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八

後漢敬仲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八	魏劉熹學生冢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槩同.....	一一二九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後漢臺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 真蹟.....	一一二九	魏鄧艾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五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九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鳳皇元年四月.....	一一三六
後漢朱龜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二九	吳國山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〇	晉南鄉太守頌泰始中.....	一一三六
後漢熊君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〇	晉南鄉太守碑泰始四年.....	一一三七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〇	南鄉太守碑陰集本.....	一一三七
後漢武榮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一	晉陸曄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七
後漢秦君碑首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一	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 集本.....	一一三八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附存.....	一一三一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附.....	一一三八
後漢元節碑歲月未詳.....	一一三一	又.....	一一三八
後漢殘碑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三一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附存之.....	一一三八
後漢天祿碑邪字歲月未詳.....	一一三一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	一一三九
集本古錄跋尾卷第四.....	一一三一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 真蹟.....	一一三九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三	又.....	一一三九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一一三四	晉賢法帖真蹟.....	一一三九
魏鍾繇表歲月見本文.....	一一三四	晉七賢帖.....	一一四〇
又集本.....	一一三四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未詳.....	一一四〇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〇	魯孔子廟碑附出 興和三年	一一四五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 集本	一一四〇	北齊石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五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未詳	一一四一	後周大像碑大象二年	一一四五
梁智藏法師碑曾通二年 真蹟	一一四一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五	
陳張慧慈墓誌銘貞觀二十二年立	一一四一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一一四七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一一四一	隋朱朱做碑開皇五年	一一四七
又	一一四二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一一四八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二	又同前	一一四八
又	一一四二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一一四八
後魏孝文北巡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二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一一四八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三	隋梁洋德政碑同前	一一四九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三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一一四九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三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一一四九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三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一一四九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四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一一五〇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真蹟	一一四四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一一五〇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四四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二年	一一五一
又	一一四四	又	一一五一
永樂十六角題附出	一一四五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一一五一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一一五	唐徐王元禮碑咸亨二年	一一五五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一一五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一一五六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	一一五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一一五六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一一五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一一五六
唐衛國公李靖碑	一一五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一一五七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一一五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二年	一一五七
隋耶茂碑貞觀五年	一一五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諶寶誌	一一五七
又	一一五	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唐耶穎碑貞觀五年	一一五	唐八都壇寶錄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八
唐耶穎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一一五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八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一一五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一一五九
唐歐陽率更臨帖	一一五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一一五九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一一五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一一五九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	一一五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	一一五九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四年	一一五	唐孝子張常清旌表碣貞觀五年諶隆在	一一五九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	一一四	此	一一六〇
唐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	一一五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歷元年	一一六〇
唐薛稷書貞觀永徽之間	一一五	同前	一一六〇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徽元年顏有憲書	一一五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〇

同前	一一六〇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長安二年	一一六一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一一六一
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景龍二年	一一六一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一一六一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一一六一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一一六一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一一六一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一一六三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一一六三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一一六三
同前歲月闕	一一六三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一一六三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	一一六三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一一六四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一一六四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一一六四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一一六五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五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五
唐尋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六
唐陝州盧奐廳事讀開元二十四年	一一六六
唐鶴鶴頌歲月闕	一一六六
唐玄宗謁元廟詩歲月闕	一一六六
唐裴玄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六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一一六七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一一六七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同前	一一六七
唐耶官石記歲月闕	一一六八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一一六八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八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一一六八
唐崔暉龜詩天寶五年	一一六八
唐與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一一六九
唐蔡有鄰廬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	一一六九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一一六九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一一六九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一一六九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七

唐開元金錄齋頌天寶九年衛包書撰……………一七二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一七一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鄭良之撰徐浩書……………一七一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一七一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二年……………一七二

唐畫贊碑陰歲月見本文……………一七二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一七二

同前……………一七二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歷六年……………一七二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關……………一七三

唐中興頌大歷六年……………一七三

又……………一七三

唐千祿字樣大歷九年……………一七三

唐千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文……………一七三

又……………一七四

唐歐陽珣碑大歷十年……………一七四

唐杜濟神道碑大歷十二年……………一七五

唐杜濟墓誌銘同前……………一七五

唐顏真卿射堂記同前……………一七五

唐張敬因碑大歷十四年……………一七五

又……………一七五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歷十四年……………一七六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一七六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關……………一七六

又……………一七七

唐湖州石記歲月關……………一七七

唐顏魯公帖歲月關……………一七七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關……………一七七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 歲月關……………一七七

唐元次山銘歲月關……………一七八

唐呂誼表上元二年……………一七八

又……………一七八

唐元結窪鐘銘永泰二年……………一七八

唐元結陽華巖銘同前……………一七八

唐元結岵臺銘大歷二年……………一七九

唐張中丞傳歲月關……………一七九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一七九

唐李陽冰志歸臺銘同前	一一七九	唐鹽宗神祠記大歷中	一一八五
唐繒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一一七九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一一八五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一一八〇	唐李愷碑大歷四年	一一八六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歷六年	一一八〇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一一八六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關	一一八〇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一一八六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一一八〇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一一八七
又	一一八一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一一八七
唐玄靜先生碑大歷七年	一一八一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一一八七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歷八年	一一八二	唐馬寔墓誌銘同前	一一八七
唐滑州新驛記大歷九年	一一八二	又	一一八七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歷十三年	一一八二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一一八八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八	一一八二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	一一八八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口年	一一八三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一一八八
唐禹廟碑大歷二年段季展書	一一八四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一一八八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歷四年	一一八四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一一八八
唐僧懷素法帖大歷十二年	一一八四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	一一八九
唐重葺吳季子墓銘大歷十四年	一一八四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	一一八九
又	一一八五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一一八九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歷中	一一八五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一一九〇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一九〇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	一九六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一九〇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一九六
唐胡長公碑長慶三年	一九一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一九六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一九一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	一九七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一九一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一九七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一九一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一九七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一九一	唐李文鏡平泉山居詩同前	一九八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一九二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一九八
又	一九二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一九八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一九二	唐辨石鍾山記大和元年	一九八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	一九二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	一九八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一九二	唐薛莘唱和詩大和中	一九九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一九三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一九九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一九三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	一九九
唐于象神道碑元和中	一九三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	一九九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一九四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	一九九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一九四	又	一九九
集上古錄跋尾卷第九	一九六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二〇〇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二年	一九六	唐何進濟德政碑開成五年	二〇〇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一一〇〇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二年	一一〇〇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一一〇〇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一一〇〇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一一〇一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一一〇一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一一〇一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碑大中八年	一一〇一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一一〇二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一一〇二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一一〇二
又	一一〇二
唐令狐楚登太白樓賦咸通二年	一一〇二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一一〇三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一一〇三
唐白敏中碑咸通二年	一一〇三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一一〇四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一一〇四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一一〇四
唐磻集本作盤溪廟記咸通二年	一一〇四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一一〇四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一一〇五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一一〇五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一一〇五
唐潤州隋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一一〇五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一一〇五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一一〇五
唐王夔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一一〇六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一一〇六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一一〇六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瘞鶴銘歲月未詳	一一〇八
又	一一〇八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又	一一〇九

遺教經	二二〇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二二四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二二〇	徐鉉雙侯院記	二二四
唐人臨帖	二二〇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二二五
小字法帖	二二〇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二二五
又	二二〇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二二五
十八家法帖	二二一	郭忠恕書陰符經	二二六
雜法帖六首	二二一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二二六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華實於此	二二二	太清東闕題名	二二六
景福遺文	二二二	寶陽山文太和九年誤實於此	二二六
淨槎寺八記詩	二二二	書簡卷第一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二二二	與韓忠獻王稚圭	二二九
又	二二二	與富文忠公彥國	二二八
謝仙火	二二三	書簡卷第一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二二三	與晏元獻公同叔	二三〇
又	二二三	與杜正獻公世昌	二三一
周伯著碑	二二四	與曾宣靖公明仲	二三一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二二四	與呂正獻公晦叔	二二二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二二四	與程文簡公天球	二二三
五代時人署名	二二四	與孫威敏公元胤	二三五

與蘇丞相子容	八首	一一三五
附蘇頌題跋		一一三七
與王文公介甫	二首	一一三七
與韓獻肅公子華		一一三八
與韓門下持國		一一三八
與吳正獻公冲簡	八首	一一三八
與吳正肅公長文	十三首	一一四〇
與蘇丞相子容	二首	一一四二
與杜正獻公二首		一一四三
書簡卷第二		
與趙康靖公叔平	九首	一一四四
與馮章靖公營世	八首	一一四六
與王副樞景彝		一一四八
與王懿敏公仲儀	十七首	一一四八
與王懿恪公君貺	十二首	一一五二
與執政		一一五五
書簡卷第四		
與余襄公安道		一一五六
與王文恪公樂道	九首	一一五六

與滕待制子京		一一五八
與章伯鎮	五首	一一五九
與王郎中道損	二首	一一六〇
與杜大夫	二首	一一六〇
與張職方	三首	一一六一
與劉學士澣	二首	一一六一
與知縣寺丞		一一六一
與臨池院主		一一六一
與吳給事中復	二首	一一六一
與李留後公謹	八首	一一六三
與向觀察	二首	一一六五
書簡卷第五		
與劉侍讀原父	二十八首	一一六五
與蔡忠惠公君謨	三首	一一七二
與范忠文公景仁		一一七二
與常待制夷甫	十首	一一七二
與沈待制邁	二首	一一七四
與王龍圖益柔	九首	一一七四
與宋龍圖敏求	三首	一一七六

與梅龍圖擊	一二七七	答孔嗣宗二首	一三〇〇
與石舍人揚休	一二七七	與尹材	一三〇〇
與祖龍學無擇	一二七七	與蔡交	一三〇〇
與沈內翰文通	一二七七	答會舍人鞏二首	一三〇一
答李內翰	一二七七	書簡卷第八	
書簡卷第六		與丁學士寶臣三首	一三〇二
與梅聖俞四十六首	一二七八	答郭刑部翰	一三〇三
書簡卷第七		與朱職方處約	一三〇三
與謝舍人絳二首	一二九一	與蔡省副	一三〇三
與王待制質	一二九二	與王發運鼎二首	一三〇三
與李賢良觀	一二九二	與馬通判遠	一三〇四
與會舍人鞏二首	一二九二	答韓欽聖宗彥	一三〇四
與蘇編禮洵五首	一二九三	答李學士	一三〇四
與費縣蘇殿丞二首	一二九三	與王學士二首	一三〇四
與滙池徐宰無黨六首	一二九四	答張學士四首	一三〇五
與焦殿丞千之十六首	一二九五	答陸學士經二首	一三〇五
與王主簿回三首	一二九八	與刁學士約	一三〇六
與姚編禮闈二首	一二九九	答連職方庶五首	一三〇六
與王幾道復	一三〇〇	答連耶中庠二首	一三〇七

答丘寺丞	三〇八
答韓宗彥	三〇八
答黎宗孟辭	三〇八
與裴如晦燼	三〇八
答杜植	三〇九
答陸伸	三〇九
與丁學士二首	三〇九
與蔡省副二首	三一〇
與裴學士燼	三一〇
與趙學士彥若	三一〇

書簡卷第九

與薛少卿公期	二十首	三一
與陳比部力	七首	三一六
與馬著作	七首	三一七
與顏直講長道	九首	三一八
與梁直講		三二〇
與直講都官		三二〇
與會學士		三二〇
與王補之		三二〇

與謝景初	三二一
論徐疇稱弟子帖	三二一
與修史學士二首	三二一
與人	三二一

書簡卷第十

與十四弟煥	七首	三二二
與十二姪通理二首		三二三
與十三姪奉職		三二四
與大寺丞發	十一首	三二四
與一寺丞爽		三二九

附錄卷第一

祭文(韓琦)	三三一
同前(王安石)	三三一
同前(曾鞏)	三三一
同前(范鎮)	三三三
同前(蘇軾)	三三三
同前(蘇軾)	三三三
同前(蘇轍)	三三四
行狀(吳充)	三三五

證諸……………一三四〇

附錄卷第一

墓誌銘(韓琦)……………一三四二

神道碑(蘇轍)……………一三四七

附錄卷第二

神宗實錄本傳墨本……………一三五三

重修實錄本傳朱本(葉澆)……………一三五八

附錄卷第四

神宗舊史本傳……………一三六二

四朝國史本傳……………一三六五

附錄卷第五

事迹(歐陽發)……………一三六九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謝絳)……………一三八一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

誦而韻之(梅堯臣)……………一三八二

又答梅聖俞書(謝絳)……………一三八三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一作是焉。固然。而不知其功。靡然從之。有申商韓非子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龜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堯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斂。編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不知其功。一作不可知其功。納誥。一作納諫。

此非予一有私字。言也。天下之一有公字。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一作號。六一居士云。錦州重刻大杭本及眉州本。皆無歐陽子以下十七字。六月十五日序。有兩碑本。其一六月作三月。其序作引。蓋蘇公諱序。故此作斂。

居士集

卷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獸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稱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尙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滅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閑貌揚揚。管路擇人肉。照一作熊。藉不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踏之。機穢矢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墮牀。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猛。恃其外。爪牙利鉤鉞。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巧智。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一作身安。穴垣牆。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嗟爾得從誰。不辨僞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懽忻。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游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一作山上看。一作山上山。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翻。

上方閣

聞鐘渡一作動。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卻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千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瀉。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探香薇。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入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競如雪。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臥山腰。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不如崑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筍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瓊珂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絃一作船。鳴兩漿。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一作漁留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冬管苦難滿。終日沙頭客。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蕭。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韝。豈畏風灘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 一本作夷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蟆碚。四勞停驛。五龍溪。六黃檗夜泊。七黃牛峽祠。八

松門。九下牢律。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綠穢沂清川。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一作川。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靄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焉誰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嚶嚶不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月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卽下牢溪也。

下牢溪

居士集 卷一 古詩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峯影。巖花無時歇。翠柏鬱何整。安能戀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蟆磴今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錄。

黃牛峽一本無峽字。祠

大川雖有神。一作固神靈。淫祀亦其一。作本風俗。石馬繫祠門。山鷄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
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行行終日。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一作巖中。滯客舟。語曰。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言紅惡難行。久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巾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鬪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紅。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絲雪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鷟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綴。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億。高田啄秋粟。下糲飲寒瀨。清唳或相呼。無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鴉誠有媒。求友反遺寶。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矣衆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籬豈爲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斂。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爲誡。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廡相對。

江上孤峯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跡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稱姜詩泉，亦有姜詩祠。姜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巖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一作藤。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游。欲危一徑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蹊。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卻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爲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探。覆以雲氣常冥冥。臺即何年一作處。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勿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清事簡稱雅一作高。意盡書古篋一作墨。九籟管。晨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畫歸閭里驚。自云就欲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終。亦老滿少。願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一本主云。默師大舉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領首遺。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鏘間鏘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翻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一作鳴。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本云。送呂先輩赴端州高要尉。

始吾尙幼學弄筆。羣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尙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淮濱。一

作海嶼。一作淮嶼。去年束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驚駘羣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騰路。先驅驪。尙書禮部奏高第。斂衣襍視趨嚴宸。踵踵春日轉黃傘。請謁賦筆搗青雲。我時寓直殿廡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里。幸幸海遠一作遠海。無惡氛。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鳳。上下羽翼何纒纒。期子嘗呼丹山鳳。爲瑞相與來及羣。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墩餘。高下漸岡阜。羣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覩。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纒纒。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稠荒驚巖奔。日出飛雄雉。盤石屢欹眠。綠巖堪解綬。幽尋歎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怪愈奇富。江如自天傾。一作瀉。岸立兩崖鬪。黔巫望西屬。越嶺通南奏。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激。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耐。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蟻蟻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攢叢。岫穴忽空透。遙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沓。頽冠各白髮。舉酒無舊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盡。徒爲憶山吟。耳熱助嘲詬。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夜夜客枕夢。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一作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遊旅一作旅意。惟我親。來學媿道學。一作味。贈歸慚一作慚。囊貧。勉之期不止。多稔由力耘。指家大嶺北。重糊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時天兵方討趙元昊

一虞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無。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廟算。

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備。直欲探奇謀。不爲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土時。論擇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譴。一作賢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譴。實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有其餘苟盡然。所責胡由辨兩句。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一本作送梅堯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疆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一作翳籠。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啖雉。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素風爾爾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選。誰一作難。得衆美如君素。一本有鏗鏘文律金玉寫。森羅武庫戈戟銛兩句。詩工鐫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一作下。不能辟。隴山一作西。敗一作大。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助。奏玉瑄和英威。孟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 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蕩。不可饒。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澹澹。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瓮釀。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煩。一作煩。以慰離居念。

哭一作弔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一作似。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琬。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蘊。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一作愛。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睽。四五載。人事忽焉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

才高不少下。聞若與世疎。驪鬪嘗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劬。天兵宿西北。狂兒尙潛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涸上田。露草荒春燕。

送墨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肯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瀟湘俱。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尙髣髴。恨不傳畫圖。墨穎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揚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交一。言子文諧律呂。子行潔琅玕。行矣慎所游。惡草能敗蘭。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妄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計。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一作州。有司不見探。春霜滑歸鞅。自云喜三傳。力一作方。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齟。後功掩前塗。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扱中。朝佐考字書。扱音插。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句云。扱扱藤索紛。時景通云。布活套於狐徑而摘其足。謂之扱。扱扱聲相近。公用扱字。義或取此。

蝦蟆碚詩。諸本皆作碚。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樂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祕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樓〕川上山。一作看。〔魚留〕菱浦。菱。一作菱。〔三遊洞〕沂。一作汎。膠。東。石本作膠。後稱石本同。

〔下牢溪〕靜。石本作靜。〔蝦蟆碚〕茶鏡。鏡。一作鏡。〔紅梨花〕猶勝。石本作共笑。〔金雞〕厚。石本作享。

〔送呂夏卿〕文字。一作學。〔憶山〕綠巖。石本作綠巖。奏。石本作走。陰。石本作陰。岫穴。一作坎穴。〔送任

處士〕探奇。一作探奇。〔送墨穎〕一作送僧墨穎。〔送黎生〕已矣。一作矣。

卷一

古詩二十首

送楊鬪秀才

吾奇會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既又得楊生。羣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既坐卽之談。稍稍吐鋒鏑。非唯管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羣材。繩墨困量度。胡爲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弄諸塗。竊拾充吾囊。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穀。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閭啓巖巖。一作巖巖。欲獻前復卻。遽令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一作薄。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本生作監簪再游河北

志士情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區。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入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賤。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眈眈擬侯王。文彩鑿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乃。類鶯巢梁。南方精飲食。爾一作箇。筍鄙侏牟。飯以玉粒糗。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羣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一作令。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一作喜。及時宜自還。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一本作謝張續李常。寄石先生先生石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瑑珉石一作如剖瑑石。一作如剖紫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一作鑄。但未磨礱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前。屏卻。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爛燿。病眸昏纏乍開絨。燦若月一作日。星明錯落。辭嚴意正實非但。一作高且簡。古味雖淡醇不薄。千金佛老一作老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學。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一作持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剋。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味別。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有先生在魯魯皆化。苟明於朝其利博爾句。又一本在作居朝作時。予一作我。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詁。幾欲舌譁從象胥爾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祗一作止。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觀容新麗一何殊。清池翠蓋擁紅蕖。胡

鬪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處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虺一作陶。暨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嫉世技巧一作好。習卑好。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

晉祠一本作適并州晉祠泉。

古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渠夾道。何灑灑。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一作松。柏含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綠空壘垣。并人昔游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登覽。爲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烏啼人去廟門闔。還有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高巫亭示同行者

翠峯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惟予一作予亦。愛山者。初任卽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伯。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觀。四岳。其後窺荆蠻。始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沌死鑄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削。尤奇十二峯。隱見入冥絕。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友幽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怪杳難覩。至今清夜思。魂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况逢秋雨霽。濃翠新染濯。峯端上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本題上有補成字。

寒一作夏。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一作遊。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色清餘曉。緬懷京師友。文一作有。酒逸一作遊。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磨。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溷洒霧霏。譬一作莫。如千里馬。

一作足。已發不可殺。盈前嘗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猶無。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發。咀嚼苦難嚼。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轡。一作機。舉世徒一作盡。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翺翔。羽翮一摧鐵。安得相從游。終日鳴噦噦。問胡一作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無奉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脆。九蟲寸白一作腹蟲不慣。爭焉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祿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天闕。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戲。睡笑尤歇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潦水冰銷魚撥刺。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廚酒美遠莫致。念君貴一作憤。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閑可能爲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留。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聖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陞步病不到。即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處惟此。何暇騎馬尋郊原。鵬一作雁。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潺。鵬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髮引走城中。但聞簷間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間。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團枝繁。無風已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攜酒醉其下。誰肯伴我頽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殺穀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霽。綠葉暗朝日。鳴聲相呼和。一作呼相諧。應答如吹。一作若呂應嘉。律。深棲柔桑暖。下塚高田實。人皆笑汝拙。無業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豈拙之俟。吾雖有室家。出處曾不一。一本有豈如鳩鳩業。天性免乖離兩句。荆蠻昔竄逐。奔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颯。跬步子所同。論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祿露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滯見春物。北潭新漲綠。魚鳥相聳聳。魚乙切。一作懼聲逸。我意不在春。所愛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賜發舊疾。藥食一作石。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髡。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暇。卹橫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一作未必。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啾。公朝賢彥衆。避路一本作讓。當揣質。苟能因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性。樊籠免驚怵。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試思憂與樂。便可齊升黜兩句。子能一作如。甘藜藿。我易解簪紱。藹峯三十六。蒼翠爭聳出。安得攜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梢。花枝午低昂。往來探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爲。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簧。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知春。久病臥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肯未窺。客

言一作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一作其。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尙少。一作早。朱砂玉版人一作猶。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濟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媸。當時一作年。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妍。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輕紅鶴翎豈不笑。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嬌施。造化無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僞。天一作各。欲鬪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先。鬪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燄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經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遭羣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一作乃。數畝桑。不耐羣兒嗤。束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臥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云。名聲暫擅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事業闕不彰。器小以一作而。任大。躋顛理之常。聖君雖不諫。在汝一作爾。豈自違。不能雖欲止。况一作恍。若失其方。卻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菜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綠緇。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杏。翠

渠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綠潭水。尙帶餘春色，疑一作息。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遠潭行，蜂馬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軌。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惑。至今清夜夢，猶憶北潭北。

讀一本有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得，以怪自處。作詩驚有唐兩句。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馬誰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疊疊。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擊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爲鳥，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夜號。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彊。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臚。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謫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不能下，悅悅一作恍恍。若有亡。老雞鶩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先一作輒。自卻。雖奔一作然。未甘降。更一作便。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昂。氣力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銳。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醜宜百鱗。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牆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滹沱北渡馬踏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牆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固有竹柏資蕭蕭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嘗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居士集 卷二 古詩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為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髮。一作鬢與髮。未老先蒼蒼。

永陽大雪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絕。冰連一作江。谿谷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阜濕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帶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置。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侏侏弟子皆賢材。鄉閭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與夫子為顏回。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開秀才詩。如渴飲醴酪。諸本同。惟衢本作潼酪。朝佐按列子乳潼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為生潼。潼乳汁也。音種。訛而為潼。史記匈奴傳。潼酪之美。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箇箇鄒宗牟。衢本建本吉本作箇。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箇。從廿。朝佐按箇籜。美竹也。箇。薑也。呂氏春秋。越駱之箇。注竹箇也。本亦從廿。今兩存之。

〔送慧勤〕未飯。一作供。歸兮一作歸去。〔絳守居園池〕駭羣。一作駭羣。〔晉祠〕窺。一作觀。豪俠。一作游俠。高臺。一作孤臺。〔登嵩巫亭〕朝暮。石本作昏朝。綽約。京本作倬約。莊子作倬約。〔水谷夜行〕驟。一作驟。〔病中寄聖俞〕冰消。一作消。〔班班林間鳩〕官祿。一作官祿。〔鎮陽讀書〕官榮。一作官榮。躋顛一作顛。〔讀

蟠桃詩」子美。二字上一有蘇字。寥。一作真。〔初伏小飲〕殘花。一作殘紅。〔永陽大雪〕鳥飛。一作飛鳥。
此卷班班林間鳩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注云。次第。說文云。本作弟。章束之次弟也。今爲兄弟字。又漢復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爲第幾。明非古也。然則古惟用弟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弟字。近世既分而爲二。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卷二

上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一作亂紅殷。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一作一。駿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笑。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啼盡。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啞。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一作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歇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驚遠。明月高峯巖。

讀徂徠集

居士集 卷三 古詩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宗雁聘黃駟。踰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廣詠歌。常續最高第。籌游各各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諷諫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間。四顧無由逃。九門闔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瘴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燦四野。萬里纖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臥喘如吳牛。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既稻穡春疇。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願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一作柏。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鞠電走先後驅。傾崖倒瀾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溷濡。青天卻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

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萬類殊。可惜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斤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荒。三五前。民物交相踐。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虻蚤虱蟻。蜂蝎蛇蛇蟻。惟爾於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奈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煖下帷幃。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歎綠撲。燻簾一作之。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燭。鐵和驅日車。嘗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桎。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日。忍此見。一作見此。迫促。翻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拘。叢身疑陷圍。聒耳如瓊哭。猛攫欲張拳。酷中甚一作疑。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盪冷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腹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焉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臆。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滂泗已燼燼。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一作昭昭。一作昭昭。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一作子。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燦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傳。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一作傳十。以爲百。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罔一作謗。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譏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情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熒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輕死。此不難。嘗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

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窆。下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巖。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諡。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汝癯答仲儀一作答王素汝癯。

君嗟汝癯多。誰謂汝土惡。汝癯雖云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灼。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忤。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峭壁。一作磽确。汝樹生擁一作蒼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嗶嗶聞語笑。黶黶滿城郭。偃婦懸甕盎。嬌嬰包髡毳。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鶩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一作故。可略。灘蕩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一作破。創。農皇古神聖。爲世名百藝。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燦。一作鏤。溫湯汝靈泉。亦不能瀟淪。若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療。民瘼。奈何不哀憐。而反恣訶一作嘲謔。文辭聘新工。醜性極名貌。汝土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太守宜。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書。聊一噉。

滄浪亭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一作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景。老桤亂發爭春妍。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會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姑蘇臺邊人響絕。夜靜往往聞鳴榔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嗚矣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知。扁舟任飄兀。紅渠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詩。新酒美。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食。明欲知天將雨。鏗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編。疑止當作扇。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毒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掩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奈何狂胡兒。尙敢邀金縢。

秋晚擬翠亭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落葉滿。空城青山遠。官靡風雲。瘦已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楸坼。霜日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葦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攜。寒醅青新醉。青儻登臨無歇頻。冰雪行即屆。

菱溪大一本無大字。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蒼昏土蝕禽鳥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速徙向幽谷。良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冷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遷一作豈。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落彼荒溪濱。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一作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鑿無瑕痕。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爭奇鬪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一作有定。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醞。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尙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滅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山

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燦如精。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假借。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瓊貝猶滿把。生攜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臥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羣木落。南山鬱鬱蒼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尙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一作晴。收潦澹。蘭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污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啣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一作有誰顧。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賞。勉彊。有酒莫負瓊瑤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枝。人生此事尙難必。况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矣。顏色不柰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一作芳。樽尙可三四攜。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擬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歸遠夢。驚斷山千重。羣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

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巖巖。巖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頽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芳。撥孤英。泣古弔荒冢。環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一本無東字。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嘗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訕。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歇情不專。鬪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真。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藥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寧與竹柏榮。爾世不爭桃李笑。兩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靜一作觀。容修一作羞。窈窕。方嘗播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頌秋香。桃李媚一作嬌。春醴。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本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固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卒敘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樓。泠泠谷中泉。吐溜彼一作被。山幽。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微。云此警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一作村。草樹間。暮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窗風冷如鏡。歸心中夜起。輾轉臥不周。我爲辦酒肴。羅

列蛤與蚌。猶酣微探之。仰笑不領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爲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轉一來勤已多。而况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一作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嗷嗷飛且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 一本作山中六題 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要攜酒醉其下。臥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徙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松。門。亂峯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瓊詩平地猶確磬。衢本作確磬。吉本作鏡磬。建本作確磬。蜀本羅氏本作磽确。朝佐按字書。磽通作磽。确通

作磬。磬磬磬磬不平也。磬。較牛也。磬。石相扣聲。磬磬磬磬。磬磬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本作磬磬。而以諸本注其下。語笑。一作笑語。

〔啼鳥〕花開。一作開。〔讀徂徠集〕唐虞慶詠歌。歌一作詩。反仁。一作及仁。〔幽谷泉〕日夜。石本作夜夜。〔憎蚊〕出壁屋出。一作去。〔汝癯〕有類。一作似。〔滄浪亭〕到不遠。到一作去。紅渠。一作渠。〔寶劍〕照曜。一作耀。〔菱溪大石〕初鍛。一作所鍛。歎息。一作惜。〔送孫秀才〕爭借假。一作相借假。與世。一作時。〔新霜〕風鳴。一作吹。歲將。一作歲物。〔幽谷見緋桃〕人生此事尚難必。一作世間小事尚如此。〔秋懷〕吟秋。一作鳴秋。環玕。一作環珮。下東南。一作不。〔懷嵩樓晚飲〕日如此。日一作且。欲久留。久一作之。南州。州一作洲。

卷四

古詩一十四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名景仙。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形。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鐘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以。一作試問胡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輝其華。一本無上二句。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澠澠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作劫。

拜赦一作劫。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舁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闌。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

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爲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屢屢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我琴。謂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前。來再鼓變雲煙。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難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洟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棄一作廢。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屠雜不全純。子雖一作之。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持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總。爛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遠涉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在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庸。不若啓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以。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作敘別寄聖俞兼酬楚道堂夜話見寄之什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一作潮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阨。一作拙。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踈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溼。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卽入反。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穽。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繫。一作豈。但令身尙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編。與斷蘂。草草各收拾。空窗一作堂。語青燈。夜雨聽霰霰。一作霰。鼠。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嘩。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獨膠聊一作獨。共挹。輕一作歸。橈動翩翩。晚水明爛爛。行心一作貧前。去雖迫。款語出猶疑。歸來錄君詩。卷軸多纖纖。誰一作誰。云已老矣。意氣何業衰。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靜。知之莫予深。力

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 一本作月石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澄淨。作
嶺。感此陰魄來中濟。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宥持
巨斧墜巖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匣。蝦蟆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巖壑景山得之一作
蘇州刺史。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比。千金秦。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
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聲。擾擾
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知。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亦大。屢出
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鑄鑄。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此。幸子
留意其無嫌。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音巖。將
期誰顧盼。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闕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壘應篋。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
百年。文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經。學者自爲師。蟬蝶衆家說。平地生嶮巖。相訟益迂怪。各闢出新奇。爾來千
餘歲。一作千載餘。一作千歲餘。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
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率卑。近又脫賦一作賦。格。飛
黃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辟騰蹻。便可斯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當。簡易。慎勿事峴崎。著述

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荷思垂後世。大禹尙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目。一作眼。蝕昏眩。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棄。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噓。

喜雨

大雨雖霽霽。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爲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用大小具。小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穗。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巖磑。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

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儻一作倏。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一本無上二句。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盞。迴。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停蒼翠。魚游翫清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平知此樂。無厭日來登。

答呂公著見贖

一本作奉答通判大博爲予不飲見贖之作。

吾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駸駸。一去不可追。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阱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無人歌青春。自醜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一作恩。乞一作得。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齒苔間紅綠。鴛鴦浮渺瀾。四時花與竹。罇俎一作酒。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一作偉。蘭芝。醪醑寒且醲。清唱婉而遲。一作奇。四坐各已醉。臨觴

獨何疑。昔人逢鞠車。流涎尙垂頤。况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一作噫。譬若臥樞馬。聞聲一作驚。尙鳴悲。春膏已動脈。一作忽動。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尙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榮陽魏主簿廣。已一本作送魏廣。

卓犖東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闕。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童僕。相視疑。察吏或不然。俛首鶻鶻啄。進趨鵝雁聯。青衫靴兩一作兩靴。脚。言色情一作情。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懽。受知回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礱。浩渺肆波瀾。察吏魏我歎。僕童一作童僕。恪生顏。我顧察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焉戲耳。以驚僕童一作童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瓊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之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園華。一本作贈林園華。後校。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爲功。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一作假。磨與礱。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有美才。但未遭良工。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苟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好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顧予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譬如登圓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鑿鈞天。左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蒲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豐茸。蒼雪皓一作皓。方積。醉醒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瑤。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良藥不甘口。厥

功見沉痾。志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世已無探詩。詩成爲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鬣一作鬣。甲角爭光鉞。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官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珠官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裝。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沙夜生光。負材自累遭剝腸。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剝蝕隱文章。一本在胡人謂蝦砂爲儂妙。出本草。磨以玉粉緣一作鈞。金黃。精縛旨酒列華堂。隨鳥回頭思故鄉。笑人清歌蛾眉揚。一醺凜冽回一作爲。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合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推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棄物。一作不棄。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澆潑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壘壘罍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一作議。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一作民。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送焦千子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倅。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粲粲獲雙珠。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靡。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翁。青委勇反。一作奮。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沉從主人賢。高行可傾挾。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燭煩瑣。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樹。古木陰

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睡莫興。不思高飛慕鷓鴣。反此
愁臥儻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爲交朋。崎嶇礪谷窺上下。
追逐猿狖爭超騰。一作匪。酒笑蜜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疆歡徒勞歌
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指眼眩一作眩。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
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荒。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本題上有答張推官庭楡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實。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由
附託。得勢爭葱蘢。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質。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起微蕪。辨別乖先見。翦除初非難。長
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絕須明晰。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
害。

韓公一本公作定州。闕古堂

兵閑四十年。土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壅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一
作密。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
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尙可運。玉磬一作磬。猶走繩。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隨識
恩威。謳吟起羸瘠。貌狝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弄閑歡。傳記尋一作覓。往昔。英英文與武。祭祭圖
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
壽及黎庶。威名攝夷狄。嘗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悅。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寄如永州王願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厲。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

山窮與水險。下土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責。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不同好。為我銘山隈。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呂公著見贈百卉漸萎蕤。按字書。萎。於危切。草木枯貌。既云春膏已動脈。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蕤蕤。蕤蕤。草木華垂貌。選詩。文物共蕤蕤。東都賦。望翠華之蕤蕤。今改作蕤。

〔贈李道士〕石本作爾。宗。教。李。尊。師。名。景。仙。牙。石本作芽。惟當。石本作但。當。燁。石本作燁。〔別後寄聖俞〕夜插。一作屬。君老。一作去。難。阨。一作艱。阨。檻。弄。一作陷。弄。尚在。一作幸在。〔紫石屏歌〕在玉匱。在。一作生。〔獲麟〕

難久視。難。一作雖。吁。噫。一作吁。噫。〔飛蓋橋詠月〕風波。一作浪。〔答呂公著〕晉人晉。一作昔。〔送魏主簿〕我歎。一作歎我。〔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豐。一作松。〔閩古堂〕周旋。一作播衣。〔萬石亭〕於文章。於。一作焉。

卷五

古詩一十八首

答原父 一作答劉廷諤。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燄。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望。羣儒窒自私。惟子通且曠。幸時巧羸餘。屢得飽飢歎。嚴嚴一作落落。春秋經。大法誰敢視。一本有管窺天之蓋。乃欲學而染兩句。三才失網紀。一作紀綱。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肘。一作篡。篋。英雄爭奮劍。

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一作是。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一作隨。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袞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暴惡。何由斂。苟能哀廢痼。其可惜針砭。風鈴或許數。湖綠方盪盪。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一作答韓絳。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本無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爲高。一作或。寬縱以爲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嘗職自逡巡。歲月浸躑躅。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豈畫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呻吟。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蠱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宰而去狼。未爲不仁人。俊又沉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捨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一作爾。今爲難。我原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論。論以上恩德。嘗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概。豈一作非。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紙一作紙。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於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合情。藩籬被觸突。譬若豨與彘。剔攫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效巨職。冠

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爲管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天子仁。盱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縛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嘗來請長纆。

寄聖俞一作因馬察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韞書長韻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臆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贖。念子朝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尙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丹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簪犀。朝陽鳴鳳焉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醜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鳧鷖爭稗稊。憶在洛陽年各一作各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瓈。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眩不辨鶻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一作壯。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不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嘗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邊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師須善馭。吾言可爲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一本有其行一何勤。乾健貴於易。兩句。北辰居其所。帝座嚴

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一作小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臺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一作並出。四顧驪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一作能。知子論詩一作經。賴子初指迷。子言古談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葢。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會不離汗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一作晨雞。兒啼妻噤一作尊。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一作嘉。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一作有。若駕駘仍驂驪。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營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犂。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兮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爲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翾。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怪睡笑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著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一作念。前事。雖有阻礙難追還。奈何來日尙可樂。會不勉強相牽扳。潦酒如春波。黃金爲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一作蓋。兮。洪濤巨浪日夕

相看擁。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一作雲霄。以瞻鸞。下歷后土之鴻尾。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壁。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嘯。但見舟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霧羅幃幃。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稠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擾。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囷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岸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徐無黨之漚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發。談笑駿律回嚴凝。曾陪綺俎被顧盼。羅列臺閣皆名卿。一作才龍。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峭陵。脚靴手板實卑賤。賢備未可吏事繩。攢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塵。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羨子年少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鷄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章句。因子興。

萬氏鼎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怪神所搜。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剝然岸裂轟雲轟。婦人夜驚鳥嘲嘲。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

辨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擲擻。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王羞。謂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愾。披荒野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啾囁。馬圖出河龜一作龍。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漸效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蔽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登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城塵土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邊戶

家世爲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萬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帶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鬪。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爲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銀杏見寄代曹之什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探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纒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崩與菅。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環。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慚常在顏。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是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頒。寒雲雪一作暮紛糝。幽鳥春絲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遶。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大馬性。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日。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埒。竅翮追羣翔。孤唳驚衆聽。嚴殿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慚誥命。厚願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孝威澄心堂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亂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盃。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尙能工剪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佞說。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樂。閑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熙寧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原父〕蕭蕭一作蕭蕭。管欣一作管欣。〔答子華〕澄官一作庸。下寬一作衣。〔寄聖俞〕俸祿一作祿俸。

〔送徐生〕幕府一作下。〔葛氏鼎〕轟雲轟雲一作雷。〔太白戲聖俞〕龍咆石本作咆。九域石本作擾。空山。

石本作山中。下看石本作視。〔澄心紙〕空能一作徒能。

卷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遠。歲月坐
易一作若。失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鬢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一作亦。飄飄
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腰。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軺。雖知不
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嘗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
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君命固有嚴。羈
旅誠苦辛。但荷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鬣雪

馬飢鬻雪渴飲一作行路。冰北風卷地來一作臺。崢嶸老悲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
嘗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長亭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
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絕悲摧藏。嘗一作窮。冬萬物慘頽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一作爭。光芒一年百日風塵
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鞭。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作憶昨呈劉原文。

憶昨君嘗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人語譁。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落霞。風雲一作雪。暮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躡躡。行迷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行。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祇一作歲。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雁。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一作今來。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尙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一本序云。予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琅琊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喜君之好尙。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一本有爲君屏百慮。各以兩耳聽兩句。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醉翁。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盤盤醉顛插花歸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纔十年。遇酒飲不得。軒裳外飾誠可樂。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青樓折得黃金。自道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答聖俞一本題下有高車見遠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一作疏。翁何所爲。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爲好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纏綿。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衰蕙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何。涯。沉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一作得。君家筐篋備莫持。才大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一丘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醜。玉堂官閑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齋於醴泉宮作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慚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慚。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煌煌腰間金。兩鬢頽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紛疾下怙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管爲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爲。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一作和張生瑯樹屏。一無和字。

晨光入林葉鳥驚。脂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雖者下。駭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從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樹一作其間。煙埋草沒苔辭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甃工剝山取山骨。朝鏡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畫一作日。夜不得開。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儻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甃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一作乃知人爲天地賦。天地雖神一作公有物。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一作故。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哈。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本題上云京師。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割瓜。東南限淮海。魏不逼夷華。於一作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軸。陸輪動盈車。谿澗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蟻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爛點生花。含糞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笑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已字。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爲。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願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揚直講。

淺山嶙嶙亂石盡。山石磽聲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轆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褻一作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纒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一作久。傳多名姓。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即。爲富。豈必金玉名高貴。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飢。

答梅一作和無梅字。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錄試進士上元夜作。

登莫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霧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啣山祝千秋。綠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啾。清風嫋嫋夜悠悠。聲蹄文一作輪蹄文。角車如流。姪姪扶欄車兩頭。鬢髦垂鬟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青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鶻鷂。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稠。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麩。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搔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爲善不可遲。一作遺。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醜陋一罇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儂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嘯。低垂兩翅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矯饒。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尙。意氣橫出爭雄豪。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議。

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兔奔滄海卻入明月窟。鸚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葉。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慘。纖腰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矯行而啄。青玉背枯松脚。兔蹲而齧。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慘澹眼睛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分之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凌晨。二物於此時。豈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弄兔兒憐鸚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一作去。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有詩鸚勿喜。無詩鸚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咿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鸚居籠中。垂頭以一作似。聽詩。鸚鵡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鸚鵡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爲物固已微。嘗彼兩交鬪。勇如聞鼓擊。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腳長。落拍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鵬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鵬。從我今幾時。儻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遙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效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餐鸚鵬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衆草間。露此紅的皦。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晷。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尙少。暮看繁已多。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一作古。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猶猶寒更綠。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醪。黃昏人去。一作黃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看馬宿。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聖俞〕則止。一作卽止。〔石屏歌〕。斲。一作豸。雄雌。一作雌雄。〔食車螯〕但喜。一作知。〔莫飲酒〕雕肝琢腎。一作雕豸肝腎。〔思白兔〕白鶴白雪毛。石本作雙鶴輕霜毛。嬌饒。一作妖饒。爭買。石本作鬪買。〔感李花〕摘花還見李。花。一作桃。

卷七

古詩二十一首

贈沈博士歌。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絕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泉。溜白玉懸青翠。一瀉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微。一作歸。黃金。寫我幽思窮嶠嶽。自言

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玉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一嘗避名。焉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鎮東坡詩云。新客從翻玉連鎮。練疑當作連。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國恩未報慚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一作已。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繫繫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詔。京師無鴨脚樹。關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吳生南歸 一作送吳孝宗。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豈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尊。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一作篇。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篇。我前。明珠雜瓊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遑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淨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豶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膏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景元。赴襄陽一本無下二字。景元蓋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蕩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羅縠織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鱗。嘉落金盤爛瑩璚。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搗一作橙搗。蠶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沅沅。斜陽返照白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土。罇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洛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原父一作酬劉原父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爲。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邊分。尙冀一相遇。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寫。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覩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稿。豈知寒鑑中。兩鬢甚秋草。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一作年。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蕊。送以清歌曼。爲君發朱顏。可以卻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婁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大絃聲遞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一作牙槎。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礧礧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牽頭飛鳥驚。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爲爾飲盡黃金觥。楊君好

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捲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爲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一本作亳州。非。

古人相薦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乐良可嘆。千金市馬惟市一作其。肥。駢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巨刷一作發。吳越暮燕隄。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鬣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播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駢。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終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錫粥香。留連芳一作風。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一作知。太平州徵求

古堤老柳藏一作揚柳排。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益。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氣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本多作爲。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豪。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一作爲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舉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一作寄。

開。洛陽花滿盤。鬪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泔。謂我嘗爲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一作苑。鑿運相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蝶。姚黃魏紅腰帶輕。潑墨齊頭藏綠葉。鶴翎深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半脾。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杖屣。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離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彊。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囁。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本云表臣。

齊人謹一作建。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察若有條理。惟一作雖。非三王法。儒者猶爲恥。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夏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欽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譎詭。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隄樹銜銜。汴水流瀾瀾。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發習未起驅龍一作龍未起驅龍。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一作最靈物。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鈔小圓復窠。鄙哉穀兩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請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

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鏡。一作挺。一作鏡。茶錢多用挺字爲古。按集韻。鏡字。去聲。調鑿。鏡字。上聲。訓朝鐵鏡。猛火灸背如蝦蟆。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哇哇。

次韻再作一本云茶歌。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所茶園俗言多。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一作病。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蟾。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爲劉原甫作。一本注。原父鄆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聞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遼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爲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爲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酒。盛助洗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憐。光陰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水水生犀。兒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一作莫。惜金錢散閭一作蕪。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急。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腸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注聞士有欲弃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一本有華。子華內翰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眩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疎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喧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詩。老病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官一作官。壺日賜新撥醪。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宦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香香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一本二字作人。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聚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高

一世論議。一作議議。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葉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景薦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樂郊詩有水出逵夷夷。平也。傷也。與逵字不類。按說文。逵。迤。斜去貌。集韻。委曲自得貌。詩作委蛇。漢書作逵蛇。恐合作逵迤。而蜀本建本羅氏本。誤作逵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逵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邊江曲之逵移。蓋變委作逵。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揚而騃蛇。又以委爲騃。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繁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逵夷。乃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逵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爲輕改字畫之戒。

〔送吳生〕我前。一作在前。顏回。一作顏子。雞冠。一作冠雞。祀上帝。祀。一作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行人舉頭飛鳥驚。一作飛鳥翔。飛且驚。盛以錦囊。〔送公期歸終〕還來。一作歸來。〔謝王尚書牡丹〕事年少。事。一作竟。復何爲。復。一作亦。力懶。一作力乏。〔嘗新茶〕三月。一作二月。此爲。一作草木。向空。一作向蒼。〔次韻再作〕豈如。一作豈知。亦奇絕。亦。一作名。偶分寄。偶。一作忽。疑復笑。復。一作且。〔看花〕老病。一作老翁。年少。一作少年。〔和聖俞芸香〕光輝。一作光耀。〔答原甫見過〕佳景。一作佳景。

卷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蕪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琢出缺月樣。蕪州織成雙水一作錦。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一作塵。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閱。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加罪去。特許還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僦舍一作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闕。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一作甚。閑何愜適。從來羸薊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寵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蟻蠓任緣撲。蠹一作詩。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鑿杓同生死。一作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嘗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苦暑君勿歇。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勿以飛。零露亦薄漙。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髮變新白。鑑容銷一作無。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說。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皎皎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嘘。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臚。搜尋起

龍蟄下擊。莫與堪。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處。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覽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爲墟。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蟆鳴鼃下。老婦但歌歎。九門絕來薪。朝霧欲毀車。壓塌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亮時。未免憂爲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后。慰我以新篇。瓊環比瓊瑤。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吾后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豈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爲雪而爲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貧達其性天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絕。暖海連天沸天一作火。一作炎。執黃冠黑距人語言。有爲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遠。此鳥何年隨海船。誰能徧歷海上峯。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飢有啄。羈繼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藝。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俛爾歸託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篋篋一作篋。得枯魚乾餒數種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慚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作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脰類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鉅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餒。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響丫。軋軋鳴雙絃。正如鸛嘒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鬻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尙

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籠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隨猿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一作寵。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冷然。戲一作語。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一作其。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與闌束帶索馬去。卻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卻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傲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緜臥牆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嘗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闔。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盡到莫辭頻舉手。離情落莫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

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偏。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蝦淺水間。羸蜺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會一作掛。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固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誦。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斫。析骨節。骸專車。鬚芒一作牙。伴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莫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平暮。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一作得。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答。

送刁劬推官一本無二字。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功。屢。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乘耒。家爲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一作乃。中悔。彼在吾往一作乃。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概。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幾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

暖雪初銷。踏泥自探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脈。野水泛澗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轉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疆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一作此曲。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巖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瀾。涵去。檐。奔濤擊浪常喧逐。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一作綠。無纖埃。楊柳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深處默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瀝酒未及祝。五色粲一作照。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兩鸞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肯。顧孺死爲可哀。輕人之命若蟻蟻。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蝦何足道。飲飲但鬻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爲守此空牆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濘日炙愁暴鯉。魚誠不幸此踣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風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年。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聞。名早。意氣論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嘗覆盞。風須管。為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奕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入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杖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詆。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蓋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鬢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餽過午無饋餽。良時易失不早收。篋積一作櫃。瓦礫遺琳瑯。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旆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石枕斲簟〕哀憐。一作舂憐。臨事。一作任事。嘗聞。一作昔時。好飲。一作愛飲。〔夜聞風聲〕以飛。一作已飛。共侵迫。共。一作甚。〔清明前一日奉呈聖俞〕得酒。一作得蜀酒。〔贈別祖擇之〕煌煌。一作皇皇。落莫。莫。一作莫。

〔蓬頭魚〕剖析。一作析析。〔夜坐彈琴〕見於書。一作載諸書。〔二月雪〕寧傷。一作損。〔歸田四時樂〕晚驚。一作曉驚。

〔明妃曲〕無常處。石本作隨山川。漢宮。一作漢家。〔盆池〕楊闌左里。一作揚闌左盡。輕人之命。石本

作奈何人命。魚誠。石本作魚生。幸此。石本作幸遭。能決去反。石本作可決去猶。

卷九

古詩二十首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嘗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當暑植。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仲卿學士分得黃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聚賓會高堂。坐中瀛州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倚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嘗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損其黃金蕊。炫此白玉卮。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於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答之一作和滑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雁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復綠。南鴈北飛聲肅肅。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雪

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鴟一作欲記南。厲將歸時。爾來十載空遺迹。飛厲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一作感。功名垂百年。沈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遲返。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開。若家獨種玉。種玉產瓊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與餘方掛冠。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啞啞啞啞。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啞。鳴機夜織錦江上。羣厲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定儻。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十。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獸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倬彗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嘴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鴛鴦。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鳥鼠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物不在人。一蛇兩頭反爲祥。卻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載。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

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亂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兵。交乘勝方一作多。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書。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瘦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耽毒比安宴。漸造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一作篇簡。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間。乃知讀書勤。其樂回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屋。頽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畫。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蠶書魚。韓子語非訕。

鶉鴉詞效王建作

龍樓鳳闕一作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鶉鴉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牽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籟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頽河東岸村一作春。陂闊。山禽野鳥常一作時。嘲啞。田家惟聽夏鶉聲。鶉鴉。京西村人謂之夏鶉。夜夜墻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 一本無有感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艾蒿。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及鄭州鷄頭最爲佳。爭先圍客探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醉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廚。滿口飄浮嗟病齒。卻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苕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笑。一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爲可喜。何時遂一作益。買潁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六句。金一作千。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牀一作膚。具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探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作逍遙太虛。常一作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一作薰。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表。而一本無而字。滑稽玩一作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澣水頭。澣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長生既無藥。獨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或。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徐。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疆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桑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盧。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坐驚顏叢日。摧頽及取新。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檜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鷲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僞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一本無憶字。注伊陰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餚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陽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骨。多年洗耳避世喧。獨臥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算心。無心自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慙慙。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一作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嘗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號泣于夏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疏清澗。遊車擊鼓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叫。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

紛紛紅糝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草昌蠶切。鳴繭白繭。麥熟轉黃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爲。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畝把鋤犁。

射生戶予初至州。獵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戶持縑歸。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爲。弦弓毒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山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西齋小飲〕聚賓。一作賢。〔歸鴈亭〕仰見。一作看。〔食雞頭〕都城。一作翁人。〔感事〕苦無歌。苦。一作貪。〔昇天棧〕自傳。一作相傳。〔嘲少年惜花〕紅糝。一作紅紫。〔出郊有感〕鳴繭。縑。一作縑。〔鶉鴉詞〕促仗。碑本促作捉。似重磨再刻。寒唐書儀衛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又云。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廡。號曰內仗。又云。內外諸門。以排道人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都眉州錦州衢州。大抗本。並作作。吉州本及時賢文集。並作捉。

鎖池臺。錢。碑作瓊。

卷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樹搖秦甸綠。花入鞏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一作皇。故園。

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本注彭城公白蓮莊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宴。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爲一作念。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鐘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平黃學士三首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想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叢。病作越鄉吟。蒿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沈。

兩後獨行洛北

北關望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迴。新秋榆棗繁。田荒漚溜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瞻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直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鋤刈一作治。田歸。秫一作杜。酒家家熟相邀。

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

周禮恤凶荒。輶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迴。原高百草黃。亂鷗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人行。鐘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墮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蹴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備郊原。人行未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蕭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囊金。久爲江北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籜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颺。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鷗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征鏹。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窗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過。山鳥入城啼。賓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歎隔鄰一。
作林雜。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樹呈府中同僚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屢縹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脈。野氣欲成霖。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蔞發青林。南畝猶須勸。餘春尙可尋。應容後車一作車後。客時作洛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高樹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徙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爲謝公客。徧一作偏。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暄自落花。卻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芳。沼。殘花點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錕。漲潦不分牛。萬里通
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凍醪。縱
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關一作關。口路。猶見洛陽人。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雜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蹇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分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兩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

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笑。漁商市井通。新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樞欄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遶潤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歇一作屢。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疊。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落。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鶩。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戚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壘重嘉賓。野燐一作燐。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暮。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筮。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匣。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初授幹川辭不行

梁漢襄斜隄。夫君長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處仁

爲客久南方。西遊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袖裏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徧一作信。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尙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傍。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爲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尙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轡。驅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爲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

銅鑿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鄉船。下潁逢江鴈。瞻氣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嶺。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膏田垓。河近聞冰坼。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長楊縮。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為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書。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髻。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極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衮。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柏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清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滌田漸下雲間雁。霜日初丹水上楓。葦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繡使留一作疏。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殘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嶂。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嘗。一作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

潏潏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樑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鶯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况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阿。且吟詠。不因選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爲愁。共言選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

照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逸老亭〕兩外。一作後。〔弔黃學士〕越鄉。一作山。〔被牒行縣呈察友〕一作呈諸察友。〔行次作〕寒碧。一作凝碧。〔東齋〕賓主。一作至。〔黃河〕馳馬。一作無馬。〔和應之登廣愛寺閣〕經年。一作終年。〔江行贈鴈〕征鴈。一作秋鴈。

卷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兄寄

三峽倚蒼蒼。同一作前。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簞抽夏筍。叢橘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慙。蔽日山霧晦連朝。研骨爭收漆。梯林闢摘椒。巴賓船賈集。一作巴江船賈至。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謠。但歌成調笑。捺一作捺。鬼聚喧羣。夷陵之俗多淫弄。又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餞其餘。里語謂之捺鬼。因此多成鬪訟。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鷗。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鶉。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涪士集 卷十一 律詩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攜。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巖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守昭壽。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皎。雲間謁帝紫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林。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臬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雲猶鬢鬢。欲晴花氣漸氤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蝶蠹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一作虛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勵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趣一作也。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旋轉晴晨露。響葉蕭蕭暎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窗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作。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鳥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行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鐘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別。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啼已交加。

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雜大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歲。已窮。遊女善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攜酒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游。臘市漁一作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鉤。一本有訟庭畫地通人語。呂政觀風問俚語。土俗雖輕人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寄。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一作酒。孟。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素。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嘗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一作素。倉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鑿謫歇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舞。飛雨蕭條江上寒。荻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一作異花向我情逾笑。草芳留人意自閑。卻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一作隨風前。淚落灑灑。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塞猶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旆共飄飄。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可得在文章。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自說畏愁牛。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一作盡。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看。一作愛。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一作暮雲。莫忘一作望鎮陽遺愛在。一作地。北潭桃李正氛氳。一作春深桃李正細細。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使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輶。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冠劍六

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頽城塵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纒。顛摧鮮立莖。五山播爇業。九鼎拂煎烹。玉石焚罔裂。波濤卷海傾。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毒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痛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徽蒙添馬健。舶穩想帆征。長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纒。凍消初醒蛰。枯括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鎗。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鵲城旋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來。隨南。越船。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塞更綠。秋深酒笑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瑤瑤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願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尙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而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陰野。鳥啼晴風蕩濛濛。一作晚晴日。雜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一作盡。來往一作空處。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閣煙雲。匪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後山爭出。野蕨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攜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頰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尙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一作客。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蹇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祇。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攜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靜。掃廣庭寬一作開。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吐。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邈面浮蛆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喜。自栽綠一作繁。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謔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牆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香蜀錦窠。

樵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飄初未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盡輪。馬寒毛縮鬣。弓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嬌一作癡。咀且響。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一作饑。雀噪空園。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榻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樂。鸞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崢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饒行。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黃楊一作因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寄淮

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一作鴟。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閑撐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卻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爲之詩。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隄對女郎。唐隄。闕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閣驚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傅

千頃芙蓉蓋水平。邵伯荷花四望盈。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予嘗探蓮千朵。插以畫盆。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為酒令。舞蹈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煙。身開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囂。本注夷陵俗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擦。朝佐按類篇。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擦。按集韻。擦。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一義皆通。今改作擦。一作擦。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但歌。石本作祠歌。擦鬼。錄。石本作祭。注文卻引擦鬼事。〔遊東山寺〕冬後。石本作冬至後。幕府。一

作墓下。

〔龍興寺小飲〕氣氲。一作氲氲。

〔手植楠木〕絃轉。石本作楠。〔獨遊東山寺〕交加。一作交。

〔夷陵書事〕向君羞。君。一作春。石本同。〔寄子山待制〕京本作今日報鎮陽守有行日。某不久可出局。先寄子山待制四兄二絕。〔送沈待制〕方喜。一作方務。〔入汴河聞鴈〕新來。一作秋。〔送劉都官〕都城。一作門。

〔幽谷種花〕淺深紅白。一作深紅淺白。

〔送楊先輩〕高堂。一作青年。〔答呂大博詩注〕插以。一作插之。

卷十一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寄。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遠。一作留傳久。老說並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闕引籍

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茲歌爲縣政。一作意。何如罇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憂傷白髮。吾

今爾。仕路一作官。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靜。風輕鶯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所

得平時爲郡樂。况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簟。尤愛晴香入睡軒。乘

興便當攜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西湖

茵茵香清一作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爲白髮翁。俟時君子守。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濡能久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

劍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腰莫以微官恥。爲政須通異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敘鄙懷。

楚肆固知難銜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一作自宜。已恨語言多猥冗。况因盃杓一作酌。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吟嘯。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屢賜嘉篇。慶借。謹依元韻。聊述媿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瀉。兩辱嘉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成四韻。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一笑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某亦經春多病。識有可處。謹依元韻。

輒舒鄙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文。有略無少暇四字。

醉翁豐樂一閉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政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數和難韻。甚覺牽彊。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因。拙政然。一雨雖知爲美澤。三登猶未一作未足。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攜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潤柏。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尙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一作會。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拜節初來頰水濱。惟以琴罇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一作老。自戴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晏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恥因緣。憂患經多矣。疲驚尙勉旃。凋零鬻谷友。脩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悴鴈池邊。忽忽長時失。區區俗處闌。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一本作當。無倦。餘談亦可編。

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己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訛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曠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一本注云。卽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煥光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尙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尙桓桓。鴻冥待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爲。傳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云云。謹於別韻課成一首。

藥苗本是山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詭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呈原父。

禁暑一作省。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盜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薰爐薰歇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慚疎嗟已老。一作綠老態。得朋爲樂偶偷閑。紅牋擱管吟紅藥。綠酒盈樽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慚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一作宿。馬上口占一本云。呈子華子履。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櫺。山林未去猶貪寵。樽酒何時共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謁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絃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慚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曾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詭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卽事。

嶽薛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侯園。一作西溪。

聞說侯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轉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陸高唱。不得續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轡一作轂。騎躍躍。貂袖

紫蒙蒙。朔野驚飆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發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險。高壘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一作溪。流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務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研一作研。冰燒酒赤。凍一作凍。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日燦。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須疆力。嗟予乃病翁。深慚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作雄塞。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頭見落霞。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筆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等聲。與時人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絲簧巧轉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綉絃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謫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坐傾。寶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保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嘗輪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腰銀。賜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疏。落涸頭鬢。晚得飛翔挂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閣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凡二十二首。蓋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街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戴。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權。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燦燦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縛酒嘗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籬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閑。絃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束。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切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爲白髮翁。自古薦賢爲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敘懷謝景仁馬玉。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痊。自昔居前誚穠秘。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馬玉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修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馬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儼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頽。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一作朝鏡臺空悵望。欲將春恨託飛翰。

春雪一本上有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戶。風聲惡。寒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深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灑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答禹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關。一鎖南宮隔幾旬。玉塵清談消永日。金罍美酒惜餘春。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戲答。公儀贈白鵬一本無白字。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鷗。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鵬。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壁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鶉鴒。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嘗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映莽。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鶯將落。見鶻移巢忽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爲翁寒食少一作且留錫。

和一本有禹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李黃詩。莫嗔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尙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禹玉喜定號。

銜鑿斯切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雜臯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胸。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
才得。寧一作何。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言本三麟。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勝。一作和公儀上馬有作。

僮奴一作奴僮。襍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一作看。馳譽朝
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一作待。臨選莫驚鱗蠶化風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京本作某啓。謹吟成紀德陳情拙詩二章。拜獻太傅相公。雖不足辭揚大君
子之盛象。亦聊伸門下小子區區感遇之心。干冒台嚴。伏惟俯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章以敘鄙懷。兼
伸感慰。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累賜嘉篇。過形褒借。在於庸拙。何以當之。謹依元韻諷成一首。聊述
媿佩之意。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爲恨。某亦經春多病。略無少暇。誠有可
嗟。謹依元韻。輒舒鄙素。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示喜用之什。過形獎誘。感愧何勝。謹依元韻奉和。少伸
鄙悃。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嘉篇。謹諷成七言四韻以敘謝。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去思堂詩。曲有鑒揚。形于雅韻。有以見大君子樂善之心。而小

子蒙幸之厚也。謹錄七言四韻敘謝。

答大傅相公見贈長韻京本作某啓。伏蒙靈示長篇。過蒙後學。其爲榮幸。何可勝言。輒述鄙懷。聊敘感激。隨高
韻。文不盡語。仰俛台慈。實深翹懼。

答杜相公惠詩京本作某啓。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而清韻孤高。無容攀企。牽強累日。終不能成。智
力俱疲。不知自止。謹於別韻認成一首。伏惟採覽。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酬張判官〕泛溪。一作示泛溪之什。〔贈歐世英〕之才美。一作才之美。〔手植雙柳〕從老。一作從。
〔憶幽谷〕寫取。一作去。〔和韓學士〕誰能。一作惟當。〔題滑州溪園〕遙知。一作羨君。〔奉使道中〕地里。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朱曠。一作珠。〔和出省〕聯騎。一作連騎。

卷十二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闕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
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巨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憤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冒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闌。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色。風葉飛空撼撼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笑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翼。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罷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爲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舊寮。古屋醉吟燈點點。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願

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黃酒閑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路。勉。願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鏢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漚。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尙驕。攝事初欣迎社鷺。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罨篁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尙少。莫嫌齋菜一作齋館。暫無饒。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王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芳。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餘草。嫩澗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感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閩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華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兩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官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輕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輕紅。

和江鄉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蕊。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鬢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爲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后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臥齋坊。一作長。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卻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榭鳥啾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爲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

親懼。自慚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轡。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溫。遠羈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鷓鴣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一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掩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闕。閑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諷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慚不鄙予。無鹽頰刻畫。塞谷借吹嘘。朋友飛離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輪報效。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庵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卻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廣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白

憐憤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闕。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祕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裁。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鐺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干戈不用殫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菴。鼓瑟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翼重。淒涼挽鑿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四十年猶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大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輶衝哭隨。鄰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素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叨陪法從最多年。憤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繡座。惟應夢魂到鈞天。

赴集禮官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依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墨黷。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尙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闔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馳馭。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頽水西。

齋宮尙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於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脈未抽。春寒慘慘慄作春愁。卻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諫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宦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宦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半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關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驚。野性終存鹿與麋。笑煞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臥客。十年騎馬聽朝音。聞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闌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調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峨峨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葉。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逐。〔奉酬長文出城〕鸞篋。一作篋。莫嫌。一作莫懷。無懷。一作懷。〔寄劉舍人〕笑語。一作語笑。〔和江鄰幾桃花〕歸後。一作去。〔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啓。景靈致齋書事。奉禮

審官判察太學史院五君子。伏惟采覽。其上。〔和武平禁直書懷〕躊躇。一作踟躕。〔早朝感事〕齋。石本作晨。

卷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 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 一作惆悵。憐爾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卸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閑。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卻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 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頽東田。

初寒

多病掩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鏡君三作臨邊守。憤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襄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士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檣航萬國賓。恩霏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乘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大曆。三月三日丁巳。紅旆珂傳盃激灑。碧琉璃瑩水滄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櫻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風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草安一本有詩字集

居士集 卷十四 律詩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句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聞。反舊聞。諸老誰能先買詔。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鬪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寶院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雜留醉客。鳴機織屨賸作篇。守偏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珈。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慶。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暖。嘉祐八年。于園園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園所獻花藥布。柔絢潔白如凝脂。而馨風甚烈。不減龍鬚也。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時贖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盒。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再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灣。仗動千

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嬖嬙永巷空。威攝一作攝。詰充方問罪。丹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臥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翼。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襟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粟留鳴桑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思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洽仙鄉。夢回枕上黃梁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橘南齒昔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效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瓊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卻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管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叅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熟。一本作密。蜂探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闢吾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穎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尙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況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蓑帶。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卻來閑臥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鷓鴣日出林光動。野閣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牛
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蟠坑。珥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
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尙餘香有蝶來棲。莫
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攜。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卻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青。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藜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韻奉酬

能某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捨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惘然。華
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蒼一作滄海浴朝曦。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憐一

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瘠馮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嘗閑。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慙應思
頴。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岸北岸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益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醉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頴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
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逾。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頴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爲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
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
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鷗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尙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清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嘗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頽顏。惟慚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創亭

巖僻高亭古澗隈。偶攜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英。元。老。今。華。日。巖。壁。遺。文。已。蕞。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崕。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向花開。鑿。廡。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野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歎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歲。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勸元勳。不

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鉤輅。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車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祿厚豈惟慚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思天地不遺物。歸去行歌潁水旁。

留題南樓二絕

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案頭。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欹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

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譚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

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魏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覓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髯兩鬢。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駿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腸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卽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斥鴳。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願我無忘吠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效。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瘡竭。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佐考公家定本。如謝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不重出。想本推亭亭作高亭。餘並同正文。

〔穎州唱和〕東頰。一作西頰。何爲樂。一作還多暇。〔靈鷲發引挽歌辭〕黠兒。一作戎兒。〔郡齋書事〕秋熟。一作秋色。〔書懷〕春鋤。一作春鋤。〔表海亭〕亭亭。一作高亭。

卷十五

賦五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以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蒼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崢嶸山鳥之嘲啞。裊裊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鷟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蕭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蟬蝶。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獻。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藟。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頭。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嗒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

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嫵媚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姘女。語鸚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遺。獨小子裴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澗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嘗殺。嗟

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顯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播其精。而沉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楛木。勁一本作勁。墨蹟同。然黑者爲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似。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隆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龜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刻。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暄之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螭之踞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蠶婦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蕪竹。得飽食以安。一作與畫。瘵兮。鑿枕冰而簞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蠶之毒尾。又無蚊虻之穢背。幸不爲人之長。胡不爲人之言。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盃殘瀝。砧几餘脰。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樓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熯。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茫。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

眉端。或泓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髡髻。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威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錦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羶好。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政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醜醜之品。醬醜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戴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遣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減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與之爲精。宜平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十五首

醉翁吟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於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作子。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令。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令醉而歸。朝醒暮醉。令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啾嚶啁啾。於翁前。令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令有合必有離。水濕濕。令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令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令山木落。春年年。令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令有情於山。禽與野。覲賢哉。沈子。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爲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請蒼蒼兮杳曠曠。霞飛霧散兮。魏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難。其人麋鹿兮。既善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莖翠蔓兮。巖整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兮。橫一作嘗。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喬。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馮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 一有弁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亢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於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

臭腐。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多黃楊樹子。一無子字。瀆激。嶺。當作噴。〔鳴蟬賦〕蟬噪。石本。噪。作。噪。〔病暑賦〕又如。一作又同。空廬。一作室廬。〔憎蒼蠅賦〕Y髻。一作Y髮。〔醉翁吟序〕作醉翁吟。作。一作焉。〔雜說第三〕任矣。此下一有乎字。學也。此上一有於字。

卷十六

論二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

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一作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編。雖爲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探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尙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與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各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乾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探秦以來。乾於顯德。緒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

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煽一作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自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各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揀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彘。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閭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縉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悻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乎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歇。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往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政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與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

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嘗魏之興也。劉備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苻堅。嘗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信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焉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

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考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序論〕以謂正統。履曆文粹。統字下有者字。〔正統論下〕秦起夷狄。夷一作戎。符生。皆當作符姓也。〔或問〕益之。此下一有以字。

卷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居士集 卷十七 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給。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爲他。其長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大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敲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惠。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

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鄧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寬符婚嫁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炎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僞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僞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爲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

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威。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守。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誦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黨論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梁。注。曹魏朱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夫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

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衰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志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說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

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惠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

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長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蘭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考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卽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本論上〕王政闕闕。一作缺。下同。者洽。一作者廣。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一無此十七字。其爲。一作而爲。莫知所趣。趣。一作趨。操戈而逐之。而。一作以。〔本論下〕蓋歎。一作蓋傷。亦有可以惑人者。一作亦有所長。而可以惑人者。〔朋黨論〕而已。二字。一作其。紂有臣。紂。一作受。以辨君子。以字下。一有能字。

解。一作不絕。

〔魏梁

卷十八

經旨十一首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經一作數。平。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焉。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各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焉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象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焉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論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謬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孳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

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棼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日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剗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厖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

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豎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大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入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妄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牟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

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嘗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詭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

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攻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魯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實。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一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

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嘗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嘗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牟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所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

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啓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告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嘗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政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政元矣。中間不宜政元而又政元。至武王即位。宜政元而不政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政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政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居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

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秦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嘗哀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

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之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劍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象。其後刪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卷。

〔明用〕無首。無當作无。下同。〔春秋論下〕而嘗藥之事。而一作又。

卷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急。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

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遷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念。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違家艱。閱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始此彌年。荐承諄誨。顧實繁於庶政。難重挽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叔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紕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履行戒勸。有違越。必實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於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愈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瑱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瑒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願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專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遠夫玉肌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瑒誠懼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撰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一作俟。〔冊文〕司徒二字上有攝字。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二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寶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嗚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闔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思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尙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贊。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

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遷。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旬疾少間。趨一作趨。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闕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擬一作擬。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千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尙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翺。嘗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帶蜀。以逆順稱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誦。皇祖楚國公諱昭攸。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

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遷。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辦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餼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嘴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嘗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特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井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菑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

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爲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譴。言詒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大爲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肅蕭茲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泰公三子。長

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尙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笑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食飲。人所不堪。而公益苦自刻。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塘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

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師。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壘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城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墜。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軍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旣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隸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

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而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屠解。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重跳邊。乘吏愈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冗根。公居三年。怯勇墜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大字。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此。陳無己談叢。敘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無己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陳文惠公碑〕棄官。此下一有家字。嚙。當作齧。〔范文正公碑〕來臣。來一作來。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尙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弁序

居士集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嘗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甚。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疆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圖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嘗時皆不

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誤入添支俸。後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治。一作隄。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鄧。鄧爲嬖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鄧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嘗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公於事。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藹否。有若蒼龜。告而不欺。不願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藹藹。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音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尙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分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嘗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嘗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

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口。嘗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守。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真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尙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寔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行爲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論。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還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爲道。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亭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爲。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爲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亂。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

而顯於百世。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表於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嘗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卽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遷守。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處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堯。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顛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於有唐。盛分爲七。三祖安鄉。廣乎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黃昱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奮其源。發而執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分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一。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於冀公。太師之碑，得其次。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政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遷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嘗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幸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卽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

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焉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選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棄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

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翁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畜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尙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尙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嘗執筆。書曰。不辱吾筆矣。朝佐按文簡兩爲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爲集賢相。實當筆。明年三月。文節。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佐按仁宗實錄。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

二年。羅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碑〕遣使。一有著字。十萬。一作數十萬。某日卒。一本書二十日。再遷。一作再贈。龍治鄉治。一作也。
〔待制王公碑〕入焉。二字一作又嘗焉。之時獨。三字一作而。近寃。二字上一有務字。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一本所書如此。〔冀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如此。再世。一作累世。〔程文簡公碑〕久之。一作頃之。命置置。一作寬。被貶斥已。一有而字。來降者乎。一無乎字。堡塞。一作堡塞。猶上書。一有言字。廣平郡。三字上。脫開國二字。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素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

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增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啟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瀘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嘗罷。使人私一作告。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踴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干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

制語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糴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劾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幸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赴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赴。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赴。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宦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嘗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宦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

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戩，即中雅。次曰贊善大夫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垂，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有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適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

州陽縣驛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蕃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闕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宦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宦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奮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瀆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塈，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郛，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唐，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闕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

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謫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圍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守。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宦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簪。藉之如己出。嘗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嘗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因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尙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妨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墨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

夫人次王氏。太師尙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尙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尙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廷。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爲謬。以悞爲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爲正。

卷二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勩。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世御前志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斲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郟鄏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蓟。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闢于郊。公執桴鼓誓。

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此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回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於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膏黃。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網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

飛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魯始錫封。以襄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劬。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濟。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惟時黃耆。天子之優。當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襄公。贈贈諡。始終之寵盛矣。蓋襄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諡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賜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資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

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獸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后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知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廢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尙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尙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

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發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尙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尙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河南密。此下一有縣字。過險。一作過險。號其軍。一作號令其軍。能捕。一作敢捕。〔余襄公碑〕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如此。兵馬鈐轄。鈐字上。一有都字。某甲子。一作乙酉。成山。一作成家山。猶留。猶字上一有然字。某衛將軍。一作雅州刺史。嘉之。一作喜之。廣東西。一作廣南東西。入海。一作順。太常寺太祝。一作大理評事。皆適士族。一作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愈。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宿州觀察支使周熊。次適祕書省校書郎章惇裕。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禧。二向幼。孫男四人。一作七人。嗣恭嗣昌。皆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京。未仕。

右石本所書較集本加詳蓋刻時所增也。

卷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治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一有望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

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問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擬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尙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燠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隄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專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廩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壅其后。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嘗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

佐汝。可無患。守一至刑。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政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於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邊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言不享其厚。用不旣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隄。以永君之揚。一作顯。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旣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隄。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終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旣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於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

聞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費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婉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達公。一作嘗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庶庸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庶爲宣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者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邁。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主簿。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懇。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遊。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尙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之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殫者不自

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尙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於朝，冀竊國家喪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各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未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於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簡肅公，嘗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於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正平縣精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尙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於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

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嘗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隕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里。一無異守。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於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於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視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爾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願以丹爲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政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

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蔥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潔淨。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筋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 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爲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一無然字。〔連處士墓表〕連處士。此下一有者字。〔張屯田墓表〕幸其疾。三字上。一有時字。〔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鄉。原。一作原。

卷二十一十五

墓表十八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洽。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靈。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爲滅燭止之。君陽臥。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憊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丐子。嘗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歧。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

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任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鍊。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勸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竇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邊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顛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竇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孰孰止。蓋特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閭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

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褻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遽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守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退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識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

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龍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壺之植。碑本作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况。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嘗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細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

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有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一無尙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襲其三世。一作蓋。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冀。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襲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人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致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貴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州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

賊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始其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樞封康誥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驍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棨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嘗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旣卒。天子惘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取。君之平生。屢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爲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悉求。一作多求。賢行。一作節行。

〔唐君墓表〕父諱謂。一作謂。

〔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景祐爲是。於京師。於。一作于。

〔龍岡阡表〕吾始。石本作始吾。

〔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一作已。曾祖諱輝。祖諱諫。父諱東之。一本如此。

卷二十一 六

墓誌銘四首

尙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一無此字。科。一有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尙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一有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棗。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履而三守。卒。寶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州。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仲。淑。沂。涿。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孀孀。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

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慕。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望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衷。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于子孫。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終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

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竄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畧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畧。議者皆從公。畧。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婦。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虞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應。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剝列。壞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費。入哭其堂。施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龍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

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營慳食。公爲勸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術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圖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閤。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嚮嚮。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風。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葸而貪利。且無隙以聞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願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

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政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後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另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土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勸儉，不知爲鬻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

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尙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昂，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尙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尙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政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願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

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任。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涇州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祕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尙幼。君以子恩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榮陽。此下一有二縣兩字。及寢。一作反寢。朱生。一作朱公佐。公善。此下一有政字。〔謝公墓銘〕終始。一作始慈。〔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譏。一作讒。

卷二十七

墓誌銘十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

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勸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傳濟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王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瑛。德瑛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瀘州。一有以金鼎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政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政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政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

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起。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龜。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二字。加一作葬。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入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致。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燁。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榔蘭陵夫人一作蘭陵。無夫入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進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僑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尙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兒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記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係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嘗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調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一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稽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閱。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尙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題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鏡。世以貴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期人之急。及公而貴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期天下。貴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尙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嘗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愆惡。

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某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泐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穎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期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己。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尙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與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

子野尙皆無急。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逸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鄴州酒稅。知開州。開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肇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擘擘。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弁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季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洽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丞孫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題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豐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于許。見其。一作識其。時邊將。三字上有是字。

〔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既歿經更焚。

卷二十八

墓誌銘上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慄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事。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囊。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囊。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

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極。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慕。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一作予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嘗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曰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人于鄧州。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辨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爲將。云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妻潘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岸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闐然滅浪。未嘗不謂誦數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岸。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樛村。一作距其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邊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岸。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毒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疆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嘗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者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更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述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

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寶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梁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誓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閱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濬。曰濬。曰濬。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濬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與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關訟。往往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濬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濬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濬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效。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尙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曰。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

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隸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巨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嘗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二篇行于先。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焉。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川。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履。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又二年。飲之酒。之一作以。獨其文章未衰也。一作文章獨未衰。因爲。一作乃爲。

〔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爲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朝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嘖。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鄭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妻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涇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爲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岸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滅。未始不諷誦嘆息而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岸。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與黃涇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立。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

管。云高明之家。尙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吳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淳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狄君墓銘〕至君。一作君至。

卷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尙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祖諱瑛。嘗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尙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陸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政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廬州。廬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爲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懷。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干家。一作外。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澶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曩。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

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僂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囚。辰鼎禮一作鼎禮。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啣啾抵觸。輒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號。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待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知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勸。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困。其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鹽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學某事。一作某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君不肯舉。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做。今爲大理評事。敝。鳳翔府。

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尙幼。四女。三適人。一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胎。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錢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樂。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僭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竊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嘗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刀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讒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因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讒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

此藥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漕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罷。爲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倍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大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靈。南。祖屈僑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晦。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任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親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亂。弗迷。昭穆縣聯。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督。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

贈侍中。父諱光晟。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冀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燾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縛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燾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燾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燾治所尤近。燾嘗夜率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燾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旼。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旼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楊世初徵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羅。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禮梯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政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日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尙恭尙誥尙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尙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尙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於河南某縣某鄉之

某原宜得銘於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嘉尙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遺棄猾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選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錢。饋粟不殫。襄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尙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一有召字。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遠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塗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辭。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真無關。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用碎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爲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瀕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尙

審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爲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卽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擘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廡。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妻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鑿。一有今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奚儻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冠。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唐際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景贍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朔。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

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毓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驗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類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起爲一作起君爲〔楊公墓銘〕舒州一作益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于二字〔歐陽公墓銘〕左巡使三字上一有充字僞唐一作南唐下同

本卷二十

墓誌銘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韓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焉

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爲管不倦。而喜自晦。敏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者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賞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嘗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待御史。知雜事。於尙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有甫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繒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

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鑿。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嘗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尙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趨。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蒙。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特阻。如捕猩猿。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侯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

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澗，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極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撻，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爲一有守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尙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閭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實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閭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鑄，官至龍圖閣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尙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薦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誦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誦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誦節義可信之士。以誦能報君而君能知誦。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黠。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會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叟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饒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關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慚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更少少。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慚。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尙。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有高曾。君世不與。惟與與伏。有俟而

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諡。乃諡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尙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政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遷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嘗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階。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燄燿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寔。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

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柱籠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奏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塞。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

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諫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誼。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韓。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儼。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予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循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於。新人有進士人。一作之。乃以爲。一作乃以公爲。工部。二字上。一有尙書字。〔杜公墓

銘」四十六。一作四十有六。〔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二十卷三字。告其軍。一作告某軍。

卷二十一

墓誌銘十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土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入以爲禘。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入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聞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不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聞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遷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歇西兵之久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羅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

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讖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其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爲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邪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巨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倖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弁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殊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讖論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

贛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圖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遣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長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煥知滄州。杖一卒不服。煥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煥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葦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龜。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素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

爾朝夕以輔吾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
疆無怠。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
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潮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潮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
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
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乎。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
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
來乞銘以葬。君諱彝欽。字子美。其前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
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祭
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
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策。賢於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息。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
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
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增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
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
大臣一有相爭。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
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

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恠。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分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一有韻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彙纂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堦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貢。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嘗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月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

有一累官至尙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稻字。毋稹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褻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爲。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虜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實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繭。使得糶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爲京東第二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褒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諡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諡王樽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嘗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樽得象皆易諡。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詒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選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諡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

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齊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遂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說說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綈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委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愈於久安。朝佐考公集。愈殆三字。似通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愈爲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爲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草衆事。遂一作乃。工書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簡去。後有李端懿墓誌。皆云工書畫。〔蘇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國公三字。文章。一作文華。所好。一作其好。

卷三十一

墓誌銘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嘗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后璠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官者閭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守。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稜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二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黃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

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遽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某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維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屬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

矯飾。嘗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卷。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會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邠人。遭亂不遷。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於百察。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贈吏部尙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尙書。諡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付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嘗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

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隙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可削。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釜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

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枝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於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會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諫。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躑躅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以入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尙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尙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潼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

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卽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隨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勛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修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家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囊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沉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枝。枝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惡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枝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郟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汝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

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鄰屋取一杓者。遽寔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誼。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誨。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墜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覓。忘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一無封字。〔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上願。一作上。蘇州故多盜。州。一作蔡。留守司。一無守字。本邦。一作大邦。〔李留後墓銘〕卽以某年。一作其年。

卷二十二

墓誌銘四首

尙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分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公。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嘗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惡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價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億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尙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

人適太常寺大祝陳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資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願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猶也。其餘皆猶婢爾。實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儉。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

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嘗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涇州。部暑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翟。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誣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政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識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嘗東西衝。吏苦屈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謹。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實。尙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草。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妻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涇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實。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

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朔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曾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袷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暑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

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龜。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暉。曰壻。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餐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則內行修飭。不安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比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食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廬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谿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夔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尙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臺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

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困守。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憲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善之矣。遂不復言。會祖諱禧。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監。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安。餘尙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隸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國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我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有雖字。宜壽兮。宜字上。脫仁字。〔梅聖俞墓銘〕號詩人者。一作號爲詩人。見其文。文。一作詩。

卷三十四

墓誌銘十五首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墓士集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陸之子。尙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夏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於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於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實。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禮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廩。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鄉州兮。稱於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長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己一作遺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

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側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旣廢。無慙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妻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尙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蘇。鄉周村原。將葬。廬陝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於名族。嗟吾得之兮。旣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選以趣。卒函於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於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弁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泰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管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守。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妻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

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慮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雖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毒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毒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 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分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

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賦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煥。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實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懇。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妻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賦。今爲殿中丞直史館。勳。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暹。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善養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歎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丹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各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尙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尙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禮泉官判尙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澁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豈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土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嘗作青辭

禱詞一作祠。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豐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言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嘗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嘗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默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二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驟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卽位。拜一作置。治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尙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止。

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即以某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微，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察，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秘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爲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蘇。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鄉州。一作故州。稱于。一作於。〔蘇君墓銘〕志也。蘇。一作其志也。蘇。〔胡公墓銘〕兩浙路。一無路字。風俗。一作化。于山。一作於山。陰生於子。當作午。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金幾何。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追

封。一本惟會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皆削去。

卷三十五

墓誌銘二首 爾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侷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芙蓉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會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晁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草。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處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潭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

勸。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歎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鞫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元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與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後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

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守。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順。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諱。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勳。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尙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壘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適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尙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會祖諱顯皇。不任。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大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巖巖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長蟲。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廂。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敏。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尙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守。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焉。守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亂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矣。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給請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薦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濬過輕而實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關守。因自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守。愆。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

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奮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焉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大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嘗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夏苦。疾一有久。少間。復求外補。上愜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政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韓興。贈大理評事。祖韓式。尙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尙書。考韓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尙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嘗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尙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糶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敬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

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劍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效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符縣魏陵。附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長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音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察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翁。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

烈。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寫銘斯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天禧三。一作二年。〔劉公墓銘〕得也。一作耶。定國。一作充國。〔吳君墓碣〕不勝數。一作不可勝數。然而此下一有人字。

卷二十六

莫士集 卷二十六 墓誌銘 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諱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禱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廩。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

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焉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分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持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大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迴。曰遜。尙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免。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謹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穉。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分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韓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夫字。君一有日字。胡氏世爲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韓某。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甯縣。令以卒。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饌。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夫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某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子。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尙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

日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書考之隆，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在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於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卽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於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舜，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於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姪漸。

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終。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尙無氣。其子景初。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紵。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

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冒。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尙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秀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綉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匱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爲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一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其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問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

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於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稱其母夫人廬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岡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居貧一作吾貧。〔徐氏墓銘〕千里一作萬里。〔胡氏墓銘〕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爲二字。〔李氏墓銘〕于仲。一作平仲。

卷二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懿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鄒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大宅使。攻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

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祿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緡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贈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且。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閻門祇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卒。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懿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郁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尙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格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

國侯世融。字河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軍。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尙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河。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祔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於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來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祔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辰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嘗侯墓誌銘

惟武嘗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諱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焉。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監門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

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稱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靖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謚雖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來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尙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祿。世庸。一作庸。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儼。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

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煊，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繼令煊。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諱。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審之配也。曾祖隱。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遷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護。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尙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仲審之墓。銘曰。遷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景贈尙書令。祖盤。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遷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儀。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旣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墓。〔賈氏墓銘〕祖官至。闕其名。〔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今止書九人世廬。

注一作世廬。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過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

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租下宗室宗婦。同時附於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卷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嘗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夔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嘗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坊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

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官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營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買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戶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譏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回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述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管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脅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嘗人陳氏女有色。遷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營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長。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

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榮至潁。潁之吏民見榮。一有蠶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僑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囊中。囊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羅。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樵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善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懷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稱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

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簡。惟岳嘗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深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嘗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一作日能有。〔許公壽狀〕全惟岳。全。恕本作金。

卷二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

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第二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焉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壩。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較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尙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變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黎高朗。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

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慮。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者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攻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餼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天

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解。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壘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暑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暑。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請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河。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暑居。追一作盪。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

有白鑿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激。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願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王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奸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實。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壘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

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某。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嘗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事。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

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因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簠罇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學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闐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

至於禮讓與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始一作息。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後。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置。一有於字。其間。滁時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者。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而字。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瀧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偃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嘩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接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爲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獨。石本無始字。于萬里。于石本作千。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爲別江。峽山之險與江相傾。捍。石本作捍。舟人至此。一作舟人之至此。更生。石本此字下。有朝奉郎三字。之停留也。石本作停留之地。誌。石本作留。喜幸。石本此字下。有也字。回爲下州。石本無回字。回爲。固。一作舊。廩與俸。一作守之廩俸。朱公能。朱。一作獨。體梯。石本作豈弟。數大壘。一作類大壘。【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之一作焉。【穀城縣

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宋興。太平之功。一無之功二字。爲其邑。其一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廬陵歐陽修記十字。〔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西南。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殿中丞三字。人不以爲多。石本無人字。下旬人不以爲多。亦無人字。世家于吉。石本作於。其入其。石本作而。者。漸。石本此字下。有故字。婚。石本作昏。長幼。石本作幼長。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欲字。之所。一作之處。道其。此上一有而字。以與民共樂。以一作而。〔醉翁亭記〕宴酣。一作宴適。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尙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藁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卷四十一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績爲符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符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縱。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

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篔。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與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奔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大略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敏人。世自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嘗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嘗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精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復。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

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嘗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真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起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譙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霧而荆棘也。高巖巨槲。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一作上下。其窻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嘯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懷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棗。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焉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願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

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南海翼。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笑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乎。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

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等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廻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瓏啟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牟秬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止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

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日。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一無州字。卽劉。一作乃劉。〔東園記〕監軍。石本作置軍。芙蓉。一作芙蓉。堦。石本作壘。〔御飛

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山字。問於。石本無於字。而不得兼。而一作之。〔有美堂記〕又有一作必有。〔御飛

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有於字。

卷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

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纁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
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
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
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
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守。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
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
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
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
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
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
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
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
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
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
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疆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
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
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秘濱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濱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嘗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濱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濱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濱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濱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濱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巒岬。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喜。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之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不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僂僂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於。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管惡方言。訓故一作註。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一作己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邠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邠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錄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屢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鑿纒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瓊。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揚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姓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各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

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勸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莖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

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樂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焯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嘗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于。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一有而字。之表。此下一有者字。章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之表也。三字。〔秘演詩集序〕秘演隱於浮屠。一無微字。下同。江濤。一作濤江。〔惟儼文集序〕其戶。一無其字。世俗。一作世事。文章。一作文辭。〔詩譜補亡後序〕焚棄。一無棄字。去聖。此下一有人字。次比。一作次第。〔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一有其字。宜與。一作宜焉。而人。一作而世。

卷四十一

序九首

韻總序

倂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

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福禍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事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續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事通於易。能知大瀆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嘗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二赴劍嶺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擊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雖雄雅雅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一作聲。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

從庶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事體微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會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參黍不中尺度。則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作噫。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會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幾字。弃之。可怪也。然會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留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有一穫。則豈不多邪。會生囊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會生者。然會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會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雒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特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藥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

作哉。嘗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擅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僊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溯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嘗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邦。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嘗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與舉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亂。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窺。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爲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慈。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贈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一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

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 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二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暉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嘗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書。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一有七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大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七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一無其字。京師之人。四字。一作士大夫。〔送田畫序〕十三四。一作十四五。其在。一作其存。爲蜀所侵。四字。一作入於蜀。如一郡縣吏。一作若取一郡縣吏。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一作最有功。故當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反以。通敏。一作精敏。三岐。此下一有其字。以取。一作而取。〔謝氏詩序〕泯沒。此下一有必字。〔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一作祿。豈必。一作豈皆必。而忘。一作而亡。又失。一作久失。三月。一作五月。〔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一陰而五陽。直可決之。一作則可直決之。泰交而大。大一作泰。用其剛。一無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和。宋文粹作以禮以正以和以說。陰險而小人多。而一作之。君之力學。四字上一有若字。施之於事。一無之字。

卷四十二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

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嘗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僞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僞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僞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闡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僞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時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 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黃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

一作蚤。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願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滯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歷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會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論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憾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轡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尙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大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乎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捲卷而流涕。噓噓。

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一作愆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書，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一三大臣，皆適不嘗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帶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嘗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

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時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帝王世次圖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爲相戒懼。一無爲字。久處。一作久遊。〔廖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千歲。〔外制集序〕諫職。一作諫院。盡導。一作盡道。〔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一作二篇。〔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卷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矣。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於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毫。既釋危機之處。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穎。蓋將謀一有昔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囊。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劾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勤移之靈。卻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時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

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嘗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鱓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闐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遂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土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當春孫華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

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嘗及疆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遷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疆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謾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

惟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頽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客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諱。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

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闔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壯。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怨嫉。一作怨恨。無所。一作無可。作所以。無稱。一作無補。

〔六一居士傳〕曰吾家。三字上一有對字。所詣。一作所謂。聊以。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廷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敢往。使其牟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閭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疆。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

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覈踪。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政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嘗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邊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嘗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

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鄆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羣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網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輪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輪官者已勞而辦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建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秦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匹。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募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纒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日。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

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買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蔡益盜。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鎔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足用。耕于。一作耕於。大商之不爲。一作不自爲。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居士集 卷四十六 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探管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尙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連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探。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嘗今所尙一作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嶽。西平兩蜀。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賴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賞。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

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儻。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禍。一作又無小人偏任之患。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威。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裏。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

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
足勸。戒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
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黠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
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黠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效也。新集之兵。所
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后。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怒一作慙。嗷嗷。既多
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效也。諸路
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
一作弱。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
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
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
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
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逼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
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逼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
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
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
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爲多。不善用
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爲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
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
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營百。今既未能，但得一營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侈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下位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識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草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蹇。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尙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末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勸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謂一作論。事者

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羈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則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前。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塗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奸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財利者。各舉諂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諂。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

豈有澄清糾擧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毒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贖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肯之法乎。賢不肯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諫吏。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準詔言事〕伏見。一作臣伏見。所探。一作年來。伏思。一作臣伏思。惟善。一作善。其少。此下一有也字。敢言。一作敢曰。漢武好用兵。一作漢武帝立功。一作收功。服遠。一作破遠。威振夷狄。一作威加四海。房杜。一作王羈房杜。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方今。外。一事之不集。此上一有而字。十年不問。此下一有蓋字。皆當斬罪。一作法皆當斬。所謂賢。所。一作是。言其一二。言。一作舉。造作。二字上一有蓋字。則不責功。則。一作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兵。一作師。九千人。九。一作六。符堅以百萬之兵。兵。一作衆。只用三千人。用字下一有兵字。愈少。一作爲少。破賊。一作破虜。不營七八萬。營。一作得。勅勵。勅。一作勸。至於無人可用。至於。一作以至。授之。一作授以。賢豪。一作英豪。漢武好。一作昔漢武帝好。勅兵。一作勸兵。勅勵。勸。一作督。仲尼曰。一作語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非無材智之人。動拘舊例。拘。一作循。糾擧之術。一作糾擧之法。寬緩容姦。緩。一作縱。天文變。一作天災見於外。一作其外事勢。一作事理。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臺。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擯其大槩如此。後人亦可推公致

定之意矣。

卷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禮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在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大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略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慮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論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宥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願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尙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超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

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道見蒙。何以及此。魏良。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不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尙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回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尙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

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而譏議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費。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

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豪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學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食祿任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窬經傳。移此僞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探。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侵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大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爲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闕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

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辭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乎。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疆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疆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猶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處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濔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瀕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衣。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

間。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爲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會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會君先輩足下六字。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會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會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項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會氏出於鄧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會氏者爾。非鄧子之後皆姓會也。蓋今所謂鄧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肩

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披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查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大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二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怒怒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知義。此下一有可用二字。〔答李誦第二書〕而不究。此下一有凡字。果善邪。果惡邪。邪一本作而。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善惡二字。勤而教之。勤一作勤。〔與荆南樂秀才書〕嘗之暇未嘗之。或作時。一無嘗之二字。宜絕。二字上。一有益字。切切。二字一作勤。遺業。二字一作道。浮薄。一作浮巧。悅于。一作悅於爲彼。二字上。一有蓋字。受稱。一作獲罪。不易。一作未易。譽者。一無者字。先輩少年。一作今先輩年少。方欲。一作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一作如其器焉。直可齊於兩漢之士也。慎不可學。一作又不宜學。今可謂困。今字下。一有子字。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一作雖有言。安能取信於先輩哉。〔答吳充秀才書〕何以。一作曷

能先輩學精。先輩學精一作剗也。足下鮮焉。一作鮮矣。讀易者三字上一有使字。〔上杜中丞論官書〕不爲過也。也一作矣。又不知執事。不。一作未。殿階上。一作陛下。終用二臣者。一無者字。百十。一作百千。幸察焉。一作幸賜察焉。〔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一作僻絕。當仕。一作當在。亦未有。一作亦少得。鄧氏。鄧。一作緡。茶鹽使。此下一有時字。〔答宋咸書〕儒者之於學。一作學者之爲工。

卷四十八

策問十一首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實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政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管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

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記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殫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著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憲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遵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與。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頌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蒙。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

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爲。民刑以防之。一作爲。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整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強強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遵古今。予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嘗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想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嘗之歟。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

意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閭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序，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壙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各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閭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禡，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旨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乎。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長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腐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鷩鷩。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臺鷩虞。豈婦人而來。

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唐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同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遠。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

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孰亦委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閩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十。皆建都邑。立宗廟。〔閩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言。一作說。井田。一作井地。聞其詳也。一作聞其說。〔第四首〕上孰我知。一作上或不我知。

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九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尙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尙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

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焉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尙饗。

祭桓侯文

謹以蠶屑卮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稅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膏草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溲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尙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卽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實於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觀，幸神聽之，惟聰。尙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蘇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圯，一作壘，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嶽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后，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故，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 蘇州

兩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兩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兩又壞之。敢問兩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處城。不能知一作爲字。兩。惟神有靈。可與兩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嘗有期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尙不失時。在神而已。尙鑒。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餘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兩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兩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息。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尙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餘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於縣。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於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縣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縣人之深也。縣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長信勤事於吏。孰若長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縣人一作民。長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之。縣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脩輒一作敢。以此爲蹟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蹟。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尙饗。

漢高祖廟饗兩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歉。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厭過之在吏。閱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尙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潁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謂。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閱閱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尙饗。

祭薛尙書一作簡肅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尙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於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慈。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於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願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尙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祗役於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平。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鼓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於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於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於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於文行。著於事材。著於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尙饗。

祭薛質夫文大理寺丞薛直撰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蓋華雖敷。不蒔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五徒。嗟吾質夫。母不勝慕。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尙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繼。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寡。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尙饗。

祭尹子漸文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漸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

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算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突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尙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卬。語默。未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隴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循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兩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驟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

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笑。來舉予觴。尙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脩纂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尙饗。

皇考荄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皇考。耶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尙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於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於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尙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於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於訓辭。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兩祭漢高皇帝文〕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遺三四歲。威靈也。一作威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用不可得。〔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初。一作聞。〔祭尹子漸文〕年者。一作年之。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莫茲。

卷五十一

祭文十一首

祭程相公文

居士集 卷五十一 祭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祇。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土窟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后廟堂。有言諤諤。白首於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零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尙饗。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許。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爲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管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楹榭。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樞。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驛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則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式。

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漣。尙饗。

祭吳尙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於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尙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平。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濡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平。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守。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播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嘗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奠。送終卹孤。則有業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尙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於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闔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殫長。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於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篋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於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於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於大慶。則有大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於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卽事。留君之命於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尙饗。

皇妣太夫人江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於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於茲十年。無歲不請於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尙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留。且賢周達管。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藉草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之誠。尙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畀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尙知豺獮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陰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礱。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尙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甕。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未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尙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涇綸。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矣。點後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豈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惡。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沉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糶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譏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

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纏綿。尙饗。

祭吳大資 一作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釀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尙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殿學士尙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諱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於苦由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尙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 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

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於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韜。一作韜。〔祭吳大資文〕金門。一作金馬。

〔青州求晴文〕斯民之若此也。之字下。有若字。

居士外集

卷一

樂府七首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攜手曲。卻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隍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階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窗中坐

朝聞鶯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燦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居士外集 卷一 樂府

古詩四十首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遺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雋。逸驥臥秋櫪。意在騁驟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覯。

楊戶曹

子聰江山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笑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雜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揮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權相抱。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執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顏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入市爭駕車。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無爲戀

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敘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爲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轆。時上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嗣一作子壽喜一作芥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饗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蠶。是以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賴天閔民不責吏。甘澤一作樹。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鯈。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巖。羣峯聳嶺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莢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鷲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居士外集 卷一 樂府

三四七

玉女窗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碧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爲續命泉。大書二字。立於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顛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一作松。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岫迤邐。蒼煙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敬辭。

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霧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臯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敬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奉芙蓉葉。垂楊礙行舟。瀆漾回輕楸。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尙可探。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遠。回峯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醅酌與盃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費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岸下綠。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界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窗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蔥翠。午眠背清陰。露坐陰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闕。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簟解籜陰加鬱。臥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長謔。人生暫別客秦楚。尙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柳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迭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坼。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瑳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洎欽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聳。憂從中來不自遣。強叩瓦缶何饒譏。伊人達者尙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鼻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叨螻。安得獨灑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滄溟。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住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州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窗若可做。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茲有

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礪列。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猶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剡治爲通衢。旌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鼠。民垂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齧山作沙嘴。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汹汹怒而誓。舟師弭楫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堵。聚沫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恠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實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瀆。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舜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效。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姒。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通浚吠滄。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長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壩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激洋洋淫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馘。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且長。引流辟易趨故道。開口不敢煩官吏。遷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壩浸河墳。嗟河政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鬪。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矍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顛倒。虎牢吏嘗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塵。轎車引旌纛。傳云送主喪。窳窳詣墳兆。後乘皆輜輶。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盧兒已呵噉。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埃。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橐。漸望閭闔門。蟬若中天表。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撞遊九衢。風埃曠河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權。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暮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願詩人識。山披歲始寒。載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軌。

〔普明寺小飲〕衛。一作衛。〔雨中獨酌〕烈。一作烈。〔初見黃河〕生人。一作人生。

卷二一

古詩二十七首

數詩

一室曾何掃。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嶽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色。山阿昔留賞。辰齒無遺迹。惟有遠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闕。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驪。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圓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笑風煙。荒涼見宮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鸚鵡。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綠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蒿峯顛。青蒼綠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網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鼻峯黛暖鳳背。銀甲調厲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鬢上。展簾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平聲。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疾潛潛。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竇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攜步兵酒。芬芳一作菲。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令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緣。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笑。楚楸煙中黃。吳蕙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織腰圍四方。壁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斂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雉。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風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干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頽陽照簷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隣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謁欲昏。衆蚊復一作聚。薨薨。

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塵無由停。散帙復歸臥。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醜雞由鬱蒸。豕蠶回多虱。牛鬪常聚虱。元氣或壹鬱。播之爲豐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徹高棟。綺疏仍藻局。金缸鑿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祱。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僂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笑山水。水木正秋萌。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蠹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四馬歸。行爲一麾守。湘酎自古醇。醕水聞名久。薄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卽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嘗考官績。勿復困罟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權。醉不還家伴花瘦。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懷望多。爲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盧盧。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裏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灑。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人若此。

述懷送張惣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憶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吳

山水天下秀。羨若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客病歎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着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風颭。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脈搖。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奎星耀。蟠潛驚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疎。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驚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嘗秋且幸際軒轅。誰能兒女聽蟬蛸。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餐。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寞。禁暑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啼已關關。泉流初泱泱。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蹶鳩。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茶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諶欲布。山色寒尙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顏。媿相識。手持玉臂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 一本序云莫啓。伏龍知軍舉士文文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採覽。

翠壁刻犀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笑賓嘉自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過張至秘校莊

田家何所樂。簞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葛葉候耕辰。莖歲占風色。寬番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澗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兼斗沒。沓一作沓。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竹。臯積涂一作務。迴。江籬香露沉。行矣歲華晚。堅歟勞歎音。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峯巒互前後。南北失王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蟻射。舍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竹履枯梗。緣危類猿獫。陷淖若鼃龜。腰輿懼傾撲。煩馬倦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饒蠻獷。度隘足雖踈。因高目還駟。九野盡荆衡。羣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一作若。圖屏。時時度

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蓓粲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蛩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雞鳴星耿耿。登高近佳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鷺佐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肯宿已爲永。豈如江上舟。棹歌方醖酲。初泛丹湖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羣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闌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醜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蝟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蝮。子丕當初不自取。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咤雷雹生風飄。干戈戰罷數功闕。周虜方召堯無皇。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崔嵬。圓歌宛轉激清徵。妙無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苦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鑄鏡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追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紛。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織包。有時屬思欲飛颺。意緒軋軋難抽緜。舟行屢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慚愧無瓊瑤。

古瓦硯

甌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一作微。賤。嘗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墻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巖。竹柏助蒙密。辛勤慚巧宦。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為。有年秋屢實。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撻。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颺多凜凜。衰顏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輦厭朝出。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踴躍。饋客薦包橘。霜新吹晶熒。石鼎沸歌啣。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毒。秋九。西鄰有高士。轆軻臥蓬華。鶴髮善高談。飴背便平聲。灸熨披裘屢相就。東緹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雄吃。晨灰爇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蟻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為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與仁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查冊謹會盟。周公象凶吉。詳或作餘。明左丘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錙。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揜帙。浮沉恣其間。適若遂馨聒。一作遺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送劉學士知衡州〕何常。常。疑是嘗。〔述懷〕復傷離。復。一作夏。〔寄謝法曹〕思春。一作思君。〔古瓦硯歌〕致酒。疑是置酒。〔新營小齋〕詳明。衆本皆作餘明。唯薛齊龍編年引此詩。作詳明。

卷二

古詩二十首

居士外集 卷三 古詩

南獠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讐久不聳。民物舍一作留。春熙。耆稚適所向。游祿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卻人問。未語先涕垂。收謝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峻嶮。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選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帥甲嶺。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帥甲嶺。殺傷范覆賓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碎諸毒。中膺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達。婦人及孳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矚。外計削奏疏。一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纓閃朝曦。入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戮。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擢入洞。遭蠻賊擄殺。及害夫力千餘。曉昨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舉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叟。縣古蕭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斷一作斷。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烟霞。崑崙綠綺軟何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蕊飛面旋。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崗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鼈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鱗俎陪丞相。駸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
崔蔡。論議皆欽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鋒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
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矢矰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
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焉嘗。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
變風霜。丹顏侵疾痒。常憂鵬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慳儉。
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
無急。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航。已
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蹙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管榜。猶須新秋
涼。漢水臨一作瀉。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貺。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鸞鷖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
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
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淙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
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
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居士外集 卷二 古詩

西戎負回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謀。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矛。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嘗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嘗循理檢四面。有策不獻空踟躕。慚君爲我奏此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耽。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宣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郭靈堤。導郢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郢蠻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尙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啟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蔭入新年。蘭臯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雋軌。方朔常苦餓。千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沅沔。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燕尚一作上。綠江烟日半。一作晚。曠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塘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滄。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嶽。萬壑新流滄。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謁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况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探石江洲暖。黃鶴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羣山會。炎海積歎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羣倫固殊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箬。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輟。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杲。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鎖。天匠染青紅。花腰呈曼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尙餘穎。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斬。虜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卻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梁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大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毒吏恣貪攫。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蠶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說說最說子孫衆。焉腹所孕多蛄蚳。始生朝啟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聲。嗟茲羽孽物共惡。不亦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追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蠶蓄。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焉。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探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病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滯毫手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機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嘉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揮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

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鷺鷥。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悵。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驟。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窺刺。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脈。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著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黼廡。期共飽辭麥。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凝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處。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藻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卻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豔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

齋寂冥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雁亭

荒蹊臘雪春尙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蒼颯。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牆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鷹已回。枯根老脈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頂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擲大鼓。驚起龍螭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臥槎燒枿亦踈發。老朽不避衆豔陪。崑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嘗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鱗。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騫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尙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端緒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尤則。善規多計籌。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被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尙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摩一作臂。長弓白羽飛金錄。臨行問我言。我慚本儒餽。漢超雖已久。故來尙歌謳。尤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分序

某啓。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誥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於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於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惠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於石。

寒岳飛流一作澗。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慙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笑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醺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滿。噴雪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借春色。呼雲鎖日一作月。恐紅蕖。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

笙亂屏碧。

幽谷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嗒嗒。風溜特冷冷。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蟬噪。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之。朱絲繩。

〔答梅聖俞〕茲年。疑是茲來。〔酬聖俞朔風見寄〕此詩押兩吟字。一本第一韻作吟。乃別韻。〔聽平戎操〕

競何事。競。疑是竟。〔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呈朱寺丞〕朱名紘。字儀甫。沿平中為宜城令。修木渠。有功。熙寧二年冬。夫充薦。改大理寺丞。鄭澗為作渠記。公詩曾在三年。合入外集第四卷。誤。真第三。〔奉酬聖俞答梅聖俞〕二

詩多同而韻異。故用存之。〔答蘇子美〕子美。慶曆文粹作簡仲。蓋舜欽舊字。後篇同。〔賦竹上甘露〕嘗有之。

嘗。一作常。〔歸鴈亭〕時發。慶曆文粹作時歌。〔石篆詩序〕予嘗。一作予常。

卷四

上古詩二十七首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嗒嗒。鳴鳥何啾啾。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冠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爲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一作能。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鎖。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僂。賓歡正諠譁。翁醉已及峨。我樂世所悲。業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好其二字。一作學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爲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意春。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頽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舒緘。或長隨摩迤。或瘦露崕嵌。陰一作險。穴覲杳杳。高屏立巉巖。後出忽孤聳。羣奔杳相參。巖若氣融結。突如鬼鑄鑱。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幃。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臥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慚。萬山幸下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卽往。一室安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蒨已清。樹色映丹葉。羨君舟插楫。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嘗馳車。而失左右驂。勅敵嘗壓壘。羸兵嘗戒嚴。凡人貴勉強。情逸易安恬。吾既苦

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黏。夏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笑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簾。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箝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鶯歸軒。溪明望行炬。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蔭清晝。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鶯雷迸狂鞭。霧縵舒文纈。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慚桃李妖。豈愧松柏後。川源慙新霽。林麓洗昏霧。猶猶色可餐。滴溜翠欲溜。沉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窺深入牕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林蒸縹緲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韻發仙奏。暑却自蠲渴。心閑疑愈放。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誰邀接羸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罽前樂事更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雪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繡絮白。舞鶴鸞銀等字。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尊。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髮莫。暮雪綏綏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燦。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牕靜聞落。酒壚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泥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頽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灑灑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人閑樂朋友。鳥啼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闕。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二首 其一 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多苔莓髮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葉上客。想彼崑中人。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歎流發頽水。振衣嗟洛塵。空祠亂鷺鳴。山木含餘曛。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者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搗藥姮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露席。羣詩名貌極豪華。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尙如此。仕宦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嘆。決計不宜晚。歸耕穎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鑰與銅。黃兪似金。真銀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鑿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峯漸靡迤。膏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盞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靄共微茫。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虱。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撮。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冷然鑿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啞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瞥然別我去。征途指煙霞。孤雲不可留。猴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中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窗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怒怨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食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沉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箎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白玉齒昔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磧威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鄴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中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吹管絃。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猴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鶻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著意弄新音。斷我鐫前今日心。嘗時應有會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圖若截郭簡。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雜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癯。平時一笑歎。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願我非惟慰寂寞。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卻向野田中。

絕句臨摹作

冷雨灑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二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陸經

寒牕明夜月。賦一作夜自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筍。廢書浩長吟。賦。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陸。若語俛鳥可。酣飲每頽山。賦。談笑工炙輿。鴛言嘗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賦。別愁牢若鎖。雪水漸燒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賦。苑一作花。葩即粉墮。何嘗迎笑前。賦。相逢嘲飯顆。陸。

劍聯句范仲淹陳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賦。囊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闕。陸。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

歐。炎炎崑岡焚。洶洶洪河孽。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歐。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鑿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咸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煙霞滅。歐。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適。歐。又若引吳刀。犀象謂曩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冰掛陰翳。皎月乘孤隙。歐。河角起葦氣。雲罽露秋碧。曉鐔星斗瀾。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霽水光。膩刮湘山色。歐。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易。范。與君斬鼉足。入極極震虩。歐。與君剗鸞翼。三辰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歐。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千戚。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鑿鑿。范。

鶴聯句范仲淹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頤頤紫霄垠。飄飄滄浪濤。歐。岳巖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毛茲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歐。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織喙礪青鏡。脩脛雕碧琳。歐。巖棲干溪樹。澤飲卑朱泠。歐。鸞皇自瑱統。燕雀徒商參。范。獨翹鸞瓊枝。羣舞傾瑤林。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歐。靜煉鸞鳴言。高笑鴛鴦煙。范。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歐。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爲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歐。風流超綺一作起。素雅淡絕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鎖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歐。端如方直臣。虞羣良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鶯秋猶在陰。范。幾鞘鷹隼鷲。羈鞚俄見臨。歐。還嗤鸞鷲食。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范。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長隨送逸響。亭亭屣出一作。鷗。霜粘。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范。

來鷺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嘉祐三年見華陽集續添

寶侯謝郡歸。從遊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鷺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實。藥得名

因談笑，揮墨彙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頤而頽。吟罽傲花軒，醉枕酣風幌。落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飛衣巾爽。珪虛容涼樹入，影與文煒蕩。晨飈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益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做。殊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終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桐花〕花照。一作光照。〔假山〕自譏。講字疑。〔送楊員外〕南宮。疑是南宮。〔乞藥有感〕斷。一作斷。物常。一作有常。〔冬夕小齋聯句〕酣飲。前作醺醺。談笑。一作笑談。苑誌。一作苑誌。〔鶴聯句〕羽人襟。煩襟。此詩重押襟字。其上疑作君。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尙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鶯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

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鶯傍井桐。無慙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鄂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草。韉轡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洛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雉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裏蘭荈惟有痕。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乘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被蘭流水曲。遊袂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荈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曠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卽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羣。筋歌無慘瘴浦臥。邊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鴉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喧條妒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范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草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斃煎。夜風多起韻。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澗水。亦應澗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鷓鴣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澗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繁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視。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鶯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鶴飛千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蕩。皇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助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烽。火遙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著比犀鳴博勝。百嬌柘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鄕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覆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濛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釀一作歇。酒開梅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鱖。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改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黃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濛濛棹萍如日。淮月開船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盜。檣烏旗傘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腥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翎。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嚶。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減愁。平居草帶頻移孔。誰問無慙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謾拂京塵事遠遊。謝雪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完畫晦。悲馱衆芳凋。紅壁丹

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攀香社。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跡。鷲峯岑絕倚雲斜。葦披宿霧三年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祠堂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躡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鷓鴣不及羣。一蹕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鈇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朔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勅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萋草西堂射圃連。蘭荈初日露華鮮。疊金畫的弦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嘗

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洽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鞞音聽已遙。千里羹葦誇敵酪。滿池澎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鞞香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鶉鴒一作鶉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幘塵。鶉鴒在綠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鉤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縹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兩關堤長走畫轡。絮兼梨雪隨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簾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岸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臨師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王。袞欣識象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拜蓋共尋幽。鳥啼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素。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霽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霙。

陪飲上林院後亭花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滅。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鎖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氣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顛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成邊。三字一作拂雲廼。征轅一作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王耳。

已上八篇。居士集已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三字。而題云送謝希深。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深第三訛爲〔對弈〕百嬌。疑用西京雜記百嬌事。

卷六

律詩七十二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

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詭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薄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綠苔一作藪。長秋雨。黃葉堆空墻。縣古仍無柳。池清尙有蛙。琴觴開月魄。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借。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縛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塵。聽曲蹕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鵝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蒼苔出翠蘿。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鸛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畫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鼎闕。暮霰六花繁。朔吹繁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座方虛位。鋒車侍改轍。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鷗。春入居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雁。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懷。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暈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溪。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一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衰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景下驄。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轳。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榘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百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聖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壘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古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鶻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牽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託游鯈。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掇本芳畹。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箭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罇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胃。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吳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噤。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吳尚書自嘯

未歸歸即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紛。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福寺曾光院

巾屢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姪絳旌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蟬鳴。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方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弄移。淮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錢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挾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渚。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翳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圓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鷗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黏紅。

送黃通之鄆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鄙人相尙食腐魚。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沉暗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盞交揮席上風。惟
有淵明偏好飲。蓋與醅酌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嘗鄉土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謔。浪遠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笑郡署懷景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巖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遺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鞀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收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攬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驚鷺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歌贈者

病客多年掩綠幃。今宵爲爾一顏暉。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闌。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尙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懷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肅。格入平。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驚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
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
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在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饗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
松野水誰爲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掾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榭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
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
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遺。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謀成拙惡。詩一
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乞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惹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官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泉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

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臺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世有徂暑之句。今改正。〔寄聖俞〕聊。一作寥。〔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繫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春花。嶙峋。一作嶙峋。

卷七

律詩七十首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一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蒲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誦其陋。講勸在公卿。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久路開。何異鱸飭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暑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榮藥一作闕餐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失。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晝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間。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鶯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管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爲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養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臆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鷲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詩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軌。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塵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鑿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泥田。六穀各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
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
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坐。金麟照甲士如林。牛牟日暖山田笑。兩雪春寒土屋深。自
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鷓鴣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瘡。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禮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葉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按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漁。不死。况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寓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勝。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慙酒誰瞻瓏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充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鏡君年少才無敵。願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疊。花蘂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激激。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兩生衣。綠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蚊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岳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輕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幸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楸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樽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蕊。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官牆鎖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官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幃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詞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一作足。富饒。詞以嘉一作佳。篤誠厚貺。遠慚焉報乏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迄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遊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沉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謔。君數守燈檠。病骨羸瘡補。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她意盡祛。諸老何爲讒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鬪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就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后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鷲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迨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萬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冥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耨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與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尙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纒。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尙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醺一鍾。已

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鷺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衙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鼎。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尙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年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蓼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

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泗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頰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元值糊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頰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見蔡絛西清詩話以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翠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禱。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刺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時。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他或全攷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案本並作弄琴瑟。惟屬本作瑟。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一首〕宿露。一作宿露。〔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夏履帶。被閹校理移京西提刑。卽其人也。合入第六卷。〔陳動之挽詞〕或作嗣非。登科記可據。〔釣者〕釣線。一作釣線。〔退居述懷寄韓侍中〕潁水濱。案本皆作濱。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有作濱。今從之。

卷八

上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齋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闥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鏘珽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龜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焉我形。特殊其實。不緣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

雞鶩與烏鷄。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笑質。俾貴於人。籠軒寶駟。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心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穽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慤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穉痺雜僞。衣衾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蝨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賣。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幾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猴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鼻是鬪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閱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况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寔。夢之所得者爲想。荷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攀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奮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

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曉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以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迴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披溢。絲繁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葑以歇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逼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並露。落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楫。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映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儻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驅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是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分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皁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一首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窾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彼鴛鳥兮。管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

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癭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黧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鑄冶兮。器不刃銼。木至老朽兮。不見留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贖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焉。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侮。毋操之不已兮。又以彫殘。糾鉤曲鬪兮。華照欄楹。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精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膏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遽。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髡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一首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其盛德也。脩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蠶豆。三見於郊。日星

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願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穆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旋於闕庭。納於廡府。如司馬命。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級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罔鳩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祀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辭。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焉。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焉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焉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焉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峨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翕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帶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誰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驪。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約。迺訊寶龜。龜告曰。獻。帝命家巨。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

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廬。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褕。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巋巋。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僣僣。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嘗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邊。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一首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一首

州名急就章弁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輩。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章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綬隨臬。賓播滑遼。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欽峽合疊。滯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古蔚悉。永郢鼎頰。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奏。憲袞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榔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毓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

象相聞。句絳蕪燕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鄧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儂南。句嵐鹽甘岳。句至於許汝萎處。句楚普露敍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禡會。句言過平九。句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句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蕪。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遠交洮牢。句右皆十。句邛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志松籠。句右十二。句連綿灑安延丹端。句宣檀驪蘭潤田巒。句湖蘇舒餘盧渝瀟。句梧蒲徐鄜扶儒禹。句右皆十四。句秦郿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由皆十六。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洛。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句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涓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嬌。龔恭怵辨。涼梁祁岐。鄧單宿肅。磁慈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城圖。有高富壘營四州。倡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此土。髮是北土。而脈脈而朝朝。一無此二而字。〔啄木辭〕五財。一作五材。〔突女師〕兩毛。毛字疑。〔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卷九

論十首

本論本論二篇。中下篇已載居土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

足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整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險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蠭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地土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平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德之間。則天下公私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債。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

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尙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膽無費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隔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接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誅之。天下積聚。可知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知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知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諭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論統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與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合或分。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閔

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嘗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虵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自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二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嘗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

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擬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擬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閭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讓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閭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嘗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代之。商之衰也。周代

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崑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亦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嘗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營其盛也。瓜分一作鼎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得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充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盛。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魏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瑯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瑯。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攻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

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兗。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廢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賊。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瓌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

宗於岐。遂劫而東。攻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歟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祇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憾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在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異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弃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二首書一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核。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粃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棗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己。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若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

藉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僱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饗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賣一作償。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賣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價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爲僱倭之糞。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棄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專。富且一作與。貴者化蠹瀆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僱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僱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

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與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糧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成其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獮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峙。罔違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餼。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發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秬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非得後人務於因循而無肯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頻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隴水衝。民祇百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余曰。溉田之迹。涇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

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效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假芻蕘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謂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旣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瀆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爲險障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禦。乃長驅南下。我師旣出。卽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雄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閒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數萬。吾未見其可。沉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尙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違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梟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

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知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本論〕以教道。道一作尊。而於一作而已。立法以制之。之一作財。今四海三字上一有方字。敢竊。一作又贖。〔原正統論〕正統之論作。一作正統之論與焉。其一無其字。其詩下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太師。亦自贖其詩同列國。仲尼以爲〔至〕以加正月。〔四十五字〕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疑〕推尊周室明王統之所在。內借魯史以託文。又因隱公失正之君。遂起元而明法。故書王以加正月。魯隱。此下一有公字。左驗。一作其驗。唐授之隋。授一作受。下同。至其。至字下一有於字。〔明正統論〕其上。一作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矣。一作也。相兼。一作相并。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有東魏後魏是也六字。可謂之正統乎。此下注文。一有魏及五代是也六字。篡位。一作篡立。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一有著字。得之者少也。一無也字。正統之說。四字之上。一〔有〕以其得之者少。所以其爲名甚尊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二十八字。復正。一作後正。〔秦論〕其德。一作其功德。夫始皇〔至〕廢秦也。〔二十八字〕一作歛自漢而下爲正統者多矣。其用德之薄厚。施政之寬猛。雖有不同。而其大體。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號。下

至郡縣阡陌之編。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作。若以德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飾之禮樂文章而稱道其功德。使後世炳然悅慕其所爲。秦獨不然。然又特惡儒生學士。是以漢興。學者尤醜齒之。此豈大公之論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漸積之德。非甚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周人遺紂之罪多。孔子尙疑其不至於是。矧漢儒之私說乎。然後後遂感其說而雷同者也。〔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矣字。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爲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爲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爲順。以賤者干貴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奪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符堅。此下脫當皇二字。〔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瞻無節。瞻一作屬。今坐華屋。今字下脫一夫字。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兵戎之事。高化軍。疑。惟耗。一作難。有支移之賦。一作有賦有征。〔塞垣〕斥堠。一作斥候。牙帳。一作可好帳。我師禦扞。此句疑有脫誤。藉城險城。一作賊。

卷十

經旨一十二首

石鶴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

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磳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雹。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管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鶴來巢。不書幾鸛鶴。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鸛鶴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奮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

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禮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潛天。又曰巧言令色。孔王。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

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彙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譬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經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爲最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

不期。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闢廣遠邇。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詩解八首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喻。曰。推治亂而述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始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

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惑者厚。故其詩切。惑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妣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與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潤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於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

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鄭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福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守。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尙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禮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

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頌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嘗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一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

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褻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間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後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鑄論〕獨經。一作經獨。〔辨左氏〕人事也。一作乎。警腹。一作史。〔易或問〕文梅作答問卦爻象象。於泰。於否。文梅作而泰而否。〔二南爲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作亦。〔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疑。〔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卷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墓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卽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草。草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草旣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旣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

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讎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草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敬字。願資產之有無者。惟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詒讎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府君幼失其

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筓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煇燄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慮。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統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大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嗇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涿。漸沅。皆將作監主簿。旣終。

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揚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竊。於夷胡。而漢之大人皆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擁裂。焚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樟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洽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欽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僂。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戴。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

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歛彭鄂。閩饒嘉州。皆所嘗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景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彊。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邁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彬。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尙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七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稽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

品服。移成州。權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真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擄。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著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運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長。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八十其齡。王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回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宮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蓄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

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和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於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富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遠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子。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播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

十五日壬辰。以疾卒於蜀州之廡。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儒。扶其柩歸於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於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於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於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箒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學。文本。皆尙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學。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從者其姪。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祁公神道碑〕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諫議楊公墓誌〕錄。一作抵學乎聖人。四字上一有而字。其婦。一字上一有封字。〔王公墓誌〕水丘氏。集本多作巫丘。〔薛君

墓銘」又監。一作後監。「盧氏墓銘」將作二字上疑脫適字。

卷十一

墓誌銘六首石櫛銘一首墓表一首

漳一作鄆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廩。其子洎濤尙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於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禡。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陸。自開封及其爲秘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濤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屈。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

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嘗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陴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尙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囊。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政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譙。斬於京師。三亭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欽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監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

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覓然。肅凜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濟。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微。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災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仁慈厚下爲先。人有屬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異爲管。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

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家爲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蹶。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土。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妻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齋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竇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啜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此乃隴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隴岡軒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閉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泣涕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食義，義學而取之。簞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育，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櫛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櫛，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櫛。既密既堅，惟億萬

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公在憂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兄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其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寶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髮髯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願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精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於朝廷。發於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

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寶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恕本作張氏。荆門。荆作薊。其家。一作居。益盛。益上有族字。嘗世家。嘗作嘗。家上有名字。節之。無之字。跋墜。作跋墜。及其。作及。見其夫。莫見。見作及。〔謝賓客〕魚袋。無袋字。〔張司錄〕山東。山下有甫字。可兼。可作得。〔先君墓表〕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離岡阡表作道州。歲取百千。百。一作十。抱汝。文集作劍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卷十二

記二十一首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模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管。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於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差。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

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瑠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淨瑠院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弈碁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黃人大賈廢散。淨瑠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瑠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兩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邠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罵辱之。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詩歌。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

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遠得運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海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異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誼。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瑯。學淨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誼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蓄。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

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耜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關塞高安。輾轅縵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系。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階。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必見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記於壁。未嘗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蜺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嘗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歎。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於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懷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麥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滯驩鄭麥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遠官大人。自閩陝嶺徵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柘天子千里內。幾一無此等。百年間。未出一土。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擊者。昔之抱者。植者。莠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一作之。腐。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樂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擡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嘗盜之。俾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辜之民。以騁其忿睚。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閑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真。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腹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二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畧之東園。久葺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既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蔽。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笑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與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涪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榑筍之贏。歲尙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閣館。在虧蔽間。賓欲寘。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王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樵。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驚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陰映。未嘗植物。因垮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漙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括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守。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以爲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母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

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歎。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期。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盡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惠不至。不知惠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輸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副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與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蓋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礬陽。見買一石。藝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買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願其所爲之心。又趨焉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西門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功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慮。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高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荷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瀉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 watermark 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

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筇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提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滯漫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嘗世盛族。五代之亂。播於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請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斗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於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於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於彼而伸於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嘗時者。必

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餘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續錄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善。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周。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政治之本。要在實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

以後爲筮。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闐闐。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矣。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買者不鬻其經。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庶。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滌垢院記〕處其處。處上有聚字。十有八。無有字。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想本作空且。落陽。落上有命字。損小。無損字。三十六。三上有凡字。既畢。畢作訖。遂爲。無二字。

想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隸夔州。諸本皆以那爲方。非。以荷滿歲。一作月字。未嘗此下一有致字。君行遠。君擬作若。想本作若行幸。可知矣。矣作已。之下。一作其下。〔明因塔記〕千百年。千作十。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想本有此。

〔叢翠亭記〕周營。想本同注作宮。常以。同注作皆。藹室。同注作少室。最獨。無最字。治亭。同注作爲亭。連者。一作節者。而刻之。此下一有云字。〔大字院記〕某人題。某人作乃。〔東園亭記〕脩友。修作予。爲大。爲作云。儂。二。二下有十字。始約。約作得。乃希。乃作出。幾。無一字。未出。作未聞出。少。以作從。風土。一作土風。給生。給作急。豐年。年作居。往來。作佳木。益脩。脩作修。不復。復下元缺一字。想本作不復。幾闕。闕下有也字。其留。其作之。石物。無物。

字。友蓋。作翁字。友翁。二年。文獻作三年也。也作記。〔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亦字。腎腸哉。無哉字。貽怒。一作移怒。以騁其恣睢。無此五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與。不作地。壯陽剛燥。四字作以干陽氣。使風。使上有能字。〔東齋記〕之東。東字作親字。以燕。以作其。誦之。誦上有以字。雄富。雄作奇。在體。宋文粹。此下有也字。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上有齋字。而某。二字作予。於其壁。同正文。〔伐樹記〕其根。其作三。庇之。庇上有奇字。七尺。尺作弓。杏之。之下本缺一字。怒本作木。死勢。死上有其字。〔栽竹記〕怒本記作誼。侯利。同正文作侯。〔游儵亭記〕是爲同正文。作是爲。心者。無者字。〔浙川記〕新作併。之資。資作要。所餘。所作之。甲子。子下。再有今甲子三字。惠聰自無此三字。雖老。無雖字。〔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之作世。以生。以下有爲字。以其。無以字。琢磨。作磨。琢然後所食。後作其。以庇我。以上有有字。浮屠之。之下有人能教人四字。我之有。無有字。所欲用之。之作置。因具言。因下有得字。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文獻作問其所欲用置之具言之所爲。紅蓮云。修佛殿者乃李靈之。始造歲月。文獻作始造之歲月。可喜。文獻作可喜。十六日。無十字。有夷陵令歐陽某七字。〔偃虹隄記〕怒本作臥虹。按文。起公租諱。今家集以偃作臥。疑避諱也。所記。記作紀。金雞之右。右作石。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怒本作長三百尺。高十有三尺。萬有五千五百工。作四千有五百工。百步之隄。百作五十。皆蒙其利。無此四字。不以廢。作以不廢。〔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汲多者。秀卿。秀作季。謂山水。謂上有羽字。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乳泉字上有而字。紅蓮云。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虎丘石井。井作泉。招賢。招字本屢。怒本同。玉虛。二字作壘。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紅蓮云。此篇瀑布下無水字。皆戒人。皆下有羽字。食之。之作而。岸時。時有本屢。怒本同。此井爲水。爲作於。〔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字。不必問。問作同。遺家。作遺二家。復有廬陵歐陽某記五字。〔三琴記〕皆不知。皆作嬰。

卷十四

居士外集 卷十四 序

序一十一首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交。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事。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裕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飪。臣下必間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啟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廬纔一二而已。故敘裡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劉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閣寶訓。陳經邇莛。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韞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責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吾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翫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擣裳塵。跌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據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摺一作薦。紳識者。咸傷寃之。君方擔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回翕之邪。不然。何遽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回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鏡。嘗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鐵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筋擗鼈。可供臚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崩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願望。自長夏而往。纔十

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每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僕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阜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阜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表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阜。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羈。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異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

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錢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生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累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土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平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谷。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

圖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篋簾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筭。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益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寔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本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刑。劇焉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願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語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玄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 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實寅出日。寅饒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皇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

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實。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王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一無此字。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實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焉。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貢。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尙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序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進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

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尙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靈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遠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鑿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莫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閱遠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沉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起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爲一作而。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送方希則序〕將有無路字。不利。二字作好世資。積囊。囊作囊。〔送陳經序〕而下。下作北。若斷。斷作斷。擲囊。擲作籍。登覽。作覽。登。相傲。相下有羣爲二字。旅遊。無遊字。暮已。已作以。三日。日作月。〔送楊子聰序〕歲數之。無數字。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一有河南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衆而能出其頭角矣。二十三字。遂特。特字本疑。想本作將。〔送廖倚序〕幾歲。一作載歲。〔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蟹。想本作鷹。先膺。二字作光英。而精。而下有其字。志高。志作文。行潔。蟹作能。河陽。諸本皆作格陽。按序云。聖俞移居河陽。因史事而至於此。事說言歸。余惜其去。則非歸格明矣。今正之。終則。則作而。事訖。訖下有役。特其。特作特。〔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字。稱述。述作著。而深。作深。爲用。無爲字。〔尹源字序〕古仁者。一作古之人。是以。以作儼。而字子淵。文數作以淵。且止。同。

正文。「胡實字序」之辭。蕭下有也字。美之之文。文下有也字。再之言。言下有也字。言堯舜。無言字。又直。又作此文王之世。宋文粹無之字。各昌。名下有日字。古人之命字。一作古之人命字。所道。道下有者字。作字說。有此三字。〔送陳子履序〕。超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本姓爲陸。故公之集或曰陳曰陸。煒然。煒作卓。所以尙。無以字。後悔。後作無。一朝。朝字本疑。超本無此字。博其聞。聞作文。致思。思下有也字。發辭。辭下有也者。

卷十五

序七首

剛正黃庭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求。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僂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

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僣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願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詭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盜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兩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圖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杵。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或。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

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言。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謂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尊。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平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交者也。是則孔子專指交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於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蹇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誥。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

證如此。而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象象繫辭文言詁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饒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墨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畿。寫以爲圖。子美見之。嘗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闕。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

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宦人煎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入家。分割以歸。不敢礙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詭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噉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報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陽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一首

桑懽傳

桑懽。開封雍丘人。其兄健。本舉進士。有名。懽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懽白令。願三字一作日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懽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懽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懽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懽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數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穰澠池尉。嶠。古險地。多徐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嘗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懽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懽。將謀招出之。懽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饋，而以其餘還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錄，爲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劄，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讓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憚管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長，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

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樸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樸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字。言水旱。旱下有事字。訴於宰相。四字作叫宰相以訴。四出。四作分。畿民之。三字作其。幾不得達。幾。一作畿。霖潦。二字作水旱。易見。見下又有也。易二字。通於。於作子。吏居。居作隔。生死曲直。作曲直生死。而民之志。而下有已凡二字。闕於州。闕于作達乎。於上。作乎。

天子者。縣不壅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趙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於縣。縣不壅而得及於民。亦凡三十三字。接下文令與主簿尉云云。主簿。作爲尉。佐是縣。作其爲尉。以夫。二字作予。臣其行而以予。二十四日。作十日。無二四及下六字。〔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劍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發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傳易圖序〕至其。無其字。有激云爾。作有激而云也。昔孔子。子下有歿字。其事。無其字。必以。以作書。夫子自作。子下有所字。取卦體。體作辭。其下有以爲問引文言六字。僞謬。僞作謬。聯屬。屬作繫。孔子言。孔上有故字。不必。作必不也。必作必也。其證。證作謬。知矣。矣作也。雖有述者。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述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斷不師授而各自名家。今圖之所傳者。凡四十五字。焦贛費直。二字上各有有字。自得。作自言得之。之。學。無之字。漢末費氏。末下有有字。〔七賢畫序〕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焦生。狂達云。此篇文體似非序。但文纂作銘字。可疑。王際甫長樂集有

信都公請作七賢圖詩。其序云。伏羲出示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爲之頌贊。將以刻石。永告來裔。而回也不肖。亦辱於此數。則公所請作詩者不一也。趙本作求七賢畫贊與焦伯強書。無罵物。文纂作無一罵物。始爲贊。文纂作試爲贊。〔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作題龍茶錄後。狂達云。此篇似非序。趙本作茶錄跋尾。又一首贈薛少卿。佳客。時文作嘉客。齋夕。作致齋。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時文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桑

居士外集 卷十五 傳

釋傳〕本舉。無本字。往來。文藪作得往來。往來里中。四字作得字。焉也。也作矣。夜入。作夜入。其德。德字下有中衣。聽問里父是否。里父言是。即復聽還。王生。籃中凡二十字。推仆。文藪作推仆。轉運使。文藪無使字。嶠古險。嶠下有繩字。涂山。涂作深。捕之。無之字。宣頭。無頭字。授名。名下有捕賊二字。罪黜巡檢。檢下有者字。其間。二字見作藪。召釋至京。此下脫一節字。輒出。出下有者字。數日。作十餘日。民皆走。民字作居字。獨有。無有字。三日。三上有後字。則攬。文藪作則自攬。攬其具。作自攬具。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字。怒本作不足畏。某處。處作所。察其實。作察得其實。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字乃對上甲字。刊本作卒疑誤。復命。復上有而字。非我。我作吾。送三班。行下有名字。與兵馬。與下有嶺下一字。手殺。二字作平。而自伐。而作以。與詐取讖也。無與詐也。三字。亦忌之然。無此四字。以行。無二字。二廩。二廩作園。見民。見上有又管二字。善劍。善下有用字。常畏。作常謹畏。遇人。文藪作遇之。而能者。者作然。偉烈。偉作義。古人之有然焉。文藪焉字作而。不誣。誣作遺。知今人。知上有又字。釋所焉。釋上有然字。次第之。之下有焉字。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焉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釋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卷十六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怒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郡。郡逾其境。雖賢守

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書。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母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巨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嘗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斐廷論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違。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篋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瑤瑤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寶幣。篋。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遷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奸。大國。整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道一作道。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

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據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實。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護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曩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遵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錙兩字。使

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純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互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至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悶，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

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願學者何辨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徃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諄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等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千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蓋不可也。譬如鼓鑠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

寶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未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實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養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於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疎殘，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尋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矣。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踴論，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毒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

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筭。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求。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一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賦畝爲力役之勞。猶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賦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願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

之命焉。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每無一字。〔與郭秀才書〕余字。一作無厲。且少。一作甚少。〔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勤且勞。〔第二書〕剪剝。一作剪剔。發之。一作發明之。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言道。朝。一作子。〔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說。一作誠。〔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即。一作猶即。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稍息。愁無爲愁。一作樂。〔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粲然而文。粹然而精。賤技。一作賤役。

卷十七

書一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願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

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書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一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閱言高論流鏢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詞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

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薦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處，極致則宜，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長愧長，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誦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嘗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微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闕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嘗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讖。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

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嘗諫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嘗諫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嘗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嘗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

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嘗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龜門。一作閭。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憤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稱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嘗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亦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

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關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笑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笑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路。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該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涓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嘗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陝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尙欲留陝。走人至解期。

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願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遂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恕世事者。尙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旣極。亦嘗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道慢之癖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景祐二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秘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

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不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動。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特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虜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羶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詞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閱矣。曷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無者字。私自。一作私以。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與高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不可屈之節。屈字下。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一作其。〔第二書〕五七孟。一作七五孟。〔第

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自恕。今乃。一作乃今。

卷十八

書一十二首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儻逸之氣。就於法度。根帶一作抵。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變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倖狂失其常節。接與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連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憊憊。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叢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

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傳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達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蕪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譁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許。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官孺蒙。一作京儒蒙。先生碑。蒙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願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翫肩諂笑。甚者獻譏諛而備使命。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膏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羸。迹日亦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足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數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闡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

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管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若。不應稱文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真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奏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率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窳。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矣。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屢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戴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

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選。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牟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管甚管。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蹙然闕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

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首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二字疑衍。〔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年二十以前。〔答祖擇之書〕兩策。一作兩冊。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字下。一有於字。〔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有至字。并前所記。記一作寄。

卷十九

書一十五首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嘗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當賜教。向執。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纒。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

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論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六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感。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願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一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尙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於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閱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且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嘗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晁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嘗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惊。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傲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嘗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嘗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政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

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蹶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閩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沉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嘗自作文一編記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回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闕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屍沉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

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遠。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秋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矣。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唐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益祿。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爲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閣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

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閣。唐末。卽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謬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竊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開。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蹙。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嘗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可笑也。因輒自斂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旣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淨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淨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二年續版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輩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

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辭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嘗。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案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此下。一有又字。〔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眞蹟。世字下有固字。况一人之力。眞蹟。倪字下有以字。〔同前〕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獨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同前〕代亡。一作代之。〔與蔡君謨書〕自三代。此下。一有秦漢二字。奔走。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不足以示人。不字上。一有恐字。自傳。此下。一有也字。

卷二十一

策問五首

問進士策題五道

居士外集 卷二十 策問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與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殞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論證議一首

贈太尉夏守瓚論證

謹按證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信。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途。得證莊。一作壯。恪。公自東夷。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

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遷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一法。諡曰忠僖。謹議。

齋文一首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祗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祐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佑。

祭文八首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無窮。尙鑒。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糲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兩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鑒。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

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念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卷二十一

譜二首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顏。顏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欽。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二子	顏生三子	紇生四子
			詢
			亮
			德
			器
		約生叢一子	胤

		盛關		
詢生四子	長卿關	蓬關		
	肅生一子			
	倫關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一子	琮 璟
		幼讓關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一子名七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楚生三子二名七	遠
				某
				某
託生三子	鄂關			戊
	擲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翔生一子	萬三

	信生一子			依生一子									儀生四子				伸生一子
偃生三子																	
	端無子			素生三子	載生一子					寬生五子			猛生二子				宏生二子
觀生二子												谷生二子					
晒		藹	曉	霏	鑿	照	曉	晃	障	曦	炳	煥	綬	麗	楚	至	

吉州府君諱珠。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舊湖。夫人劉氏。

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仲。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致廬陵之文。鬻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伍。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據宋史所撰安福大君墓志。列唐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會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夫人累封

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倅。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翔。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真宗

皇帝嘗自擢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

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尙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隴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隴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

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隴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暉。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

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

范氏。其後兒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蕭。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頴。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畝鄂欽彭岳闕鑿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子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頴。爲三班奉職。

直府君諱頴。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爾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踏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闔君字。播。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踏字。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字二字。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

字一作懋。梅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實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居于南。仕于陳者曰頽。威名著于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世。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卿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入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前。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尙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嘗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願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諡。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述。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實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頽。頽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

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顧至暹。史皆以為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勵梅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為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陰。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陰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舊之世。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舉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大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自上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俟別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租而下別其親疎。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顧生二子	紇生四子	詢
				亮
				德
				器
			約生一子	胤
		盛關		
		濠關		
	長卿關			
詢生四子				
	肅生一子	顛關		

佺生一子	翦生二子	凱
	宗孟	
	宗閔	
	宗顏	
	宗道	
	宗古	
	脩	
偃生三子	觀生二子	炳
信生一子	端無子	
休生一子	素生一子	霈
	載生一子	鑿
		煎
		晃
		暉
	寯生四子	曦
	谷生二子	炳
		煥

			做生三子	
			顯生二子	
			昱	勳
		顯生一子		
		頊生一子		

此譜圖與石本大槩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卷十五處。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尙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遠。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尙書兵部馬將臣賈贛等。上又列唐吏部尙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私。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於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陸。字公安。陸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

子曰欽。字正思。漢氏以欽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尙書於伏生。自容至欽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各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謬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書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凡字上。一有故字。字彥士。上。一作世。又作專。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嘗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寫以八侯。熊嘗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箠。射中其物。則視箠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箠而飲。飲非觥也。

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簪之法。一物必為三簪。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簪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簪。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簪。可也。益之以簪。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簪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簪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簪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斂簪而復探之。簪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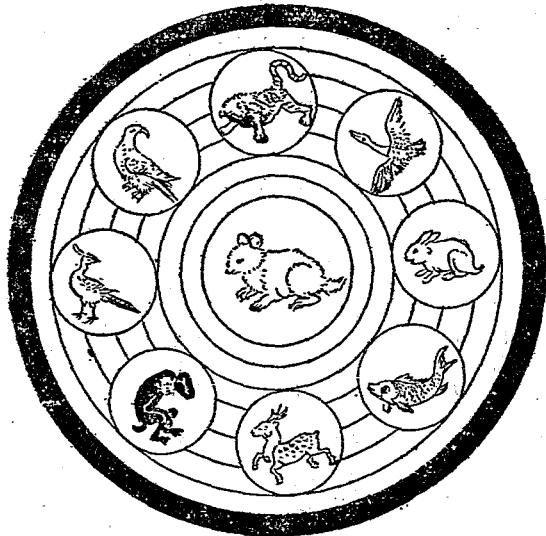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卷二十一

論一首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



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石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允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蠶。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銳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陀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蠶。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陀。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蠶。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盤潤。惟有銳者尤發墨。歛石多銳。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蠶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魏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箴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箴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一。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一首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以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楊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屋。三河間一有景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焉。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柱樓下。見

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
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
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藥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蠟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
以州著。細葉。蠟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紅九
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

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嘗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款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韉。故謂之韉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繡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鷓鴣羽色。細葉蠹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瓣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撼之。九蕊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盛其蕊。爲九蕊。一百五者。多葉白花。落花以數兩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者。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單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之。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

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雖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紫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再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嘗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幃帘。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以蠟封花帶。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藁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

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刺。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藹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闕。而凶訃已至於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視譜〕惟此崑石。此一作比。歸歟。此下一有間字。〔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信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或無一字。〔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有姓字。九藥真珠。此下一有紅字。下同。司馬坡一作玳。鬻其園。此下一有字字。因曰。一作因名曰。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脫一者字。崇德寺。一作崇真寺。如拍板。此下一有之狀二字。不過一二朵。二一作兩。此花黜矣。此一作其。丹延已西。已一作巴。〔風俗記〕以菜葉。以一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一人兩字。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以鍼花。三字上。一有用字。入其膚。花輒死。膚。一作皮。輒。一作歟。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概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吳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仕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卷二十一

雜題跋二十七首

書李翔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翔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簾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必曰。入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

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鑿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擊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嗚呼。其似春。嗚呼。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嘗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熒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識。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一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靈羣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翔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如翔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一作景。佑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羽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僞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

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矣。然在師魯。猶爲未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稱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稱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借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稱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倅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儻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味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

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奔陷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勸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蠟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卽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鏡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贖。翰林東閣書。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尙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尙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辨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守。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守。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遠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

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畫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可見也。然而應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畫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嘗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稱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一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賢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

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嘗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圖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名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名。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始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開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依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尙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尙書王公。字伯中。靖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扇鏤甚嚴。至和元年初。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獲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

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嘗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喑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是道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嘗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嘗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嘗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闌然，更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廢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貍，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林，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畫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薛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攻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又條悉。可當之。石本作可以當之。而不簡。類彙作而或不簡。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其字。歷貶。石本作歷官歷貶。盡知師魯。四字上。石本有不字。仁義。石本作忠義。其學。石本無其字。叫屈。類彙作叫地。於其銘文。石本無其字。乃云銘文。石本無文字。以非罪。石本無以字。未必爲非。石本作皆非。故不。此下一有必字。若謂。石本作若爲。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彙作皇甫湜作韓文公誌與李翱行狀。誌云。石本作誌言之戲。石本作之喜。孔子言。石本作仲尼言。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有於字。豈恤。此下。石本有彼字。〔跋永城縣學記〕唯以。眞蹟作唯於。廢而。眞蹟。廢字上有於字。世人。眞蹟無人字。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卽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尙或可疑。姑附於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卷二十四

近體賦一十一首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

居士外集 卷二十四 近體賦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 推誠應天 豈俞文錦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關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處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兩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沉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兇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惑。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貴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違。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尙。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覓。而况嘗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責實。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尙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聰。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禱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探。有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屨。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尙。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尙。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擲。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譬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鏗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管。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尙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論以非精。曷若彰教晦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虢東圭。捨規模而安劍。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后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謀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禮。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宇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信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壞。上下於焉而克順。題巨內附。類檉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彭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望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后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極新寶構。高杵逐歡謳。照爛雲臺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膏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斯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上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上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真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平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蓄。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

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躋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鄭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蕙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綵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翻舞名。竹宮歌盛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選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辜紛華於媮俗，復若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望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譏，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淵水之類。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態，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薦割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洽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寶大化於無爲。致爾漢皇之演，各全其本。雖有淮贖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

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博愛無私詩〔闕〕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敘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愆。必順持而後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宮。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頽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蔭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勗。爵之侯。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鍾。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盤纆。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罄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番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威照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念。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

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綬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繩保乎國。示緝綬而可憲。審雖休勿休之理。邊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遘啓居兮。以圖靈之是奉。無敢瑕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淳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懃悚以爲本。在無綬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斷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樸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斷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選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未作之紛紜。剖刻楸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鑿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斷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磨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未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削刷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斷。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

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簞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籌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筭。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縈經續以領祠。羣望繼行。禱駟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浚。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惟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休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壘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早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倅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租筭。必誨人而攸尙。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鞫而斷爲某。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論。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與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遠。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刷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其本周禮見莊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
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
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
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
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屨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
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
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帶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政王室而作離黍。
何侯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
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祀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穆茂
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
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秋籟詩見古省題詩

幽篔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寇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敵爲裘。索享儀
非蜡。園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揚皇猷。

〔進擬御試賦引狀〕自四年來。四字下。有五字。〔王不琢不成器賦〕可成。一作可名。難成。一作難明。〔賞以

春夏賦〕必順。一作先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一作東動也。事之以發。南任也。物之以成。養育。一作長
育。有常。一作無彊。無爽。一作不爽。具在。一作其載。往牒攸欽。一作往牒攸儼。事逆。一作事辰。有災而有鐘。一作或
災而或鐘。主教。一作主殺。而不行。不一作後。故能。一作蓋其。且異夫賜以鞶纆。一作豈比夫賜以鞶纆。贈其袞冕。
一作贈夫袞冕。〔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完爲鞶。完。當作纆。

卷二十一十五

論二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關〕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懼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營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世。〔疑〕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命。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未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笑談。天子方

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與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錦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觸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曰「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仰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讓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遠覺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躋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王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

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黃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跛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平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遠。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八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嘒。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嚮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

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對講天人之精。稷賈少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與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遷。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黃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聘。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暑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牟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獮。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遷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

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計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宥之恩。尙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虛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揀盜。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虛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嘗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宥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羅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筆者不能救錢。持轡者不能御駟。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實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尙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廢於金帛。亦罕辨於良蒿。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夷落

仰資於善價。寢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庠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廡。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塵。包虎皮而載駝。聞一作聞。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於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顛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專若姬氏。聳自郟封。佐堯而爲農師。居幽成於王業。綿綿之賤。本仁積功。臨臚之原。聿來胥宇。遠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與。定命攸厚。神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逃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酈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拊西賓之間。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尙猥并。

對。聳祖平后。覆以至乎。蔽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郟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卽神臯以開壤。據瀍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酈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

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回。扼關中之形勢者。疆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詭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籥益蕃。各有莘心。必虞疆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與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淺微。寢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遷賢之席。行則馳裏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摛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僑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樸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闕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恥。傳春秋。蒙誣斃之說。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薑尾之謗。謂之誣斃。非巧言乎。目之薑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

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龜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黃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策。皇上思講勛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飢餓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寶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蕪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天子善之於攻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焉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寧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薑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權而行之，非爲壽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薑尾，非子產之過矣。况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屨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嚮乎至力。故蒞事惟能。丕揚於景鏗。遠夫上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箴。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彊。邇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播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蒞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第二道〕循明。一作偏明。〔第四道策問〕頗折。疑是頗折。折理。疑是折理。士圭之影。影。合作景。〔國家試策第一道〕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

卷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交七九則變。坤交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象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腹眩以去疾也。故其象

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辭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勝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災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入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尙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壯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嘗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造猿獫。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

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寡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稱。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第三〕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第四〕屯。動平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有中字。〔第五〕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第七〕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

當作心。兵非聖王。王一作人。〔第九同人〕急於人事。急一作適。〔第十一觀〕下觀於民。於一作乎。〔第十二剝〕動以經論。易釋文。黃頤云。經論作濟也。本亦作緇。〔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第十七恆〕而久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脫天下字。不正利。一作不利正。〔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益。

卷一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

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爻。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

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體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象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

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惠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意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第一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第二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破其害矣。矣字上。一有者字。〔第五革〕貴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有其日二字。〔第八艮〕可爲而爲者也。爲

崇。一作有爲。〔第十兌〕萬物之象。象。一作衆。〔第十一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第十二小過〕於治人者。一無者字。

卷二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尙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

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

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尙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牂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尙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之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率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

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斷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義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性。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實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交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繫辭〕然有附託。有一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其一作豈。落不出。一作何。落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有自字。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取之二字。之不爲。不字上一有所字。遂其一家。其一作爲。聖人

之將。比上有一由字。用生著。一作生用著。不能通也。而乖戾也。二也字下。一本各有如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願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蠲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僂直八十始攝。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外制集

卷一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與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墮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有於守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旣明。實吾不欺。罰爾無悔。

頌貢舉條制勅元本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勅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中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其筋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政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

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草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一作以。爲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珣。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一作象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遭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詔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日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燕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贊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瀆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干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蠱。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遷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尙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閔道之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愆可。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亂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遷焉。以爾久服官

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詹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政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濇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尙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違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逵。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遷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矣。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一無二字。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熱。雖欲代汝。寔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暉。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閩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祺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仲磨勘政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謂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鉞一作鉞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衮。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尙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無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尙。平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眉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筋身。試材於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適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唐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橐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氏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勅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取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大經。而肯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並歷勳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洽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于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掩。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任。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守。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燁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燁。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於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涪州鹽酒

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舊勘改官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泄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

而使賢能之不勉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實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嘗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之知止。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諫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禮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

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一作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奎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剝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論我至仁。曉茲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諄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序〕聖賢相遭。遺一作逢。〔皇叔荆王制〕行荊州。此下脫校字。〔陳淑等政官制〕一本作國子博士

通判澧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崇貽慶制〕貽慶。一作貽憲。〔秦州推官董彝制〕董彝。一作黃彝。〔趙安期

制〕可以。一作亦可以。〔王守一制〕沿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護州二字。

卷二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遼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遠。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况爾方置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子。士之笑一作。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還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克勤厥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尙不責其筋力。而况涖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一無此字。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且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且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孝一作石可下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愚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筦樞。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悔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一無此字。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能。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實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秘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逸。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使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

笑。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所字。志。干譽而進。不可爲。一有僞字。惟思厥中。務履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滙等政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嘗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當字。進秩。乃爲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字。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任。而蒞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善。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政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監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霽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各臣之家。爲國近戚。惟當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鼎。失克保厥終。一作終厥身。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照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照等。士之在乎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字一作乃。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敘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限。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實其備。蓋於其大者。人二字一作以。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累。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遠一作威。人亦足有爲。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蕃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爾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西京。而更不能捕。煩吾出兵。爾一有能守。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及身焉。升爾於朝。往膺一作服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二字。一作與申。賞罰之文。懼平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率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一無此字。豈不榮且樂一無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开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开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嚮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一無此字。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治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蓋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一無二字。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賧無重輕。一作輕重。皆不得與平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旣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志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涖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聲。而有聲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無壅。各勉所爲。可。

前澧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勸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習以修

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願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一有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之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于。州。就隴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士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炫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有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獲所。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寢以勸。一作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倬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束在於一。無此字。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駭。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流。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靡。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歷勅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舉。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勸。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趁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誥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作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嘗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嘗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嘗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席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諱字。〔鍾懷德制〕筭權。一作權筭。〔樂許國等復舊官制〕吉綿本以司門爲司勳。服於其親也足矣。作報於其親也足以觀爾。一作觀汝。〔孟皆制〕皆。一作階。〔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稽。一作蓋稽。〔郭固制〕慮變。一作慮變。

卷二

制五十一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秘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廢勘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秘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勸政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敘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選。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嘗得敘進。升之期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盛革潘涿一作諫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盛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膺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停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忘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嘗遷。方茲多盜之事。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尙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刑州觀察支使張德照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照。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時。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謹。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笑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三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泄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磨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毒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曰爾材。而吾近巨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顧一作推。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真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政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効。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暑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違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殊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殊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襄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泣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尙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尙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一作信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大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一無此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涖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典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徵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識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供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謔轉官制

勅具官杜謔。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術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亡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東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況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之。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建州司戶參軍吳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仲。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

第冀推恩。予無所愛。一作變矣。凡謹慎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后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之。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其守。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徇得。其體一作恩。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章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闕。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懷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尙有茂恩。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志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

既有賦斂之弊。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閔。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冀成。一作惟實厥成。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政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側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一作昧。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殆。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敬。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庠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闇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膏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况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直麻哭泣不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違於朕聽。嗟愧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踏後悔也。可。

楊敞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鈴轄楊敞。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繹。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逮茲二歲。豁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墮生疾。歷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既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瘳於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閭閻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涖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祗。惟長。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洽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攻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鉤。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儲坊。俾通朝守。盍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職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御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費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念者。可。

錄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敘進之榮。茲迺常典。疇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洎显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嘗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教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闈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尙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畋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洽林術程濬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甕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卽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而未下。

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益制〕潘。一作狂。〔進士劉純制〕故甄收。故字下。應於字。

苟有。一作苟得。〔柴宗慶第三女制〕連戚里。蓮字下。一有榮字。

制〕勤。一作懇。〔曹元寶制〕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

一作夙夜。〔杜杞制〕爾可。一作汝可。〔史吉亨等制〕蘇黃中。一作蘇莘。

〔呂遵制〕脫穎。一作穎脫。

〔劉皆等制〕寵命。一作恩命。〔郝嗣宗制〕

〔倪俊制〕皆可擢。可。一作得。〔盧守勤

制〕開封縣。一作封丘縣。〔楊元寶制〕報効。

〔邵必制〕焉治也。此上一有學字。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分。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旣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自上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

卷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縣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靈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坤。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劍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圓。啓靈文於貝葉。一作騰。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舅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鄙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途。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軫云復。申飲錢以爲榮。宜有匪頌。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尙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途。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錢。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蒞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闢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懇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圖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

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尙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願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護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實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實。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奏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蓋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后。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關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薦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等並膺東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遽。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輔具業一作嚴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臺相。載繹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霄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擬寒律。乃願道途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頌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擬殫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頌飲劑。式助宣朝。

皇帝本命充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徹福庭。一作廬。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凝陰伏。診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沖。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秘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一作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屨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輜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途。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充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

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睡孟孟予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柅聘車。卽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鑄。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塞。欣入見於彤墀。鑿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颺獄。秘殿燄鳳。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軫軫。薦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瑄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內制集 卷一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康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鶉鷄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葑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照物已融怡。

其四

驚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藥一作鑽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卻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鷺。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頌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爲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暹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藹一。作霧。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消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俟靈遊。願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茲往宅。庶以卽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輶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志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悚而增切。秋商在候。奮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序〕取怒。怒一作愆。〔至和元年九月皇帝本命青詞〕寶祚。此上一有伏以二字。〔溫成閣春帖子〕故年。一作舊年。老監。一作阿監。

卷一一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恩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卽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藻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卽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敝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風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冲虛。薦清一作精。衷之蠲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巨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等並親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巨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卿等風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尙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巨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慈。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尙饗。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治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墳。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盡。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勳閥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崇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

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膺寄任。深東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一無路守。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十五日

卿等時有將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盡。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泔。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臯夔調鼎彝。自然災沴變休祥。

其六

炎暉流燦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痼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啼。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縵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鷺引鷁。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豔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縵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奏。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鬪草及長辰。共薦菖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詔獎諭勅書四月十二日

勅叔詔。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教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禮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騰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願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干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馴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藻之真文。延紫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薦善之勸。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一作捍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聞。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余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備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動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嘗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執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播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志無不爲。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余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觀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辯索以承風。遠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喬露之光。紛紛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笑可鑷痾。滄靈液以淵滄。啟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巋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蒼嶠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功。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丹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曠。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字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勸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密。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鳩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寶道妙之冲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辟讐。伏

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傳羣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卿等各輓材賦。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國之爲勞。宜有思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昭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交。感載嚴淨侶。夙按焚儀。冀絳滌於百邪。俾妥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凌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願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閔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勘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徹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彙靈。仰祈仲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禋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日。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瑤席瓊綺。鳳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詔奏續添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詔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竊以叔詔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詔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詔獎諭勅書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尙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除皇帝允初制〕作屏。一作樹屏。〔賜吳育讓恩命不允批答〕常歷。常當作嘗。〔醴泉觀上梁文〕喬露。喬疑

作喬。〔廣聖宮祝聖壽青詞〕恭陳。一作恭臨。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秘。實有蕃章。粲然玉簡之清文。婉若金麟之瑞質。茲焉鎮信。輔以精誠。伏冀冲鑿昭臨。純祺錫發。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焚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殫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頌燕情。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頌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扃。俾載陳於祖奠。敬茲芳潔。尙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氣。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秘殿。來格衆靈。冀真鑿之妙仲。答精衷之獨潔。保鴻圖而縣回。均庶岳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報。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藤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卽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徼。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遠。載嘉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襪一領。入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葺。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敷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續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

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奠瘞在茲。營魂其處。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饋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仲獎諭勅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韻學。期乃有成。惟審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而。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旣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遽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暑以云初。効右牽而米獻。式彰誠盡。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幸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鶴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卿等各蘊材猷。出膺委任。綽著綬寧之績。克彰勤盡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卦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賻禮。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爲慰流。奚旣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

不宜白。

建隆觀坤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貫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報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鳩算。羣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祗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頌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隄。遠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祗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頌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餽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餽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祗率案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頌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一作洽。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頤三盤

敷祚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卽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臍響。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蠢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履淨館。虔奉秘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七日

卿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儀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疑。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秉旄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爲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秘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卽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旣深東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侍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邊藥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涿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樹燎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尙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陳舜醜。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發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除陳執中制〕名臣。一作大臣。〔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一作撫問諸河臣寮口宣。

卷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
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效駿足而來貢。備彰勤盡。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風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效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七日

卿風飄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效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巨能盡忠。因物而脩禮。勤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著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嚳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效。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菴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效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急。祕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效貢輸。載省恪一作忠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徒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勅書八月十六日

勅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管著勤庸之效。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會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政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傳。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懇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夙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儻科於異等。遂進臺彥。騰夷

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秘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東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耆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費錢明送。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彭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閭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效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勅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效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錄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脂牒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卿等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願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頌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屆道。方涉川塗之遠。宜申宴犗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頌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嘗火德之盛期。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卽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五月二十三日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箚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葦葦。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偵於輕敵。彼竇自貽。自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參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願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戒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詞

伏以瑞泉涵液。漚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鬱。閱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雲氣。伏願紫清昭鑒。飈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靈。下逮翺蟠之綏。並蒙道蔭。咸被時禱。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猷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實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攷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

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兗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局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襄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搗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兗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敘著於上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諭之曰然。而能恪一作恭。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回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勸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奔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滯迅流。水防廢官。衝盜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麗。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被以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啟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虞。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卽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官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麗鴻之祐。物生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鳩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風韞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朝。修歡隣聘。式交都畿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肅隆聘好。方憩輶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筵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且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輒時修聘好涉此迺塞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徙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筵口宣〕宴飲。一作宴飲。〔東太一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一作祝聖壽。〔賜富弼第三表乞退批答〕或用人。或一作戒謂卿謂。一作以。〔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福寧。一作福康。

卷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願寵數以宜優。禮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範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邕遠。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悵。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

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潁州徐宗汎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

勅徐宗汎。省所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脩。備物容而致慶。誠勤所至。歎尙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集禮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倬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厯之祉。庶縣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事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屬翼。敢愈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禋之茂集。倬嚴禁籞。祗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既新於叢禱。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惟。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頌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頌宴犒。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正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闢充庭之寶。深惟守土之勤。趨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 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事來。秘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費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同體眷懷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嘗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溫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瘴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貺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輶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尙寒顧驛塗之攸逸俾頒飲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關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勅蕭福延卿鳳駕使輅遽傳國郵屬餘寒之在候惟馳驛之焉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

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會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禮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二日

勅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三月三日

勅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莅官以勤。夫倬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遣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信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伸宴飲。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輟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照進先春茶勅書

勅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覆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羣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巨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

勅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闕于再。歎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訃。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頌賚。用示眷優。一作優。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真乘之秘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庵之祉。永隆丕算。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籤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回壽曆之延昌。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勅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委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准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勅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違寧。近知西京關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導微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巨。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尙足以臨蒞。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願彼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算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束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遣留使副銀鈔鑼睡孟孟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報來止。將命有儀。願茲館餼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一作寔。繁嚴刑

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閩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筭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聞遣使者往就閩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憐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刻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若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禮朕意焉。

〔賜夏國贖藏經詔〕大藏經帙。帙字上一有及經二字。〔通商茶法詔〕重誅。一作峻誅。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途。惟茲藥籙之良。加之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頌一作恩。資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頌宣之寵。仍伸撫勞。嘗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竇隣。講歡番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頌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夙副聘軺。來陳壽祝。願川塗之攸逸。屬氣節之方和。俾頌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一

綵索盤中結。楊梅淺裏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二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三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后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四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五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其六

其一

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綉爲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四

內制集 卷六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塗椒自己馥清香。

其五

蘭苕擢秀迎風紫。權豔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深宮行樂自無窮。

溫成閣四首

其一

香黍筒薦穉。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颺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訛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僞豈能知。遙思海上三山樂。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自爲難忘竊窺賢。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闥誇新巧。繁絲喜續年。

其二

黃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鬪今朝勝。盈籜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一作午。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色。皇家玉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既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繹。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顛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途。宜有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錄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鬪迎祥。慶禱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煥。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遠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祿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一作保。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獨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藻簡。通此苾芬一作芳之薦。被其舊嘗之虞。仰冀昭回。丕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諒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閣奏封。願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遠。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遠。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

敕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始久安。矜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疆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闡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旣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一作法。以干刑。庶漸革於後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卽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巨察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葆叶應。爰卽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被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錫潔。薦馨茲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禱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禱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爲將來禱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爲盛禮之文。乃願眇躬。克成大饗。實繫貺祐。用薦菲誠。

內中爲將來袷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袷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日

伏以茲者祗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願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躬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蕃圖。

爲將來袷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繫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祗實之志。

爲將來袷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願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二十五日

卿祗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頌長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願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頌宜儉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餽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彝之至。斡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精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違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既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尙純整。資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盡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頗。聞於佳譽。乃眷別部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畀之意。是用因霽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酬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瓊。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待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啓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鼓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耆明之哲。是爲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志。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冑之色。難犯。爰探軍中之譽。俾分闈一作閫。外之權。遂膺旌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載推圖舊之懷。式敘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

授依前檢校尙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懇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尙饗。

真宗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禘嘗烝。禮以時舉。然猶未厭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願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丕訓。是用躬執圭瓊。薦其芬芳。儼一作愾。又作儼。然如聞。來格來覲。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尙饗。

淑德皇后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蕡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尙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睿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

交神而蒙貶。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富敏瞻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曠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旣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嘗卽往膺。勿煩忤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救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餞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閤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救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旣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餞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旣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官。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冲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卷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兩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官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丙中福寧殿開啓禘享預告道場青詞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禘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禘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禱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禘享禮畢道場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一作成。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卽靈場而申報。

兼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恩。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博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赦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嘗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祿享銀絹等赦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夏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任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儁之衆多。必有皤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專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

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聞。爲當世所重。閱書秘殿。日侍清閑。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十一月十四日
屹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繼完既新。考卜惟吉。鑿茲懇至。永以妥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十一月十四日
日伏以靈峯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真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志。可見省闕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敕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懇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祇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矣。而尙賢優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儻德。爲時舊臣。束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尙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裕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褻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嘽啓。啓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仲懷。願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即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伏願威靈昭臨。福稔穰集。固穹隆之壽曆。延縣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造內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即琳宮。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閤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赦口宣

卿素稱志勇。備著勞能。俾更旌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架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著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饋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巨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頌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巨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伸宴飫。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護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尉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委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倬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聞來章。雖嘉讓節。趨祗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還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慈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護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勩。優之寵榮。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讓之冲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慈。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

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篋幣之腆豐。感哉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頤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遼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驛。別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回講修之好。顯希待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劉敞。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裕。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闕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闕已還。嘉尙良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裕。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紘。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算。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祭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遠茲來

上深體乃志。省闕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風敞。崇寶構以載新。冀即妥妥。永伸一作申。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侍神游。今奉威靈。即安清禁。仰惟鑒格。敬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秘言而申薦。永繫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秘。式屆過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即仙庭之秘筵。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稜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風推材武。久擢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回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尙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裘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急。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

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暫替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壽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 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襲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繫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煥渥。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模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姿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一作庸茲。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在外嶽瀆等謝。於享禮畢。祝文〕神報。爰長伸謝。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祐。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飈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闕。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數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闕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禘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一無此字。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遠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願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請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獎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風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譽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傳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充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諷一作擇。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當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寧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願歷時而頗久。俾加襄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繁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備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愈。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謠言。日以虛傳。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諭。宜專輔導。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載嘉紳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閩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同日。

卿地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闔。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祗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奉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願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茲長青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俊逸。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輿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捭撫。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探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

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謫一作廢。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口宣。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免罹於殍。僅仍不天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袷加恩詔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禱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道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束于予衷。寵之旄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懇之甚勤。省覽已還。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闕于再。歎獎不忘。

賜度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同日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資効。厚其殫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闕于再。歎

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奮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旣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闕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裕享禮畢勅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伸虔。惟熙事之旣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曷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

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薦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精優。豈忘願退。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任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諧。雖冲尙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闕于再。歎尙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幀勅書同日

壽觴紀節。罄率士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願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劄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繫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錫。惟冀享誠。益敷多祜。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日

伏以坤德流微。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精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伏願辜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風清祕殿之嚴。並集祗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一作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拏橫祭文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茲橫塗。往卽襄事。願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卽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途。顧勞心於祇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附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勤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尙宮沈氏勅書同日

輶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祇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鑿舉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議。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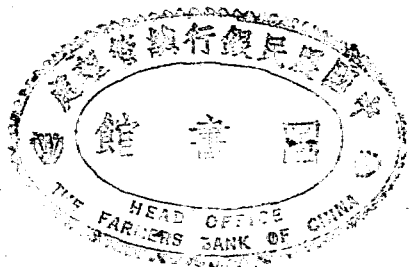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風夜。惟是小小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論。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自懇避 一作而自懇避。〔賜李端懿讓恩命不允口宣〕俾委 一作俾竟。〔大相國

寺爲民祈禱道場齋文」之明。一作之時。
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以禦。一作以錄。

〔賜富弼乞退斷來章手詔〕議既不。一作議既不當。
〔賜瀾北教



7215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 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日日。準閣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效。不敢。即受。乞賜。俸。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彿。未知。進退。而。閣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於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察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微幸。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况。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劉子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澤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巨職皆所嘗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作用



謨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惟。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爲。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讒誦。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辦。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讒議者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沽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信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踰弊。蓋上千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效無聞。方今百度未脩。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會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悃。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絕。則後來有讒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別。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寢。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效安在。而數月之內。恩典頻仍。嘗黜而升。宜罰而寬。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趨。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聰。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僞言者誘以爭趨。今若辭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擬以菲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效。則今

所居之。自足展效但慮無能。若以寵典爲賞。勞又無可賞。伏擬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回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勅。早賜追還。

舉呂濬自代狀同前

準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尙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閣門投下方得入謝。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濬。肯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濬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知。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遍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藪。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僉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慶曆四年八月

六八〇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曆四年九月

臣脩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當天。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爲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溫諭。以榮以懌。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翕受駿命。文綬武服。震疊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固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犀革囊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嚮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味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尙惟一祖二宗之遠。諫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入。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探撫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拱恩。

滁州謝上表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可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尙切於清近。焉邦仍竊於安閑。祗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

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媿無養。處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貧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釋纖過。奚遑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睿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孤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指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阱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慶曆五年十月

臣脩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感。悅。臣某中賁。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闕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落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克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修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表表書啓四六集 卷一 表 狀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已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頌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頌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俗。

慰申王薨表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擧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曆七年七月

臣脩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蒸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切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表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錫。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

坐尸厚祿。安虞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殿祀。消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卽封加戶。併茲榮數。及迺無功。敢不返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雖脅一作脅。士衆。閉守城闕。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一作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慶曆八年二月

臣倚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敘進於官聯。被瀝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課蒙獎掖。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愆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一作幸。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管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效。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

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違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殘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腫雖存。白黑纒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閱其孤拙。未卽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思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便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獎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己。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譏誣。迨於降黜。嘗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會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尙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敘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遠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誣之讒。交與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

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隨請之中。而屢被阻遷之滯。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有臨危效命。尙嘗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忘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旋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與。兩嘗過竇。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尙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嘗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 皇祐一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尙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驟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遠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恨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耶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覆瓿。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躋厚踞高。但撫躬而無措。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干進。一作而進。〔辭召試知制誥狀〕不以自明。不守疑。〔辭免第二狀〕所陳。一作景所陳。獨專。一作專獨。〔謝知制誥表〕未少。一作不少。玉色。一作顏色。聖主。一作明主。〔滁州謝上表〕乃未及

筓。一作乃當未筓。尊號。此上一有伏遇二字。〔賀鴻慶宮成奉安表〕玉幣。一作圭幣。〔賀平貝州表〕王則。此下一有等字。〔揚州謝上表〕以優。一作已優。自勵。一作每勵。忘言。一作磨言。孤拙獲全。〔至〕焉幸。〔二十九〕
一作危拙獲全。焉幸者皆當感激。罔敢不効。好議者由是阻借。豈特臣愚。獨蒙其幸。〔潁州謝上表〕昏蒙。一作昏愚。〔謝轉禮部郎中表〕一作臣某言。樞密院遷到劾告。伏蒙聖恩。授臣尙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者。自小。一作自小。篤行。一作篤信。不敢以。一作有。謂臣貶職。謂字下一有後字。憫臣。此上一有而字。〔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曖昧〕曖。元作諱。尙嘗一作尙思。〔南京謝上表〕困風波。困。一作因。〔謝復龍

卷一一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盡光華之在且。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覆薰之恩。幽微必及。召從虛次。復以官聯。嘗陛見之云。初陳笥衣。而有煥飾躬增濯。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勅告。臣未敢祇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縵塵侍從。歲月雖久。能效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急。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播紳疎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會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輝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廁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頌衣。媿甚曳屣之刺。駭以內閣之駸。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醜補。但舊廩捐。臣無任。

乞洪州劉子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逾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腳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輪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在草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劉子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廁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尙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况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俸廩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彊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誥。所有告勅。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致陳警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輪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

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有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路。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瀟。竊慮驟官啟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一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聽。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別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爲慚。昨者忽被選差。倖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嘗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廁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惰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彊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且日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爲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既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會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獎擢。不能陳力。輒欲辭勞。嘗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祇惕。明訓。勉勵疲癯。而敢再干天聰。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動。尤甚。眩疾浸瀼。睛瞳耗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違安。欲

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彊。夙夜憂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會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髮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腳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兼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它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濬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會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謬蒙獎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期。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責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會懇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勅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慚懼徬徨。不敢即

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參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羣牧。遂卻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秦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聽。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羣議。今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瞻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會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鳩生。奮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備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聞。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劉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勅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

嘗澤。竊緣臣與他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義衷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義衷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巨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竊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一作加。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躑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巨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虛名。爲有識之所誚。實以巨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爲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祇受。而臣迫於懇懼。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爲榮。臣若自欺不書。則冒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 歐陽修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實。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消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一有夫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兼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勅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一作疎。拙。兼便私慾。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於外。一作內。事迫於中。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稱。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祇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雖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其。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鬢鬢蕭颯。一作條。久已幡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雋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嘗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獎。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閱臣昔嘗少壯。銳意立朝。而今衰退。一至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僮。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何徬激切。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裏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願。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管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效。而臣性既疏簡。識非敏明。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嘗求實而安事。虛名才實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爲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願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慙。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尙或冀於見收。而疲馬若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閣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勅。臣不敢祇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寶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願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一作禮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閒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切還禁署。遠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煥澗。更選備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儔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分毫。願質早衰。况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龔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鷲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踴躍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於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誥。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騫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乂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殫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以敘選。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沉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邁亨嘉之會。驟蒙獎拔。一作擢之私。切言語侍從之流。遠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尙可策其疲騫。猥以備員。遂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惠。雖澤黃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顛愚。率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諒。方懼素餐之責。敢懷瀝得之心。屬宗祫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餼。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觀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錫宴

於羣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幾。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竇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滂流。禔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溢得。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歎詭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願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祗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騫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禮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切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霽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謝對衣金帶鞍馬狀〕促召。一作祇召。〔辭侍讀學士劉子〕朝廷與添請俸。朝廷二字。一作恩。〔進新修唐書表〕百有五十。此上一有又字。萬代。一作萬世。平和。一作口口。不幸。此上一有口字。不足暴其足。一作得。〔辭轉禮部侍郎劉子〕六十卷。此上一有鑿字。〔賀壽星表〕英辭類纂題作中書賀壽星表。故其後云。悉備宰

臣。案中書公用表章例。是知制誥撰。〔乞洪州第六狀〕刻稟。一作刻立。事雖。疑是難字。〔乞洪州第七狀〕隨衆人。一無衆字。〔辭樞密副使表〕殆淳華。殆。一作第。晚勤古學。晚。一作志。禍咎。一作悔咎。優容之賜。賜。一作德。〔謝樞密副使表〕備賢。一作備良。以寵而爲憂。一作冒寵以爲憂。早從。從。一作參。極。極。一作副。橫直。一作直。少期。一作少區。〔謝參知政事表〕俾之。一作在之。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韻。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授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或以授焉。受。以受爲授。蓋一時互用。不可輕改。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輪苑時。其云神都繁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開封府之後。誤矣。廣韻以繆爲參。繆爲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林學士表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僞繆。并集古跋真蹟。凡言紕繆。盡用繆字。可見互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表云。庚寅之夕。蓋陰陽家分亥子爲兩日。又太史例。以次日奏。故史書辛卯正應表文。吉本作臣等忝備詞臣。乃與輪苑同僚共上表也。英辭類稿題云。中書賀表。致詞臣爲宰臣。雖故事會人當作詳。注纂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以吉本爲正。

卷二

辭轉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躡高明。唯知踴躍。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委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披擢。大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驚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願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甯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

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腑。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悃。一作道。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詭譎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願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概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勅。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勅。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願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睿獎。以此疇勞。况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尙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己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會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薦爲煩。欲望天慈。省憫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緩停。免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誠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內量譴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賞。置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矧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惓惓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誠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訖無毫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暗蕩。瞻視茫茫。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衰憊。

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尙冀昏腫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以來。氣暈昏纏。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遷來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况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回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博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修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訖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尙可宣勞。而苦此雙腫。莫能久視。既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舍垢。未卽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卽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愾。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况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纏。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誤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管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絕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况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尙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謹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

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饑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燾之寬仁。尙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修官。然後別選賢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虞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廷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違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大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懼。況居任糞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機之繁。請求三代之治。盱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求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爲修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奉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妄。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卑。學不遠方。識非慮遠。徒以適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倖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嘗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下麻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驚。誓圖報效。而巨量盈器。猶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膚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致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悃。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紜。遂獨當於衆怒。尙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顏。悉陳悃悃。伏自濮園之議。既與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一作臣。爲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黜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勝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爲誨等誣誑衍惑之人。皆議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

惡。乃違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荆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辜。石可惜之賢。而其所殺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顏忍恥。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嘗懇自一作自。引去。况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病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嘗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 上四月三日 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遠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居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急病之苦。積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訂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實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庶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于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親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騫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淨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

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躩睿聽。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閱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弊。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莖重。則朝廷尊。大臣莖輕。則朝廷不重。大臣莖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莖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顏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縉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焉辱。其去也。以黜焉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醫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旣以難安。仰叫帝闈。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躋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疆顏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鼷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一作不。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遣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閱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尙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

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違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會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誣等章疏矣。其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誣等辯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誣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誣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微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誣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衷裏。比臣不嘗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恥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敘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登。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卽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恥。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騫下。過蒙陛下獎用。回嘗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強。若進退名節。尙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惴惴。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尙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尙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躐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驚。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筮。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煥其均慶。致茲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尙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滂流而甚溥。鴻恩曲被。俯僅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故自孤生而獎用。疲騫雖一作驚。勉。乾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正大照。

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露渙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效。冀盡夙心。

〔辭吏部侍郎表〕幸或。一作或幸。〔第二劄子〕夙夜。一作夙夕。睿聖。一作睿聰。

卷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奸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糊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糊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罔。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鬪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贖蓋高之聽。歷陳至悞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嘗好問訥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喬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既昏。幾不辨於駟騮。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閱。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願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尙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爲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寃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辦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生死。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讀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生死。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之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卻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違。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鞠。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卽須行違。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效。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究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播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圖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嘗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辨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嘗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置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疏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鞠。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

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趙燾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劾尤。欲望朝廷特加觀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藹。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忘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藹。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藹。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彙中使朱可道勅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巨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濁。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感。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祗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譏。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聞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閱其孤拙。曲賜矜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

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誣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后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簾。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况嘗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一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祇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

臣亦終不能安。况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肢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露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俛命，踴躍靡違。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恠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尙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毀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願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冤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隕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謬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語。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守。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嘗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勝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髓。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謹審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聖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驚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千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邇覃敷。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

欲望聖怒。懼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職清書殿。實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謙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閱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騫之力竭。難賁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願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聖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罪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

者。遂肆嗚鼻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謂誣。遂投讒賊。再念巨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巧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稱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土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稱覺。幾至顛隲。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消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切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醜。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巨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俾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尙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蒞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廣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貶。况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悃。冒自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鉞鑕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

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眩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盡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吠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禮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一事。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議。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權阹。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頴最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頴。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歲暮。誓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臣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屨之前。謹陳悃愾。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任名目。就近於頴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一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續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會

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願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革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節。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后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尙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后。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尙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尙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尙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

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蹟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論。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尙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爲。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陵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音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騫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遷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捐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僂。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臣顛躓。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滯。若注漏卮。腰腳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憫。未忍遽弃。三賜詔

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稟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間。一作盧。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贖。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俸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悃。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頽尾之居。遂養瘡痍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尙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論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正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纏肝膈。一作臆。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瘡瀉。四肢瘦削。腳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憔悴。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巨寮。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

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切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贖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陳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回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頹。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吠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請駕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簪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痼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腫眊昏。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荷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愫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贖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戎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贖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腳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

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之一作爲。〔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一有而字。〔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忌一作適。〔亳州謝上表〕干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其一作爲。懇辭。一作懇還。必報之劾。一作爲劾之載。〔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累奏。〔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卷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詔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大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腳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塗。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竭。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腳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詔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願。何以

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彊。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大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大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未敢固辭再曠。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羸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曠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曠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腳。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稜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

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尙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尙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尙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躓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愾。一作追。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尙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綬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疏。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癯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殫悃愾之誠。累躓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醜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與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尙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養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晷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祇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與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幸忌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

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大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速輝翟之餞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違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鍾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閱扶攜而轉徙。軫膏肝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切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寃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日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善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塵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竊。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關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尙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徼一作廢。忘。腰腳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羸。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素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准頰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

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養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腫氣暈。侵蝕幾盡。腳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延殘。日虞曠敗。沉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聖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照寧二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俟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尙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蓄藏之錢。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願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飾一作益。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照寧二年四月

臣惟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

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腳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卻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賈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腳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卻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遷。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潤。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奉

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舊厚祿。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尙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徒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後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復。衰殘。尙非所受。而沉寔難勉。疆。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敢不更竭。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

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踰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起兵部尙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願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尙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腳膝一作履。未至着牀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尙堪驅策。致此誤蒙遷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若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謬。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與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說。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選。剖竹分符。尙

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邁。一昨誤被遷擢。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請高明。致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厄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願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尙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悃。敢茲再請。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蠢。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隕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願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涓渴澗。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朽木。加以睛腫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驟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閭。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頴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尙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

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頽冀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輪報之所。而心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竭下淋。晝夜不止。剛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任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違千齡之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願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遠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土。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散。庶少償其風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宦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

容。入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牀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逾。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支持。但未伏牀。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笑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笑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燠。感極涕淚。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寤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駭並馳。齋胎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巨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譏。何施有醜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

有年。哀下愚之不殺。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違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延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悃。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起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吠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舉。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駢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歷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腳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殫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皇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疏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頌育。臻至洽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卽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供膺。

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尙錄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始未踰時。尙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麵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華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吠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閱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二首續前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守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爾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

結主知。參預國政。謙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緣臣。此上一有蓋字。〔謝賜漢書表〕皆既。一作昏既。〔乞壽州第一劄子〕憐憫。一作

矜憫。〔第二劄子〕恩詔。一作明詔。欲求。一作欲乞。〔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三聖。一作三朝。〔辭宣徽使

第二劄子〕衰病。一作衰疾。〔蔡州乞致仕第一表〕常制。一作常典。愜愜。一作懇懇。嚮由。一作曩由。永繫。一作

永依。〔第二表〕曲加。一作曲煩。砧鎮。一作質。〔第二劄子〕言意重複。一作言重意復。〔謝免明堂陪位表〕

在外。一作在位。〔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碑名。一作銘。

卷十六

上胥學士偃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傾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未塗之怡悅。說定鑿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躋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凌映。拂霄堦而垂光。繡敵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土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笑。琅琅其環。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持袂於羣英之數。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纊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寶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尙方給札。霈灑鴻都之臺。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章之

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香。茲焉辟惡。紫矜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項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棧江之清郡。標軍壁之上游。犬鷲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堂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頌春。過衛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逆目。對顛顛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露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未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蓋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楹樞。膏粱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瑞髮華且。徒鼓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慚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蓬。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遂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穠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輪都邑。則被僮父之詞。頑鈍以取世資。但聽嘶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廬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臥瘴濱而養病。竄身茲久。弔湘襲而感賦。些語迷招。嘗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未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縵窮愁之汗簡。奏蕪粟之庸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榘。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伏。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濃。推轂成猷。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秉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睿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慶。爲贊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胎謀。克隆室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躡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鯉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謀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碎表。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逾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兩。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礎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語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覽無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竊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綵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馨效之音。免墨流英。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恹蒙惟舊。操檢弗支。沃若之軒毫。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煎茶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彈化。爰以自重。髮之交。壽。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樞。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矜於素論。篋衍棄於祭錫。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備。効騷人之鬱伊。慕瀟瀟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官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執鞅以興議。何弗避於詆詞。輒外彰於嗜鄙。踴蹕短韻。迨無取於擊載。虛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瓿。暨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菟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素。許上修名之誦。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既陪一肉之期。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草檄而推引。噴咳珠

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眄睠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姪。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噉而爲矣。當黯闇之多暇。枉虞筆以搗文。縉旨星稠。變牋雲落。布帛之言甚賤。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祿。歸耀當閭。襲以十緜。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黃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思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遼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爲榮。飾讓無從。循姪有盜。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選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暑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還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筮。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瓊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肇入轂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爲孝秀之門。賣土著以占名。謹一作崑。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輅之聘。光束帛賁園之招。張羅掛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胄之掌版。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閑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關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平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瓊尾成乎長醜。塞素本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帶拙艱而茹戴。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劒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或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估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詭病。踰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

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脫身僑籍。著錄師賢。學狗曲以見譏。肆鱣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始以僉荒而見隔。對合譜而記食。躡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街鬻之技。上充蹶弛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輸場之斯聞。接雋軌以並馳。禿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紛。曾是餓生。最當前列。躡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雕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幸有校生之累句。僅同雕苑。一作苑。之後成。日侍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竄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褻采。實駭羣倫。願揚批以增羞。在冠鼈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醜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雖黃在口。捉塵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旌一作鹿。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修。磨鉛鈍以爲銚。策蹇步而臨驥。嗟兮箕舌。已鍛糠而在前。沛平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

楓宸變護。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願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秀孝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覆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餼。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論上憲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遠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甄筆署乎重棘。素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

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微猷。識宇包乎賢業。履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毅。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樗甚乎液楠。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疎誥。切愧命儒。問天一作。尺咫以不知。終然懣懣。加以素鍾舛運。生邁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襪。早去先疇。習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恰僥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報。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賁廉於百郡。每與計偕。欽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慚踴躍。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洽。惜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鶩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繡而爲番。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作倚。袂獲覲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遠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斐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切暑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慚銛銳。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平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楮小。嗟遠用以委旆。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關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恍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程。續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尙賴蕤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建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切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闈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嚴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轉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錄金鈞泥。尙依陶者之力。普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六 啓

右某啓云云。坐狹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一采之綸。矧惟蓂爾之軀。仍玷襄然之首。仰膺滉浹。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闢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巨。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平表幟。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莘歌式宴。咸預於計偕。瘠棘樹圍。載嚴於籍奏。徹中樞而親試。暑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么一作側。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平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獲被右文之上化。激昂雅節。策發蒙襟。搜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閔史。尙靡識於撐犁。牧臯屬文。徒率成於軌轍。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賁版齋行。常從於未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遵賢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供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探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隄蹕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願掎裳之在列。誠揚批以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駸足。假死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讓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爲。靡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詞。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暑。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數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獲

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轍。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登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也。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爐銷。壤斷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尙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况孤曠之有素。魏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羨矣。溢雲紙以擠思。挾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觀天。驟發醴雞之覆。茲焉匠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况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辯雕一作曾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實音。珍鬻鬻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肝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稱焉稱之所伏。鷲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執禦。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俟時。掩乎十旬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逐水一作策。又作未。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騫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盜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覩目無容。江關復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迷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向。冀綴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比者竊吹一作珮。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一作喜。容外見。迫感於遠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達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况上邦英俊之躋。大相燦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蘭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齋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曠局有籌謀。賴乎天幸之然。縵於賢者之躋。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燧。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焦墨以戒辰。卽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贊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懽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靈茂。識理淹和。微名籍布於土鄉。碎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綯美。摹六藝之英蕤。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東轍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貢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材。襲膺溫詔。占磬鳩而啓繇。俟莘鹿以送賓。願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續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銜清眷。荷褒袞以奚勝。載挾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躋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命。然而奏馨但耳。難矣贊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峯。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膺纁而堅臥。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醜齷坐談。嗟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土。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逸爲方外之遊。隔乃一作比。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蒙。爲騷風而扶機。僅成輕發。養鷄鷄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袞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蕙蘭一作階。於絕調。未遑廣報。徒用覲衛。

上隨州錢相公惟嶺啓明道二年初。惟嶺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之年。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憩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寡。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未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密懶之無能。容稱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掩臥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啻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復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一作撰。正爲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一作蠶。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一作五。而爲閨。沉乃西崑冊府。備帶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遠。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蟬。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盪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遠親而得斗祿。雖慮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嘗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

辱知人之笑。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願無庸之未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鈔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譽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做。近星象以昭回。恣覓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盜情姪。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惟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挺錙。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蕭惠詩啓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卽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正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嘗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襄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頌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願惟愚庸。豈得廣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蠱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榮。獲在公庠。是爲天幸。伏以運使耶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願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眴睐。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處。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瘳而爲報。將謀就道。卽遂公趨。瞻企門闕。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影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願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詞。尙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颯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差斂板。况茲選儒。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播尾筭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蘧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盜笑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尼父之衰。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撝謙之盛笑。豈宜鄙陋之敢嘗。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三舍人壽臣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論。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澤。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暑。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昧。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疎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籟已棄。尙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闕。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贊見啓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官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

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誥。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廷玉趾。贊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尙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兵。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比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修舊起廢。示之典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願爾納辭。矧非善敘。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誦。但慮玷於清猷。慚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選集賢校理。脩啓。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淨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闊。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鼐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重職重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倖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謫。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奮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愧厲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闕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顛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讓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卽依仁而有幸。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邁。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后。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塞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杲裹三品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磨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慶曆三年十二月

比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遠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謫。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探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懇悃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滎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頌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茂。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譎。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爲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願茲論誦。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纏納。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琪牘書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尙願衰殘。辱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黜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轂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臨。平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尙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願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敘。但切一作竊。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筭。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逸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顛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彝。實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慮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修。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疆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况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熯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蛟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堯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願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願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綬福履。

賀文參政彥博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賚彌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鑒。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朝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理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躋高步。羣俊聳一作戴。以望風。雄戟籠材。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牆而駭目。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鉉槩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讒。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大寒。感慰所一作收。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表。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比者特蒙惠顧。遠辱詩言。副以雄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覩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三數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茲鄰郡。首辱詩言。締纒旨之勤隆。若精微之晤挹。政條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卽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禮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棘。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膏神爲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寶璫時簪。寬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遞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藩

宣諒難於滯俊。飛綵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綬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翔翺遠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羣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鑄。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活常情。

〔上胥學士啓〕蛙咬蛙。一作蛙。

〔胥學士答啓〕雄篇。一作雄篇。字衝自至。一作致。

〔謝胥學士啓〕兔罍。一作墨兔。犀談。一作談犀。操檢。一作檢操。

〔謝國學解元啓〕對有疑是對者。雕琢。琢。一作琢。

〔謝進士及第啓〕

竊啓新範首云。伏蒙聖恩賜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者。實增新範作。伏增蒿萊。新範作講宮。明堂也。見大戴禮。爛

平舜日之晏晏。新範作爛令舜日之且且。見書大傳。卷耳。新範作卷述。化俗。新範作化素。而後驕。新範作而則驕。

兼。求新範作兼收。此蓋某官。此下頌德。新範云。潤色不飢。述宣上德。當物鉤而獨播。式繫陶者之焉。執鼎上以變

和。謂成天下之化。招徠兼舍。官使羣才。樂在阿而育賢。助尊天而呼俊。遠致。新範作遠到。尚依陶者之力。新範作

尙假良工之化。〔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胄。世。一作地。以播。以。一作已。〔代謝唐簽判啓〕飛策。策。疑是莢。〔答

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一作低頭。筆窮。一作墨窮。〔謝校勘啓〕盤庚之一。一作於。碩鼠。碩。疑是鼠。〔答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一作不可敵。〔回滑州知郡啓〕獲陳。陳。當作塵。彫弊。彫。當作凋。〔上提刑司封

啓〕不彫。彫。當作凋。〔回王驥驥書〕之徒切。一作而。〔回買狀元啓〕廷評。新範作監丞。爲是。〔回賀楊翰

林啓〕恩厚。一作意厚。特辱。一作辱特。〔賀集賢韓學士啓〕棕盤。一作櫛盤。

卷七

與晏相公殊書皇祐元年知潁州日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七 書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囊者相公始擧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嘗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尙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嘗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淺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哿。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謨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嗷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能。一嘗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遠親之祿。學爲應用之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被謗譏。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因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歷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閱襟。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爲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僅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比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煥命已行。猶疑匪稱。伏念脩學非臻。與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而自許。願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瑄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鑒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愛而並至。恩與實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願無分一作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道曠官之誥。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荷疲奮之可策。尙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書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猥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土壑。聊有漸於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煥渥。敘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遠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薦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爲國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膺。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衰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莖重搢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輒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遽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養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悚。

回富相公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

比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煥號始行。羣情胥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爲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撝。例貽誨諭。罔知承命。但極感悚。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嘗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樞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禮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命。並司典訓。疎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撝。特貽誨諭。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家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毗被德。蔚與襦袴之誥。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卽疇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邇塞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兼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瞻望尤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而累一作屢。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實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聳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漉。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顛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濟顛。故嘗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字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還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戴之私。欣瞻併集。

賀頴王書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頴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真王。胙之士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違仲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召。遂諧歸政之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頌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微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誨諭。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遠。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屢烏之聲。從容話言。回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願。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惠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卽期廓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竄罔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曠俗。然而籌謀嘗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誣告。方喜動於朝紳。反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抱。尙欲逡巡。敢謂不遑。亦貽善誨。卽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裏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煩持橐之清蓋。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偃息于藩。魏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卽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願匪私言。崇律向嚴。神襟善齋。瞻凝感著。交集悚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尙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摛。曲貽誨翰。方屬臥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治平四年三月

脩擬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敝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

脩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脩學知行己。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遠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

譽者。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貧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卻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徑。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臚。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遠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贛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願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嗟於朴蕪。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遂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煖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詞。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嶽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掩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播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願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

私殊顯寢與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詞。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諫。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尙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願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善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願遠。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旌。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願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塞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爲廟朝。精調寢臚。一作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著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願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塞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臚。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享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韜。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詒。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卽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願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悚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照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一作之。盛與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東。進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麈。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驚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願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謬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照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願愚曠。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遠民之愛。恭惟入趨宸扆。榮暑天譴。仰匪日以政成。卽疇賢而柄用。始茲猷謨。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陰。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照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照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遡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適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役。流亡踴踴。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綴來。

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爰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敘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護錄。卽還大用。均福羣黎。藪爾孤生。但同與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急之攻。兼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禱靈簪奮。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册書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共慶。舍人器涵闊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之精稊。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問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願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僑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稊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屨。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林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比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

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佐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煥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煥滢。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已下續條

某聞鶩塞之材雖謝。終戀於故野。頡頏之羽方歸。尙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實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翻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對若辰霞。與孤舟而遂往。思渥山積。感緒絲繁。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駢淺。謬偷生於人壤。獲蓮幸於王塗。弓冶傳家。未耜邊業。嘗畏罔牢之誥。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聞就養。官路隨方。西走巴賓。南浮江澨。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劍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跂清微於朝闈。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借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蓮嘗陽求土。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漚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鑿本無私。敢逃於蚩鄙。材非有備。違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消春闈之較藝。切雲陛以策名。山本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冷金効用。荷銛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照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鞞聞甲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臨之是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稽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洩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分符。實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草鞠扉。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依旌棨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及於蠶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

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寒寒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顛愚。席上禱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黷聰明而爲甚。斯無他技。動乏所長。徒祇事於麾旌。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之量。納非葑之言。回掩疵瑕。薦加題品。褻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敘。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數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恩踰素整。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翻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蒞岳。結課蕙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效觀。今則已揆夏辰。將還舊葦。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嘗聞優詔於塗中。候歸糧於日下。瀛洲秘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敘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遐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實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養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寔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褻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慄來并。醜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尙希舊賞。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諍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一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目。恣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由。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秦機後門。最陰於晚出。驪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屣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儻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蓄銘藏。至於嘗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閔。在陰鮮歡。歲擘爍而條盡。一作忽。逃虛既久。音警款而不聞。遂仰墮鐘之庇。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蠡之懇。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蒂一作蒂。何勝於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禳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溥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余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闡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疑塞方殫。冀保蘇侃之妙。益迎福履之綬。越跂門牆。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敘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某復於家藏李郡鄆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異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浴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比者謬恩擢任。嗟瘵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俾衰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尙遙。若語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佐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侍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象輿。稟異廟瓊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素髮藝圃而激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踈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躋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於前。特迂蔓草之餘妍。摛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壽珍髦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默而備坑。備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爨。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臥歎於酸痛。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颯若清風之襲人。絀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願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益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后禮職。克遵官能。九年之一作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祚。併交悃悃。

與辛郎中啓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絨啓新範。

右某比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魏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屢可愛。步飛觸之月樹。遺址尙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曩遠辱誨存。願各律之嚴凝。管天和之保蓄。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見絨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撝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各序方凝。神襟善奮。傾祈禱戀。交集感悼。

答運使啓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朴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璫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請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俞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疑。卽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束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迺於寵靈。屬此春和。冀綬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慶曆五年冬初到濠州。見續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欽履風義以甚高。若語言之方晤。坐塵千里。矧茂最之已成。入覲四門。侍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倍爲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爲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爲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蠱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慶曆 年餘州。見續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軌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輿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仲於宏材。漕最掩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慶曆六年春濠州。見續啓新範。

伏念賤異風微。屢更年律。河壩阻龜。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比者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覲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勳勤而夙著。侍從公議。別露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見續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歎。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卽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見續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綬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卽迓寵光。以符雲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邁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定瓊。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嘗奮。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闈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臧。

答王供奉狀見緘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凱。審憩車之伊始。欣妙奮以惟和。卽奉渥恩。以符瞻禮。

與鄰郡官狀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尙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詹祈。

答賓赴闕狀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異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竭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綬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就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浣詹翹之艱。奚勝感愧之私。行因盜路之謠。入被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旣。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

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曆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寘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後集其子過嶺亦同。凡表狀。悉以遷拜爲序。其巧外乞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尙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履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紹興間。從官與人雙緘。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請請王多吉士。楚詞。譏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賀程太尉啓〕藩翰。一作藩屏。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至治。一作治理。寢驚。一作寢驚。上爲此上一有伏惟二字。

〔與呂內翰啓〕恭惟。一作恭審。榮署榮。一作受。〔代辭胥學士啓〕司刑。一作刑司。福星聚列。聚。一作驟。輝光末運。一作奎耀末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棐。字叔彌。登進士第乙科。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奏議集

卷一

諫院

輪按察官吏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二部等處。又只主一作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一作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掾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輪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臣劄子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東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願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

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嘗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筵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巨順。一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觀。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墮。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以。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恥。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焉

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各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關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戡四路都部署劄子同前

臣伏觀勅除鄭戡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戡。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戡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善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戡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戡。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戡。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戡一一處分合宜。尙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戡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

得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尊。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輩。晝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戡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待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賦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恥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探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召試。景陽集賢學士。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進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一狀同前

右臣近會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

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賊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敘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舉。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頗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探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政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賦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棗。老病如陳昇。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

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可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粟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無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亂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爲甚高二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尙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嫗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日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紀舉。弃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勤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逐一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闡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

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違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譏。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效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譏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效。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守一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有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况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播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專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勅出賞錢官鬻購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

〔論按察官吏劄子〕進奏院。一作官。才幹。一作勤幹。〔乞詔論陝西將官劄子〕乞速詔。此上一有臣欲二字。〔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及聞。一作又聞。庶可。一作乃可。〔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劄子〕並亦如此。亦字下。一有許字。〔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止是虛名。一作虛名可廢。千餘里。一作及千里。〔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玷辱。此上一有以字。〔論按察官吏第二狀〕更令按察。四字一作劾人材者又。一作有材者又。不徒略行。從一作但行。一作言。〔再論按察官吏狀〕蓋欲。一作本欲。甚惡。一作其惡。有善。一作其

筆。革數。革字上。一有登字。空名。一作空文。代以循。此上。一有而字。豪富。此下。一有之家猶三字。四色。此下。一有此字。稽滯。一作留滯。替去。此下。一有得字。數目。一作數用。即受賜。一作受其賜。

慶曆二年。公為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卷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劉子慶曆二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眾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 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一 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

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巢殺首領。及設計謀賊陷於敗可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慮趕趁。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堵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曆二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望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守。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摠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尙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廷壽議和之際。尙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卽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某年。却授兵權。全無報效。其人少壯。尙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卽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尙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險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 臣竊見一作知。王倫所過楚秦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關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懼。官吏更一作知。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廷。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效。俟賊破日。却議敘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 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入城打劫。不尋時關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效。能獲賊。則議敘。

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一作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舉使臣。令使臣自選舉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劉子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訝。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嘗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輒。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尙敢欺罔。一作惑。人主。其餘譏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劉子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探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嘗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探衆見。兼又於庶官褻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未。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頗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尙須博探善謀以求衆助。豈可壟警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駭。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實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

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聞。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愒。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服。謂我爲弱。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濫以金緡。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尙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尙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尙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尙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

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虜一作隘。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按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懼。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伏。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知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特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

班行所遷。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掾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平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仗。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嘗擇一作敵。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作勿。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仍先。一作乞。〔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雖未曾會。一作能。〔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約和。此下一有之事二字。若更因。一作若使更因。駭發。一作峻發。〔論軍中選將劄子〕焉易得。爲字上疑脫一字。

卷二二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定路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因却天下生靈。細一作篋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一無二字。選一作揀擇。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一作一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爲換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旣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須有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且。今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一無三字。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道。臣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一作亂。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馳武北方人。

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嘗來。有便使二字。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朔無可自一作素無可恃。難與速一作力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一無二字。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爲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勤一作勳。舊優其威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進取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同前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一作未。肯稱臣。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回。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側。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以。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次字。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作命賊。轉自強。我轉自弱。一有矣字。况聞邵夏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虜。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餘。事班行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

吳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鄙字。遣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風體。不若急脩一作
速嚴。邊備以圖勝算。一作虜虜。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
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尙不肯妄呼人爲父。
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此蕃賊撰此名號
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辦。今自元昊已下。各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
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
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
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
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
各爲陛下深思極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毒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日天下困矣。
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日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
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日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遵欲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選將。以爲
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弛。爲患轉深。
一日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守。西邊滅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或。攬通和
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與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探

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探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慮。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尙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尙未可知。以彼驕兵。嘗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益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

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諂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探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管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前

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識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算。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餼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一作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

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錢。故淮南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一作達。輩皆剗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諸路自。警劫後。繼以蝗旱爲孽。民間困窮。尤要撫存。而紹寧欺同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姦吏剗剗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劉子履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尙執一作守。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劉子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

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敕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將至。至。一作到所聞如此異同。一作雖有異有同。置。一作措置。〔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餞餘劄子〕紹寧所進。此下一有自字。〔論孫抃劄子〕際。一作間。

卷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慮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南。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政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后兩府着了無孽。豈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毒。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議。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棄。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

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會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探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鄆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

臣不肯澄伏。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默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遷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尙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卒。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早肇畫。剪撲諸處。

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默忠言之多。不默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檢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其待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之內。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紀綱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嘗之。夷簡罪惡備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

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賊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可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禮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尙無所顧。况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尙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實愚失序。實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尙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

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卽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負。須防作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關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嘗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掃。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通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淪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有可探。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

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舉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后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明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小。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諭慎出詔令劄子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大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爲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爲一作大爲西人患。逃移却人戶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探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勸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爲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論京西賊事劉子〕嘗有後時。嘗疑作常。〔再論置兵禦賊劉子〕鄉兵弓手。此下一有等字。前後三次。此下一有言字。〔論盜賊事宜劉子〕戒勸。一作勤。外處無兵。外處。誤作處處。〔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劉子〕上一作聖意。〔論呂夷簡劉子〕二十四年。四。一作餘。國權。一作主權。〔論李淑劉子〕穢惡。穢字下。一有德字。人主力自除去。人主。一作陛下。

卷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劉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

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關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輿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尙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會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壁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棗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

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益。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擇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一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伏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

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啻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關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彞。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嘗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爲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關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優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既非

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糧。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實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諭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洽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勸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爲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一作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發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與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信。則更無凜畏。必效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尙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

效徐謙復奏。亦使過之術也。尙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會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一作洎等。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會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審斷。惟是則從。尙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一作真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劉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尙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嘗與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恥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偷。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夏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于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察奏乞召試。內丘夏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尙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

能抄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論李昭亮劄子〕北面。一作北闕。纔過便不復留意。便字下。一有休字。今秋用。三字作急。悔何及之。一作悔之何及。〔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劄子〕亦又。一無又字。伏。一作爾。力主。此字下。一有張字。必不自怠。一作不自懈怠。

而沮難。一無此三字。〔論臺官劄子〕資限選舉。限。一作考。起自。一作盡自。用資限。一作限以資考。〔論京西

官吏非人劄子〕逐處。一作逐處。並嘗。一作嘗為。並合。一作自合。〔論舉館閣之職劄子〕轉運。一有使字。所業。一作事業。館閣闕人。闕。一作職。

卷上八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以。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册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一有謀字。計

者昧於遠見。落彼毒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毒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讖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帛。助成毒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夷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一作神。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逸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狀。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尙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尙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以此。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讖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平。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寃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讖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興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賊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觀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自上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卽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尙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惠。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闖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護。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則字。可以常爲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效力之際。且夕來三字。一作近者。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

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况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報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搖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鞠鞠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况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宜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尙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

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伏。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違。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元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元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神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元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况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元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勘。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醜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醜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醜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

其得一驍專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振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爲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尙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爲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尙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謀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爲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爲然。伏乞探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勝。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尙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一作蓋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據。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衆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寇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領。由督責。况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尙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守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

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西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墜。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論乞令韓琦經略陝西劄子〕如何。一作之快。〔論西賊議和狀〕彼者。一作彼已。一旦。二字一作及。忽肯。一作而肯。一議。此字下有和字。〔論勘滕宗諒事劄子〕支用錢多。一作用錢過多。在慶州日。日。一作目。憂嗟。一作驚。獨有論奏。獨。一作獨。〔再論燕度鞠獄杖蔓劄子〕虛張。虛。一作廣。〔論乞不勘狄青劄子〕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八字。一作必非故意。〔論江淮官吏劄子〕情法。一作情理。

卷七

諫院

論捕賊賞劄子慶曆二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爲少。據於賞格。合政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一作謂。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要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鬪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一作及。民間以爲便利。即乞頒行伍保之法於天下。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尙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尙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遷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遷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而乞一舊知軍。若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尙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數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月。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况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筆畫。早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焉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兇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悍。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獯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攢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遼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

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袁。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本。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諭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遽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尙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尙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闢人。自招譏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爲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履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委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擬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營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守。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允臣。此下少一等字。失選。一作不能選。〔論韓綱棄城劄子〕其棄城。一作棄其城。在虞城。在一作到。〔論乞救賑飢民劄子〕京西京東。一作京東京西。免稅租。一作免租稅。〔論澶州瑞木劄子〕未

來。一字一作不舉兵。

〔論美人張氏恩寵劉子〕以此勞人。以一作似。

〔論方田均稅劉子〕郭咨。一作諮。

卷八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劉子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實之不已。故難再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首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劉子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瘠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救救。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偷賊竊賊。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曾司屢於南方。敘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害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嘗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尙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遷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見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事。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勿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劉子同前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有其守。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願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各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劉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殯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在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數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劉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一有違守。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聞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一作今。習一無習字。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還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噴廝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一無爲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臣此。勞身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殺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以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尙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說已太多。然尙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兩廝囉摩旃旆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兩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政貢舉事件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守。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

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藍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遺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庶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嘗博探。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綴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今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養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撓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龜。替却一無却守。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一作龔。齷廉謹。不爲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壞。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尙恐不能了事。豈可尙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發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爲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爲利甚大。則失人爲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慶曆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

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會公亮王傑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凝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

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一作立舉。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舉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試。則闊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皆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尙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爲。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它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牋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爲。二字一作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業。取材不遺。一有爲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張子奭恩賞劄子〕材藝之人。之一作出。〔論教賑江淮飢民劄子〕教教。一從口。外遭運使。一作外遭驛運。

〔論乞不攻嶠廝囉劄子〕具奏狀劄子。五字一作凡。〔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而後可使。而一作然。

卷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劉子遠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敞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敞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處。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敞周陵自是本土。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士丁往彼捉殺。臣曾請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一有臣守。尙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己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乃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劉子同前

臣風聞楊敞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敞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尙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敞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

餘時暫爲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節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敗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敗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敗獲賞。爭殺平人。而敗等自恃困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敗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政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政。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政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政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政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僞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僞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僞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節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被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勳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

莫若罷兵曲赦。不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尙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儻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燁燁。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郡全部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旣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罅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飄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成。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涇州應副。今劉滬旣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

中使虞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瀛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投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遽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迺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脚之威。卿自釋之。使感脚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迺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屢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一作。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迺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迺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迺等。因致驚駭。周詢却乞將帶迺等往彼。以此足驗劉迺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迺守之不可。然迺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迺。尙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迺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迺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洙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一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况今迺與洙爭。而迺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迺。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迺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迺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迺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

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觀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內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慮。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讟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謀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鬪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鬪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讟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與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自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讟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惑恩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

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幸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銀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會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刻。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等惡未辨。尙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尙辜委任。別造過僣。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守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尙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今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待。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

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闕。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城。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諭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倏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嘗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本爲休民息力。若歲殺鞏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羸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二十萬斤。北虜更一作又。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雖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

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事。尙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因。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卽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其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虜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尙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尙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論麟州事宜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同前

論藝務利害狀同前

相度銅利狀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討蠻賊劉子〕若以其。一作若其自以。〔論湖南蠻賊劉子〕便形虛喜。一作便謂兵威。因此。一作因取。巡檢捕賊官等。一無檢字。乞少。一作宜少。〔論水洛城事宜劉子〕枷禁滬等奏來。一作枷送屬等德順軍。釋放。一作

而羣黨留諸族。一作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一作畏屬之威。信屬之信。驚疑。一作生疑。邊臣。一作將。自用兵以來。一作自陝西用兵。應副。一作芻糧之助。其不便四也。其字上。脫一此字。築城。築字上。一有且字。可成。一作圖。其可。一有也字。〔再論水洛城劉子〕小將。二字。一作屬。若却移。此上一有殊字。邊防利便。一作邊防之體無不備。黨護。

一作助。武士。一作人。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一作屬實有功。又有理不曲。極多。一作固多。絕少。一作殊少。築水洛耳。洛字下。一有城字。艱辛。一作勩是功。一作而功。不肯。一作無復。蕃族。一作生聚。別致。別字上。一有尙字。黨庇。一作顧慮。〔論陳留橋事劉子〕爭陳留橋事。橋字上。一有移字。亦聞。一作又聞。〔論任人之體劉子〕又令今後。

一無又令二字。〔論大斤茶劉子〕大斤小斤。一作大小斤。所說。一作所料。

卷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劉子慶曆二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禮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嘗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恡。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畧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素。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

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土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頻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實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遽任并闕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譔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譔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守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譔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譔求一作來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譔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驚駭豪傑之方萬一繼譔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譔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譔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卽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探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探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

因踰檻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概。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劾。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弱者害親。國法遂廢。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勒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竄。只與外任。尙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內已來。舊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珥物論。取進止。

卷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觀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嘆。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疑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彼字。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事。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闕。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嘗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歲實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察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察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辦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讞。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舉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

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弊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弊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巨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在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一作從。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政更改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嘗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嘗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攻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更改。如此紛紛。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

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尙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親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蝦事狀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蝦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爲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則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之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

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轍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回契丹之信。此爲謀計。其失尤多。且三轍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轍。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讒。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一作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讖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笑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

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一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反。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處。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而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固。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聲。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慎於聽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猶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爲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

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譏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繁。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譏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政定。如以水落爲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爲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真。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紛。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爲真耳。

薦劉毅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薦劉毅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京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被選之者。一作人。皆亦。一無皆字。常能。一無常字。〔論杜衍等罷政事狀〕尤彰著。尤字下。一有爲字。之得專之。一作所。好權。好。一作行。懇讓之者。一無者字。見其皆未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條事。一作條例。然不敢。然字下。一有亦字。惜之也。一無之字。

公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後選人劉子至和元年六月判雍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著字且字一作劫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卽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管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覩墳塋倘俸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後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劉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巨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充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會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撰撰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

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遷三館之史。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闕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任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驟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

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請駕不幸溫成廟劉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善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進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翰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

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詭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識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

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眾。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楛芟。搔動大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守。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眾。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會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

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壘。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壘至海。一千餘里。壩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繕。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焉。一無爲守。於災旱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繇障一作壘。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瀾。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流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堰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竇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竇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

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書〕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是字上脫去忠邪不分而五字盡疑盡字上一有既字與下

爭勝與字下一有臣字沮言事者沮一作拒〔論修河第一狀〕乃能一作可已及一作將臨遠處一作遠者就

河便近一作一出諸近收聚一作儲積因而疏決因字下一有勢字〔論史館日曆狀〕亦得以書一作亦得書

以

卷十二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爲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爲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赦立年限自上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更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敘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迷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墮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綱。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卽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頗有遷徙。輕踐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踐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入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竊痛惜。臣因準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概。聞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單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

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勅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辱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餘。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聖。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尙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淤滯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

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滌乎。淤澀。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所守。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大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守。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與。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守也。若大塔者。於大河有滅水之名。而無滅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滄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幸。

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莊。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北。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次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橫。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願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

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大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探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大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一作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埽。功料浩大。斁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大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大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發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大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滄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大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壠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處。不能掉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大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大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

害。遠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至和二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后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墜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稱者矣。爲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讎。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

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帶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機密。知陳州。

〔論罷修奉先寺狀〕堅壯。一作堅固。〔論修河第二狀〕未知。此下一有始字。不攻。不字下。一有待字。不快。一作漸墜。此其常勢。一作此勢之常。自是。一作古。力復。此下一有所復二字。水不能行。水字上。一有而字。又自下流先淤。下流。一作海口。又淤下流。一再有下流二字。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一作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減得。一作損。已是。一作自是。浩大。一作既大。則此所謂。一作此則所謂。大抵。一作約。今河。今字下。一有日字。〔論修河第三狀〕畏小人。畏。一作位。口舌。一作之說。之臣。一作大臣。目下。一作即日。若得。一作若能使。非有私仲昌之心。一作本非私仲昌。功料。一作功費。費物。一作置物。之界。一作竟。〔論狄青劄子〕流議漸消。此上一有而字。

卷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僣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屋。上雨下水。疊累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侵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憫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參。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肯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

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竊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弗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間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欲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二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樞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密。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

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親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探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浸漫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夏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讜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綸浚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探。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露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

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謹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洪水。並嘗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劉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滄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守。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訊。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觀。常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牆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嘗亦

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屏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屏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各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屏出積水。築起四面垣牆。不使路人車馬往來毀壞。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參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鐸監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罷。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班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熱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能。飾毒言。好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辨。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

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宦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肅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三字一作於聽。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慮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遽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付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餘。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後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獎勵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錄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矣。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志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闕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篤。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於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

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劉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爲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劉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況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遂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踰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口。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劉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

而無遠效。欲徵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臺陛下納諫之意。遽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後前長史累次保明。安撫巨察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探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實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巨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論水災疏〕不幸。不字上。一有而字。〔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一作今乞命以。

卷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道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顯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薄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舉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貌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親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

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觀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無疑。苟一有未然。尙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像之來。特表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書以驕之。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

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竊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若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在針懇。伏俟斧鉞。臣昧死

再拜。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秘閣祕書省

臣近準勅兼判秘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秘閣有關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刪校了以黃絹裝褱正副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閣局及別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闕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卽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褱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卽別具壁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宣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笑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莖旣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卽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旣已知之矣而爲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尙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劉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誡。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稿。尙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更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劉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於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嬖儷。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守。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一無此守。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救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鞠。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審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二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一作進。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橫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奏

臣勘會府界。創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府披訴。稱被夫人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

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卻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且夕毀拆全家露坐冤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憫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復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卻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二字一作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兩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下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依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二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奸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爲士者常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畿。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拯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劾。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豈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一作惰。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因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一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一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

而亦漸爲自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譴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卷十六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侂。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

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惘然無依。實可嗟憫。伏見將來袷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志。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霽寸祿。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竇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竇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敘理監營。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一作兼。闕當時獨竇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會鬪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竇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竇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悔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袷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營滿任。牽復官資。就發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嘗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選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

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無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給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會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敘前來。給享加恩。乞併廢二命。蓋懷德以給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卻於今來表內。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若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給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疆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長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

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疊懇。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
二大臣銳於政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
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旣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
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
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
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
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墮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
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
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旣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
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
此字。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
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政。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
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
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

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管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斂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李燾長編載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爲艱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擬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適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草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

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彙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幽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疋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峻深。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卻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加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懇詔書。命奎等商變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有。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察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擬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認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華收。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滅。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彙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

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咸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磔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慶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贖。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識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備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鑿出。其行業脩飾。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臣甘伏朝

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劉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文章。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賤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隰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輯。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輯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劉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尙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恠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

識一有新字學狀嘉祚元年

奏論集 卷十六 翰苑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十八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來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日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適。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數。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勤人脩德行。一而有爭。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數。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尙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

鄰里鄉黨。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尙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譽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土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糶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家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踰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探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議學狀〕賢善。會字類。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說文以修爲飾。以脩爲臚。篇韻脩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修爲脩。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羣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謂馬政不舉。嘗有更革。王子命吳

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羣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王子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然何爲獨不及奎。今李蕞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而實錄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觀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注其下。當考。

卷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所伐桑畝。尙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別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有於守。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失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逐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以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蠟帶鹹地。并鹹鹵沙灘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尙可煎鹽。且河北之

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漣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逐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劉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林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尙多竊慮寫下多日關官校對欠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政一有更字爲未見得牧地害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着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卻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項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政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畫

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卻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嘗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復劄子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實。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探。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劄。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

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燾。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呂。誨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者。雖爲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放呂惠卿充館職。劉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放。辭學優瞻。履行修一作庸。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

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謏。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敞呂惠卿。欲望聖慈。憚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壇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壇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卽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土。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禩。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疏。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

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尙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二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考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考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嘗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考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濫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考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考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二字。十人取一人。此爲濫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考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之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銍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政法制。止在振舉。

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讜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巨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劉子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尙書戶部侍郎孫沔尙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騰走馬。尙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一作人。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論均稅劉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論逐路取人劉子〕臣所區區。所字下。脫以字。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劉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爲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嘗弼。後卻以爲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劉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爲土王去聲之類。皆當以一作爲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諫祚狂僭覺險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蓋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諫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獻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讎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讎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諫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算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尙

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倖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罷。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

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書。蓋欲攻結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竊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疆。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會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詭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旣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口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妄。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

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審略。實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歷中讖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入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盡拙訥。今臣

有館閣取士愚見。其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制。欲望聖慈。因宴間之餘。一迂褻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嘆。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先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

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嗜勞帶職一路尙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識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選一員。一有之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詒。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數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焉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超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二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稟，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尙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

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旦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尙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尙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訖。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一作德。尙有說焉。一作可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續條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

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遠。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論館閣取士劄子〕先朝。一作先帝。〔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若纔。一作又若纔。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喚廡囉者一。論陳洎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校集本。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敷暢。嘗以集爲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後。尙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巧去乞休致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大中。韶州從諫集八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者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爲序。凡兩州印本。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爲考證。讀者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

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肇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 臣伏詳勅旨。本爲河東民力困乏。差臣肇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 臣準勅。計置肇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探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 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肇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 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 臣準勅。除肇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命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嘗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嘗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嘗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嘗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嘗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鄆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遍往屯留等縣。皆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咸陽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外。別有俱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戶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巨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鄒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遷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外。分配博糴斛斗。共九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絹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嘗彌起請。爲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贖那錢銀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百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爲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爲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半。牛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醇分配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

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者。其鐵錢絹元拋配博糴白米四萬餘碩。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尙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碩。後爲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歷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爲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糴。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榜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戶。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爲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總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俱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輪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託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蓄。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小處。差稍

有家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己賊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亂駁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處。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啓兵驕。沉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糾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况米光濬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

効。所貴沿邊來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關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寬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巨馬前陳訴爲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斂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瘠。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嘗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尙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關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關錢不得已。卽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嘗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參軍萬頤等狀。並爲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鑄。欲乞遍往有銅鑄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嘗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臯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倉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鐘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鑄。產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戶多

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鑄煮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探取。又鑄銅側近居民，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回，並稱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隸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略。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鑄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行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其免罪，或別加酬獎，務要求出銅寶，不爲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悞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爲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是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目難得見錢，遂會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爲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爲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使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爲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依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燿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米光燿，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燿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岢嵐，親見光燿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岢嵐

嘗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尙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崑崙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爲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官。具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己贓及邊事有所敗壞。臣並甘同罪。

論鑿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饋賣生熟鑿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詳都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誣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會榮誣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榮誣始初法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算請生鑿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爲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權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鑿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歷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鑪。自煎熟鑿。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錢茶博算生鑿。一面若新煎熟鑿。別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鑿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不絕。

一據榮誣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鑿重煎。作明白熟鑿貨賣。慶歷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

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歷二年收絲綿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歷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大家撲斷。後來景德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歷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歷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歷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法度欲乞依已前體例。指揮在京權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榜告示。招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斗。更不限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算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倉色。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算射與販。更不拘定杜昇等大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礬務。一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殿丞將慶歷元年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歷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歷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入有利。必歲額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戶管認年

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三司錄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政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爲課額不敷。遂定爲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戶管認。即不當更有官賣。與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榮諲張日用等二人狀內開說。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諲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傳賣到錢數。衰合比算。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戶算。請生礬舊額。及榮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及四萬。貴有零。本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衰合算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諲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容算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戶本爲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戶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戶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強官吏。刷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爲定額。蓋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爲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墪壕。凡所興爲。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氣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劉崇兵馬尤多。或云三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己

事隨乃其常理。二虜自來未聞毀賊。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爲大敵。但恐元昊黠完。不爲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未必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爲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爲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爲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爲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爲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卽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卽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候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鐵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者。儒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替乞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劉子舉

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

一崑崙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濠淺。須合增城浚濠。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會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虞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崑崙久往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諭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爲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則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爲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嘗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爲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精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操。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候。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

宣毅招掠不精。無異萬勝。淮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糧。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尙亦生疎。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東河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鑄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鑄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錄鑄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法度利害。與明鑄等再行商議。乞那滅兵馬人數。可以粗滅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轉存廢。三曰滅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滅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緝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滅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滅兵而省費。則何害焉。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十七里之近。而弃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滅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以滅麟州而不滅五寨。與不滅同。凡招緝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効。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滅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尙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

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接吾地。是尙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稜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爲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爲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尙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術。

三百城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尙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尙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墩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賊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乘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

使長爲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例。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爲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一十七萬餘貫。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餘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千餘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收支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糴斛斗賣足帛絲綿銀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係隨衣祿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祭神地里腳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戶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收支實數比算。實收二百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遺自足外。尙有一十七萬四千餘

河外糧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末
糧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石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河外馬步集軍一萬八千
三百一十一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
步軍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糧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萬四千九百末
支本州一年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

糧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一萬五千一百末
支本堡三箇月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一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川一年十一箇月
草五萬二千三十四末
支鎮川十一箇月

建寧寨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
置寨同巡檢員領之

南
糧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末
支建寧三箇月

糧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末
支建寧三箇月

中渡寨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七千五百石
支中渡一年兩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末
支中渡三年十一箇月

百勝寨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末
支百勝六箇月

清塞堡

一千七百七十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五千三百人於此寨及保德軍駐劄緩急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并清塞本兵共七千人仍乞置四寨都同巡檢一員分領之

糧一十三萬七十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一千末
支一年六箇月

蔚州

六千七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鑄等共奏乞減一千人
過河屯岢嵐軍

本州并清塞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此糧草不曾支動

實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算。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算。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爲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爲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識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赦新開沽酒務。據轉運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昨來爲入中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鑄又減。放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況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見上頁）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劉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爲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左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曆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算得今年博羅斛。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斗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路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斗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戶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戶經臣出頭怨嗟告訴薦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戶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戶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傳次其糟每對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別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戶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爲搔擾以斂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尙處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義勇指揮使代糞民奏役差狀〕小處小疑作少客戶充役此下空處疑是勾字〔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將已分銀銀字上脫配字〔論警務利害狀〕都運司都字下疑脫轉字今後更不此下脫許字煉鑿出賣此下一

有徒字罷賣生熟礬一作罷生礬只賣熟礬〔論麟州事宜劄子〕合盡條陳一本以盡字爲畫一巡綽長編作

鼓下同坐無所爲坐一作別〔乞罷鐵錢劄子〕出糴斛斗糶疑作糶〔乞不配賣醋糟劄子〕沽買買疑作賣

卷下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糶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

兵與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踊貴。而言支價。宜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用錢三百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闢。稅是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尙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會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料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犖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伴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沿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賣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相研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尙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餓。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崞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築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崞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遂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餓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遂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

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常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勅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未無軍營。人戶絕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實。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爲租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肇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百家。又權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爲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管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璣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爲

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銓。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己贖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疎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拙。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岢嵐軍使米光濟。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井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使。今取進止。

舉劉羲叟劉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朴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欽。向張衡。郎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毅夏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阮曾薦舉澤州進士劉毅夏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歐向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毅夏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毅夏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賜。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濠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濠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面向城中弃水停聚。其濠不足恃以爲固。然尙爲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察孽晝。欲掘出重岸。通爲一濠。以臣相度。若濠無水而通爲一。則坦爲平地。不異無濠。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爲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蘊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爲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衆皆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邊事。致誤。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旨。

論不才官吏狀

河東奉使奏草 卷下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難。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三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括。而昏病之年。食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具。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爲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筆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爲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爲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艱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艱擔。百姓避見遠艱辛苦。裹費又多。遂只將得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晟等下山白草。共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四束。內在州每月約支三百一十三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一百四十餘束。約得向去八年零七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搬擔。至今尙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開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探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歇子。三百文省。

一據岢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九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算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爲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忻州。亦爲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今已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淨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滅。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爲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爲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爲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爲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買松明爲炬。第五等一戶韓嗣

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最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概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嘗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尙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遼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兌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扑。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卽目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

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闔放免。係代保人開結。并正名買撲見開結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寬舒。況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燾。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實。供備庫使并代州都監田融。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爲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鬪。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管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爲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爲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續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有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

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引以爲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爲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爲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統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鄰近。係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疑朝旨定。逾時亦未爲晚。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己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爲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爲棄。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沿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鑿課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奏報也。按公乞罷州白草劄子云。七月初離汾州。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殆以是月末至關。八月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當時行狀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取其要切數篇。入奏議節。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必重出。止就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實錄及李燾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詳具奏議第十六十八卷後。舉米光濬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孫巡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稟吏文如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條例文武官材能劄子〕可幹者九人。雖是九項。而有十人姓名。見本文。〔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此是河北事。而元本載之河東奏草末。未詳。始以爲戒。始字恐誤。

河北奉使奏草

卷上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今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收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關員。及有成資備任關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贊。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贊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宦。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宦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充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爲。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官或知

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贊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仰不住遠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夜甲器械。一一覷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部頭管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爲本州及側近地分巡檢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

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爲大段起發兵馬。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之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發兵馬。卽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涇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涇州巡檢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涇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人戶。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涇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涇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鬪敵。傷着兵士及燒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涇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澤妄有中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季。內殿承制魏辛等。充邢涇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

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孽畫酒務。內令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洵。因巡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待舉。孽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惟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洵。尋依所申行下。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自已是秋深。磨惟踏麩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候來年將及踏麩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員等。本薦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做。亦各私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目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煥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煥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竊聞前轉運使張洵。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况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止。

訪聞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廩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遍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尙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即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巡歷即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逼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近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入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旣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尙可斬關而入。爲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降。賊衆擦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

慶。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爲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爲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效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偏無傷中者得饗。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嘗被責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趨出往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卽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劫。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劫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景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卽日磁洛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

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淨。其武安縣吏難讖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覲。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爲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爲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驟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脩整綱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亂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尙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爲河北長吏。承祐頃知瀘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會極論劾。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爲按察使張溫之奏論罷。爲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事。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庸之材。若以會劾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閑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尙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覲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會具劄子奏論。乞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爲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糧其毒。仍探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賊穢之狀。人盡知之。竊

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羣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跡。卒難尋覓。蓋爲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爲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爲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總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爲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通行指揮。今日於轄下諸縣。東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共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爲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爲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督李昭亮身爲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勝。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爲見李昭亮忝爲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

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爲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爲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爲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疎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疎放。卽按察之司。是爲虛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遠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污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遠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尙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爲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遠保節等廂軍事節。蓋處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

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管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爲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二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爲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爲搔擾之資。臣伏覩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放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作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爲功。只患剝剝太過。雖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申三司。令具畫一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已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嘗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

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贖污及去失正帛係剝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其價併出九百三十七

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鯁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爲敕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鯁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爲京師請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爲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葺，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爲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鯁，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鯁，從何而得。能致

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更不專仰朝廷駁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入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少。自兵興後來。政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政法之弊。蓋其拋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賠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卽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與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官賣。卽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爲不便。況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鰾。豈聞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斛限

嘗司近準三司牒。爲便糴斛斛。仰依編勅。至三月終住。便更不展限者。嘗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斗。入便

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帶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元拋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悞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大事。兼累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錢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斗。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寧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爲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在。自來不會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斗。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

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黃壁書。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鑲嵌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鑲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糶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等。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若沿邊價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爲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糶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輪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糶便利害。伏乞朝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親敕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敕取奏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黃外。合納尙有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

未有如此豐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歲更行除放。卽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斂。臣等今欲乞朝廷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俸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兼卽今輪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今取進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會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造營房作院。及抽束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陽務探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爲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損壞。卽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慢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爲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卽選得專一監官。束擇精好工匠。製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爲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擬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擬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謂指揮遵守施行。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戶。前轉運使張益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州行

遺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東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者。或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東上等人戶減放者。遂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斂。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却行收斂。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斂。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斂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覓之俸。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賄賂乞覓之俸。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勅額爲當。竊以事既干衆。必欲州縣久遠遵行。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爲定令。臣等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衰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斂。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爲額。庶絕詞訟。兼可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煥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宣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煥起請。亦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爲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卽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爲不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撥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綉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滄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卽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卽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關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盜。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爲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於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關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處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其狀

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准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備數目。酬獎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朝旨。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邊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因目來全關關防。不嚴制條。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與沿河孤迥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堆垛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點檢。欲乞起今年已發。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各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各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各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賠填。如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

附。仍令造船場納乾。據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幕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船。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稍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員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爲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料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限外。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稍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仰乾寧大各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捉稍工姓名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旋關報照會。一置修拆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拆數目上簿。候拆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

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卽申提轄司總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誤事。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錫校正

〔乞放行牛皮膠鯨〕因此北界爲不便。疑有脫字。〔乞置弓弩都作院〕切緣。切疑是竊。〔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牙前。牙疑作衙。

卷下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維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劉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卽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嵐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爲河水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爲轄下側各闕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卽見於諸州軍劄刷例。各無可抽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今維朝旨。今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爲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卽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闕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黃河水勢不類常年。卽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夫。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探木等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探木。蓋爲卽今諸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

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卽轄下例各別無闕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崑嵐功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崑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探木緊切功役，惟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剗。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鷲軍入拱谷。方至崑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鑄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崑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城人往河東，卽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藏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躐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卽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崑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錯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酌量事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慢。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卽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

州。或便兼都署。或別差武臣充都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虜於石白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遂卷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勸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報轉運司。乞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吏。賴本案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案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報轉運司者。尙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爲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爲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內則不足爲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尙嘗憂愧。況聞近日。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冶谷以來。壘石爲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繕處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內委任之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並申報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爲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爲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

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爲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使邊臣之權。攪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畫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虜竊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侔爲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詞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囚拔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辦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爲大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案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戎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卸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爲理會。本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巨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

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會拆却鋪屋行違。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劉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劉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爲不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遷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會正授。查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七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明。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侯承肩。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營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亂合陳詞。今來維密院。劉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會作過人權管。深爲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償下權場羊綱。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巨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營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爲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叙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劍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別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劍。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研試鋼刀。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

揀三二十箇。安入箭筈。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銅刃。如是。槍刀劍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賠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層。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層子。理爲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人差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揀退三分已上。並晝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勸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爲兵興以來。政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敢赴場中賣。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其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輿販者。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爲禁止牛皮筋角已來。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筋角等使用。甚爲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

後諸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與販者。其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賣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之移。令逐處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爲不便。令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摩畫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爲答。今來已立寨子。貯蓄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爲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築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築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大戒。欺弱畏強。難示以法。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

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塞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復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疆，尙須勉疆。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可有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奮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黃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餘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疆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疆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乃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之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耳。聞其自敗，嗣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羅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益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惰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

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驪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願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以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嘗冀州。李中吉嘗廣信。王中庸嘗保州。劉忠順嘗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尙憂敗政。沉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臣聞虜人侵我冷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尙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揚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者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幸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謬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填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報一作稱。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五字一作以伸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爲。一作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一作爲。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當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府軍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

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盪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政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一作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廣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它。然其事繁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嘗一作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一作。初則未敢干一作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孟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無必守。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當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一作凡。不可爲者一。其可爲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上諸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袁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穰。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灑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尙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方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一作又不多。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爲之。此所謂不可爲者一也。一本無此九字。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千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下。疲民。號爲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不可爲者二也。然若能

擇官吏以辦戰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長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尙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此二字。一作尙足以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爲。若夫盡其所爲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宜。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爲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滯聚。今卽不住開浚。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卽將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況臣將及暮年。絕無績效。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候勅旨。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爲功。慶曆四年。昊既納款。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昊已遣使齎誓文入界。何辭阻卻。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午。保州軍亂。密邇北境。朝廷以爲慮。癸卯。命田元爲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判誥知諫院。陳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兼西路管田都大制置屯田本

路勸農使。替張鼎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降知制誥守
睢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爲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闕而不錄。莫曉其故。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衍方罷相。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實章得象。而參政則宋庠也。此
書舊入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庶成全書。所云大綱具別紙。不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論之。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止者。按唐陸贄奏議。亦嘗互用。如云
中使某乙奉宣進旨。或云奉宣進止。或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尙多如此。慮後人妄塗改。略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錫校正

〔乞條制都作院〕隨錢。墮字疑。並勒專工匠。疑脫字。〔論契丹侵地界狀〕蓋其實弱而示彊。彊字下。長編有爾
實弱而示彊六字。而殆。疑當作息。沉於邊要之任乎。乎字下。長編有然臣謂爲圖計者。若以北虜爲憂。深思極慮
而不敢嘗忘。則其選材任將皆若是乎。三十二字。臣愚以。以字下。長編有謂字。則又。長編無則字。尙遷。長編作遷。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仲春。〔至〕萬福。〔十四字〕一作新春氣候漸和。不審尊候何如。備諫譯。此上一有悉
字。次第行之。此下一有矣字。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一作凡河北之事。其大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
大要。故捨此。一無故字。

奏事錄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日進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爲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劾。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悛。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譏。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爲陛下言之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會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尙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

朝時有嫉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鈔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誼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斂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錄。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奏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主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則省府之類。選擇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絕不同也。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遷居兩府。今舉士舍人待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遷居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一人。有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闈闕人與試。而館闈人無員數。無有關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袁冕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切依舊。歸於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衮冕。內批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內臣庶可辦集。韓會二公奏以衝政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鑿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令與鑿義。中書執奏以爲不可。韓會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爲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政。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爲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有日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爲得失。而韓會二公亦亦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對話。此前奏一本無前字。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楷。蓋欲傳示後人。而子職不謹。身沒未幾。已流落於他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錄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會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爲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熨惑。而近臣亦有

異議者。可恠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牀頭。近日已於燒錢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爲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而莫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脩奏曰。襄母年八十餘。多病。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越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自云。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與。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尙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陳乞。可以除後。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尙在。至是因蔡乞罷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卽已聞之。韓公曰。事出謫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構害。一作陷字。善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而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脩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僞。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弼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未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大日。爲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僞。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

仁宗既連失喪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根本爲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遂令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爲外人所知者。

不可勝數。今樞密嘗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密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晦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爲如何。韓公曰。若上稍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偕曰。此吾儕素所願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爲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嘗出自聖擇。仁宗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余等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遙郡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何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爲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爲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降誥勅。御名。得以堅臥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遠了當。遂降詔書。立爲皇子。仍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

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月初。上覺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殿而寢。若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闌。居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爲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墊。上獨處閣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銀子一隻。云爾。嘗爲我生子。以此爲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如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銀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持內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祇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於大漸。今上卽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并召醫官產科十餘人坐。嬖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奏事。將退。太后呼黃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僞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嬖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閣中。而銀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闕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掘之。深尺餘。得金銀子一隻。折爲三段矣。合之以比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銀重輕又同。信爲是矣。因以金銀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爲作此僞事。云以免養孃。答。撫席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言有娠。太后遣宦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曰。蟲兒事。外已暴聞。今其僞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嘗如是。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輅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髻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第一事〕令其婢子。婢。一作妾。〔第二事〕近不惠。集韻。慧字注。云。亦作惠。〔第三事〕未嘗止。未。一作亦。

續添

〔辨蔡襄異議〕何可爲信。一作何爲可信。〔獨對語〕皆錢穀刑名。皆字下有字。〔內降補僧官〕彼必有言。彼下。一有云字。〔又三事〕嘗有論議。一作議論。乞罷劄子。罷。一作出。可以禱害善人。人難立矣。一作善人難立矣。曩善人二字。雖不見其文字。不字下。一有會字。況此無迹狀。一作况無迹狀。將立焉皇太子。一無太子。四十年。一作四十餘年。中外帖然。帖。一作貼。佛堂前闕下。前。一作門。

濮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進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絕，是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議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爲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煥然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議之議，皆嘗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奇貨，以買一作賣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濮議

卷一

英宗皇帝初卽位。既單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音闕。治平二年四月。上旣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論狀具別卷。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論狀具別卷。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喪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一有蕭字。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對劄子具別卷。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一有有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獨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旣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嘗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卽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

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言。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一有奏字。曰：如此，則未有是時。維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謬，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劉子催修營房，實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管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芻箝，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疏謬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此字。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一作謔。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一作笑。之一有者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臺官益快怏慚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矣。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禮譴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讎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者字。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但俗養過房子及異姓

乞養義男之類。其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爲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本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忘其日矣。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議。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手詔具別卷。初，中外之人爲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是。皇伯之議者，猶一作藉。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

故每對見所言悻悻。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落。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己。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况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賣。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論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卷一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爲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嘗深

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爲逶邇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易知。而呂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阻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阻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琦請降手書一作詔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論中書商議。安得絕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輪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桓之事。中書以爲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呂誨表乃一作反。云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爲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爲哀桓之亂制。乃是指鹿爲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陶恭皇帝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諡曰悼。載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

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嘗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爲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爲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一有爲字。虛名。無立廟處。故卽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古。可以爲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爲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爲非。一有禮字。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盾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爲世數。此爲一作所謂。兩統貳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爲世。所謂違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爲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爲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於庶人之家。養子爲後者。皆以一有其字。所生父爲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諠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峨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爲儒學之臣。爲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開寶通禮五服年月等書。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

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慚而不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爲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家。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爲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爲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若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爲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爲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爲臣下議則用典禮。爲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爲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爲私。畏人知之。故諱其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穉穉之子。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一有而字。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一作其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爲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有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爲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於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有不苟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問者

曰。識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伯謙狀之文也。如是。則恭愛可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爲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爲言也。度可行於己。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爲人後耳。使其自度爲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爲此言也。問者曰。爲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卷二一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被。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願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卻作願字。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每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

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讒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聞奏。伏候勅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

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尙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齎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中書。爲尙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人。爲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爲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伯中書檢詳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等議稱皇伯。卽前代並無典故。須今奏乞下尙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銜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宣。但進呈一无呈字。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體。豈敢妄爲自取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一作博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諱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乃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王。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整爲圓。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勝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一有史字。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嘗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遂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帝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訛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袁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勝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卷四

劄子一首是歲十月撰不會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

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嘗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廢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案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下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足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母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足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諡云定陶恭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

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議。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廷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霽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爲後或問上

或問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己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一有爲字。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菴。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矣。此但菴之人。一作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一作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己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

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己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竇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實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爲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

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一有僞字。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繼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思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爲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違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一有於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稱稱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爲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爲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絕本親。最爲得禮。而宣帝爲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爲後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爲明帝。歿享榮名。爲萬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爲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爲司馬文王所弑。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爲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

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弑。一被篡。喪身亡國。爲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一作其。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爲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爲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爲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爲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爲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背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爲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爲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爲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爲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爲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爲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於北荒。幽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爲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爲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爲法乎。

禮家聚訟。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互有去取。今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英廟本無固必。寧以一身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且公晚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志在助公。然公何待助也。

歐陽修全集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王伯芻校正

九九六

崇文總目敘釋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一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等。參解卦一作易。爻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眾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與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爲注。亦用卦一作象。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一作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經。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訖一作造。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旣耄昏。乃謬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尙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尙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辭典。東晉梅頤一作臧。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辭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於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詁詁。

號齊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詩。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笑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大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闕。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車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二。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卽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省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旁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咷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東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探黃帝。迄於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官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二字一作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於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嘗其作史記。必上探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於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於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於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於五代。一又

有五代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於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偷。自疆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禍敗。故錄于一作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存。平舉職勤。一無此字。專代天治物。二字作工。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於有司。一有焉字。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不可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擊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及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僞。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於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兼弁。并一作爭。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國郡縣。廢興治

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牒。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於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述。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土。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實。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闡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篤其說。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繁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一作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質右鬼。非命上一作命。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闕之。然其蘊本齊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通。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各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究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於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於路。探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賤。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狂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摭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機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旣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易類〕聖人法。一作聖人之法。〔書類〕梅賾。當作梅賾。〔春秋類〕以後。一作已後。〔實錄類〕得其二三。一作得其二一。〔歲時類〕詩曰。詩字疑。

于役志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於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鄆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穆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於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

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遂卿家話別。遂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於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

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

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鑠。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鄂。右軍巡判官趙衰。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於河亭。余疾

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璧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橫鑿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璧。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枻。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於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廡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關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於舟中。安道會飲於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橫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奕於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於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暹客至。遂及元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於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於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於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於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於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遊楮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遊楮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

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朽漫之。惟經藏院畫玄獎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於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於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於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豐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於蕪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蕪春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於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於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於竹樓。與國寺火。約余明日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於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於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於邵暖。

于志役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欸。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關而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六月丁卯〕偃上亭。偃字颯。

〔七月甲申〕朽漫。合是朽颯。玄獎。疑是玄裝。

〔辛卯〕欽僧。欽字颯。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闡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嘗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甍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蚺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若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風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退避榮寵。而優遊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

卷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繡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

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憇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了。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擊一車爲報。晁答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石云。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祇爲大音。搯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某。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擬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鄧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與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令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

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嘗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諡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諡。以爲因諛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自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允得其實也。

宋尙書祔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夷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諡用兩字。而文臣必諡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諡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諡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胤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嘗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參知政事。節度使嘗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壽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大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嘗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事。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

實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益。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焉相掇在中書。丁嘗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焉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焉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焉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稟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會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

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竊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致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嘗國者或不想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尙書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其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竊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威。於劍筵。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識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興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

賦俸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揮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盞。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灑。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純。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嘗從人望。夢卜

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嘗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宦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諡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叢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識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上。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敏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謁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學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

呂蒙正爲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蒙正官至尙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爲中丞。始勝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衰。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義。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

張僕射質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捺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蒙同試重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問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嘗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一有之字。所劾。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嬾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草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

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喻。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二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不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以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堂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閩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題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錄之。欽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錢思公主長富貴。而性儉約。閩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勝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伴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卽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鍾乃古夾

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爲。太瀾。歌不成聲。嘗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欄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慈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戡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嘗時以爲一作謂。四大偶對。最爲精絕。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

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錙。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二字一作乃至。語啖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風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處。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粵朕皇祖寶蘇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表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鐘又長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彜。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卷二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請應制詩云。鸞鷲鳳輦穿花去。魚畏

龍顏上鈞遞。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佖。受命。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佖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囉者。亦結虜也。因教佖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囉遂以弑逆之罪誅。佖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囉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囉。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囉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傳。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契丹阿保機。嘗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胡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旣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有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尙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

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真。未有繼者。

但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尙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舊。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管。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者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爲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

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繼一作履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其供奉。號爲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愍子者。頗爲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碁爲易解。則如且聰明。尙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輒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今富丞相弱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堂。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堂。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爲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謂二牌也。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洎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醃餼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糞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翼。猶嗜欲之可求。織草可知。尙薰藉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豔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但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劍爲金鑄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仙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尙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一作書。牌榜於通衢。而但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錄從否。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音俊切。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餛飩矣。晉東晉餅賦。有餛飩薄持起。瘦牢九之號。惟餛飩至今名存。而起瘦牢九。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集賢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庶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

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以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尙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爲。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餼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爲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尙冀書成贖券。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糊餼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諸。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撤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回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爲一作謂。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戢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爲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驟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九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漚。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尤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發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醫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拜程載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設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贊章郁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亦時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林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饋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切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爲白髮翁也。

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土。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膽。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憮然君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一作裁。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討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燦。一作的。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

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纏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椀。置其中。椀棹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嬰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鏹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三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淡治。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濟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鑲脚爲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誓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尙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嘗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有

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鞞一事爾。今之士族。嘗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鞞。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讖。是已。豈止坐鞞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地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但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但。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娘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但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了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一作搗。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了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篇。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了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會爲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殘。而皆以

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探風俗。助諍笑。則嘗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大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第一段〕魚畏。一作魚怯。〔第九段〕臨終爲句。爲。一作道。〔第十段〕真是送燈臺。燈。一作登。〔第二十段〕不得於黃紙書名。不字上。一有惟字。〔第二十四段〕惶懼。一作惶遽。〔第二十六段〕酒半相顧。半。一作行。

〔第二十九段〕上竹竿耶。耶。一作也。〔第五十段〕薄荷。一作荷荷。〔第五十四段〕余嘗過〔至〕繆哉。〔三十六字〕一作余嘗過小孤山廟下。見廟像。乃一婦人。而但俗之繆。至於如此。〔第五十五段〕打衣糧。一作打衣打糧。

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一作話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嘗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芽荻。春岸飛楊花。河豚嘗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鎖鑿。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復復科詩。皆言矣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曲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外差。斯一作茲味會不比。中藏稱無匹。甚矣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笋。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罾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鵝。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樽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難喜。斗酒十千誰復慙。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佛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鵬漸者。文詞儻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鵬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鵬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嘗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

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闢裝妻者。是也。

孟郊買鳥。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寫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滂。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澗。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膚。新心意雖老大。有知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噉。又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驟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賞。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且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喻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榻俗語。轉音盡。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勝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比漁父肝蕪熱而腎蕪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寃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用。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戲嘗曰。也簪帽子卑凡厮。短勒靴兒未厥兵。未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尙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

直用蘘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靈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一作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紫魚繁。豉添葦菜一作綠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鶯驚行嘯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嘗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

有云。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二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作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爲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誦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彩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嘗來集阜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筆筆驪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忽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彥覽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覽裳。覽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覽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覽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園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展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人矣。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藝。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

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曾試采詩。宋尙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第四段〕食絮。絮上脫拂字。〔第八段〕偶得。一作偶收。〔第二十段〕手簡。一作于簡。〔第二十四段〕論說。一作諸說。

筆說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其於窳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爲顏回者易。爲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爲一死此守。小人者不閱則笑。是閱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爲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如此之反。則其所爲。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爲至難也。若其一作有。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爲鐘。削木爲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乙曰。以莛叩垣牆。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一有則字。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爲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翻不及舌說

筆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卽俗諺爲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之患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卽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寫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爲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寫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案作字。殊不爲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兩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尙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作自家成一體。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修。嘉祐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挂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鸞泥。未爲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竊襲哉。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蟪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爲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嘗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若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以執道爲本。豈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螻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乏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爲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爲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人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爲人也。豈有其寶。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疑對以熟。豈不爲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葫蘆。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懸錢眼中。入葫蘆。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晟筆說

余嘗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最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嘗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爲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俞歷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奈久。余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信焉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爲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爲器。而猶不害爲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爲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李晟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公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爲之辨。

試筆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懷一作慕。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之。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日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癩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鑿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遷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鑿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十一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試筆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爲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寫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蓄貨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害。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寫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笑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揚子云。斲木爲棋。剡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笑論書

蘇子笑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一無此字。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笑蔡君謨書

自蘇子笑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湑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一一無此字。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試筆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稱稱。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靈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閔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有日字。或作云。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斃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爲篤詠者。其論如此。屬田錄亦及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瘦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漫。花
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一作休。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覺。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
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薛戴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一作自以爲。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
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
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
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柴。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孽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闡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嘗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晦明說〕然性近者。宣和寔本雪堂先生文集。載公此說。然作惟。

近體樂府

卷二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一有一字。窟穿石而曾究初終。一有五字。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表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過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感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遙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壽。與物爲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戀蓮峯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之洞。造造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佐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秦時。天馬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既遇無爲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算縣長。等乾坤而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峯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近體樂府 卷二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嘗殫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嶽。三靈齊祝一作壽。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遶電開祥。來趨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旣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修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青雲。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關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丸。持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公於穎時呂正獻公爲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擬

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卻尋雞黍之期。遂無懼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嘗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轉。青杏初嘗酒正醅。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臥輿。遇酒便留於道士。况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笑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其得已多。因翻舊闕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一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鴨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行雲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湖中別

有天。

四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雨。中。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驚飛。

誰知閑凭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鈿車。是花。

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喧譁。路轉堤斜。直到城頭總

七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裏歸。

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是仙。

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鸞鸞。人在舟中便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自橫。面醒。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風來酒

十
平生爲愛西胡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主人。歸來恰似遠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

十一
畫樓鐘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匆匆。今日歡娛幾客同。
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

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鬪樽前語笑同。
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卽去朝天沃

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
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似當年醉

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

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一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脈脈。竹風簾雨寒窗隔。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豔豔。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翦花如染。香閣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泪珠滴破胭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一

蘋滿溪。柳邊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泪垂。長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

訴衷情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一

候館梅殘。綈橋柳細。草薰一作芳。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泪。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薜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暮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黛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天賦與輕狂。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爲花忙。

減字木蘭花

一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卻少人。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殘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破時。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漫撥輕籠。玉指纖纖嫩刺葱。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斂袂。繡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線穿。櫻脣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滯坐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一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日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

二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鸞衾稠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聞塞管。

阮郎歸

一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闌。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欄。

二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軟纒慵困解羅衣。
畫梁雙燕棲。

三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
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綠陰齊。
何時聞馬嘶。

四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伴相思。
陰陰月上時。

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今花又飛。
淺螺黛。淡燕脂。閑粧取次宜。隔簾風雨閉門時。
此情風月知。

〔朝中措〕垂柳。一作楊柳。〔歸自謠三篇〕並載馮延巳鬪春錢。名歸園遊。〔第三篇〕夢回。一作夢魂。來朝。一作明朝。〔長相思第二篇〕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空房獨守時。一作低頭雙淚垂。〔生查子第一篇〕月到。一作月在。月與燈依舊。一作燈月仍依舊。〔瑞鷓鴣〕相看。一作相勾。遠如。一作宛如。翩翩。一作茫然。〔阮郎歸三篇〕並載鬪春錢。名醉桃源。〔第一篇〕臨水。一作吹水。睡覺。一作睡起。〔第二篇〕春早。一作春半。

卷二

長短句

蝶蝶花一名鳳樓梧又名鶻路枝

一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雙燕小。金刀翦綵呈纖巧。旋暖金爐薰蕙藻。酒入橫波。因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二

南鴈依稀回側陣。雲霧濘陰。遍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酒困。爐香卷穗燈生暈。免繫方寸。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信。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懽。

三

臘雪初銷梅蕊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睡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四

海鷺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鬟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鸝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

五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六

六曲欄干侵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鈿箏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滿眼遊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醉覺來驚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七

遙夜亭臯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
桃杏一作李。依歸香暗度。誰上

八

簾幕風輕雙語鶯。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紅英落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閑倚遍。薄雨濃雲。抵

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兩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
計留春住。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十

永日環隄乘綵舫。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漿。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鴛鴦。兩
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笑釀。休思往事成惆悵。

十一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鴛鴦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
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愁一餉。看花卻是啼粧樣。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絲牽。特
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望。

十三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銅漏徹。誰教社燕輕輕離別。
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醒來。不

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朦朧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鎖得人憔悴。

也擬踈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

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逼遙天。不

十六

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月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金轆轤。馬蹄踏遍春郊綠。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曲。

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百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謝。

傳粉狂遊猶未捨。不念芳時。眉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猴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

二十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窗。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鶯晴睡。銀屏一半堆香被。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征輪。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芊綿。尙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

二十二

嘗愛西湖春色早。臘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笙歌。豔態相縈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倒。

漁家傲

一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更待高秋天氣爽。菊花香裏開新釀。酒笑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歌聲響。

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暖。衾起晚。玉壺一夜冰漸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雲撩亂。

三與趙虛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厦爲梁棟。定冊功成身退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笙歌擁。顧我薄才無可用。君恩近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爲我高歌送。

近體樂府 卷二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車馬九門來擾擾。行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衝鼓報。催昏曉。長安城遠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鶯絮。牆外有樓花有主。尋花去。隔牆遙見秋千住。綠索紅旗雙綵柱。行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秋千處。

六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爲逢青傘蓋。慵不採。今朝斗覺凋零嗽。愁倚畫樓無計奈。亂紅飄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裏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兩漿。逡巡女伴來尋一作相。訪。酒盞旋將荷葉嘗。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花氣酒香清廟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閣在沙灘上。

八

葉有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羽。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日脚沉紅天色暮。青涼傘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墜。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兩擺風搖金蕊碎。合歡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廝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兩筆露牋勻彩畫。日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廝惹。千條萬縷繫心下。

十一

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探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鸚鵡。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新荷的。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陽借出。

十二

幽鶯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探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珠泪暗知清露滴。羅衣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脈脈。煙水隔。無人說似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醉拆嫩房紅蕊嗅。天絲不斷。清香透。卻傍小欄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

十四 七夕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駟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霞尾暗。炎光斂。金鉤側倒天西面。一別經年今始見。新歡往恨。如何限。天上佳期貪眷戀。良宵短。人間不合催銀箭。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鐘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半。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卷。河鼓無言西北盼。香蛾有恨。

東南遠。脈脈橫波珠泪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蕊雕欄繞。通體清香無俗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日脚清寒高下照。寶釘鑿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細亂散枝頭徧。落帽臺高開雅宴。芳樽滿。接花吹在流霞面。桃李三春雖可羨。鶯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茱萸伴。

十九

露裊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縱上佳人牽翠袂。織纖玉手接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豔冷香秋不管。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思抱芳期隨塞雁。悔無深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相思眼。

玉樓春題上林後亭名木蘭花令

一

風暈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隱隱鶯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瀉引紫羅嚙。柳曲西頭歸路別。佳辰只恐幽期闕。密贈殷勤衣上結。

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斂黛低歌扇。暫解吳鉤登祖宴。畫樓鐘動已魂銷。何況馬嘶芳草岸。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斷。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豔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縈。垂柳無端爭贈別。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無情容易去。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所。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花出牆頭如有意。關心只爲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斜日墜。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鐸鏦。入破舞腰紅亂旋。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玉鉤簾下香增畔。醉後不知紅日晚。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
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尤惜別。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
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杯深不覺瓊瑤滑。貪看六么花十八。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留不住。

十二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花。今日水流何處去。
紅蓮綠芰亦芳菲。不柰金風兼玉露。樓前獨繞鳴蟬樹。憶把芳條吹暖絮。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
故畝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灺。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

十四

紅條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袞。隴頭嗚咽水聲繁。葉下聞關鶯語近。
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爲此情留此恨。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傷別恨。

十五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溽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爲誰愁。一曲行人留夜發。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蕊調長彈未徹。暗將深意祝膠絃。唯願絃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攏撥。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嘗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鏦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擡粉面。

十七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蹴。青春才子有新詞。紅粉佳人重勸酒。也知自爲傷春瘦。歸騎休交銀燭候。擬將沉醉爲清歡。無奈醒來還感舊。

十八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蹙。

十九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爲緣力薄未禁風。不奈多嬌長似困。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春有恨。勸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思。鸚鵡前頭休借問。鶯鶯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明珠言不盡。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爲誰回。芳草深心空自動。倚欄無語傷離鳳。一片風情無處用。

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欄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紅袖印。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豔陽天。過了堆金何處買。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欄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算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風裏絮。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連。飄蕩輕於花上絮。多情翻卻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朱欄昨夜風兼露。宿粉棲香無定所。

二十六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煙樹杪。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驚覺了。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匆匆。春意到頭無處問。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

二十八

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淡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膩歌喉珠欲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長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鬪暈燕支淺。留着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清。柳色殘光晴照暖。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裙縷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續係〕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翦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十四新蟾圓尚未。樓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生紅粉真無匹。畫棟歸來葉未失。雙雙款語。伶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溢。卻憂風雨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婉。晴川祓禊歸來晚。況是踏青來處遠。猶不倦。秋千別閉深庭院。更值牡丹開欲遍。醉醺壓架。清香散。□□□□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回晚無情絆。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密樞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手。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豆。風雨時時添氣候。成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豔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正是浴蘭時節動。菖蒲酒美。樽俎共。葉裏黃鸝時一弄。猶鬢髮。等閑驚破紗窗夢。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峯露。沼上嫩蓮腰束素。風兼露。梁王宮闕無煩暑。畏日亭亭殘蕙炷。傍簾乳燕雙飛去。碧盃敲冰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楮蓮尚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好。金樽倒。人間綵縵爭祈巧。萬葉敲聲涼乍到。百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壓亂。衰蘭敗芷紅蕖岸。皓月十分光正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社近愁看歸去燕。江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曉日陰陰晴未定。授衣時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吾鄉信。

同前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暖。梳洗懶。玉壺一夜輕澌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鐘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南至迎長知漏箭。書雲紀

候冰生研。臘近探春春尚遠。閑庭院。梅花落盡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曼」數騎。獵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鴈寒空墜。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闕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履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口口口口中秋日金陵。闕其名。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濠梁許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溪避盜宿龍爬。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于此。吏部員外郎朱松喬年。

〔蝶戀花第六篇〕載陽春錄。誰抱。一作誰把。雙飛。一作鶯飛。濃醉。一作濃睡。鶯亂語。一作鶯不語。〔第七篇〕尊前集作李王詞。乍過。一作過了。傷春暮。一作春將暮。依稀。一作無言。誰。一作人。輕輕。一作低低。相起。一作芳心。

〔第九篇〕亦載陽春錄。易安李氏稱是六一詞。〔第十四十五篇〕並載柳三變樂章集。〔第十六篇〕亦載陽春錄。拋棄。一作拋曉。小橋。一作小樓。〔第十九篇〕亦載陽春錄。〔漁家傲第二篇〕筆起晚。晚。一作樓。紅日短。短。一作晚。〔第十四篇〕霞尾暗。一作亂。〔玉樓春第十篇〕舞餘。文海作舞餘。〔第十一篇〕幾多。一作不多。

〔第十八篇〕此篇尊前集作滿庭己。而陽春錄不載。送目。一作樓目。還相。一作長相。不奈。一作自是。

卷二

長短句

近體樂府 卷二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使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豔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雞酒燕。落星沉月。統統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一作芳。信。別後寸腸縈。一作愁。損。說與伊爭穩。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二字。一作無言。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二

鶯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歧路。況是長亭暮。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兩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篔簹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負曲江花。聞說閩山通閩苑。樓高不見君家。

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爲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一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憀。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曾一醉。還是春朝。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長亭回首短亭遙。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魂銷。

三

五嶽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愆。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春睡重。繡戶深關。樓外夕陽閑。獨自憑欄。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闌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北地遊。漾漾輕舟。波光激灑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枝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

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一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恁一作惜。醉顏隨。春到幾人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豔樹香叢都幾許。朝暮。惜紅愁粉奈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豔不能旬日看。宜算。須知開謝只相隨。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鐘。爲問去年春甚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卽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一作光。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情緒惡。寂寞。楊花綠亂拂珠簾。早是閑愁依舊在。無奈。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二月病厭厭。

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樹。已暮。殘花飛絮雨紛紛。粉面麗姝歌筵罷。清妙。樽前信

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暮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爲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朝。相思空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

浣溪沙

一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點出花梢。一枝紅帶往來拋。東素美人羞不打。卻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影空搖。

二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瑠璃滑淨無塵。嘗路遊絲繁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柰何春。

四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堪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麝酒香。佳人初着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乍雨乍晴花自落。閑愁閑悶晝偏長。爲誰消瘦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來。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畫屏開。

七

翠袖嬌鬟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愁。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爲公留。

八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香。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釀金觴。休回嬌眼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綵綵。構一屏峯嶺。半空金碧。寶檠銀釘。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雕輪繡轂。爭走五王宅。雍容照照作畫。會樂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得。

虞美人

爐香畫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容初起枕痕圓。墜花鈿。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思眼。豔陽剛愛恁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鵲中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卻愁深。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卻愁春去。戴花持酒祝東風。千萬莫怱怱。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誰誰相送。

二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看看是、斷腸南浦。檀板未終人去。扁舟在綠楊深處。手把金樽難爲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薰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夜三更雨。繡簾閑倚吹輕絮。斂眉山無緒。看花拭淚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新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兩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晚。又到君東去。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樹。且攜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鶯鷓。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莫把絲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終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園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皋。千金莫惜買香膠。且陶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簾幃清曉。軟艸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豔幾枝輕裊。新破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爲誰嬌。故惹蝶憐蜂惱。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處。攜手綠叢含笑。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鬢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卻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水闊山遙腸欲斷。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度萊蕪

風晚欲歸愁滿面。

三

綠槐陰裏黃鸝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寂寞小屏香一炷。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窗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東堂石榴

翠樹芳條。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弄芳菲。綠陰紅影。共展雙紋箴。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一去門閑掩。重來卻尋朱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脈脈似見。燕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斂。誰把佳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豔。

南鄉子

一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潑鴛鴦錦翅斑。盡日凭欄。弄蕊拈花子細看。偷得鸞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豔粉間。

二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輕盈半面粧。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心無箇處。難忘。泪裏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據天津。映夾岸星榆點綴。雲屏未卷。仙雞催曉。腸斷去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近體樂府 卷三

一〇八三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鷓鴣。完箇怨。渺渺澄波一片。山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吹旋收。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簾初秋。多少舊懽新恨。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情悄悄。夢依依。離人殊未歸。寒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南飛。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一

去年秋晚此露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蕊。腦煙撩霧。排醉倚西風。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兩輕煙重。無懷天氣。啼破曉來粧。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會深心。爲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不待剪刀催。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風輕。拂鞍露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生春。更雅談話。好心情。美精神。空江不斷。凌波何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鐘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疾。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天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粧。只知一笑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雙黃鵠。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侯城隅。望復關。標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閑情一賦。豈嘗其爲遠。而梁昭明以爲白玉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爲三卷。且載樂語于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焯僞作。故削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焉。延已陽春錄。謂皆延已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炳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已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門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豔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郡人羅 泌校正

〔浪淘沙第一一篇〕可惜。一作料得。〔第三篇〕麥秋殘。殘。一作寒。囊裏。一作囊裏。一從。一作自從。關。〔暮山溪〕

歌管。一作歌吹。〔浣溪沙第二一篇〕樓外。一作梢外。〔第五篇〕初着。一作初試。〔夜行船第一一篇〕人去。一

作人又去。〔清平樂第一一篇〕又載陽春錄。〔應天長三篇〕並載陽春錄。〔第一篇〕變初。一作鉤新。〔第

二篇〕山遙。一作天遙。燕度。一作忍淚。〔第三篇〕花間集作皇甫松詞。金奩集作溫飛卿詞。鶯語。二集並作梅

雨。日正午。一作春晝午。問君知也否。諸集並作斷腸君信否。
子〕又載陽春錄。情悄悄。一作雲杳杳。

〔芳草渡〕又載陽春錄。澄渡。一作清江。

〔更漏

集古錄日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竇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愴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敘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公子業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棗曰。吾集錄前世埋沒失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棗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巨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棗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棗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棗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棗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尙無念。後三年方覺。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棗記在熙寧之前耶。棗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棗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首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適。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集古錄序。經十。一作重十。葬於。一作葬于。所食。一作所好。予回。一作吾回。

集古錄跋尾

卷一

古敘銘毛伯敦 龔伯恭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率性。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罔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罔銘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

毛伯古敦
龔伯恭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率性。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罔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罔銘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

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蓋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

毛伯敦銘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於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惟亂商。乃命錫女亦芾同冕齊黃繡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亂京。乃命錫汝亦芾彤冕齊黃繡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釋文〕

屨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屨其歷萬年無疆。繼終繼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薛尚功釋云。屨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其歷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伯庶父敦銘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韓城鼎銘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韓向功釋只爲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韓向功釋只爲周餘同上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〇安寧。聖維明德宣。〇我猷用。〇所辭辟。〇〇〇〇〇。不〇〇〇〇。〇目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齒麥千兩。今遽文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征綬。〇〇〇〇。〇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委懷。遠邦君子。晉姜用。勳。〇〇。〇樂壽作。惠。〇〇。〇巫萬年無疆。用德。陵保其孫子。三書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爾。享同。朕先姑君晉邦。余不。〇。〇。今作改者。籀文省。安寧。聖。維。明德。宣。尙。疑。尙。省。隸。他。尙。我。銷。用。鬻。戶。辟。廼。疑。卽。母。字。壽。久。光。剋。度。不。尙。疑。象。字。讀。爲。隳。譎。諸。嚶。單。亭。享。自。師。譬。我。萬。民。孰。遺。我。豕。疑。易。字。幽。或。冒。字。省。寶。千。兩。勿。遽。文。侯。額。令。畢。疑。卑。字。壽。疑。母。字。讀。爲。眞。復。眞。涉。征。猷。疑。魯。字。湯。餼。収。受。久。吉。金。用。亡。他。寶。疇。隋。鼎。用。康。饜。疑。西。夏。字。改。受。讀。爲。緜。襄。籒。切。君。子。晉。姜。用。勳。疑。肅。字。讀。爲。祈。疑。羅。環。疑。魯。字。讀。爲。眉。壽。少。楚。隊。爲。巫。極。萬。年。無。疆。用。言。享。用。德。毗。疑。允。字。保。尙。其。孫。子。三。書。是。利。右嘉祐己亥歲。揭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聖自。亡。等等。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者。是也。敵者。進取也。从。受。故。受。疑。爲。敵。尙。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姬。疑。爲。母。而。發。讀。爲。絲。雖。用。豎。聲。豎。从。〇。古文作。豈。今此。豈。从。水。从。呂。故。疑。爲。豈。魯。字。古。作。𣎵。卽。巖。字。古。文。旅。作。𣎵。而。啓。者。字。用。米。爲。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謬。疑。爲。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須。疑。爲。易。而。讀。爲。錫。賜。皆。以。聲。假。借。也。幽。从。宀。古。四。字。中。

象鐘形。胃。上象胃中穀形。故鬲胃二字。卓者从大。在甲下。今但用左。古者倉右。故才在甲下。爲卓。故異疑爲卓。亦恐借爲俾讀。母音冠。象穿寶貨形。黃字从之。暮。或卽母字。今毛詩有串夷事。俗用爲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串字之省也。故疑串讀爲黃。通从之。凡从之字多通用。故循疑爲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尗小子。秀四方。之字。是也。尗。古西字。故疑疑爲西夏字。秦鐘銘亦有此字。尗字。說文無之。蓋古綬字省系余。其後相承讀如嬌。故疑疑讀爲綬。尗音尗。石鼓文皆作尗。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卽旂字。而从車。借讀爲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駢萬壽之文。故知然也。夔今幡爲許刃。而夔芑之夔音門。用之爲聲。詩。鸛鷖。在夔又省爲廔。易繫辭。夔又讀如尾。夔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皂亦音香。擊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豈夔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夔壽字。故疑疑爲眉。爲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蹶爲爲。眇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執宜爲允。蓋用則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弔。時。沓。刃。以。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尗。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少。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維鼎銘真蹟

右商維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旣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讖作降鼎。用進享丁於皇。且考用氣。屢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鐘銘二岳器銘一字屢非年蘭銘二寶數銘一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蘇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筯。可以開闢。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祕閣。余爲校勘時。嘗關於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蘇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蘇。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綬和鐘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尙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綬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歡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字。曰。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爲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爲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爲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

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蹄山。以其分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尙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廡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右真蹟。

敦匱銘周姜寶敦 張伯夔匣

右伯夔敦銘。曰伯夔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蕪萬壽。尙書罔命序曰。穆王命伯夔爲周大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其後張伯夔銘曰。張伯作煮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右集本。

敦匱銘伯夔敦 張仲匠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歸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築齋於此。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夔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匱。

爾字。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鑄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嘗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鑿。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靈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公共。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

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夏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右集本。

之眾山秦篆遺文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環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豈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己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

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齎校之。無異。一無此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刻。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模。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模。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尙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蓋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鐘一歲月見本文彙勾宮博山鐘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鐘。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鎧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裝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前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爲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右簾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鎧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鴈足鎧銘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爲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爲。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鎧。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樂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政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滯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潛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華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隲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謙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

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讓。圖讖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未伏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謙。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謙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糞三千餘斛。或有請兩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尙可成文。云太常臣孰丞敏頓首上尙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

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今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就愚黷頓首頓首上尙書。制曰可。尙書令忠奏雜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尙書令忠下太常就承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禋。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嶠嶠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殺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殺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陝西都轉運使。爲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麵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鑄治之。乃可讀。摸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睥姓名。爲鄉人饒去矣。殺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年中。睥爲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殺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成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右集本。

〔古敦銘錄目元第九百四十一〕敦乃武王。下二字。一作文武。

〔韓城鼎銘元第七百六十一〕亦自。一作嘗。

〔商雅鼎銘元附九百四十一〕 〔古器銘元第三百七十二〕存而一無而字。〔同前元第五百九十一〕般子。款識法帖無子字。斯年。款識法帖無斯字。八月。款識法帖。此下有初吉字。暨集錄。一作古。二百四十二。初莫知焉致也。一無此六字。〔養簋銘元第四十一〕養。款識法帖作旅。

用半只止前盛甘星月是象水廟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圓而小墻之。蓋之略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圓。外正方。刻蓋正為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

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周穆王刻石元附七百六十一〕天子登。上二字一作王。此山。一作北山。癸巳。至如此而。〔十三字〕一作圖經云。癸巳。誌其日也。鑿山。一無山字。〔敦匱銘元附八百九十一〕匱。一作匣。款識法帖作匱。史記。此下一有本紀二字。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敦医銘元無衆第〕〔張仲器銘元第八百九十一〕古人。一作古之人。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二字。〔石鼓文元第二百一〕右石鼓文。此下一有在字。千有一無有字。獨無石鼓。此下一有文字。猶有一作獨有。〔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秦昭詠鐘元第三百四十一〕〔秦祀巫咸神文元第四百一〕熊適。一作商。〔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廟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一無此字。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
 一無此二字。有熊疑熊夏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一作讎。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一無此二字。
 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一無此二字。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
 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夏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
 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
 一無此二字。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嗣焉。石刻作焉。臣斯。石刻作德。此遺。一有文字。或云。一作日。治平元年六月二十
 日書。一有此十字。〕泰山刻石元第一百二十一〔賢聖。一作聖賢。秦始。一無秦字。此詔。一作詔書。余友。一有人

百一十一〕茲久。一作憊久。得於。一作得之於。〔銅甬銘。鴈足鐙銘。元附八百一十一〕〔華山廟碑。元第八
 百四十一〕如此。此下一有其記。漢祠四岳。專見本末十字。〔華嶽碑。元第七百二十一〕亭。古碑作亨。班。古碑

作班。〔同前元第三百一〕〔復民賦碑。元第二百一十一〕西。一作華嶽廟。此下一有請字。荀班。古碑作班。就
 之。此下一有後。仍用甘雲五字。口。一有算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字。〔北嶽碑。元第七百三十

一〕考矣。一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一有此九字。〔無極山神廟碑。元第四百九十一〕愚臣。古碑作臣。請
 少府。一作請以少府。〔桐柏廟碑。元第一百九十一〕又云。一無此二字。災害。一作異。〔穀阮神祠碑。元第二

百九十一〕在。一作今在。或作在今。斯碑。二字上一有獨字。復之。此下一有時字。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一有此
 九字。

後漢堯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關。慶都偃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與城繼絕。如堯爲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姓名磨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冑。嘗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關一字。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概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嘗以碑爲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普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幟真蹟作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作可。讀也。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樹優靈。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焉。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懼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漢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誠。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尙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右漢一有朝字。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攻元永壽。明年一有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涪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醜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名命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尙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狡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爲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錄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尙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爲修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直顯節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胤元尊濟陰成武史榜世明彭城朱翔元舉。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嶽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關字。一陽候長役。兩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錄其名號以俟知者爾。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云。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履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烹煖。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尙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邕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塵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笑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圍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一作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

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平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午一日休務假書。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郿閣頌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郿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虞漢之右。溪源深疾。橫注于道。涉秋霖。積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候既然。郿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遭遇隕納。人物俱隕。一作隳。沈沒洪淵。酷烈爲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驛散關之嶮濶。徙朝陽之平燦。城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隕納。又云驛散關之嶮濶。徙朝陽之平燦。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人關銘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人關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爲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皇太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豢真蹟。誤作券。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爲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爲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

室及寺舍並皆焚燹。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爲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季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干家二字。其序官闕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闕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薨。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

讀以其斷絕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錄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爾 歲月見本文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人二字一作德讓。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此字。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寬碑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遷鄉二字一作封。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等。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一無此字。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碑。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當錄二字一作故錄之。漢公卿一有卒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爲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闕始卒。與碑多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尙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回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瀚一作翫。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守。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干。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真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闕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衆亭侯。又有彪子脩。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嗣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尙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嘉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薨。委榮輕輦。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迺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尙可識。云。司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也字。

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闕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爲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爲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閩鄉。有碑數片。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嚮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各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錄之。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閩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陰趙遺子宣。候上滅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鄉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暹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閩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閩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園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祿長蕭劉瑞字仲祜。孝廉杓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鄆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順字廣世。鄆孟紱字河維。決曹書佐鄆公孫賜字元賜。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一無二字。贊陳俊字仲顯。蕪夏陽字儀公。蕪兒銀字伯玉。杓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維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亦。磨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者尙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卿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耶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未。一作未。未下又滅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記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錄事史楊再孟布衙主記掾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薦伯安倉曹掾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掾軍一作君。假司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刻。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爲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弁陰二字 歲月未詳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闕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爲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茲。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爲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嘗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尙。尙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詔封苞弟遠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遠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

永樂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夔。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尙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旣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照寧二年正月朔旦山齋記。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旣定。遷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又。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封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祖劉之養。君實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

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龜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尙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則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堯母碑元第四百六十一〕堯母。一有祠字。恢踐帝。一有宮字。奉祠。一作祀。讀矣。一無矣字。諸書。此下一有皆字。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書。一有此十一字。〔堯祠碑元第七百九十一〕屏攝。真碑及公跋皆作屏攝。或因誤語。分左氏傳。疑攝爲攝。非。〔祈雨碑元第九百六十一〕又曰。一作云。斷續。一作絕。治平元年六月六日書。一有此九字。

〔老子銘元第一百六十一〕置孔子廟卒史碑元第三百九十一〕辟雍。一作應。碑作應。〔修孔子廟器碑元第三百五十一〕莫曉。莫字上一有者字。〔孔子廟碑元第四百七十一〕〔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一〕斯碑。一無碑字。世衰。一作長。〔同前元第八百三十一〕又有。此下闕一夏字。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一有此十字。〔張公廟碑元第八百二十一〕災。一作寇。〔公昉碑元第五百七十一〕府君。一無君字。君徒碑作從。〔鄱閣頌元第九百八十一〕府據。碑作衙官據。徙朝。碑作徙朝。經紀。碑作記。〔後漢人關銘元第七百八十一〕人也。一無也字。〔石柱記元第一百二十一〕〔文翁學生題名元第六十一〕〔都尉孔君碑元第三百八十一〕宙人臣。一作宙爲人臣。此也。一無也字。〔孔宙碑陰題名元第八百六十一〕〔孔君碑元第七百一〕〔孔德讓碑元第八百五十一〕漢碑最。一作碑最多。〔劉寬碑元第二百七十一〕殷包。古碑作苞。〔太尉劉寬碑元第二百六十一〕漢書。二字上一有寬字。善惡大事。事一作節。與闕其大節。一無五字。舉其有道。四字一作舉茂林太尉舉有道。而拜。一作轉拜。屯騎。此下一有校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

字。〔劉寬碑陰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一〕〔楊震碑元第九十一〕降祉。一作祚。〔楊震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七十一〕〔沛相楊君碑元第十一〕長子。一無長字。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尙可見爾。其官闕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瑰瑋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材。遷銅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蠢逆。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勳。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弊也。治乎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此與前本不同。故爾存。〔繁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一〕〔高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一〕〔楊君碑陰題名元第二十一〕亦不知爲一作不知其爲。〔同前元第四百八十一〕楊君。一作氏。史者。一無者字。〔同前元第七百四十一〕五年。一作元年。〔同前元第二百二十一〕〔後漢殘碑陰元附二百二十一〕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一無此十二字。〔朔方太守碑陰元附二百二十一〕〔劉曜碑元第五百一〕愬。一作蒞。〔景君銘元第六百二十一〕〔景君碑元第九百七十一〕熙寧二年十月朔。一作晦。日山齋書。一有此十一字。〔景君石郭銘元附九百七十一〕〔袁良碑元第七百七十一〕時時。一作有時。〔張平子墓銘元第三十一〕謂衡。一作稱衡。

卷二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集本無也字。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爲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集本作語。奄忽終。藏

形而匿景。集本作影。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篲。道阻而且長。起坐猴如兩。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錄。八字。集本作文。字工拙。古今皆然。惟僕錄難得。故錄爾。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略曰。一作云。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入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爲和字。真蹟無此六字。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別本。模榻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遺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々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滯。後以子午。塗路艱難。更隨國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埃爾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虜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隸爲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仇。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

多舛繆。惟以《公》爲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本。

後漢樊帝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帝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洽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石本作二月甲辰卒。其先爲中黃門。後爲小黃門。又爲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尙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聞。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焉。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本。

後漢郎中鄧固碑固一本作宣 歲月見本文

右漢郎中鄧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闕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于闔門。至行立平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任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瘡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鄧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爲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缺。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爲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銅辭。年四十二。禮命殞身。而中間又有違避退讓之語。道嘗作循。銅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銅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篤辭。覽者詳之。右集本。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爲氏。乃知爲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郡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真。州言名時。收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威等立石勒銘。

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焉名饒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右真贋。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堦環堵。兼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涖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右集本。

後漢祝陸碑歲月見本文 真贋

右漢祝陸碑云。君諱陸。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鄆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尙書尙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陸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北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于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陸後碑延熹七年

右漢祝陸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闕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陸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駟。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闡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緝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覲榮。倫弗忘。

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實。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右真蹟。

後漢衡方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與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郎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鑄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敘其官闕。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薨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是以狗喻人。一本有也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獲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微一作略。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曰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清。或邑山濟。君卽上黨太守之

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偏完。故錄之。右真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京都衛國家於河內汲。兄竹邑侯相次尙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

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歲月見本文。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遷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後漢玄儒妻先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妻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集。本作榮。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歇。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杳藹。又曰。有朋自遠。冤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郭先生碑。真蹟。歲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棗於號。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鄰字。與妻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

食業於饒。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孝友而說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鄰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於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熹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隴水。卽韓文公所謂昌樂隴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宇甚嚴云。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管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一有裂篔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隴。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隴。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懼。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尙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隴。疑其誤。乃政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隴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

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 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慮。而況疑爲汎。慮疑爲寬。其官闕可見者。爲蕭令九年。師有螳。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歟。歟。顯祖。厥德懿鑠。播勳於前。丕頌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昨。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勳力。而穆字爲歟。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闕。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臥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耶。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尙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璽。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敬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尙可識故以寫其名爾蓋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虛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槩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閱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尙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癖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襄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 真蹟

右漢襄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旼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旼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旼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錄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潁川鄆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就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率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環珥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城一字。表侵寇。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軍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闕無所稱述。惟云肅將王命守靜。豁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舉上城一字。其官闕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牟尙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牟。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甲申。上城一字。以曆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城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慎說文。顯從熒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歲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旣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夏日。吏民愛若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探撫謠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荆。荆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

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舍集。本作舍。和。治。魯詩經。章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集本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殞。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秦君碑首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或作磨。非。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郡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中字。與。復知爲後漢。

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後漢天祿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州見之道側。迄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尙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作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頽。南陽安衆人。豈安衆嘗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費鳳碑元第九百九十一〕起坐。一作坐起。按古碑作望遠。〔武班碑元第五百五十一〕書云。一無云字。又歲一作歲又。〔曹騰碑元第一百七十一〕〔司隸楊君碑元第六百九十一至六百九十二〕右漢。一有故字。攸同。一作股期。益城。一作城。〔樊常侍碑元第一百四十二〕右漢〔至〕序也。〔九十四字〕一本無集錄。一無錄字。古碑。一無此二字。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字。〔鄭固碑元第五百四十一〕又曰。一作云。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書。一有此十字。〔田君碑元第四百五十一〕今在。一作在今。爲姓。一作其姓。〔孫叔敖碑元第二百八十一〕〔王元賞碑元第六百四十一〕茂才。一作材。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祝睦碑元第三百一十一〕皆在今。一作今皆在。〔祝睦後碑元第三百二十一〕〔衡方碑元第九百二十一〕〔張表碑元第四百一十一〕漢故。真蹟圖去漢字。張君。此下一有之字。〔張壽碑元第六百七十一〕治平元年端午日書。一有此八字。〔侯君碑元第六百三十一〕碑文。一無文字。繆矣。一無矣字。〔劉君墓碑元第七百五十一〕〔北軍中候郭君碑元第四百三十一〕〔司隸從事郭君碑元第四百四十一〕〔魯峻碑元第五百一十一〕司空。一無二字。故得。此下一有其字。〔婁先生碑元第一百五十一〕佩。一作羈。諱。一作羈。〔郭先

生碑元第五十一」碑云。此下一有先生字。輔成。古碑作甫成。歷。一作口。婁壽。二字上一有儀字。二十日。一作二十日。〔周府君紀功銘元第一百八十一〕〔周府君碑元第一百八十一〕碑按。一無此二字。桂陽。一作桂水。或作桂陽桂水。湍峻。一作浚。〔周府君碑後本元附一百八十一〕因出其碑而。一無此五字。〔費府君碑元第七百一十一〕文字。一無此一字。於後。一無於字。磨滅不可識者八字。一作八字已滅不可識。其卒。一無其字。多然。一作多如此也。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一有此十三字。〔王君碑元第六百一十一〕〔陳球碑元第六百一十一〕〔敬仲碑元第九百一十一〕〔無名碑元第六百八十一〕又云。一作日。〔蔡君頌碑元第五百八十一〕爲最。一作最爲。〔唐君碑元第八百八十一〕〔朱龜碑元第二百三十一〕〔譙君碑元第五百一十一〕〔熊君碑元第九百一十一〕其云。一作其辭有云。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齋書。一有此十一字。〔季子碑元第九百三十一〕字孟。一本此下再有孟字。夏曰。一作炎夏。史略。一無此二字。誰也。一無此二字。天皇〔至〕有矣。〔十二字〕一本無。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一有此九字。〔武榮碑元第五百三十一〕南。古碑作拔前。〔秦君碑首元第八十一〕〔元節碑元第六百五十一〕〔後漢殘碑元第三百三十一〕〔天祿辟邪字元第七十一〕集錄。一無錄字。

卷四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鶴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王字。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愔奉蠶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蠶綬。而

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尙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悛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集本作殆。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爲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爲乎。右真蹟。

魏鍾繇表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二字集本作表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爲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爲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集本有闕字。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始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燾學生冢碑歲月未詳

右魏劉燾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燾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集本作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燾與生徒名字。往往尙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燾。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本作若。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有已字。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集本有俱。謹字。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集本無此二字。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魏鄧艾碑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集本無此字。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兗。艾降。

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完。完人神之。遂爲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爲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完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又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艾。與懲艾劍艾。注皆讀爲艾。豈非鄧侯名艾音又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書。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鳳皇元年四月。

右谷明者事吳爲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明。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明子永寧侯相碑。皆爲扉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吳國山碑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季。季次子曰羲。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爲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爲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嘗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爲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嘗魏晉時。爲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真蹟。

晉南鄉太守碑素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季。季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與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爲二卷。其塵穢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嗜碑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嗜碑。嗜爲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卽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集本作云。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禕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則當時曆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剽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册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一無此字。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平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闕不傳也。右真蹟。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稿本。今兩存之。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

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右集本。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情。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集本無此二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集本無此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詭。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晉賢法帖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尙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澍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丕緒少卿真蹟無此二字。家丕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集本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碑刻。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劭所弑。初諡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諡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右真蹟。

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右宗愨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愨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卽位。以愨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荆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 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

爲訛誤。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峻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集本有長兼者三字。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梁智藏法師碑曾通二年 真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袁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集本作書。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懣墓誌銘貞觀十三年立

右陳張慧懣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頽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精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可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懣。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迥勁有法。翫之忘澁。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陳淨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淨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

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集本有興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崩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闡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昔在南嶽。自鬻爵翁。晚又更鬻六一居士。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崩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闡繆多矣。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櫟。路過龍門。

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襄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牟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尙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集本無此字。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作以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彝二字。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

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頴暹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頴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嘗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己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謬。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暹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滄灘。是矣。碑文殘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棊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棊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棊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氏諸邑

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恭連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繪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魏顯貴與功。曹石字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恭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恭連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但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魯孔子廟碑附出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尙。集本作傳。嘗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澗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焉戩。耶焉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又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焉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 大象二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詭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僞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魏受禪碑元第七十二〕受禪。此下一有壇字。往返。一作反。下同。〔魏公卿上尊號表元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鉅。一作巨。〔鍾繇表元第四百九十〕小字。二字上一有而字。〔劉熹學生冢碑元第三百六十五〕〔賈逵碑元第一百二十八〕〔鄧艾碑元第七百五十〕或然。此下一有也字。〔谷府君碑元第五百九十二〕〔吳

國山碑元第三百四至三百五〕〔南鄉太守頌元第九十二〕後晉武。一有帝字。陰城嘗魏晉時。真蹟無城時二字。集本有之。〔南鄉太守碑元附九十二〕紀德。一作之德。〔南鄉太守碑陰元第九十四〕二卷。一作三卷。

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蒲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一有此五十六字。

〔陸贄碑元第一百二十七〕〔蘭亭敘元第九百九十六〕數家。一作諸家。嘉祐八年六一作八。月十日。一有此八字。〔范文度模本蘭亭敘〕蔡君謨題跋附。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增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標做。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蒲陽蔡襄。

〔同前〕〔又〕唐末。真蹟作室。寂寔。真蹟作窳。唐室。真蹟作賢。於世。真蹟此下有而字。閱也。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旬休日廬陵歐陽某十四字。〔樂毅論元第八十二〕論石。此下一有本字。〔王獻之法帖元第八百六十八〕〔又元第三百一十九〕〔晉賢法帖元第七百三十五〕沈。真蹟無此字。〔晉七賢帖元第七十

六〕〔宋文帝神道碑元第四百四十九〕鐫刻。一作銘刻。墓碑。此下一有銘字。宋世。此下一有所字。士人。一作人士。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十字。〔宗憲母墓誌元第百五十三〕〔齊鎮國大銘像碑元第一

百二十〕〔南齊海陵王墓銘元第八十五〕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爲明帝。按朓傳。朓嘗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部。後遷尙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爲侍郎也。按齊書。劉峻爲長兼侍中。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梁智藏法師碑元第六十二〕余於。一無於字。可佳。一作取。所短。一無所字。〔陳張慧湛墓誌銘元第六百一十三〕〔智永書千字文元第四十六〕〔大代修華嶽廟碑元第五百二十四〕興光無。一作無興光。元也。一作年。於史家。一作學。〔後魏孝文北巡碑元第八十九〕〔後魏定鼎碑元第一百九〕〔石門銘元第七百八至七百九〕〔神龜造碑像記元第四百九〕〔任城王造浮圖記元第八百三十五〕〔東魏造石像記元第八百三十九〕退相。一作丞相。後魏。此下一有永熙三年立。在位十七年十字。大統。二字上一有至字。記甲子。一作紀首尾。以決。此下一有然後知余之集錄。不爲無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二十二字。〔九級塔像銘元第四百七十七〕〔常山義七級碑元第十四〕〔永樂十六角題元第九百八十五〕〔魯孔子廟碑元第二百九十〕〔北齊石浮圖記元第九百七十六〕〔後周大像碑元第二百九十八〕

卷五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尒朱儼碑開皇五年

右尒朱儼碑。儼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儼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文爲徐州總管。

碑文雖殘闕。然斑斑尙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何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嘗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偃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偃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此二字。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此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集本有已字。十年矣。集本有不知二字。公禮尙稱齊官。集本無此字。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作亂。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字。集本作參軍。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韓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嘗以碑爲是。而傳載闍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作應。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集古錄跋尾 卷五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河。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滄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滄州。又爲滄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旣而遂改滄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逾美。翫之亡集本作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旣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與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官書。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獨却太守。祖頌。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慶九門縣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古集本。

隋唐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尙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韋述二字。兩京記。隋政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遽。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作也。熙寧辛亥續。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

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真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作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真觀二年 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顯慶三年 嘗載于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尙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竄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本紀議其

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耶茂碑真觀五年

右隋耶茂碑。李百藥撰。其弟顥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閣。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右真蹟。

唐耶顥碑真觀五年

右唐耶顥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顥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顥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顥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顥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顥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一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真蹟。

唐耶顥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耶顥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接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廡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廩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顥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真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署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

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迥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右真蹟。

唐岑文本二龕記真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真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真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志爲秦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憐或作怵。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秦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 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有也字。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

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數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真蹟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尙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薛稷書真蹟永徵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瓊家所藏薛稷書。君讓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瓊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徵元年 顏有意書

高駘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咸亨二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隸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畧。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使持節徐

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嘗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贖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集本有州字。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己。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讓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鶴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譏。譏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譏而無譏。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史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譏。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諱。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敬爲璣。樂平公珪爲樂安公。新平公瓌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嘗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稿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

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童行思文清河傳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爲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逾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 誤實此

李伯藥集本作藥。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渴。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官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右真蹟。

〔老子廟碑元第二百四〕〔余朱敞碑元第三百二十五〕殘闕。一作缺。〔龍藏寺碑元第十七〕〔又〕〔已廢一作今廢。〕〔太平寺碑元第四百四十六〕〔李康清德頌元第二十八〕〔梁洋德政碑元第二百二十九〕

〔韓擒虎碑元第九百九十二〕〔陳茂碑元第八百二〕〔普光寺碑元第二百五十〕〔啓法寺碑元第二百五十三〕〔鉗耳君清德頌元第三十九〕〔西林道場碑元第十五〕〔孔子廟堂碑元第一〕童兒。一作兒童。〔虞世南書元附四十六〕續。此下一有附字。〔長壽寺舍利碑元第四百四十四〕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十字。致治。一作至治。〔昭仁寺碑元第七百九十二〕〔普濟寺碑元第三百二十三〕廢也。一無也字。〔李靖碑元第四百六十四〕〔等慈寺碑元第四百三十二〕〔耶茂碑元第十八〕〔又〕爲郟。此

下一有轉字。延和。此下一有殿字。正焉。一無焉字。〔耶穎碑元第十九〕〔耶穎碑陰題各元第二十〕〔九成宮醴泉銘元第七十七〕〔率更臨帖元第五百五十四〕美也。一無也字。〔三龕記元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孟法師碑元第三十六〕〔皇甫志碑元第六百三十五〕佐耶。一無佐字。縣國。一作國家。為令。一作去麻。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辨法師碑元第八百八十二〕〔孔穎達碑元第六百七十二〕〔薛稷書元無卷第〕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一作有不好而知者。有不好而不能知者。得者。一作之。〔益州學館廟堂記元第一百二十二〕〔徐王元禮碑元第九百三十九〕〔碧落碑元第十三〕〔智乘寺碑元第四百一十七〕何為。此下一有而字。〔吳廣碑元第九百四十八〕〔九門縣西浮圖碑元第七十五〕智短。一作短。〔陶雲德政碑元第十二〕真定府。一無府字。〔汎愛寺碑元第六百〕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合次摩法寺碑。誤寔卷末。

卷上八

唐八都壇實錄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入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為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朝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推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監屋尉魏思温為軍師。集本作帥。所謂

誌及宗烟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錄。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有闕文。代祖顯爲後魏驍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辰。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夔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洵旌表碣真觀五年 謾離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洵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棧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待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待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疇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沒。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疇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惠乎多愛。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待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羣臣應制詩也。李疇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疇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惠

平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論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琬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琬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揚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嘗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爲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集古錄跋尾 卷六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哲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稷。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

書。此爲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后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集本有焉字。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接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

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遂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鄒又三字。集本作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爲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一已上六碑類李昱所撰。不以歲月爲序。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頌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集本有郭字。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頌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又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又。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頌二碑又無英又。英奇等三字。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官。闕略。尙或有之。英又嘗爲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蘇頌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疑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嘗圖。長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嘗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

遒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槩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此字。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揚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爲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戚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厲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大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瑤。義王玘。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璣。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幼。集本有疑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瑤為瑄。濟王環為瑗。壽王瑁為瑄。瑄名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妃碑。為瑄。與此同。當為瑄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瑄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右集本。

唐鵠鵠頌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鵠鵠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鵠鵠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誼。諡曰克平。帝聞。特賜諡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集本作孫。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作喜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謬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乾于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

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笑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寫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盜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僊於雲表。其夢寐恍惚。集本作邈。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僊。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述其盛衰治亂云。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僊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

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讀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讀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讀，皆其作者自書，而入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讀。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闕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瑘像碑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瑘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入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有鄰特爲難得。慶曆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爾。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搆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詒此以忘暑。因書。右真蹟。

〔入都壇寶錄元第三十〕文云。一作曰。〔魏載墓誌銘元第五百六十四〕居甲。一作高甲。〔乙速孤神慶碑元第八百五十二〕代祖。二字上。一有五字。治平甲辰社日書。一有此七字。〔薛仁貴碑元第六百五十二〕

〔尹氏闕文元第一百六十二〕〔尹孝子旌表文元附一百六十二〕深矣。此下一有乎字。〔孝子張常消旌表碣元第二百三十二〕〔渭南令李君碑元第一百二十九〕〔流杯亭待宴詩元第二百二十二〕臨汝。此下一有溫字。〔同前〕碑亭。一無碑字。〔司刑寺大脚跡敕元第五百二十二〕脚跡。一作佛跡。敕。一作記。若斯。此下一有時字。甚也。一作威也。斯民。一作人。〔幽林思元第二十九〕〔寧照寺鐘銘元第五百九十六〕

〔韋維善政論元第八百五十〕治平甲辰秋社日書。一有此八字。〔唐令長新戒元第三百九〕〔華陽頌元第二百一十七〕所以貪畏。一作所貪所畏之心。一作性。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一無此九字。於彼。此下一有其字。笑也。此下一有已字。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有此九字。〔有道先生葉公碑元第二百四十〕爲最。一作最爲。〔嵩嶽寺碑元第一百十七〕〔端州石室記元第四十四〕〔獨孤府君碑元第四十七〕伯謀。一作仲謀。

〔同前〕缺也。一無也字。〔裴大智碑元第四百三十五〕〔張嘉正碑元第六百二十一至六百二十二〕

〔郭知運碑元第三十七〕知者。此下一有注云。英。又紀德碑云。知運第七子也。今碑與唐書互見者五人。尙闕其皆字。〔華嶽題名元第四百二十一至四百三十三〕開元二十三年。真蹟誤作丙午。集本改作丙子。其實歲在乙亥。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爲一卷第十。跋後一有此十五字。〔石臺道德經元第二至七〕〔唐羣臣請立

道德經臺答元第十〕毗。一作毗盧。歐陽某家藏。一有此七字。〔盧奐廳章讚元第九十五〕〔鶴鶴頌

元無卷第〕泝公二字上一有王字。〔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元第七十九〕〔裴光庭碑元第四百五十七〕
〔萬回碑元第二百七十八〕〔安公美政頌元第二百五十二〕師丘一作求。〔鐵彌勒像頌元第六百七十
七〕〔唐郎官石記元第九十八至一百〕〔開元聖像碑元第二百九十七〕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書。
一有此十二字。〔大照禪師碑元第五十八〕〔舞陽侯祠堂碑元第六十三〕〔崔潭龜詩元第五百四十〕
〔興唐寺石經藏讀元第四百八十六〕〔盧舍那珉像碑元第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四〕余所集錄自五
字一作所集錄目。〔植柏頌元第一百五十九〕植一作樹。甚難一作差難。〔笑原夫子廟碑元第九百七十
七〕〔鄭預注多心經元第七百八十二〕

卷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 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字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 鄭良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夏。致齋東閣書。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筭。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作之疑余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嘗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尙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尙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嘗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隨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尙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尙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關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逾峻緊結。尤爲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真爾。右真蹟。

唐千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千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文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歐陽瑄碑。大曆十年

右歐陽瑄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瑄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謹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瑄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充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遠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嘗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謹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紘子。其所失者四也。瑄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謹之卒葬。在咸

亭上元之間。去卒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寔。琚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鑄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貴也。廬陵歐陽修書。右續編。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巨瑠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儻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興。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稱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臚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頴。頴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頴

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無疑。惟書頌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關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意之深。則其埋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歲月關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關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 歲月關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

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尙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章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誼表上元二年

右呂誼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嘗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嘗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滄緯銘永泰二年

右滄緯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

不足。故少遺類。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得謂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晤臺銘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關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陳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大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寧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

十哲請列亭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闕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臨。集本以隸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集本有爲字。道州刺史。韓愈集本作退之。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關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

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倣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倣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倣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嘗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倣。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嘗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之字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

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孰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開元金錄齋頌〕元第七百二十七。姓氏。一作名氏。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一有此九字。〔七祖堂頌〕元第三十三。

〔明禪師碑〕元第五百二十五。〔玄隱塔銘〕元第五百九十。〔東方朔畫贊〕元第五十九。〔畫贊碑陰〕元第六十。〔顏魯公題名〕元第一百二。〔麻姑壇記〕元第四十。〔小字麻姑壇記〕元第三百。

〔唐中興頌〕元第四十八至五十五。〔千祿字樣〕元第二百二十七。〔千祿字樣模本〕元第二百三十八。〔歐陽珣碑〕元第七百七十六至七百七十七。〔杜濟神道碑〕元第四百五。碑已。一作以。〔杜濟墓誌銘〕元第

四百五。碑已。一作以。〔杜濟墓誌銘〕元第

三百七十七。〔射堂記〕元第五百三十。爲余二字上一有數字。諸書。一作本。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一有此十五字。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棋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攝事。齋于東閣書。跋後一有此七十五字。

〔張敬因碑〕元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顏勤禮碑〕元第三百四十五至三百四十六。彥將皆當爲名。此下一有也字。字平。一作否。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一字。〔顏氏家廟碑〕元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顏魯公書殘碑〕元第三百九十七。〔又〕棄之。一作也。〔湖州石記〕元第二百七十七。後世。此下一有而字。不

朽。此下一有也字。亦有一作其。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顏魯公帖〕元第一百八十。磬乏。石本作磬。〔顏魯公二十二字帖〕元無卷第。〔顏魯公并虞世南帖〕元無卷第。〔元次山銘〕元第二百四十

三。〔呂誼表〕元第一百五十五。〔滄鱗銘〕元第三百一十八。〔陽華巖銘〕元第二百零二。見於。此下一有其字。〔煙臺銘〕元第一百七十六。〔張中丞傳〕元第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三。最爲。一無爲字。〔城隍神

記〕元第一百三。〔忘歸臺記〕元附一百四。〔縉雲孔子廟記〕元第一百四。郭瓘。一作郭元瓘。或作李元瓘。案唐志。李元瓘爲是。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有此十字。〔怡亭銘〕元第一百一十二。〔庶子泉銘〕元第

七十。裴回。一作徘徊。〔阮客舊居詩〕元第五百九十五。〔裴公紀德碣〕元第一百一十八。〔玄靜先生碑〕元第五百二十七。之必。二字一作以。〔四絕碑首〕元第一百七十九。覺寂碑首附。嘉祐八年夏至日書。一有此

八字。覺寂碑首。亦陽冰篆也。跋後又有此九字。〔滑州新驛記〕元第二百一十。〔王師乾碑〕元第七百五。

卷八

唐徐方回西塘記實應口年

集古錄跋尾 卷八

右西塘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塘。按今西鄂石本。未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再廟碑。大曆三年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大罪。有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兇悍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有崇徽二字。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此字。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遺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勸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濤。橋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尙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陸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陸夫管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陸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管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右集本。

唐厲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厲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

朝華繹繪縮繪純紳繙。而緒次嘗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緒。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繙。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唐李愷碑 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子。江涵。胤。臧。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胤。左驍衛兵曹臧。破石丞沆。洪州別駕瀚。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破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愷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嘗爲汶也。又據碑。方愷歿于賊也。彭深。沆。瀚。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嘗以碑爲正。紆嘗代宗時。爲愷作碑。自云與愷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愷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尙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于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閱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虞。木討沙陀。處蠻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

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栩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密爲密。當以碑爲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尙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二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審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磻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途爲佳玩字。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樞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諾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守。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縛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 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編本捨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齊望五字。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饒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嘗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真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淑。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尙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有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詭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

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說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讀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惠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集本作云。蜿蜿蜒蛇。小異。嘗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此字。改易者頗多。亦類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尙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寶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尙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嘗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惠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謬。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訛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

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嘗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二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嘗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暹。逋巡。遇述。還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有云暹。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嘗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陽脩。右見編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作覽。

韓退之記載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概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慶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真蹟。

唐柳宗元殷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右殷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盡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石。不

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碑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龜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適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證撰。黎涑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象神道碑元和中

右于象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象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象。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象每非之。象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象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象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與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緯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婦。集本作孀。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韓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集本。

〔西塘記〕元附三十一。〔禹廟碑〕元第九十七。〔崇徽公主手痕詩〕元第三百六十八。〔懷素法帖〕元第

九百一十六。〔重摹吳季子墓銘〕元第二百五十一。已有本。一作自有真本。未嘗過吳。一作無過吳之理。其名

傳之久。一作其傳也久。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一有此九字。〔海濤誌〕元第九百。誌。一作志。篇內同。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鹽宗神祠記〕元第九百六十九。故唐。一無故字。官遂。一無官字。爲然。一作利。不

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一作爲傳記正訛繆多矣。爲朝廷決有司疑議。獨斯記爾。治平元年八

月十一日書。一有此十字。〔雁門王田氏神道碑〕元無卷第。〔李澄碑〕元第四百六十九。而又。一作又爾。六

人。一作子。孩提。一作提孩。衆孫。此下一有提字。升堂之慶。一作昇堂之慶。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書。一有此十

一字。〔甘棠館題名〕元第四百二。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一有此十字。〔汾陽王廟碑〕元第九百二十九

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一有此十五字。〔郭忠武公將佐略〕元第八百五至八百六。謀讓。一作

謀讓。〔濟瀆廟祭器銘〕元第八百。所記。一作聞。〔神女廟詩〕元第一百四十二。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一

有此十字。〔馬寶墓誌銘〕元第九十。同前。〔鍾山林下集序〕元第九百八十九。而洪。一無而字。〔房太尉

遺愛碑陰記」元第四百三。〔賀蘭夫人墓誌〕元第三十二。〔陸文學傳〕元第五百四十七。茶之。此下一有載字。號陸鴻漸。此下一有至飲茶客稀。期烹茶沃之。云可稅利市。十五字。鴻漸以茶。四字上。一有蓋字。考其。此下一有自字。潮州。一作湖州。其多如此。一無此四字。不傳。此下一有獨茶經著於世。宜其自傳於此名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二十四字。

〔又別本〕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爲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原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辨正禪師塔院記〕元第二百六十二。徐峴。此下一有所字。柳筆。此下一有法字。〔盤谷詩序〕元第三百八十九。嘗時。一作蓋時。世已。一作既已。治平元年中元日書。一有此八字。〔韓退之題名〕元第四百七十。記遇。一無記字。試也。試一作誠。〔田弘正家廟碑〕元第三百七十六。尤甚。此下一有焉字。知其。一作爲。改爲。一作云。〔南海神廟碑〕元第八百九十二。〔羅池廟碑〕元第五十七。碑言。一作云。荔子。一作枝。加子。一作葉。〔黃陵廟碑〕元第四十五。餘事。二字一作字。本言。一作云。〔胡長公碑〕元第七百二十。〔韓文公與顛師書〕元第三百一十五。〔高閑草書〕元無卷第。草書。一無草字。〔武侯碑陰記〕元第八百七十五。禱聰明山記〕元第五百八十六。〔復黃陂記〕元無卷第。又一作祭樊仲文。復黃陂記附。元第八百九十五。〔般舟和尚碑〕元第四百六十二。〔彌陀和尚碑〕元第一百二十三。惟韓。一作稱韓。今余。一無余字。其文。一作書。〔修桐栢宮碑〕元第一百一十。爲碑。一作於碑。〔虔城李令去思頌〕元第三百八。〔陽公舊隱稿〕元第三百七十三。嘗世。一作時。〔于象神道碑〕元第九百六十八。〔昭懿公主碑〕元第九百八。義矣。一無矣字。〔李光進碑〕元第七。

百六十三兄弟。一無兄字。治平元年夏至日書。一有此八字。

卷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無此字。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嘗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庚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留字。有幸不幸。集本有焉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馴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二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尙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矣字。而集本作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曾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此字。猶龍之語。著于集本作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善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囿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

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筆耶。一作也。右見錦本捨遺。

唐辨石鐘山記大和元年

右辨石鐘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藁。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令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鐘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薛莘唱和詩大和中

右薛莘唱和詩。其間馮宿焉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然詩皆不及莘。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耶。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佞諂。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鑄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銚皆在。至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鑄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鐫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闕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 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嘗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

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類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案本有世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和中。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婁軫罄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

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闕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壽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探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探。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苜修充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字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閩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洵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洵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

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于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戮載戢。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黜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幾等尙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二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

墓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每勝經咸通五年

右每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作述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 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作于。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碁集本作蓋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碁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豪爽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冒凌虛僂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鏐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

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陀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右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奂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讀嘆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集古錄跋尾 卷九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彥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 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遠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揚公者。農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真。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絳守后園池記〕元第八十。〔張九齡碑〕元分作上下卷。〔卷上〕第三百六。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

嶺南節度。當云廣州刺史。篆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卷下〕第三百七。同異。一作異同。〔唐田布碑〕元第八百四十一。〔道林嶽麓詩〕元第一百一十六。〔崔能神道碑〕元第八百八十三。官不一無官字。〔茅

山三像記〕元第九百九十。老君。一作子。〔平泉草木記〕元第五百三十九。無窮。此下一有故字。其利。一無其字。其次。一作然則。可矣。二字上一有亦字。有云。一無有字。非吾。一作其。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一有此十七字。

〔又別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元附五百三十九。〔大孤山賦〕元第二百一十九。〔辨石鍾山記〕元第三百二。見其。此下一

有爲字。以遠。此下一有業字。前世。一作當世。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一有此九字。〔法華寺詩〕元第一百七。

〔薛莘唱和詩〕元第三百一十四。其間。一無此二字。名後世。一無後字。和者。二字上一有而字。〔靈澈詩〕元第

一百八。相唱和者。四字一作遊。郎者。一無者字。州者。一無者字。代宗。二字上一有浩字。〔李藏用碑〕元第三百

七。〔唐玄度十體書〕元第四百八十四。文有。一作互有。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日書。一有此十一字。〔陰

符經序〕元第二百九十九。〔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一百二十七。〔何進濟德政碑〕元第二十二至二十

七。〔李聽神道碑〕元第七百一十七。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一有此十字。〔李石神道碑〕元第四百一十

三。〔高重碑〕元第二百八十九。〔康約言碑〕元第八百二十三。〔復東林寺碑〕元第三十八。〔王質神

道碑〕元無卷第。〔會昌投龍文〕元第六百五十七。〔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元第五百八十七。子通

爲。一作乃。終始。一無此二字。沈法興。此下一有與字。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一有此十四字。〔圭

峯禪師碑〕元第六十九。〔濠州勸民栽桑救碑〕元第一百七十二。〔又別本〕一作勸農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潁。舟過礪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敕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敕也。尙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十五。〔登白樓賦〕元第九百四十五。好簡。此下一有也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一有此十七字。〔百巖大師碑〕元第九百二十八。〔孔府君神道碑〕元第四百六十三。世繫一作系。〔白敏中碑〕元第六百六十六。廡進。一作薦進。十日。此下一有書字。〔于僧翰尊勝經〕元第三百十三。〔張將軍新廟記〕元第一百五十四。書頗知名。書。一作詩。〔王重榮碑〕元第四百十六。〔磻溪廟記〕元第九百三十五。凌虛。一作雲。治平元年中。秋日書。一有此八字。〔梁公儒碑〕元第七百三十七。〔花林宴別記〕元無卷第。〔陽武復縣記〕元第九百四十九。〔崔敬嗣碑〕元第七百四十二。〔陀羅尼經幢〕元無卷第。今在。一作在今。〔夔州都督府記〕元第七百二十四。堙沒。一作埋沒。于斯。一作於斯。〔鄭權碑〕元第七百六十八。〔王夔詩〕元第一百六十九。惠泉詩附。一作沈傳師宇文鼎蒙泉詩附。〔楊公史傳記〕元第一百七十。年月。此下一有日字。非皆。一作皆不。二十。此下一有八字。〔放生池碑〕元第九百五。能通。一作以通。

卷十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道教經雖傳自晉而公謂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願充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充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書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右見錦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錦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集本有爾字。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帖。而程魏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倦精疲神於筆硯。多闕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嘗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闕者。留爲歸頽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錦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大和中 謀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錦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口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錦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記詩

右浮槎寺八記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鑿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屢磨中。衡山女子號何僂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僂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僂者。蠶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僂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僂姑爲真僂矣。近見衡州奏云。僂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僂姑晚年羸瘦。面皮皴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僂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僂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言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僂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誌舉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蠶以青綯者。鄭也。絳綯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綯。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故陰人尤以爲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穹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勃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書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鏞皆能入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禰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遣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歸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爲。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

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竇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關題名

余自至毫，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關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關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關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錦本拾遺。

襄陽山文太和九年 譙寔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億矣，尙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懷。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錦本拾遺。

〔瘞鶴銘〕元第八十八奇特。一作放。〔黃庭經〕元第一百四十。〔又〕元題作續賦。〔又〕三日。一作二十日。

〔又〕姓名。一作名氏。已愛其字。一作愛其字畫。此本一無此二字。余因一無余字，較其一無其字，擇焉。一作之。

庭經。一無經字。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致齋東閣書。一有此十四字。〔遺教經〕元第二百六十三。可愛。二字上一有自字。〔小字道德經〕元第九百二十二至九百二十五。〔唐人臨帖〕元第七百八十八。真卿。二字上一有顏字。乃有一作安得。然時時。三字一作然時。博覽云。此下一有此本得於李丕籍少卿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十七字。〔小字法帖〕元第七百二十九。官法帖。此下一有本字。〔又〕元第七百七十三。於此。一作于此。〔十八家法帖〕元第四百二十。集以。一無以字。進登。一作登進。〔雜法帖六〕元無卷第。〔五〕時有。二字上一有以字。〔六〕則有時而厭。五字。一作時則有厭。〔懷州孔子廟記〕元第二百八十五。記。一作碑。〔景福遺文〕元無卷第。米不。一作采不。〔浮槎寺入紀詩〕元第七百五十三。紀浮槎入事。一作記浮槎入紀事。〔無名篆〕元第一百八十七。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又〕此篆。一無篆字。〔謝仙火〕元第二百六十六。傳云。一作傳者云。絕粒。二字上一有能字。世間一作人間。而餘。一作而其餘。死矣。二字上一有已字。客有至袁媪。一無此二十一字。縣吏。一作官。實臥。二字上一有五字。并載。一無并字。治平元年前上元日書。一有此八字。〔張龍公碑〕元第三百五。〔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泐碑作勃。而錄。一無而字。〔梁思楚碑〕元第一百七十五。〔裴夫人誌〕元附一百八。亦佳。一作亦可佳。〔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七百三十。〔楊凝式題名〕元第八百一十四。〔雙溪院記〕元第二百六十九。皆能。一無皆字。及宋。一無及字。其筆。一無其字。〔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二十六。紫陽至書也。一無此十三字。治平元年四月九日書。一有此九字。〔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二十六。〔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八十四。但知。此下一有其字。〔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五百八十八。〔太清石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三。〔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一。〔賽陽山文〕元第五百四十三。得罪。此下一有致仕二字。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六人官職姓名。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緗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鐘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遠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豐待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

卷一

與韓忠獻王稚圭 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以。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而。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誠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尙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輪報之方。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邁。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緡。曾拜狀。急足至。特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攄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后。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畿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觀葵感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關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柔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嘗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靡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兩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遠。音信難頻。輒此切切。以頌視聽。慙悚慙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邊遺矩。莫敢有踰。獨

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捨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日象泉亭。瓊花日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乞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頴。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嘗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敘謝。

又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論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闕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楸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秘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頴。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入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賤。某皇恐。

又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矍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二年

贊簡 卷一

一一二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臥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當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呈荏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頴。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闕古堂碑二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掩留邊郡。閑暇之餘。尙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臺上。竊願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親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闊。非拙辭所能述。當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便得召。乃敢離頴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筭。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召論議。常贖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

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同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鬢髮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勸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尙繁。不審三司尙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亦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啓。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喜。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笑事也。公之薦梅。一笑事也。朝廷得此舉。一笑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笑。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愈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前

某頓首。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尙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竇次謹勒此。馳啓上聞。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尙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嘗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杼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磨窮。竇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治平口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祜。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嘗奉言侍。謹且附此敘謝。

又治平口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敘謝。

又治平口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尙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卦之威。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口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尙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敘。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口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違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劑。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惶恐惶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一作講。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走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二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贖。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啓。

又嘉祐八年誤實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連。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拾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嘗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宗宰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尙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

多矣。感傷感傷。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會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臙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輪。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陽書。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頴。亦便於歸計爾。益遠旌柔。新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頴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悚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副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頴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瘴。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爲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褻借。何以克當。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彊。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會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長。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察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長。日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脫齋醢。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不得如待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塵埃聽覽。蓋擱在頽。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廂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來臻。春氣尙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同前

某啓。時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埃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閑居杜門。難遇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彥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入行者。然亦時時有

客自西來。獨怪彥圖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鼠。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隕。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切切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尙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遽久。不待彈劾。當自爲計也。未知尙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融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奮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治平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以問。一作候問。〔第九帖〕會一拜狀。會。一作嘗。〔第十五帖〕拙辭。一作拙誦。〔第十九帖〕自明公。三字上。一有伏字。〔第二十二帖〕尙此。一作尙爾。〔第二十五帖〕仰煩。一作特煩。特賜。一作曲賜。〔第三十五帖〕酒村。村。屢作材。〔第四十二帖〕不得。一作不復。

卷一

與晏元獻公同啟 慶曆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蘭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牘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爲繁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違。欲一趨門而巳。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切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饋。下情區區。謹因人選。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社正獻公世昌 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迨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尙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郡。嘗多鉅公。臨治憶爲進士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尙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己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於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爲苦。自揚州來頴。至此經時。闕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棕。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遊。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

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鬢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嘆。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最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牆。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筵。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明仲 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爲公

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熙寧口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忭。而久闕馳誠。待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躡。漸寒。爲國自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郢。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願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敘。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尙未平。若若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天球 皇祐口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醜增醜。衰病咫尺。未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盛。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倦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纒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茲少敘。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頌寄佳釀。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准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顏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醜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訃。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類。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嘗馳問。示論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焉。榮。北行馬上。嘗得杆思。偶祕書歸省。願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端。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餘。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元規 皇祐四年

某猷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於明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證。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率要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 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違。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荷自存活。諸况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涿支曆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勝。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惴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涿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爲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爲示也。爲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啓。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爲復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願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佳。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駭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俸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賒下汴。首及弊封。嘗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辱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秘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櫛。尙得數十紙。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尙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 嘉祐口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

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違。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怏怏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長。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磋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

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嘗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黯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嘗久外。何時來歸。未間。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時自愛。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賫。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某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與吳正獻公仲卿

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

之也。茲者遽切謨選。竇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敷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唯握手一笑。庶幾尙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緻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卽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治平四年

某啓。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尙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嘗羣論洵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特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沉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嘗誌在下懷也。過年。竇客書題全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既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切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切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塌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著感著。人選。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搯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且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學。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殺掣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此帖乃是嘉祐二年二月誤真此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嘗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阿囑云百司者。尙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秘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問。爲親戚喬孝本避嫌。嘗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啣啣。皆爲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兩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

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耶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慮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頴。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聞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稿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頴尾。蓋十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口年〔已下續錄〕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卽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甯。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爲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嘗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釋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愜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爲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宦大禮。前後事業。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穎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聞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慶曆口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洽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曆口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爲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爲近年文。稍與「鼻」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第四帖〕嘗時欲。欲字疑。〔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適。一作瞻近。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至廢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事紛然多端。〔與孫威敏公第二帖〕請早。一作早請。〔與蘇丞相第三帖〕思渴。此下一有多愛多愛某再拜子容足下。十一月一日一十六字。于鑄知不安。今應安也。見且仲意。帖後又有此一十四字。〔與王文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一作得嘗。

卷三十一

與趙康靖公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且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塗。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楸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氣。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與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賣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入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况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

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怪。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待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辭歡。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尙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痊。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在顧。雖日企好。乃出於乘輿。不敢坐邀。然又思頴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聞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闕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僉困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嘗世 嘉祐二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嘗有江西之行矣。陸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爲目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嘗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俟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慮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嘗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嘗世尙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嘗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承稔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前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爲郡下客。少瀕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嘗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嘗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識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頭審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尙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論。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尙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暇召問。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壽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喧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鄴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蟹栗。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逾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况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二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尙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慘則又可知。嚮者公靡錢業。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嘗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慤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尙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况此帥府雄盛。邊鄙無

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拱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擾。

又嘉祐二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快快。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拱。諸公長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嘗。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

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尙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祇候夏秋。唐書了成。纔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重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歎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嘗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會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嚮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願。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竇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爲之悲也。君謨已歸。幡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沉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洽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爲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爲謝。

又同前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耶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乘鈞者。當以爲慚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爲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蠶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叨叨。

又同前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效。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齟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

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聞。

又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耶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爲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疏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荷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滿園積曠。春物嚮榮。然尙在邊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道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不能薄展微效。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旣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願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君服

至和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

蓋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纈衣服不得，其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旣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瞻皖想。居秦久，識者皆謂嘗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方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論辯欲加收錄。此子庸鶩，詎可出明公門下不。奈何爲誤聽，但與家人大哈爾。徐當議未晚，賢耶在郡下，殊乏祇迎，悚愧悚愧。漸暖，爲時自重。因賢耶行，謹布區區。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某尙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不勝飲酒，鮮慘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召夏醫。

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闈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痾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營佳惠。閑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新筍。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爲削去。以藏醜拙。迺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飢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忽少脫。眞蹟如此。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爲朝自重。不宜。某手啓上留守尙書。學士。備明日。京醜二器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效。某數年來頗以爲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曾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處。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定。民歲當有望。不審適日爲政外。辱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啓。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膽。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治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爲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語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懔懔。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治平元年

某啓。嚮自遵國郵。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恐難淹留。未候見間。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耗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覲。尙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嘗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論。但奏削尙未至爾。某瘠病齟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論。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敘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爲時自愛。

與執政照學二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默。

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會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喜。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嘗。况厄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與馮章靖公第五帖〕獲志。一作獲心。無涯。一作未涯。〔與王懿敏公第五帖〕古碑斷缺。一作古而斷缺。疎拙二字上。一有世字。〔第十帖〕清沉。一作情況。〔與王懿恪公第九帖〕致謝懇。三字上。一有略字。〔第十一帖〕牽忙。此下一有人愛二字。〔第十二帖〕自愛。一作愛重。

卷四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某攜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怠。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一有處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况欲施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會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爲廢人。所

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塞保重。

又皇祐初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干。大稱患。皆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爲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爲任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惊。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數爲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併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惟冀爲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啓。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瀆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尙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頴田設置之。爲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亮可奉爲徐求也。人事日新。閑處尙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爲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樂。亮足頤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懷。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兼去煩數程。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逢。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閱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區。歲晚凝冽。惟冀居頤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諱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與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

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頹。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雖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闕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聞。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尙淹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禮。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稍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沉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下。冬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愧感愧。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頰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偷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卽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尙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若正焉。

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遺韻 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爲永存矣。凡朋友爲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歲伊一作甫。始。千萬保重。以慰瞻錄。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爲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回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嘗別有笑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切切。承首塗有日。且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瀘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梢草。准人既貧。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聞朝廷以河事爲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若於事無益。而爲國斂怨於准人。則重爲可罪也。爲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予細。秋

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乏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感。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途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兩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頽莫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尙指以爲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皇祐二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疎奉問。近得康一作虛。下同。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且居穎上。卽日寒凜。瘦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爲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悵。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穎。竈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爲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爲達一作送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閑中無物爲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健。字子正。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論。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爲恨也。

乍遠。爲邦自重。謹附手疏敘謝。

又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作。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爲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念。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爲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篤。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仲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入選。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月十六日。小師等各安。建茶一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啓。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濬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一作仰。材審。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敘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于石末。

遂不敢辭爾。惶悚一作恐。下同。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尙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計寒痼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礪。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慙懇懇。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后頰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出處倉皇。諒聞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憂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尙得一相見。則爲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啓。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禮屢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閑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爲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佞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事畢。嘗馳上也。

人選。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強拙記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惶恐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惠字。承此初暑。每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聞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滿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劃。刺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穎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選。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員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爲兼職。用此爲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啓。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瞋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爲國慎。復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滅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

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皖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爲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肩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與余襄公又別本〕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思企而南望。然某侍老親。攜孱幼。浮江奔陸。衝冒風波。霧毒之間。凡行萬三四千里。其勞亦甚矣。侍母幸粗無怠。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俯仰。而何足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况欲施其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因其行。略以通動靜之問。

此帖與本卷者大同而小異。載閩本及京師名賢簡啓中。疑有改定處。與第五卷劉原甫書同說。

〔與王郎中第二帖〕爲几案所苦。五字上。一有此字。〔與杜大夫第一帖〕開決。正謂開決於河。閩本作開決。乃是常說。〔與張職方第二帖〕寒凍。一作寒凝。

卷二五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

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精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疎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嘗爲汗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此帖。錦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兩邪。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此帖。錦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嘗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錦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爲客。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爲泥滯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叁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嘗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祇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爲謝。

又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驚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蕭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爲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但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語。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慙。勉召之也。某今日

不入。正爲疫暑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讓。且夕嘗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遺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通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敘盡所聞也。人選。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竊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不佳作。強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嘗臥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趕了誌文。蓋其葬日實近。恐誤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爲劉又所誦。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但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切切。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爲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既西。雖不爲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况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爲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爲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爲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願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

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爲覓眞蹟用此覓字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祇拜。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摹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願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續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

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讐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計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遠。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遠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於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嘗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錢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辭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爲慰。豈以無事爲煩耶。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爲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閉閣無爲。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爲闕也。緬

懷故都風物之佳。嘗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爲歎。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謂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嘗俟新茶融獻爾。春早極開。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素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爲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嘗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宦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信。一皆斷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爲

謝。不謹。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諱

某啓。辱惠摺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尙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致。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瘡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咲。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二十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中外所聞。大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祕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嘗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澆。惶恐。

又同前

某啓。嚮在頴。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疎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賚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疎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沉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尙少盤桓。款晤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浹。久疎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暮。

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熙寧二年

某啓。多病疎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頴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尙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尙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尙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遠。字子山。慶曆二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句。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益柔。字庸之。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凍外體氣清康。深感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儕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稜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爲付一書。吏裝穢。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爲時用。徒耗糜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齋。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尙留充。寒凝。喜體沉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嘗錄去。會要爲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

疑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樽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說。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瘠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竇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嘗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益友矣。姑話及此。不罪忤切。

又熙寧四年

某承見論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處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爲苦。秋深尤劇。尙賴休閑。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貧。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遠有子婦之戚。莫違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摺。字公儀。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爲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政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揚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敘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遠此。餘嘗面盡。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文通。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邪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尙遙。更冀爲時珍齋。

答李內翰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爲幕中吏。私願

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卽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比之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十七字。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與劉侍讀第一帖〕伏冀。一作新春。〔第六帖〕時色。一作晴色。〔第十五帖〕恰好也。此下一有承置得懷州牛膝。更有盡乞之。衰病者遂得取濟於茲物。深所望也。編舍冀得奉見以盡區區。三十六字。〔第二十帖〕又别

本〕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西歸。歸甚緩。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于此。忽以半歲。欲有所爲。則方以紛紛爲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可羞。不知何爲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雍人蒙福。流譽東來。聞之竊喜。此誠烏足以施爲。而忌疾方深。幸公議猶在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終日相對清坐。無以爲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旁人。噉爾若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酷暑。惟以時爲國自愛。遂因賢郎行。始奉狀。不宜。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併兩幅爲一幅。案前輩手牘。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富彥國書。是也。況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寫復換耶。

〔與常待制第一帖第二帖〕聖宋簡啓。以第一帖向蒙寵示。感文至爲。道自愛四十七字。續第二帖豈勝區區之下。而無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一十三字。〔第七帖〕清福。一作康福。〔與沈待制第一帖〕爲此。一作謂此。〔第二帖〕并句。一作中句。保育。一作保愛。

卷十六

與梅聖俞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

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萬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會相見。少酒爲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藁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驚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儻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笑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尙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舊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著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予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滯。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選。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怪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嘗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瞻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懷。憶洛中。時以爲感。沉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情與頓損也。京師侍親。簪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酌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闊。人所能爲。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切切。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久

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數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外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減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嘗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嘗徙蜀。聖俞卽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既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顛俟顛俟。相見且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蹙未極邪。所幸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意。相

及秋塞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怠。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恠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輪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臧俸爲助。此特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騁購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疎數爲親疎。又以將違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念。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且。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遺。書去後兩日。知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卽走書專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尙云云。始怪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嘗爲督也。俟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愆怒。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讕。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恐糜費。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邪公。云子美秘不令人見。曷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它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大詠等。卽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笑。難爲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蠶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

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幽谷。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荅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詞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爲。可勝慰也。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爲政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塵。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自作主人後。從己便。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閑。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會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稔。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微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

嘗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醫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費書帛去請他。幸爲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遠。不切切也。已塞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夏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嘗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修路等處。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賜茶賜醫。常事爾。諡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虢。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

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
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藥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
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
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
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爲近得君脫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
撓。每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爲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書。家
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爲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
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
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尙得數百篇。
後世視之。爲如何大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
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見子輩行。奉此。春一作已。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
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
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

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曠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尙未買得。相次決定。嘗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焉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頗以辦葬。今割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一作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趁八月十日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嘗已有創。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嘗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劬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二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塗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錢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嘗奉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祔。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疎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遠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臥。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

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接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尙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兩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屏水。并廼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况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爲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閨中喜見慰人還。切切。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嘗率課。然少寬數日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切切。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且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

示下。卸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嬌。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嘗便下手。祇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爲苦。且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閣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一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未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誼。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覘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鬪嘗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嘗不復較難。來日朝中。嘗面敘。人還。謹此爲謝。某再拜。

〔與梅聖俞第一帖〕事一勝爾。一本作事勝爾。〔第三帖〕笑談。一作談笑。諸君。一作疑諸君。〔第六帖〕取傘者。一作人。〔第十一帖〕此固。一作此乃。〔第十六帖〕移在。一作移至。〔第二十八帖〕無已。一作何已。〔第三十三帖〕諧薛欽。一作諧諸薛欽。〔第三十八帖〕此帖合在第三十七帖之前。〔第四十三帖〕天苦。一作天惡。〔第四十五帖〕後日。一作來日。

卷七

與謝舍人繕。字希深。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勝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平。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憫賓館。早暑交作。晏陰方興。嘗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鑪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朗。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焉。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情與。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

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莫及也。豈騎立之神。一作邪。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遷縣。便苦一作繁。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敘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賈字子賢。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益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沉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願企願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羣字子固。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長會間。自重自重。

又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期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

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尙。字明九。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臥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耶又至。得書。承辱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證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己出。爾謚錄卷祇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治平二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爾。昨日賢耶學士見過。始知尙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治平二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源。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善也。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數日來。每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密。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劬也。亦不煩答簡。或賢耶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皇祐口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隴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既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敘謝。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願。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快快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效。不敢言勞。咫尺阻關。惟多愛。

與淮池徐宰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急。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辨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遲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予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辨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日與無逸弟相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澗。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卽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政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急。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嘗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澗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未嘗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于此。士大夫有所論。嘗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竇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急。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

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當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念。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荷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泣官進學無怠。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嘗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效。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惋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得。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閣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嘗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

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卽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嘗率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慚仄慚仄。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勝。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要冬親。嫌小兒喧聒。不然。豪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勝。尙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羣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

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嘗商榷。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藉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臥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嘗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闕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錯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論行期甚迫。嘗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爲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權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嘗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癩。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口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尙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期。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平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回字蔡甫。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頰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其樂尙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爲之不果。猶畏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邴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爲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臧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竦。碑并集錄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問。字子張。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官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記述。只是遲着十五個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論紹叢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求精。何不戒也。呵。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切切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喘息。情禮都闕。但得惟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憐。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誥。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墓後序。更當勸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稿〕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見諭乞頌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但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牽口誦華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論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榘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頌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頌。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與王待制〕子野兄舟行。一作承兄舟行。攀別。一作攀送。自攝。此下一有治字。〔與焦殿丞第十一帖〕不必白。一作頌。〔與姚編禮第二帖〕不惜錄示。此下一有容細看兩語去。留之耳。爲來人曾回書。不容少頌。當續有

具白也。一十五字。〔與孔嗣宗第一帖〕尹君。一作尹公。然以。一作然後。切切。一作刀刀。〔第二帖〕若言。此上一有今字。不荀。一作不可。

卷八

與丁學士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便。雖在哀頌。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當遠用。雖一作羅。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君此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趨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莘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融訊也。秋熱。寃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沉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稍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思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尙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結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遽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冀。此樂常爲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爲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熟。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詵寺丞。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恐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敘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爲常。以此久不奉問。慚罪慚罪。汝陰。君子久處。疾少間。嘗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縣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貢院。爲羣士體訴。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雖久掩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供井。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爲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惊。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奈何奈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爲恨何

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予細。

與馬運判違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疲民。利害緊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彦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辱書。伏承暑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沉清福。實以爲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寶。衰病颯然。造物者長淨議以見廢。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且夕和得。遽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用聞。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稽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且夕當卜至門。未聞。先此爲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熙寧二年 此帖又載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

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嘉祐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管患兩手中指攣搐爲醫者俾服四生九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頰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仲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爲懇

又嘉祐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遂嘗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爲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懷惟冀爲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徃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卽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爲伸意近得書亦嘗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切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末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經字子履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爲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仲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榮幸之愧。無以爲喻。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愧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嘗與潁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咨啓。

答連職方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洎任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壑。某自返黨間。邈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翼使中山免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蠢。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歲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棕。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沉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爲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尙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龜濤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逾盡。寒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輿。古賢佳事。有望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還角次。得闕報。陝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穎。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在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穎。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噓。

答連耶中序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都廢。特親舊見哀而不賣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體中亦

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慚慚慚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爲珍感。鳳圖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嘗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踏餅等。皆飲酒具。獨患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臥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嘗亦牽強爲報。恐滯。使人且此爲謝。

答韓宗彥嘉祐四年

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一編。卽宗彥也。誤真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嘗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屢召。未聞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遞。謹此爲謝。

答黎宗孟薛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畫。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卽日必惟已獲痊痊。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暴介至亳。又陳曹爲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遠。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宜。某再拜。

與裴如晦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鬧。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二十四日

答杜植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縻。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急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嘗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璋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祖駸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見英辭類案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尙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序

某啓。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慚覩。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袁鈍。三日欲去。出城送仲卿。能往否。此不敢臨。聞及之。

又嘉祐 年

某啓。昨日知與仲卿費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尙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爲一闋。俟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名虛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開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祝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願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爲佳物。然不飲已暮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 年

脩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頃馳辱書感愧。且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與丁學士第一帖〕不可道。一作不可一二道。不能安。一作難安。歸鄉。此下一有以風波道遠五字。〔第二帖〕况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一作况在佳壻。高與良增喜慰。〔第三帖〕深所。一作乃心。〔與王發

運〕中春。一作春中。〔答李學士〕以時。一作爲時。〔答韓宗彥〕疲憊計不能久。一作疲憊交攻。不能自支。

卷九

與薛少卿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泝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念。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柑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爲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疎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爲沉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閩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爲沉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弈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惟覺病態漸侵。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爲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悼苦事。伏惟罹比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整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爲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俟公期眷

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嘆可嗟。八哥在京。尙未有差違。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他爲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飾。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二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尙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懼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率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爲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蓋爲郡人晒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禮氣喜佳裕。玉冊官便嘗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見孺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爲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創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夕夢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及幸告批示。草解丸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爲慰也。所喜涉暑到官。每幼各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爲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爲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誦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疫尙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岸按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濳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麥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爲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爲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嚮秋。幸且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羣口籍籍外。亦應開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臥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爲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爲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懷。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禱塞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遏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三劑。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敘。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體氣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目百端。曷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荷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違。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焉。祝。

又熙寧二年

此帖又載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類。捧手教。每於遞中奉狀。必遙視聽。某到

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願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爲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嘗營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逕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沉清裕。貴眷各安。甚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爲。微俸之愧。感激而已。承笑替有期。冬未行舟。淮潁嘗得一會面。但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閉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尙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尙未敢放口喫酒。情悚索然。但覺一歲衰如。

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更了鑄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比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八齋轉附至終。故未及其他。惟禱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計。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二十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爲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爲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作坊虞部。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住娘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鱸肉。多荷多荷。某再拜。作坊虞部良親。二十三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爲謝。某再拜。只前時兩般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爲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憲。蓋去頗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爲情。更宜寬心求安爲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爲上策。嚮寒千萬保愛。不宜。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惟不惟。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亨福。惟餘歸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抱區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月十九日。寄惠花燭白草。多荷多荷。草豈非自種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爲爾。必以冰凍。竇致未得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爲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尙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爲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間。難爲期約也。當續咨報。尙寒。慎愛不宜。某手啓。知縣著作

足下。十九日。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爲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病日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熙寧二年

惟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爲樂。亦應不以閑要爲計。某至穎。且少盤桓。俟如蔡。卽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爲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綜。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膏材尙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長道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均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杲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况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况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毫。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况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爲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悚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頗爲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飲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念。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齋。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冕繹先一有生字。集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篇。不意茲時。頓飢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裝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閑。冀漸調養爾。兩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親朋之會。絕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瘦為庸人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問。豈勝感愧。兼承秋暑為况多佳。某自蒙恩許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閭。人事少勞。而舊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稿。未經一二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舍。具道空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况。燕譚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旣。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黜寧元年

某啓。自離毫。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辭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土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為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掩。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珍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正月九日

與會學士黜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枉書尺。其為愧荷。可勝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病足為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為謝。

與王補之黜寧二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和。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宜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祿偷安。蓋為幸也。款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爲政外。奉親萬福。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爲學。惟晝睡爾。足下爲齒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爲寄。春寒保重。

論徐疇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蒙恩獎擢。授以涪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郡邑。忝竊彌深。便即祗命。未由頂謝。瞻望山門。但增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措。願珍重不宣。弟子徐疇和南。

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祗詣。曾不爲言。其如清室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爲義當得徐疇筆法。何用於閣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此弊事。惟在賢者爲之。禮曰。君子動而爲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弟。甚可愛也。雄漠藏。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試察之下。尙隱隱有字。漫藏不可讀。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嘉祐三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爲更名。與鄉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名者。偶不徙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外題簡呈修史學士。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叔。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語。淮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悚惕。公議難遏。亭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與薛少卿第十一帖〕莫不爲勞苦。苦一作否。〔第十七帖〕萬幸。一作至幸。〔與曾學士〕荐枉書尺。一作急足荐至。又枉以書。向官所。此上一有勉字。

卷十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爲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耶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內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耶自鄉中來。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爲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爲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充墨宣筆。表遠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爲嗣立少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熟。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

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急。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頻附書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二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入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爲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燒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牆垣。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燒奠。回陂墳。并與覲當垣牆門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覲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二月四日。外封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二院巷。兄翰林學士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修唐書勾當三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齋請鄉舉。尙居此巷。仍藏公之真蹟。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爲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爲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入。且爲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 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嘗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祇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致官。以戒馳騫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會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我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正月十四日。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發。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政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盞。頭面髻鬚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宅圖且勿與看。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潁。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初二日上事。臨離潁時。稟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亳。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痕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遞中頻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亳後第一書。押付發。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奏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誤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亳後第一書。爲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腑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孺子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腑時得効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須慎食生冷。吾自察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到潁渴淋復作。潁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蝦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菜。皆絕好。諸物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歲計。不候宅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郡閑僻。未去間。足以頤養。孳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王昌令買明黃羅一疋

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知。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山陵致祭紙錢贈作駝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下。準備使用。不可誤事也。箔場近日如何般墮。并出買如何也。向後可撇折欠。此事常宜用心。王昌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黎直講并彭州劉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近日羣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迎孫患病。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次日送黃清急腳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與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病。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竭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頴酒二瓶。且可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箔場。亦須照管。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覓一個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鑿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摩畫。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頴求裏。何故不得而得。汝問仲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往。汝略要知爾。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仲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井底。焦秘校所聞如何。且頻與見。彼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事。速報來。曾學士處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頴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謝大伯花園與槽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所云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入戶驚撼。見說頴亦如此。且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亭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頴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郡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也。州官盡會看否。且與周旋。續思頴詩。何爲却不刻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向執。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勝頴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尙遠。勿甚勞也。

又同前

初六日。姚郡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還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邊事警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踉蹌。身心躁擾。無地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頴便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

蔡。又宜遲疑至今。是自家做得。今欲歸咎何人。然昨爲黎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姪。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草保屋修了更脩。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章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秦漸向執。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爲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誤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二十五日押。送大哥。二哥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怪可怪。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關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關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郭順。

乃云九日潁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草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廷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潁。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耗。不免憂疑。蓋潁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尙未起來。卽速且歸。草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潁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且夕。專望路中好將息。四月二十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憂悶次。今日劉玉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若至潁。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尙在潁。則且先歸。爲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與大寺丞第七帖〕杳未有也。有字下。疑脫字。修取此房錢。此疑是北字。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必相應。雖並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刊。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吉綿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附錄

卷一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一作稟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時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一作耆。深慮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精嘗昇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閎肆。曠無擬倫。遠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唯公一作公一。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一作在時。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偉。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一作推誠。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一作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樞猷焉。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洽。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見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一作則。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懼謗忌。青韞好點。白璧奚翼。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訓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一作薦。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我知。不如從公。焉一作安。用生爲。遐修薄薦。一作祭。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尙饗。

同前

王荆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一作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復。感世路之軀崎。雖屯遭困蹶。寬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同前

曾舍人輩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遼。鼓行無前。跋壘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讓。生明藏室。頤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處萌。一作明。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擯敵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騰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劓嫉。獨立不回。其剛。乞乞。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與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違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立樊。脫遺羈辱。沉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華。意謂百

齡重休累吉。還軫鼎軸。贊微討密。云胡傾頤。愍還則弗。聞訃失聲。昔振橫盜。釁冥不斂。早蒙振袂。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轡車。莫持綉紵。維公學德。義象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尙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墓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闢。黃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肅定。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粵醒與病。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疎。敢處季孟。公訃之來。淚下糜緩。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非着數盃。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通判杭州日

蘇文忠公軌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之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一無此字。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一有而字。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一作於。異端。一有而字。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一作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一作淵。大澤。龍亡而虎迹。則變怪雜一作百。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一作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一作惘惘。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人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一有之字。猶獨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一作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會無狀。因一作負。緣出入受教於一無此字。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一作斯。聞公之喪。義當輸蜀往救。一作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其。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大師克國文忠公安康郡

夫人之靈嗚呼。賦自齟齬。以學焉嬉。童子何知。謂一作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尙鑒。

同前

蘇文定公贈

維年日月。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攻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醢。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躑躅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見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厲。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潛酒狂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該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遠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竟。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討過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禱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賜薰風。春夏是宜。涼雨急雪。匪寒不施。時

去不返。雖疆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尙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魯祖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黃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瑛。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會祖也。生八男。曰儀者。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爲學。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

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公以讀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事累公。使專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備顯。而夫人壽考康寧。爲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實諫官。不論事。諫官以聞。請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收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尙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尙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京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部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熙寧四年六月。於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爲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贖。皆從加等。公爲人剛正。質直閎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爲。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己。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蔡

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爲然。切於貧。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成一派。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請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歷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實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後。不如及時薄葬。况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

公議。禮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宣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灝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崑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賊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一作表。罷數千事以寬民力。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倣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卽謀爲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必生變。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爲久居計。有事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嫁。無所歸。以孤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并中公。乃搆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瑀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闡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

欲塞商胡。開樓榭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大塔河。公言大塔不能吞吐。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果然。濱滄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閣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嘗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尙。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曠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讒。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進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爲嗣。一作以爲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詔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怒。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紆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探而多畜之。時黨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

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生爲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營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一作餘。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繼。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熙寧六年七月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謚諸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今準回牒。連到議狀。

諡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尙書省。後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未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尙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闕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嘗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加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卽皇帝位。兩預定策。珥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爲當衆以狀授清臣。爲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尙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竇卞伏準太常禮院諡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餽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倖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爲躓。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碎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竊。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靡

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遂出二京之上。嗚呼。嫩哉。大丈夫東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佛象處。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嘗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因而若維泰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議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會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尙書都省。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諡曰文忠。

〔曾舍人祭文〕甄拔舉素。至維公平。生。五句一本止作德信天資。志氣。元豐類藁作氣志。〔行狀〕而夫人壽考康寧。而字下。一有大字。〔諡誥〕則又合言曰。言字。一作諡。其下又有文獻壘犯屬諡固不可九字。

卷一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分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尙書都省。判秘閣。提舉禮泉觀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諡曰文忠。卹後加贈。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績。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嘗官朔而尙慙。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料。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遠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貶蛟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攻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使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收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歷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餒。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

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行。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旣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分。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鑲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議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言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據張氏費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頴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嘗引對。政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政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議。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

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孝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尙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誅。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一無此字。英廟一作宗。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一作審。其當。上謙恭慎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嘗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仲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恥。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語。欲以奸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定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恩。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痼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毫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致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

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一作於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餒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讎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一作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壑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博上言。六塔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一作蠱。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

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慈。曰憲。曰愨。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彌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譏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効。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庚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一無此十一字。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珠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韓。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韓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

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嘗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遷，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攻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遠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奇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釅，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恬亂驕恣，小不

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遷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贖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睢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愾。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睢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峻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遠。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大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

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大堰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滄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一作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書，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

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詰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尙書左丞。公又力辭不拜。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辦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事。充京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過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潁也。自號醉翁。作亭環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徑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

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大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僞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類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瓊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殯場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一本。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段。在昔孔子生於衰周之前。公初娶胥氏。卽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棊。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穉。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愨。故宣議郎。愿。愨。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諱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表。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輝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梃之。三起三債。誰實使之。憤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遠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受。不致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頌水之隴。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神道碑〕諸路散青苗錢。諸路一作諸路。彼其何知其一作亦。

卷二

神宗實錄本傳畧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一無此三字。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父徙居吉水。至和中。折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學書記。館閣校勘。脩爲人質直闕廊。見義敢爲。機筭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蹙。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譴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有令字。政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一有同脩字。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羣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一有而字。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一有虛心以待四字。後遂下詔。

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闕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一無此三十一字。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云。其被指名者。皆不悅仲淹等柄用。欲盡去之。因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一有以字。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一有多字。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又讒害忠賢。一有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遏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無此字。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一無此字。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資於內。四夷相資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監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五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一有陛下二字。何由察知。賴仁宗一有睿聖二字。終不之信。一作總察其羣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一作河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柝代。岢嵐。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焉博文等竊劾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事從鎮三字。重以涓未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事述神道碑。並以爲富鄭公。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是趣之爲亂也。一有且修至鎮州。必不從命。九字。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一作恐。不可成。徒勞人。一有未幾二字。執中罷。一有去字。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大塔河。脩言大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滄德博數千里。皆被一有水字。害。初。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一有務爲奇巧以中六字。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一無二字。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一無此字。下開封府。一作獄。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曖昧之言。及脩。乃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一本只作狀。坐用張氏匱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安世昭明以移三司取錄問吏不先聞。皆奪官。二十六字。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旌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僞爲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爲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政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脩之才亦似一作自。過此二人。至脩

作唐書志一無此字。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謔。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政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一有發字。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爲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喪。發鄂三王後。發無皇子。至和三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恐。久乃康復。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固天下根。未爲急。包拯范鑾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爲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富弼韓琦亦屢進說。修因水災。亦再上疏。每輒留中不下。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立皇嗣事。修與韓琦會公亮奏事。垂拱殿。議二章畢。未及有所啓。仁宗寤曰。朕意亦然矣。但未得其人。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已備在聖心。仁宗卽遣英宗藩邸名。且曰。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議定。又奏曰。此事至大。陛下今夕更忍之。明日奏事。崇政殿。又啓之。仁宗曰。朕無疑矣。於是琦等言事當有漸。乃以英宗判宗正寺。而英宗猶在懷王。喪辭讓再二。有旨薨。喪。七年二月。服除。英宗稱疾。聖臥不起。至七月。琦議曰。宗正之命初出。則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公亮修皆以爲然。琦乃以英宗累表進。仁宗問如何。琦未對。修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諸數付闈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告天下。事卽定矣。仁宗猶豫久之。顧韓琦曰。如此。莫亦好。不。琦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了當。遂降詔書。而中外晏然。嘉祐之事。修自序云爾。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怒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

措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隱。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尊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一無此字。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脩社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天子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尙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一有諡文忠三字。太常初諡曰文。四字。一作初諡諡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諡。一有日字。文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一作定。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尙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一無官奏二字。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栗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三字。一作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譏濮園事。雖不叶羣議。觀脩結髮立朝。謙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

以一有大臣二字。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

重修實錄本傳朱本

葉 檠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爲文。及冠。舉進士。翕然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學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含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行徑。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實行正直。一有赤字。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

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嘗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百人。使此五六百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一有於守。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一有而守。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匣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愿意甚至。命判一有吏部二字。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者。一有於是二字。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政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

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犬初怒罵。已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媮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徵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構爲無根之言。苟欲以奸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讎。機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爲風聞。天子爲三字一作上以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機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嘗稱

伯。政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尙書省集議。而一作會。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之親。政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一作以。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菴。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之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者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剝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尙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鄭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一作卒。能擲棄時俗故步。一有孺字。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二字。亦皆一無此字。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一有之字。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鑿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筭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

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隘。脩建言以館閣爰蓄人材。後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概各五人。一時得士爲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

卷四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爲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之以爲不知恥。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政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力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爲者。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實行正直。衆頗推許。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爲

同列。以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被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了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諛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燧族兄之子。歲。會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匿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脩老矣。髮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仁宗恆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政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尙。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尙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

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改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媿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卽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按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黨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微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怨脩。因構爲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讖。漢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或力抵以爲風聞。上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惠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尙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爲。脩不悅。常平法下。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曰文忠。初。英宗卽位。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嘗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尙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

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違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嘗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非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菽。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伴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尙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弄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筭。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謬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棗辯文。史臣曰。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多矣。然接五代凋殘之習。風聲氣俗尙在也。歐陽脩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爲非孔子所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傳照問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矇刻駢偶。興忽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食。夜忘寐。苦志探蹟。必欲并絕絕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擢以吏事。脩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諍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害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嘗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

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爾恆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脩奏乞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質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賈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纏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舉事。向之翼薄者同脩出。聚議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滄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書嘉祐二年。知舉於前。而記元年水災於後。當時史院進本。參議脩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甚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太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脩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擯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神宗初卽位。欲深誣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困奸蠱。纔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爲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實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始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遷。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

邊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閱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露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裴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裴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裴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乎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諱如其言。肆如其光。儼如其言。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闕百川之頽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卷五

事迹

歐陽發等述

先公爲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爲。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常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爲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爲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禮。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

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笑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天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笑刺。如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爲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弑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爲僞閔。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爲主之說。以爲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據地而稱帝。正朝不相加。則爲絕統。惟今天下於一者。爲正統。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閣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殊偕爲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劍意。

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敘。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瘴鬼。

先公旣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壞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其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嘗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知者。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旣爲嘗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一作士。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嘗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察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卽召烈。爲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泰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與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

純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弼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嘗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摩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贖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殊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嘗有名於天下。因館於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嘗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宜貶。公歸。遂爲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二字一作其。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殊亦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

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爲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尙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羣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爲羣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勅出官爵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勅勝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爲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則因一劄子中備言此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爲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頽。可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乞減費而葬。以爲不肯薄葬。留之以待後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殯費而葬。

鹽州柿木成立。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於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爲賦題。公爲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絕徼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禮。初作勸農勅。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遂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察訪一路官吏能否。肇劃經久利害及計畫糧草。公爲四議。以鼓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漢。一作次。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爲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爲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効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理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爲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無此二字，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歷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一有而舉二字，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於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乃公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昷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爲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爲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爲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尙以風聞，或恐先實。況於在一作在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官同時罷黜，小人彙進，見上疏，極言四人忠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羣小益懼，相與造爲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鋒一作羣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

遽薦譴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遷而奏之。生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憂。

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爲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黃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忌公。且見進用。僞爲公乞澄汰內臣劄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讖紛紜。論救者衆。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邪結絕唐書。上曰。莫不須宋邪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知同州。臣察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你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曾魯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爲史官。判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探聽言者。其後上遂用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等疏罷陳執中。

時議者方以河患爲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濱滄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照。北宰相蕭知足。尙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照。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尙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爲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詢詢，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爲樞密使，先公言其爲人好爲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爲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闡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寔爲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構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嘗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作圖，禹操畚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勝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己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旣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旣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旣受命，屢有其事，卽上奏論列，乞今復求內降，以免

畢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一作由。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寬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臺諫官唐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遷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臥久之。諸公同議。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爲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勅。得以不授。今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爲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爲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睦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淨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莫宗於先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稱。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爲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彘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訕。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每亦

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爲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爲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敕。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爲小事。但內降衝政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卽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臯謨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國。乞中國出兵爲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爲本。奈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爲辭。主議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嘗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嘗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彙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築爲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先公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一作數日。吏人不得

留滯焉。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闐然。嘗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衆。沙門島罪人。寨主舊敢專殺。故數不多而易制。馬點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優脚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漸恣橫難制。京東釁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爲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勅州（一作刑）名合配沙門島。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軍。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還。途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毫。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爲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羣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琅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大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

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勅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記精神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明道元年九月

謝舍人蘇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遺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緜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緜氏。閑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鏤。上緜嶺。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象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漸崒斗甚。則茫躡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迤邐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爨。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益。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從容閒躡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歧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覷。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鑄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鑄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峯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永叔進以爲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請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霞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辟正。法道諦實。至論多矣。不

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聞繆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三楮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續禪帶。環坐蒲引。賦詩談道。間以譁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願風竊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迎。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頴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笑。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山子。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頴陽北門。訪石壁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填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峯之比。諸君疑古苔辭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澤鎮。遂緣伊流。涉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巖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備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旣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宜絳頰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款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一秀。方廝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巖氏嶺。古栢尙鬱茂。卻過轅轅關。巨石相撐闕。夕齋禮神祠。法衣補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潤竇。傍林有珍禽。鶯聒若避穀。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

漱上窺玉女窗。嶮絕非可構。下玩揭衣礎。焜耀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狂。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兢兢相扶持。芒屨蹇踐驟。入仙存古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昔鑄鏤。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詭。絕頂瞰諸峯。陰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奮。當時與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盜窟。嘗期躡屣過。吾儕已先愾。吐巖遂乖真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畫。紛紛坐談讕。草草具觴豆。精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者。歸來遊少室。嶮僻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巖。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覩。霞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苦辭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違。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但歌縱誼諱。怪說多駁徠。凌晨鬪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疚。

又答梅聖俞書

謝舍人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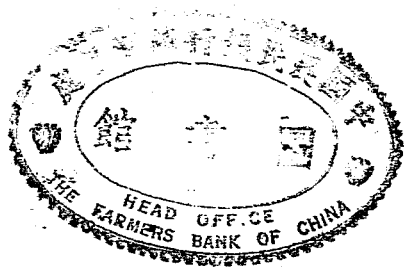
終白。前自嵩嶺回。卽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方駕連轡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爾。及辱報。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祕不示外。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聰明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笑。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與與詐也。歎感歎感。不宣。終頓首。謝公詩錄字希深。時任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選判河南府。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鑲樓臺之句。信無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集古錄目錄。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余所

自得。此絃之作。惜無謝尹之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臧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一書偶得之。英辭類囊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借傳焉。是亦公之志也。

跋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龍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真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旣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仿古字版
柳河東全集

宗元少精緻絕倫。文章卓偉。及徙柳州。爲文益進。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世推昌黎之亞。東坡云。子厚之文。發纖濃於古簡。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其推崇如是。全書以閩京杭蜀及諸郡本。並加讎校。各注仍在正文之下。用仿古字版精印。凡四十四卷。又外集兩卷。補遺一卷。附錄兩卷。舉凡子厚之詩文。無不搜羅完備。

精裝一厚冊 一元二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歐陽修全集 (全二册)

定價 國幣 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2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